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1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1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齊家西學　五卷……〔意〕高一志撰　一
五十言餘……〔意〕艾儒略撰　二八三
聖體答疑……〔比〕南懷仁述　三三九
告解原義……〔比〕南懷仁述　三七三
天主聖教小引……〔明〕范中述　四一九
龐子遺詮　四卷……〔西〕龐迪我著　四四七

齊家西學

五卷

〔意〕高一志撰

提要

《齊家西學》五卷，意大利高一志撰。明末絳州景教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7。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所題耶穌會士訂正人中有伏若望，而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載伏氏卒於崇禎十一年（1638），可知不晚於此年。又本書開篇即言『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可見當成於《修身西學》之後。《修身西學》之成書，不早於崇禎十年（1637），故本書之成，當在崇禎十年到十一年間。其書之思想，金文兵《明末地方教化『引耶入儒』的現實考量》以為源自亞里士多德，其說曰：『亞里士多德將家政管理的要素，概括為家庭與財產，家庭關係裏又主要由夫妻、主僕、父子構成。後阿奎那注疏過《政治學》前三卷，賦予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說以神學色彩，這大致就是《齊家西學》的神哲學思想來源。』全書五卷，分為夫婦、子女、僕婢、甸徒四個方面。卷一為《齊夫婦》，包括《定偶》、《擇偶》等九章。卷二、卷三為《齊童幼》，其中卷二包括《教育之原》、《育之功》等十章，卷三包括《緘默》、《言信》等十章。此二卷內容，實即此前高氏譯述並刊行之《童幼教育》，本次重為收錄，並於卷二之首說明：『余既以《童幼教育》書別行，實《齊家西學》一大支也。茲詳列如左。』卷四為《齊僕婢》，包括《僕婢之原》、《僕

婢之等》等十一章。卷五為《齊產業》，包括《資財》、《農務》等十三章。作為高氏套用《大學》修齊治平之說而構建的『義禮西學』的重要一環，本書不僅推動了西方倫理學說在中國早期譯介與傳播，還作為明末耶穌會士借社會教化以傳教的典範，在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上獨具特色與價值。

四　本書開本26.2釐米×16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周單邊，無魚尾。書名頁題『古絳景教堂藏板』，背面題『耶穌會中同學黎寧石、陽瑪諾、伏若望共訂，值會傅汎際准』。卷二目錄後題『耶穌會中同學費奇規、龍華民、鄧玉函共訂，值會陽瑪諾准』，乃是《童幼教育》單行本初刻時所題之訂正准印人。各卷卷端均有校正人題名，計有楊天精、衛斗樞、段袞、韓霖、陳所性五人。封面鈐『敬一堂印』。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一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5，亦為絳州景教堂本，而僅有一、二卷，合裝一冊。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古郎《中韓日文目錄》均著錄有絳州景教堂刻五卷全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僅存一、二卷之本。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標點。（謝輝）

齊家西学　卷之一

84

齊家西學

極西高一志譔著

古絳景教堂藏板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鐫

訂閱姓名于後

黎寧石

耶穌會中同學陽瑪諾共訂

伏若望

值會

傅汎際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齊家西學卷之一 目錄

定偶　第一章
擇婦　第二章
正職　第三章
和睦　第四章
全和　第五章
夫箴　第六章
婦箴　第七章
偕老　第八章

再婚　第九章

止

齊家西學卷之一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衛斗樞

段　袞

韓　霖　較

齊夫婦

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厥屬有夫婦、子女僕婢、匍徒之四者、理家乃齊焉、

定偶第一章

有夫婦然後有子女有夫婦子女然後內而僕婢外而佃徒種種家務起焉是故夫婦家之本也必有正則宜守定職宜盡焉如築室之先樹基也蓋造物主從太初時定之矣厥初生人止一男一女配爲夫婦令傳類爲萬民宗祖伉儷實定于此夫開闢之初生人最急胡不多婦而一止配一蓋正則宜如此爾古曰寰宇大室也各室小寰宇也大室一陰一陽多陰時序必乖萬物必亂各室多陰配一陽可乎易曰男

4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敵體、則一婦不得二夫。一夫亦不得二婦也。審矣。後世不稽物主原旨、有妻復娶妾、正則乖矣。夫婦和則相慕、相信相結、相成焉。多則和散、信衰而離矣。何定職之能盡乎。蓋婦性易怒易妬、多疑多慾、一已難治、何況于多。一婦之子且難教。多婦之子將柰何。夫所營財、賴婦蓄之、增之。多婦各利其有。家業能勿替乎。多婦之子、厥習半繇母。母恃色爭寵、未能相睦、爲之子者、能相好不相尤耶。古今明哲、往往垂戒曰、婦者亂倪、禍胎、難服之屬、難

免之菑也。其賢者千百中一二而已。名賢罷辣多嘗曰、娶獲賢者。福也。不娶而自遣。乃更福也。或詢其難、曰、娶妻之安兩日耳、入室初日、與出喪終日也、理學之師東格辣恒悔結婚、他日或以婚問、答曰、魚欲入筍易。欲出筍難。第阿日搦志士也、曰、人于事未行之前、可悔者五、而婚爲之首、以其苦綿綿不絕。未試者不及慮而禦之也。古名士出妻、友責之曰、是豈不潔不姸不育耶、名士舉足答之曰、斯履豈不鮮美乎。詎識其于足弗快乎。一士臨終謂昆弟曰、吾生平之福、

非妻減損之、庶幾備矣、噫、一妻不惡、尚減良夫之福。多婦不賢、禍寔有幾哉。故前哲明婚姻之勢、或終不娶、或一娶不續、葢曰、初渡海者不足異。未遇風浪之險也。再三渡者獨何與。理古我中古明賢也、曾治一國、或勸以嚴命俾人婚娶、賢者曰、婚姻當聽其自主、葢婦女實爲禍階、勿强人也、乃知齊一婦之室。聖賢猶難之。況多婦之室。不賢之人乎。

擇婦第二章

擇婦有五戒、一曰、勿貧富不等。貧狹陋不堪、富驕貴

難服等則心易和齊也。古名賢箴友曰、勿娶富、娶富獲猛伴。弗獲善偶也。勿娶貧、娶貧得賤婢。不得正配也。從比大裁明師之旨、婦家等夫家。庶免二患矣。理古裁定國制中、嫁女不得裝奩過豐、恐女恶而富者易嫁。賢而貧者難嫁也。

二曰、勿年齒不齊。理古裁爲國立娶制、戒稱老、稱者氣未完、娶則損其身。弱其學。辱其子。老者氣已虛、娶則耗其力。減其智。夭其子。第阿尼智王、訊再醮之老婦曰、國法可違、性理不可違、謂婦老不復有產理也。

或請于茅阿目搦曰、婚何時利、答曰、幼與老弗利也、

古譬曰、幼配老、猶稗樹倚朽木、匪久俱敗耳、

三曰、勿娶病弱。病弱者不能生育、即生育未有不病弱者、不能理家、即能理家、亦不能久也、諺曰、母之胎孕無不傳子、健生健。弱生弱。娶者盍倣農之播谷種乎。擇其精者。其穡必善矣。

四曰、婦不欲太慧。不欲太癡。慧者過慮踰閑、擅權亂序。癡者不盡本素、不能從良夫指誨也。

五曰、非賢勿娶。蓋賢者縱貧且嫗可以育子理家、古

所謂不盜之寶也、不賢雖尊富聰巧、育子必不肖、理家必不成矣、古名士曰、娶妻如擲骰、幸而賢、和樂無已、不幸而不賢、懊恨無已、東格辣德嘗曰、吾向逢三患焉、蒙之學字一、貲之缺乏二、妻之猛悍三、雖幸免其二、至三則未能也、布路大各往世聞士悉數婦之不賢曰、一室之留也、良夫之累也、寔靜之敵也、生平之勞也、聯綿之患也、危戰之場也、苦累之媒也、無情之獸也、無底之井也、名士默南曰、海地之烈獸、未惡婦若也、蓋諸獸有術可馭、惡婦無力可服、無法可治

也甚而激言之曰與配惡婦寧逢猛虎豐所爲西智王值臣喪不賢之妻慰之曰幸矣哉汝妻不亡汝身汝室不存也古盎博削聖人曰智士娶婦所望者非財也非色也德而已蓋夫婦之和子孫之育家道之昌獨係于德耳聖經細陳賢婦之善曰賢婦者遠方之珍寶一室之文章內齊之表儀良夫之安地子息之光天役婢之楨幹親戚之依歸窮寒之燠室憂患之慰堂幸而獲之上主之所錫非人力所能致也

正職第三章

世物無全能皆相須以存成也觀造物主初生一男即生一女俾成伉儷和睦立家以正道垂萬禩乃知夫婦之職首在相眷相濟相存相成矣一病一事之一憂一慰之一迷一醒之一邪一正之一流蕩一簡持之一疚一殯瘞之治外者急積聚居內者勤藏貯一倡一隨翕志併力相資相安至老未已也次則以正道而生育焉世物屬生疚者未能久存以傳類爲急類存即已存也傳類者非陰陽相合不成二者一主生一主孕一主育禽獸生子亦一爲覆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爲求食手足拮据互相存濟至于人族更爲明著孕之懷之飲之食之母之職也提抱既免教之誨之疾療之壯室之不肖督責之父之職也然外內雖各爲主而女陰男陽婦必從夫以爲起居之表焉古博學之士布路大嘗曰婦雖貴且尊一室之權悉係于夫也正如酒與水合酒爲主存色與力以爲宴會之需矣又譬如日月月主陰澤下物光力悉借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諸物乖亂婦之尊榮權力全係于夫苟乘勢擅權必將失榮亂室矣然夫主婦權、

非如君主乎臣。有天澤之殊。神主乎形。有主客之分也。則凡夫視其婦。偶也。非婢也。相接非如外物。骨肉也。夫之智者。分權于婦。定其職。審其情性才能。而輕重付任之。正如。海。舶弘。狹。深。淺。以智。衡。量而載之。以物也。

和睦第四章

造物主初造一男。遂取男一脇骨。造一女爲配。是萬民之宗祖也。夫尊于婦。乃造以撮土。婦卑于夫。反造以夫脇。非明示以空相親和如一體也哉。造畢命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二人一體不得休離他適、聖保祿詳主旨曰、夫視婦宜如肢躰、脊頸之婦視夫宜如元首、尊崇之、其道非和不立、家非和不齊也、蓋物之勢以是生者、亦以是成、夫婦之配從和生、則育子女、誨僕婢、治產業、非和何能成乎、諺曰、微業以和長、大業以戾消是也、聖經云、夫婦不和、如兩牛負駕、角觸異適、終致覆車、又云、造物主所寵世人者三、昆弟親一、鄰里睦二、夫婦和三、而夫婦和爲尤要、然其和以善、非以邪也、蓋婚姻之配、以相資相益而結也、濟惡恣邪、非夫婦之和、

賊黨之盟耳。善和者、必心和、言和、行和、三者備焉、凡夫婦之志異向者。喪和之本者也。古言曰、夫婦無情。一生不宣。情和矣、而言可乖乎、葢言乖犹棘茨也、非特傷衣。幷傷體矣。經云、言和者息怒。逆者熾之。言和矣命令尤不可悖、凡承命者、不能二適、使夫令動而婦令止、夫令南而婦令北、豈能幷行之耶。觀琴瑟之絃須調、可証夫婦之行須和矣。諺曰、金試以石、情試以行、信哉、夫婦之和如目。二目從一筋而具。雖分左右。然啓閉上下。窸窣無時不合也。夫婦一體。雖職別

外內志向惟一然後成琴瑟之和焉蓋夫之德成以三和于主和于人和于己而和于主爲首婦之賢亦成以三和于夫和于子和于鄰而和于夫爲首也

全和第五章

夫婦貴和矣而傷和之端有四不可不審也曰邪淫曰嫌疑曰忿怒曰踰分邪淫者夫婦繇一體而分又復結成一體必相親相信俱順上主之命不得自主還相爲主也二者一有他適即悖伉儷之義豈獨婦人邪淫爲罪耶古名賢曰夫婦之和多係于夫不識

他婦婦不識他夫也夫婦之道如日月之會爲近遠未嘗違黃赤二道日恒施光月恒接之因以爲美遇地影蝕而醜矣夫婦相從相愛或近或遠無不光美淫邪中隔榮失和傷矣

嫌疑者夫婦之和本于親愛愛愈切和愈固愛情之勢不容他情參之既有嫌疑則愛情消和意離矣人情易變朝愛暮憎暮愛朝憎不自知也矧魔誘人妬情好易間或無他端而所值事勢人情稍有齟齬亦易生嫌嫌隙一生理竅必蔽張胆搆怨徵色發聲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詈不已。謗訐隨之。恨無可洩。或至自殺。甚或毒傷。以雪其忿。故聖經戒夫曰。勿輕生疑。疑則情疎和失。怨恨不止矣。故夫婦之間。謹防嫌隙。偶爾懷疑。且勿外泄。徐稽疑跡。據理緩決之也。豐所爲西國智王。聞談夫婦相嫌者曰。夫婦求嫌疑不生。和睦不失。必使夫聾。婦聵。乃可。何也。聾則不聞婦之言。不聞人之譖。聵則不覩夫之失。不覩外至之端也。

忿怒者。女性虛弱易怒。夫性聰剛亦易怒。加以室家之繁。子女之累。婢役之愚。及諸突至不虞之事。夫婦

之怒如火加薪遇風更熾烈難止矣上古西國婚者初祭土神先去牲膽焚之神前以膽者忿怒之室示夫婦既結戒忿存和以齊其家也故夫婦之賢者非止預防未怒之先又多備夫治怒之道蓋遇觸輒怒者常情也智者不免宿怒不釋者非人情也獸之猛也欲息諸怒莫若以忍蓋怒如火火除薪料未有不滅者以忍迎以默抵以善處怒未有不息者也西土古賢宴一友妻囂陵不已友不安辭主人留之曰吾忍三十二載爾不能忍一時乎客服其言妻亦聞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政過焉。東格辣德上世大賢也、妻山弟伯性悍、或問何以恐之、賢答曰、小車之輪、無時不囂、曾無怨者。吾于妻亦作是觀耳。他日一友請問、賢答曰、予室中育雞鵝否、友曰、育矣、曰、子何聞其喧聒而不怒也。友曰、雞生卵矣、曰、妻亦生子。他日又問、答曰、吾欲其忍外逆。先習忍內逆耳。厄勒峩聖人訓夫婦以和、曰、宇內德無不缺、人無不失、欲人忍己、己寧不忍人耶。則夫勿思其忍于婦者、惟思婦所忍于己者也。婦勿思其忍于夫者、惟思夫所忍于己者也。相忍相恕、庶和不

傷也。莫尼加西士聖德婦、夫未從聖教、性甚狠戾、親鄰知而哀之、寬慰焉、聖婦怡然曰、凡女結婚、即聽夫命矣、敢怨哉、後竟化其夫、嗟嗟、一生之戾、服而化之。一時之怒、不忍而受之乎。夫婦之和、初雖黽勉、久則溱而莫解。木板初膠易裂、久則堅矣。夫婦之怒、犹火也、非加言薪、匪久撲滅、原情倍復矣。古所謂相眷之怒、反爲舊情之端、煽和之風是也。

踰分者、夫婦有定位、越分侵職、失和之繇也。日司乎陽、月司乎陰、躔次度數不忒、時序流行焉、萬物生育

焉。里未亞西國名后也、獲王寵、問其道、曰、守內分。不預外政。以夫情爲情。不至逆而失敬。嗚乎得之矣。

夫箴第六章

古言曰、臣之表、君也、妻之表、夫也、夫之正、那不通于妻者無之、夫欲正妻以齊其家、莫若結以和。先以善迪以身。聳以智也。否則拂之、強之、愚之、若往風強脫人衣。人持愈固。豈若大陽以煖薰人。人自解衣而迎之乎。

次思懦、物之勢貴中。過不及、數等耳。諺曰、風遇朽船。

覆而流之。婦值懦夫。狎而敗之。信夫。婦性好勝、好自主、遇夫之懦必駕其上矣。厄知多國、有鰐魚、值懼者怒而追之。敢者懼焉。而退。婦性盡然、讓之而悍、克之則馴矣。古言曰、女子值男之弱。爲豹爲狼。值男之强。爲鷄爲羊。古賢訓其新婚之子曰、爾既新婚、宜制婦、勿爲婦制也、蓋婦出于夫、造物者屬之于夫、婦雖正位于內、權悉屬之于夫、婦竊夫權、一室二主矣、主將變役、何能齊家焉、

三忌嬉、婚姻之道、以節以敬。穢陋之跡。是羞是避。蓋

微端啓大節敗矣古言曰夫寵其妻宜也然必以正情永久不間矣或誇無外淫一聖訊之曰醉于室醉于市等耳葢恣淫于夫婦間獨非罪乎是故夫婦有別接之以禮古所云相敬如賓也西都有名臣見自戲其妻者奏褫其職曰無闚儀能襄國政乎易曰婦子嘻嘻失家節是也

四忌洩密事妻爲生死之偶全體之半內治之助室中之事宜與同謀矣至室外之務之政或友所寄之密情是不可寄于婦者也婦友之性喜新輕言不知

密秘、以傳聞爲快、古昔賢士三笞弁者、蒙主佑、賜大力、千萬人莫敵也、妻欲聞得力之繇、夫初不洩、後巧探、知之未幾爲敵迫而泄、致喪其夫、故聖經戒人曰、勿示爾心于婦、將辱爾。西士或訴于賢安弟法搦、以妻漏密事、賢者責之曰、非妻之罪、寄密于婦、與妄漏于衆無異也。加多上古聞士、每曰、常悔者有三、洩密秘于妻者爲大。夫男子剛正、犹不能自含密情、豈能望于柔弱之女子哉

五忌私愛、婦性甚狡、誘夫從己、必恃愛情取信、既獲

寵信然後惟所欲爲也撒羅滿古名王蒙主異寵賜以智能超越諸王初謹于事主勤于國政尋迷于臣妾忘本敗政矣故名賢戒其子曰恃妻愛以齊家終致濟惡也古言曰佞人婦人圖欺人必稱言色以媚之因以陷之智者于婦之愛非惟不恃且慎之矣六勿慢勿吝婦與夫既一體則夫輕其婦即輕其體以至輕其子也古名哲曰輕妻不敬是以妻爲婢以子爲奴以己爲役也田之芃荒係于溉澤多寡夫于其婦敬之厚之非特安其心養其志且使澤一家也

如日之照月光輝盛盈滿萬物豐美倘失敬與惠使妻失志子失養室家之道衰矣

婦箴第七章

賢婦之節古哲約之以五一毋好飾二毋好游三毋好言四毋好鬧五毋好奢毋好飾者以好飾非假爲妍美必掩其醜惡也古名聖曰文飾過分者傲之旗魔之媒嫉之招貧之蠹也比大哉曰婦女之正飾非珍衣也貞德也彼時壞此時盛彼招嫉此起敬彼誨淫此防淫豈不信哉費樂古賢之妻遵夫命未嘗加

飾于首、或問之、答曰、吾以良夫之德爲首飾也。又有智士曰、賢婦專于內飾、不暇外飾、正以无飾爲飾也。或問于賢婦曰、貴室之婦、多佩珍香、汝獨否、何也、答曰、无香正爲貞婦之香、旨哉言與、然女勢不等、相宜之飾、亦不可廢、取其宜存其体、順其夫、非特不傷義損貞、尚有益于內矣也。儒理亞蕭王之女、婚夕、序文綉不御、次日乃盛飾、父問故、對曰、昨悅父目、今悅夫目矣。然夫之智者、所責于妻、非衣之華、惟德之美耳。蓋凡婦女飾于外、必荒于內也、毋好游者、婦專閫內、

督家政好游者廢職啓疑東格辣德大賢也妻遇客集將出覲賢責之曰爾出非欲見人乃欲見人也古士蘇爾彼治家甚嚴妻出不隱面爾彼黜之曰凡婦出必隱面以內顯其夫也爾欲見于人則非我妻矣昔歐玻名哲聞一友譽鄰婦責之曰妻各有夫不宜爲人識況譽之耶月會日時絕不見少離少見正對光滿矣賢婦反是對夫則可見夫夫遠隱愈深矣婦之出游見所不宜見聞所不宜聞歸而外誘之倪睇躍于心潔者汚靜者搖矣珍服鮮衣固藏于匱百

載弗損一着染塵黷色失矣近古名聖自道曰出接外物而歸不若未出時純潔況婦女耶蓋婦女之貞如玻璃微氣嘘之足以汚之也

毋多言者多言婦之常態古曰婦性彌短于力彌長于舌是也又曰老人婦人童子所不能守者緘默也古諺曰急流可止婦言難禁是故賢婦稀言聖經所貴調一稀言而智廉貞謹諸美具見矣不然露其身與室及諸人之短啓紊亂之端不淺也古之名哲嘗曰人之屋皆有二門以漏其情一戶之口一妻之口

人戶皆知嚴防妻曰率多疎畧何也夫一言僨事智夫寡言犹或疾之況愚婦之多口哉

毋好閒者閒諸惡之媒也正務一息邪念旋萌內工既輟外誘迭進矣婦之正職主于閫內无多閒歇好閒者家政必荒矣聖經云閒致匱乏則富室之患莫甚于好閒之婦也昔一婦問于賢者貧何繇富答曰以織以育而已令婦好閒則織育之功廢欲富難矣

蓋富者以閒而貧則貧而閒者何繇富耶上世閨士嘗曰與娶尊富寧娶卑寒蓋習閒易貧苦工易富以

故聖經詳叙賢婦之德曰、或勤織絡。或囑婢役。或治子女。或受外積。或施內儲。或補夫缺。或應室務。朝夕拮据。因而寵于夫。孝于子孫。敬于鄰里。戴于姻親。榮福之備。豈好閒者所能致哉。

毋好奢者、婦人未經積財之苦。未試年老之難。迷于華麗之飾。費出无經。故聖經譽賢婦之德。必述其善存良夫所聚之資也。先知者、圖夫婦之道。畫二牛並耕。致禾稼盛茂。意示夫婦既任婚姻之駕。應合志併力。致家資之盛耳。倘一勤。一怠。一聚一散。則財何繇

聚葉何繇盛哉古賢訓婦寓言曰蜩螗之垂夏月喧嚣不止不慮積儲冬月乏食苦死矣婦之愚者如之故曰智婦勤工增夫之積用時與奢宣儉所以御日後之難杜其夫與子之怨也至若濟窮賑患則反是蓋造物主豐爾產加爾資非欲私之欲公之積德于近備功于後也財資之豐大不如仁慈之美捐資以加仁功更益之矣所施財物如貸人而取息也聖經每云凡爾所施于貧者物主受之如施于己豈不百倍報之耶又云爾施于人主必施于爾又云知捨于

窮者不能窮何也施如稼然稼一而穡十也物主至慈至優何曾見吝于生民乎爾未生主尚生爾爾未求主尚與爾爾未富主尚富爾倍爾業豐爾產不圖爾利爾報也況爾發慈志施爾積報主恩則豈至廢爾功不鑒之償之厚之耶經云授福于受益主于授受之際必不欲負也古之名聖曰物主于人若爭競然此以減損彼以增益此以奉命而施彼以嘉忠而報也又有聖人嘆曰異哉施捨之功授受之際利益多歸于授者何也受者仍多空乏之授者其富依然未

見損。減。仁。德。之。功。且。倍。積。矣。故知賢婦于斯。宣奢死儉。夫之仁智者、非特弗禁之。尚以是誨之。因建奇功。福其室于无窮矣。

偕老第八章

或問既結婚、可復出否、答曰、考聖經、造物者初生夫婦兩人、令其和諧、生育子孫、偕老不離也。天主降世賦、或以出妻爲問、主立明訓曰、一夫一婦、上主所結、苟非大故而棄妻他娶、棄夫他適、即負罪上主、不可逃也。聖釋註曰、婦蒙不潔、失婦義也、謂之大故、夫與

分揚絕之、然不復他配、婦亦不他嫁、各守其節、或悛則復和、不然、夫婦俱罹淫罰、是爲大主定規、萬不可悖也、錄是先賢每曰、市器物者、先試以定取舍、配婦不然、婚既結、雖愚醜病老、終身不離也、當時聖徒問曰、婚姻之勢、如是迫切、則配娶似爲不利也、主答曰、是禍不可勝言、然非愚俗所及也、世道非伉儷不成、伉儷非永和難全、則休離斷斷不可、一休離、多致患孽、啓讐隙、傷親情、招謗議、婦棄原夫他適、辱身傷倫、爲衆厭棄、休婦他配、獨不爲醜乎、妻出所遺子女、受

辱沒世難雪、夙昔密情、生平恩惠、一旦漏泄消亡、婦之眷屬婢役、怨怨恨憂傷、家業潰散、一室之中、何恃而不敗耶。故夫之智者、偶遇嫌隙、不輕信、即信不妄言、言亦不敢大露以取辱、古言曰、火始熾、勿加之薪、疑始萌、勿加之意、勿加之言、愚者昧是、圖雪辱而反加辱矣、

再婚第九章

或問喪偶再婚可乎、曰可、夫婦固主所立、生死相依、不失正節、則初婚再婚、義也、禮也、弗犯上主之命、較

論之不復婚者節更高矣以實理驗之一曰人以貞潔類天神超世俗婚姻則類地獸從陋俗矣鰥寡之節較之婚姻之節更貞更潔聖經較列二貞之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如種一而收六十則守節之貞高于婚姻之貞如六十之于三十矣係祿聖人昔親領主教并宣傳之命者其論婚配之禮曰凡喪偶而復婚非罪也然不若守節更爲祥福更爲奇特矣中華之制凡有節婦朝廷旌之親友賀之後世表之貞節非高于再

婚者。東西諸國。何以其尊寵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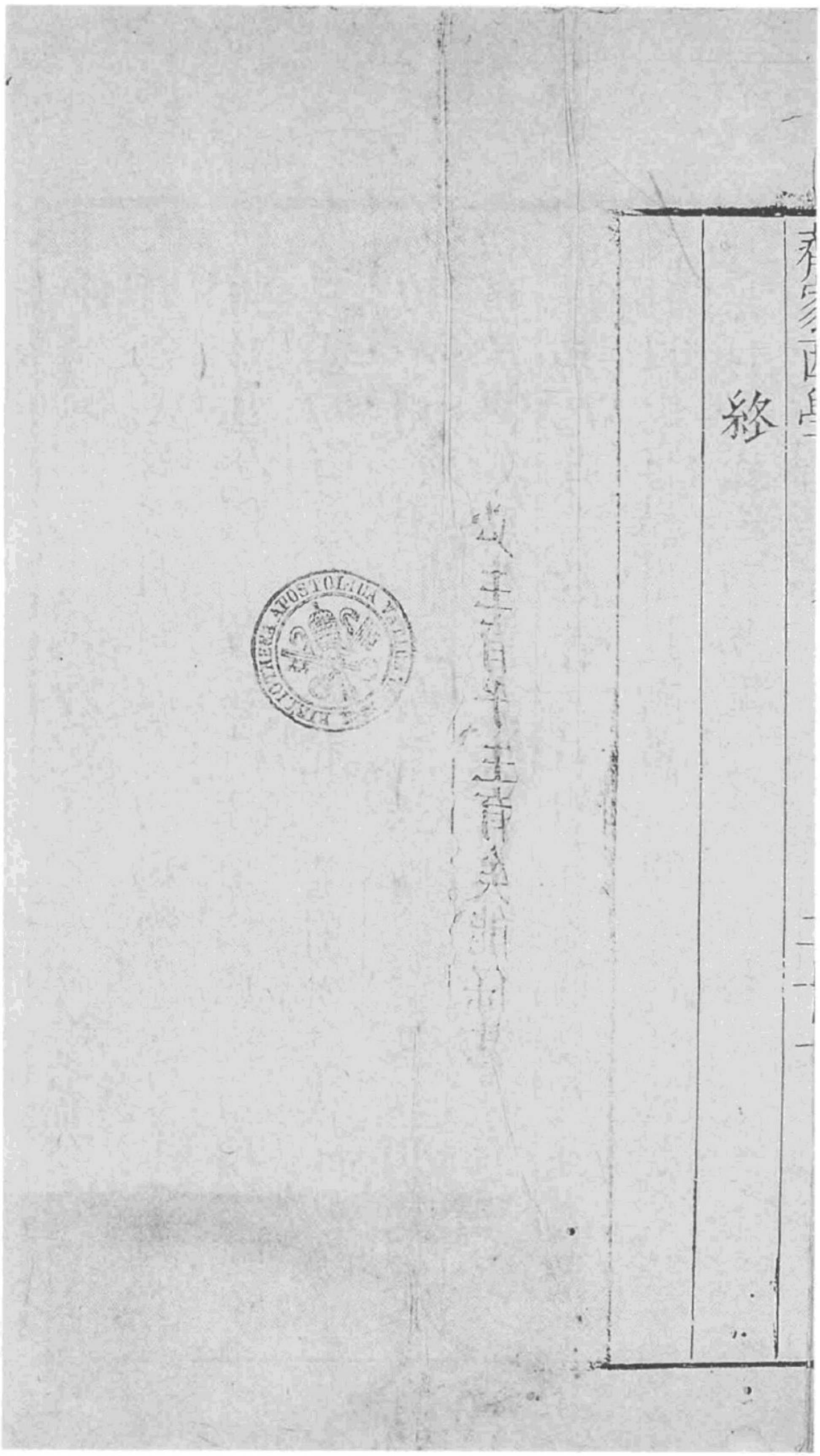
二曰、夫在則婦必聽命。不得自主也。婦在夫配之。不得自主其身也。故曰、夫婦互主。互役。終身不得休離。罷西畧名聖、甚言婚姻之苦曰、結婚非他。同鎖之雙。囚也。相牽相隨。無可逃。可別之理。故相就相怨。且同負養育。及家務重任。至歿可寧息也。至一偶亡。婚結遂釋。乃得自主自適矣。何須復婚。失所新得自專之權乎。魚幸出笱。禽幸出籠。知戒于後。民之靈者。不如鱗羽之愚。傷哉。

三曰、婚姻之苦。甚繁甚重。無處不遇。無時可免也。婚而悔者十九也。婚而安者十一也。幸免矣。復投其中。謂之何哉。既免大海之險。而復求漂洋。自致死浪中。不足憐恤矣。亞你亞西士賢婦也。嫁賢士而寡。所親計奪其貞志。婦固辭曰。復嫁者賢耶。未免恒懼其失。不肯耶。未免恒悔其得。竟誓志不改。若味亦西名士也。偶鰥。友亦寡。父勸友復嫁。友對曰。父不復娶。我可復嫁耶。父曰。吾懼不得前婦之賢。友曰。吾亦懼不得前夫之善也。父子并貞節。享靜潔之樂。終身不悔。

四曰、凡已經婚配之累、非有大故、復續婚者、是必昧于事。沈于欲。薄于情者也。賢婦哲勒亞喪夫守節、或勸以嫁、答曰、前夫雖死于人、未死于我、復嫁何爲。玻齊亞氏父夫俱西名士、夫亡憂不止、或責之曰、憂至何日方止、答曰、終之日止之年矣。雖然、或無後、或妙年。志願未確。力量不及。危于時勢。苦于日用。再婚可也。保祿聖人每曰、與燃以慾。火寧婚而免燃乎。要之。非其至也。西諸國依古聖立規、守貞者衆尊戴之。缺乏則周恤之。不使困以致改節也。繇是益博削聖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勸民守節曰、凡喪偶勿慮子處、蓋貞潔者好獨好隱天神爲之伴矣。且無慮無以爲生。蓋天主自係爾命。掌爾務。且令仁士敬慕濟拔不已也。倘曰、所有子女、望再婚教育之、乃再婚者、多棄前子、育後子、或分心分力于兩子、不仁不公之罪、難免矣、又或曰、再婚求後能必再婚必生育乎、生育矣能保其必存乎、存矣能保其克肖乎、數者一不如意、悔何及哉。此大聖至論。非以貶再婚。用以醒愚俗。冀不迷于世情之淺陋。致棄貞潔之美功焉耳。



齊家西學 卷之二

16.i Volum:
Tom: 2. De recta fa=
milia & III. 2.7
lib. 2

齊家西學卷之二目錄

教育之原　第一章
育之功　第二章
教之主　第三章
教之助　第四章
教之源　第五章
教之翼　第六章
學之始　第七章
學之次　第八章

潔身　第九章
知耻　第十章
止

耶穌會中同學　龍華民　共訂
費奇規
鄧玉函
值會　陽瑪諾　准

齊家西學卷之二

極西　高一志　撰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袞
韓霖　較

齊童幼

夫婦之學已明、次以生育、而教子之道當講矣、余既以童幼教育書別行、實齊家西學一大支也、茲詳列如左、

教育之原第一章

造室者先築其基、佃田者先墾其地、養幼之道必以二親爲基地、蓋父母之清濁正邪、大都傳於所遺之種、故欲免後之不肖、必慎於婚媾之初、而慎之道有三、一曰配以時。二曰擇以賢。三曰交以正。三者廢一、而教育之道病矣、

夫婚娶而計養育、誠人道急務哉、然必俟其時。勿以蚤基害、彼孳尾有時、非時弗鳴、配在鳥獸猶明矣、盍養育主力與氣。力因年長。氣因時清。棘欲蚤婚。安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即產。即產或務不能存。譬穀種未熟滿而播之必弗生。即生亦易壞也。夫生育大道。乃急爲子受室。欲繼嗣反乏嗣。不亦愚哉。即使童幼夫婦、倖養而成未能治身。安能教子。故吾西先哲定婚時男以三旬。女以二旬。今雖不盡然亦未甚相遠、蓋必是時血氣清凝。足以生養。心志充明。足以教訓。故乏後者少、成德者多也、

婚姻之道、不惟其美、惟其稱、首當慎年、蓋老婦得少夫、老夫得少妻、均可醜也、且雖有時生育。然能成功

者少矣。次當慎血氣。果核爲蟲蝕。苗秀花實多如之。諸品皆然。獨傳元祖矣種。可不加慎乎。嘗見人家相承惡疾不能復立者種七。可哀也。既年合而血氣清矣。又當察其性情。或欲貿鏡。匪獨觀其貴矣也。先試其對正像否。欲婚姻者。可獨計其貴矣。而不察其性之和順也耶。昔西賢后。聞名臣有娶貴矣而無德者。嘆曰。夫夫也。婚媾惟隨目而已。曩有賢士。聞窮士娶貴室者。笑曰。此人也。往得主人矣。可謂娶婦耶。凡世間妖孽。皆繇于二氣不和。故夫婦情乖。則禍構。尚望

成養育功乎。往有智者、數年約婚不就、或譏之、答曰、買田植穀、猶兢兢焉、密察無已。娶妻植後、顧可草草乎。況買田有誤、猶可改也。若擇妻有誤、莫可移矣。遲遲奚傷。或曰、女子性情順否、何從知之、吾中華未嘗不愼、未定厥祥、先察厥辰、次且屢詢星命、而猶未足如意也、柰之何、予曰、世間諸虛、莫甚乎星家之言、乃或依其大言而結婚矣、後日反目、終疾塞窮、斷絃者有之、何解與、蓋星象者運之自然。吉凶者乃天主所降也。試觀同辰同刻生養者、而貧富愚智、畢尊、吉凶不

筭天運之時雖可以術推而天主之命必未可以人定也古之聖賢談吉凶以爲善惡之應也宇內衆力亦能強我造惡則宇內衆力亦未能強我救凶是故人之志強於星辰強於宇內衆力也星家既不能知人志之善惡豈能預筭生人之吉凶乎往有士欲行一事問星家可否荅曰否遂弗行竟失機害事次遇事文問荅曰可依而行之乃遭難失事星家之言豈可信乎吾西國欲娶得賢者先詢其鄰與內外之戚然後定焉寃竟希不如意者蓋閨閤之性情不可

隱常乘隙而著其光則所居之處自有徵應何必托星家之虛言也哉

欲全婚姻之正道既待其時擇其賢尚有所愼則養子之正意也若圖逞欲狎昵則與游俠邪溺淫伎無擇矣古聖云凡娶而惟供其私欲此以本室爲歌院以本妻爲歌伎耳可不哂哉

疇昔有士妄誇絕無他遇乃獨耽於本耦賢者聞而譏之曰醉於室與醉於市徵等耳賢者尚不敢恣肆于本室彼有他遇及畜侍嬖供私欲者夫婦之乖子孫

之羞、庶嫡之爭、血氣之衰、名聞之損、業資之敗、及一切不測之裁、悉從此生矣。故先哲責淫者曰、殆哉種於溝壑、豈若種於美區、種於他田、豈若種於本畝、況田少易治、必盛田多難脩、必荒矣、殆哉特牧斯德爲中古名士、適遇美伎、招之、辭曰、吾有正室久矣、以暫樂。售永辱、吾弗能也、且志養育者、不獨戒邪色、猶戒邪情焉、蓋親情正邪、繫通於子。古者第阿目搦見一童狂痴、曰、其親必於迷酒時生此兒、不然、何狂痴乃爾、故吾西俗大家、多設聖人賢女像於室、欲夫婦目

擊而心思之以正其性情不容妄說邪俗亂生育之大功也

育之功第二章

夫子既以正生矣則必以正道育成之何也物之始造必有闕漸治之斯全也百工磋磨以成物飛鳥翼覆以哺雛況育其子者乎倘不親懷而寄乳母養之于外甚不安也蓋嬰兒爲父母一枝以愛己之心愛之以養己之情養之於是提扶調治而不少數乳母惟利是視無骨肉之情懷抱必有異焉者矣嘗聞本母

恤其子、或委命陷險、或服毒迎殀、或剖胎饑斃、終不替其恤愛之心、乳母希聞如是者、即使彼此齊愛、而養育清濁、亦必有異奇美之木。樹之原地易植且盛。樹之。異地雖培植難成焉。故孩提得原胎之精氣、未有不長成、外母之乳、必不若也、昔有迫於窮者、棄子曠野、有狼代乳之後、棄子人形也、而行猛獸之事、又有從孩提茹驢乳者、久之遂愚鹵、又有少時無乳、接羊乳以養者、其子長成躁躍驅馳、狀與童羖無異、以此觀之、初生之子、未有不隨乳氣清濁者、使孺子習

長於愚魯之婦其不壞而爲愚魯者鮮矣況母子相守愈密必相愛愈殷設使懷抱托諸他人則恩情將減於本母矣昔有一母告子不孝士師曰汝向親盡懷抱之恩否母曰否士師曰汝未盡慈難責子盡孝矣雖爲子者未全獲二親之恩宜以誠孝報之然親以是施子亦以是報人情固然造化主生女兩乳而養育之際又俾湧美乳豈不欲爲母者親懷其子弗待人之代養也耶或曰母或感疾病或氣禀之薄不能親懷柰何曰不獲已招迎乳母必首擇其善懷抱

者、次欲其不迷於色、不迷於酒、不病於言、蓋多色多酒之母。生乳極濁。食之不但禀躰之薄。且沾惡疾焉。若其言必欲正實。不使訛言淫聲。溺子於邪。故不得已而招乳母、必宜招之於家。勿令出外。蓋家人之言、大抵靜正、且不離二親目耳。或審其音聲。或察其動靜。不俾美性之純。危於邪俗也。噫嘻、人得寶玩、則以錦繡什襲藏之非時弗啓、亦不令人易見也。子無價寶也。乃輕寄之愚婦乎哉。日落尼抹聖人嘗誌古有乳母、恣於酒色、淫言邪行、養子未滿十歲、已無所不爲矣。

又一孺子僅四歲即善詈且淫詬異而問故或荅曰、罪在乳母、繇是觀之懷抱正功緊係於慈母之殷勤也明矣。

教之主第三章

懷抱之功既成父教宜早施矣蓋育子者雖係二親、但其重者繇于陽之剛耳諺曰魚之小學大魚而躍于淵牛之小學大牛而犁於田鳥之小學大鳥而戾于天西有一鳥喜舒翼昂高正對日輪瞠目不避仍欲教其子則攫而懸之甘對日光不閉目者愛而存

養之、若閉目不克當日光者、委棄不屑養矣、西士又有小鵲類畫眉者、聲至美、欲教其子、自鳴而引之、不正音對和不息也、鹿教其子以奔、貍教其子以嬉、狼教其子以貪、能坐僅肉團耳、自視之非熊也、用舌舐摩脩治之漸、成熊矣、鳴乎、禽獸皆欲其子肖、人乃不欲其子肖耶、況彼禽獸初生、即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寢、不待教習、而已知避害趨利、人之生也、赤身出胎、至弱、未能移步、至愚、未足明理、令弗得嚴親之教、如瞽瞽者之行、不得援引、必將投足嶮巇矣、海中之危

舟高且堅、非長年引之、猶未能當。而小艇之弱。可以當之耶。噫嘻、世道險海也。智者多滯且沉。愚童非智親提扶可免身神之溺耶。往者的阿日搦古學名賢、適遇小童、恣慢於途、則以杖叩其父曰、夫爾子慢也、惟爾之罪、亞得納古嚴治國法、尤嚴教幼法、出令凡有子弗能教者、終身不許其子供養之、鶴善養其子、老而毛落躰弱、恒藉其子之養、厄馬大禽也、辯於育子、不能覆且哺、子大而亦以是復之、乃知凡預圖其子之養、莫善乎先施教育之恩。倘未能盡父道、何望

後之盡子道乎世人急於生子而不思教誨平生勤苦積財竟不思財之主當爲何人格辣德上古聞士也欲變本鄉亂俗登高大呼曰人何爲自欺乎吾黨恒思聚財廣地而其所寄之子若孫乃弗之顧是所謂備美屢而不忌傷足者耳哀哉昔有賢士見富人怠於教子譏之曰汝計富子孫乃不教之以善用猶授戈童稚而不示之以法不將害人幷害己乎吾嘗謂爲父貽財於子而不教以正是貽鴆毒而不施解毒之藥也故君子先教其子習之于學問進之于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德、然後美貲令聞豐爵皆可致也、吾西古俗用人先審其家教、後進黜焉、昔博學之士、往朝傾命、王知其子不肖、辭之曰、爾未盡天主所任職、而猶望盡吾所任職乎。夫承教之子、內順仁親、外和主命、爲親之榮、爲邦之幹、不教之子、內逆乎親、外越法度、爲親之憂、爲邦之戮、有子者安何擇焉。

教之勛第四章

嚴親雖望其子成立、然力或不能獨教也、必有善士以勛其功、是以智者稱師爲二父焉、所以爲補全父

母之恩也。蓋父母生我使遊于世、而賢師教我使遊於道、父母生我屬我於世苦、而賢師導我援我于諸苦、父母生我未能使我不死、而賢師教我乃使吾道德不敗滅也。罷辣多上古大賢也、嘗謂天主之廣澤、父母之養育、賢師之教習、爲三不可測、併不可報信哉。

斐里伯往爲西國智王、初聞世子生、曰天主賜我子、喜其可以承祧、又有亞里斯多名賢、可師、喜更其矣、其子歷山學既成、有臣問曰、斐里伯王父也、亞里斯多王師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國爲王、師使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我爲國明王彼傳性此傳學則善師之功親多矣哪
濟玩中古名賢也以義禮聞於時子染邪習恐已不
能敎也乃引之鄰朋名辣責德莫納使目侍賢師未
幾其子果去舊染而成美業夫以賢德之親不能攻
其子之惡而賢師之敎能攻之師不急乎哉昔者厄
勝濟亞文學名國有一童習于罷辣多名門久之學
成而歸適覩其父詬厲大怪曰侍罷辣多未聞如是
也久於此恐吾所脩悉亡矣於乎世之不善敎其子
而反害其師之正敎者可勝數哉故親之智者特延

善師以善其子如良農既植美樹接以善種噫嘻童
穉爲美種之苗可不慎其所接也耶都畧氏往爲吾
西文師譏怠於教子者曰人命極脆未識其終日之
期人子至愚未識其將來之品不早延賢師教之可
爲智乎泰西總都有智王名曰奧肋畧將終子幼時
有賢臣命傅之曰以此藐諸孤辱在賢師國家之重實式憑之正
教之則治否則亂又語子曰吾已知天主嚴命不可
辭也然吾向未敢負天旨家志乎慈國志乎仁爾代
我惟賢師是從慈仁不失則家國可理也王乎可謂

知教也已。伯路大可下古西賢嘆曰、人有田、無不覔敏農治之、有畜無不覔勤童牧之。有舟、無不托智工操之。有子且將爲田與畜與舟之主而反不覔善師以訓之。愚哉。夫家資器物種種必肖其良。子乃家督也。乃獨不欲其良。愚哉。或欲畫祖考遺像必托巧工乃教子孫成立肖祖考之活像。可不擇賢師以繪之乎、往者亞里茅頗爲名學之傾或有子使遊其門、問束脩曰、數十金、父意太多、曰、此金之重。足得一僕。師曰然、若爾異時必將得二僕焉。是以智者寧使家室

乏貲。必不使子孫乏教。西士有居室甚貧、乃其供師、惟謹、有人詰之曰、若尚未足供室、奚以供師爲、答曰、積貲不若訓子。供室不若供師。財盛而子無教。室將傾矣。故親之知道者、但有子。先計其師。然後計其貲。也、厄肋濟亞吾士鄰國也、古俗恐人有困冗、失訓其子、則在在立公學。延四方名師。重其祿以公教之。又恐有懈不教子者。則立公司以指其迷而開道之、今吾西國國特立大學。遍邀賢師。專務幼教。又有士既成學。不計爵祿榮達。但圖立功天主。利益國家。設學頒

訓者。即耶穌會也。或開蒙學。或脩文教。或談天文。或剖性理。或闡聖道。皆合力同志。務于幼教。必使其知天上有主宰治人物。而當敬國中有皇敷命大衆。而當忠室內有親教養百凡。而當孝。日日如是。處處如是。此教之大旨也。

教之法第五章

父師之教維何。曰言。曰身。夫童穉之心。如未書素簡。親師之舌。如筆墨寫書。必入之深。而後存之久也。故嚴親明師。務慎始教。希而不繁。正而不僻。庶得其宜

耳。或問賢者、師孰爲善、答曰、希言之師、問故、曰、其言彌多。其意彌虛。言多而無實意。奚足尚哉。宇內惟希者貴美。有重寶焉。藏而不露。乃教之妙。肯以浮言多露乎。昔有賢者、延師、適二人同至、未識誰可、欲試之、請言、其一便佞口給、其一希言人也、遂擇希言者、曰器之虛。雖小而發音大。器之實。雖大而發音小。古言曰、多言之工、十載不成器。多言之師。能成人美器乎。夫教幼之言雖善、且宜希而不繁、則夫妄誕汚罪之言奚可哉、罷辣多大賢、常戒乳毋、勿使亂述邪言、曰、

童心若蠟印易成迹古詩云陶器初染之氣終于不去故童幼初聞之邪聲究竟難忘則智父明師必須正言立訓乃可以教子也雖然身教尤急焉蓋言教如雷迅發震響非不警人未幾遂散歸烏有身教如銃匪但虛響發彈直能毀偃所遭之物究其所以然目擊較耳聞振動之心尤切何也心在目目即心目所視通乎心者速耳所聞達乎心者遲也召搦加嘗謂言道紆曲遥而遲行之難身道徑直近而速遊之易泰西詩云汝欲吾哭先須汝哭汝欲吾歌先須汝

歌。豈有以其所好。反其所敎。而能成者哉。夫諸飛走。非待言傳而無悖焉。天道何言。而行無謬。萬物育焉。至于百工之事。學者雖聞細論。非見其師已成之功。不能熟其藝焉。初學繪者、須摹古畫、初學書者、須臨美帖、敎子何獨不然。農者欲脩小樹使直、必縛諸端之端。木與正矩也。色搨加目、諸幼之不肖、從親與師兩身而成焉。盍子之愚者、視親師所行之邪。不知其邪也。以爲其所當行者耳。歷山王、始學于數師、畧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誠德博學之士也但政辭不能正行歷山而不覺法之而終身多見破蹠之狀噫嘻師之微疾習染如此則師之邪非徒易入於心既入難出若此矣古者或爲子延師得士之文清而身淫者異而詰之師曰向爾請我教書特貨吾舌豈貨吾身哉其親大嗔曰陋哉古今聖賢擇師重在德行文言非美行應之何足尚哉辭之去瑪辣加西北國古聖也幼時始學至鄰師門忽覩其輕玩狀則退曰夫夫也未知守身而足教人乎噫親師之身幼子之鑑也學者往而照之目

恒在焉。則其所發之像。不論正邪。必以爲其正像矣。雖然、幼學者亦親師之鑑也。正、邪、靜、動、彼俱肖此。故親師之賢智者。先求諸身焉。蓋教成乎信。親師不行所言。而行其所禁。學者能信之乎。不信而學可進乎。色搦加嘗云、亂斯世者、莫若師之善言而不善行者、利古兒裁上古制綱紀、衆無敢違命者、或問故答曰、吾未命而先行。則吾所踐之跡。衆不敢不踐之也。昔一大將、欲征敵國、率戰象及河、將濟、羣象百謀不肯進、或爲之計、執刀傷首象、而先度首象圖復讎、忿而

從之。衆悉濟。或嘆曰、嗟乎、教率以千計未克濟、而一身教之遂濟也、則信哉、言者易造、而難得信于人、行者難造、而易得信于人也、親師立正教、宜何從焉、

教之翼第六章

親之溺愛者、不忍責其子之惡、使惡念日長、而美質病師之過嚴者、不獎掖其童之善、使善志時屈、而學業衰。古之名賢東巒氏、嘗曰、治之法妙在賞罰、兒教之比治尤難。非執賞罰兩端也。烏乎成。是以先哲嘗謂賞罰之於教育也。如鳥雙翼。如舟雙槳。二者廢。一

不可。夫幼稚者、禀氣之盛、莫不躁急、率情任意、所愛、所憎、所惧、所望、舉動莫不踰閑。譬之馬駒、驅馳蹄齧。惟意所之。非得善騎者。調習而抑服之。不獲其用矣。往者明師之堂、設學圖、左畫花冠。右畫荆條。蓋荆以懲怠。花以賞敏也。西南古有名庠、務實學、每將饔飧必聚學者于堂、而察其功業、敏者稱揚而厚其餼廩。懈者呵斥而約其飲食焉。以是俊士出其門者、未易更僕數也。蓋德蒙譽者勉焉、惡遭辱者退焉、況譽尤幼者所愛。愛譽而學不厭苦矣。辱尤幼者所忌。忌辱

而學忘其懈矣。聖經曰、善親必朴其所慈之子。蓋童幼之惡不懲于前。無警于後。消滴之水。漸成江河。兩葉之樹。漸成合抱。童幼之質。不難從教而改邪焉。俟其習惡之久。而欲正之。難矣。醫之治病。謹於微萌。故曰、醫者、莫毒於順病者之欲。親師莫病於惜童幼之邪也。故古之聖賢、于幼者非禮之言、非義之情、皆歸親師、而欲其代受罰焉。束格辣德及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於邪、即杖其親、掌其師、曰、惟爾之罪。若初教以正。豈至此乎。如德亞古爲道理之邦、

有名士主教曰厄里氏者其心雖正然未能懲其子惡竟爲天主所棄國亂子喪厄里氏亦以憂死以此觀之子亡既係親怠而哉戮還逮親躬宜矣蓋養駒而不範以馳驅必將被其傾顛父母順其子之邪侈終被其辱不亦宜乎西史載昔有童幼横逆不止士師執之依國律服上刑將戮童求見父假欲永訣父至則附耳若有私言者乃噬其鼻曰向者爾知我不肖蚤責我豈至此耶往者賢士勸親以謹子養育曰勿恤爾子之惡不則將遇無窮之辱寧使爾子見責

而哭勿令爾見子死于刑而哭也爾子被官笞辱也被爾責榮也辣責德抹納有子僅免懷抱即寄於賢師使勤遊學學時言行忽溺於邪賢師切責不改杖之其子來訴更加刑焉幼者內外見懲始力學而底于成故西諺曰惟辣責德抹納善教育也今者于子之惡非但弗責又不使其師代責之然或過嚴不審察慾之大小氣之殊禀而漫刑焉皆非也蓋童幼之惡未深或一提撕警戒之必醒悟歸正何必過嚴乎昔有賢設譬曰風與太陽爭力強弱試觧人衣風先

暴起擊人之躰。似欲強奪其衣裳者。而人愈謹持其衣。太陽不然。旁射其光。薰入肌骨。使人不覺袒裼。風遂讓太陽爲勝。噫嘻。親師之智者。以善勸奪幼者之邪情而不覺。若愚者。呵斥詬厲。手批足蹴。而竟不能使子善也。雖嚴何益。故吾泰西諸學。以榮辱爲教之二具焉。

學之始第七章

凡學貴以序而進焉。則先立乎其本。而後及其末。本者仁也。修齊之根。而諸善之毋也。乃仁之學。文本于

天主即以敬畏天主爲首功蓋吾之所當愛及所當敬者莫大莫尊故也聖經云知之始畏主江河原出海而終歸海人性原于天主終歸天主則宜自始學返其本根矣鳳爲羽禽之尊陽屬也喜對日于太陽生子即以是習之其目不敢對太陽者以爲不類不屑育也象爲走獸之大陰屬也每望朔至清川對太陰而浴昂首舞躍而因教習小象異哉禽獸之愚似識其本人之靈乃不若是乎亞得納上古爲總學之肆四海志學者咸集其中立上下二堂上堂題曰必

從天主下堂題曰必知己示衆學者非從天起見而推及于知己必不能也伯見西亞亦勤于教育之國也王始有子選四士師之其至善者任教子事上主禮而百官庶民無不從之格肋達西海名國也昔承大賢之教勤於教業使幼者先學畏事至尊上主次念前聖賢功德後習律法或問意答曰幼者知事上主而後行聖賢之道不難行聖賢之道而後齊家治國不難也如德亞國昔有聖主曰達未得者臨崩將寄國幼子囑曰吾將逝爾猶未足爲君然能畏敬天

主庶幾成學而承先王之統耳。子代立遵父訓、卒成顯王。伯兒西亞國智王得明世子、曰濟祿而教之曰、吾與爾言、爾謹藏諸胸、以爲慈親重寶、生平謹畏主命、晝夜事之、事事禱之、勿忘也、蓋幼者無所不短而天主無所不長、以長補短、不亦智乎。濟祿謹受教、念茲在茲、竟起王業、表萬世、繇此觀之、欲定國、安家、植業、昌後、法莫善乎教、幼畏主矣、蓋高資豐勢、猶弱草難久、吾子賴之、豈不得傾仆乎。惟天主與仁道無時變損、吾子可永賴也、向有不行斯道者、犯法壞俗、敗

20

家亂國妖孽、立至蓋未知畏天主、必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所存也、古賢曰、知事天主、無不知忠君而親親親者、未見忽天主者、而能忠君而親親者也。厄肋濟亞上古有異端名曰厄比姑樂、其性學細且廣、但有疑於天主宰制萬物、而不知敬畏、其徒之邪亂流毒、不可勝言、是以君子正道、從敬天主而日進焉。小人異端、從忽天主而日流焉。世人爲子計、多欲豐之以重祿、引之於美藝、進之於博學、成之以誠德、然尚未知此種美資非

主之聖寵不可獲矣古詩云古往今來聖神俊傑非天主厚寵莫能成器篤彼亞古教聖士時誨其子曰吾曹雖居困約能殷勤敬畏天主則將無所不備焉益天主至善至慈必不使其所寵之子窮苦久矣況臣之忠者君必崇之子之孝者親必慈之學之勤者師必賞之則人之仁者主必成之易疑焉曩者西土亞兒伯多氏幼時一心向格窮之學而短于力不能如意旦夕祈天主洪祐實踐仁道而不敢惰未幾氣質清明非衆友比世無書不通無理不究爲世名師

因是泰西諸庠、凡具陳其學之條目於堂中、而敬事上主。必爲首焉。往者吾鄉或托小子於師、已而察其學益師、曰、爾子愚弱不才、業未進也、父曰、非才、亦能爲仁否、師曰能、父曰、但能爲仁畏主足矣、何必才。況果行仁道。愚必明。弱必強。進學明理。若視掌耳。師悚然如其言教之。卒符其父之言。然教幼者事天之道、若何曰、認之眞。謝之密。從之切、者盡。而畏主之道盡矣。夫認之眞。必欲其明。萬物之主。至尊無對。蓋正道有一無二。而正邪不可併容。家中一父。國中一王。天

中一日。而萬物中一主。既知天地眞主主宰萬物。父育萬民。時刻援救生人。惡得不欽崇。而時時圖所以報謝乎。故雖惓惓親愛。昕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聖旨。闢異端。距邪說。猶爲不及矣。蓋能誠其衷。實其言。果其行。從依聖戒。而以進於道德。證於聖賢。端必繇之。往來古今。聖賢所言。誠學。不外乎此。故以爲學之始也。

學之次第八章

幼者既立仁學。而本於事天主。其次孝于二親。乃天

理人情之至切者也。故造化主置十條目以治下民、而孝敬父母。係于奉敬天主之後。冠於和睦世人之首焉。罷辣多上古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奉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蓋曰、天主恩大父母恩亦大。故施仁於天主者。無不施仁於親。不施仁於親者、可謂施仁於天主乎、斐卯氏嘗曰、二親恒見而未敬。愛也。天主未嘗見而謂能愛。敬乎。僞也。西土有兄弟二人曰益費益納者、偶遇火發、屋燼、兄弟其力負父出火中。嗟乎、蹈火而死。人所不免。獨不傷孝子。奇哉、

夫親親之理、稟賦自天、根於性、而發於情、有以激之、必強而著矣、往者西南有冨王、名格肋所者、僅得一瘠子、王討叛而北爲敵所逐、予見之、因強發聲曰、賊勿殺吾王、遂解舌而語、賊亦不敢殺而去、異哉、往者舌結、片言弗出、師親之勤、弗克解其舌、而惟愛親之情、遂解之矣、古之賢曰、父母在堂、如寶庫、可不重視而謹存乎、而孝敬之功有三、一曰隆供養、二曰慎從命、三曰致謹慤、夫供養者、父母於子懷抱時、受諸苦楚、迨長而成人、擇師授室、惟疾是憂、養育之情、何懼

至也、故爲子亦以養報之。問安視膳。兼口躰心志以養焉。不然、慈烏猶反哺、人可不如鳥乎、麗虫中一種、西名曰里卵、亦善供父母、至死不離、禽中一種、名曰默羅伯、不但供養其老、或疾飛則背負之、臥則覆翼之、不使墮落寒凍、翺翔拮据、寧而後已。人而不仁、其親可乎。是以仁子不待師誨、而於親之養、殫力供奉、若猶未足、或投身於僕、或貿子女、或航海梯山、晝夜經營、以盡孝、而不敢辭焉、中古一罪婦、法當死、士師恤其老、不欲加刑、第囚之絕其飲食、令自死。時婦有

女新產、圖救其母、日空身入候、陰乳之、久之不死、士師詢知其故、嘆其孝、乃赦罪母、時諸縉紳共力立一大堂獄中、名曰仁堂。以誥後世而勸孝焉。聖經云、俾其父母爲天主所不忘、必將得報焉、正此謂也、從命者、父母有命、即當奉行、不惜勞苦、不避艱難、爲子而奉命之時、惜苦避難者、此與奴僕無異也、古聖嘗曰、命有三、一曰天主命、一曰皇王命、一曰父母命、三者不可得兼、舍君親而從天主命、義也。況君親正命、和于天主、亦未有不可得兼者也。故實祿聖人勸子以

孝曰是乃天主命也則除親亂命凡有所令唯唯是從如天主命焉即竭蹶致身亦其之而已致慤者子于父母當內外交致其敬葢心忽畧與貌不恭施之他人猶爲倨慢況生我者耶故曰落泥未聖人曰爲子而以目傷其親者必當失其目光美瑟古教之名聖爲天主所寵異任以師治下民者也其懲諸不孝者曰令父母置之公堂陳其逆惡使衆民投石殺之天主于叛聖命者猶不遽刑惟于不敬親之罪予乃設重刑如是可不畏哉羅謨落太西揔都太祖也元

制法律而孝敬父母之戒尤嚴於子之不肖者欲其父任意責懲投于僕流于野黜于夷不惜焉故仁子事親言欲婉色欲和心欲欽欽翼翼內外謹慤無敢簡易不恭也否則今施于親後必受于子矣西聖益伯羅恤曰爲子者欲知敬親當如何須想已將爲親所求于子者如何達肋斯曰爾所將施情于親必望之于子盍因所稼是所穡也余向聞有子慢其親而縲之于獄未久其子亦以是報之又聞有怒詈其親推之堦下者數載後其子不忍親責即以是言詈而

推之父悟曰已矣已矣向吾不孝而推吾親今見推于子義也古語惡鳥惡卵惡樹惡實豈不信哉天主戮不孝者不一而足西誌又載古隣國有不孝者當服上刑刑畢而不肖之鬚忽變白衆怪之聖人曰夫夫也向使盡其孝敬必將蒙天主恩壽考矣今爲天主嚴罰而斷其命又何怪焉雖然訓誨幼時不但所生當孝敬也又推廣其仁而自君師官長內外皆盡其恭焉蓋君師官長之屬古今稱民父母以父母之敬敬之義也罷辣多治法禁曰諸長者勿輕慢之否

將得罪于天主、而爲國家之戮矣、象之小者能尊敬大象、乃人不知敬上乎、國有道、孝弟之敬必盛、慢易其長者。非有道之國。乃猛獸之地。蠻寇之野也。

勤身第九章

幼學既本於仁、次宜務於潔、蓋人各因時有所重、且戒焉、老重智、戒奢。壯重毅、戒怒。而幼重潔、戒慾。老者多見多聞、則宜多智、然向苦財用於前。不能不圖積於後。恒不肯捨所備之貲。壯者形氣之盛。心志之堅。未必不毅。然或事不順、情不平、輒生嗔恨而不易息。

幼者識淺力弱。未能智與毅焉。惟所禀質淳朴。身神
蠲潔分也。使幼者無染。如老無智。壯無毅矣。古迷色
之幼、欲從大賢學、不容曰、朽木不足成器。蓋身心不
潔。眞學無繇立也。鏡之明。水之清。承二光之照。對萬
物之象。昏且濁焉。不能矣。地之潔者。能藝嘉禾。瘠
之地。殆不足播種也。夫幼之心神、淨潔易含道德文
藝之種。淫穢者不然、經云、眞知弗入邪心、又曰、淫者
聽智言則厭廢之。猶以珍寶置豕前。鮮不踐且汙之
矣。繪工爲圖、先粉之。然後加彩焉。智師美教。非渝染質。

烏能受哉。凡圖進于實學者。志定。心安明。力安清。三者不可無一。而潔者必備矣。淫者必敗矣。亞里斯多氏曰。人神定而學知。淫者被慾侵。如海被風鼓反。復退。進易變無恒。豈能立定於學也。蓋淫慾一入明心遂發汗霾重霧。蒙晦靈才。塡塞理竅。不使切思物義。剖析正邪善惡矣。譬之目睛。無所不照。一入微塵。即蒙而無所用。嗟乎。吾心淨潔。無理不窮。無物不格。而或蒙汚浼。即昏然棄正業。而流卑陋。無所底止。於實學尚何望焉。且淫習不但晦心靈。又殘氣力。而敗

元精也。譬蠹生木中。而漸餧其心。未久虛落且偃矣。故古謂淫爲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刼力之闇寇也。古聖勸學者潔修目、修潔者、其心聰穎如神。洞徹萬有之理。其力有餘以盡其學。習淫者、其心雖睿而昏。其力雖盛而弱。比達臥拉上古爲明學之宗領、其出入興居、無不湛然純一、言行無苟、遊其門者、無不俾之修潔、而進于道德、倘遇僻于淫者、多方指其迷而引于潔。于時欲從潔修者、必遊比達臥拉之門、其所教成俊士、不可勝數也、東格辣德大賢、勸進其門

者設兩道一曰明道淑者所繇以通天上之城而會諸神聖一曰暗道淫者所繇以墮冥幽之中而聚諸鬼魔罷辣多久習此學計繼其師業則避華美之地而于荒僻之處設帷焉誌者觧其意之妙曰諸幼易肆志縱慾莫如景麗之地也故賢者教人實學不但戒諸淫情又欲其避諸引淫之事也吾鄉向有賢士喪妻而後得專一于學友勸更娶答曰向以婚未能專意務學今幸得之敢復婚乎噫君子於正色猶以爲實學之滯彼習于淫者學可成耶往者高志初學

恐爲欲累正業罄力攻或兢服冷汁苦藥或加鉛板諸
腰或終日投身寒氷棘藜或淡味僅充腹饑或睡臥
衽堅勞苦骨肉違避安佚千計萬謀以免淫慾之害
而獲潔學之美益智與淫德與色不并容欲繇彼須
離此也世覩皆欲其子之學乃不謹其子之邪使之
縱慾敗度喪身亡家經蒙無窮之辱可不鑒乎童幼
他過猶可補邪淫之溺不可補矣他惡之習有庶止
邪淫之習無庶止也是故修潔者之防淫不獨身遠
之念杜之即口亦封而不言耳亦塞而不聞蓋念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行相去不遠矣淫言多引淫念而淫念多引淫行是以習淫者多矣子曰耳不謹也戒之哉

知班第十章

天主之生物無不全賦物以性併賦以存是性者焉郡有城廓身服衣裳禾帶甲果具皮實負殼種種備其所以存至于人德之貴獨無存之者乎乃存人之元貴德之純體者莫如羞惡之心蓋此心根于性而著于顏圍身而攝動靜戒外患不使內達而擾乘靜故先知者謂羞惡爲心性之廓德行之殼義禮之師

捍惡之籓而善俗之屏也苟無此心衆惡侵之衆患從之矣百獸之初生也或具利爪尖角或具堅蹄長齒以當戈兵敵其所害焉又或備鱗介當衣裳以蔽其身焉人生赤身脫胎僅持一知耻心而入凶世即以此爲衣爲甲所以遮其懦而禦外患也倘幼者喪此心烏乎可邑無城爲寇所侵園無籓爲獸所蹈而幼無羞爲邪所攻矣是以知耻者雖溺于邪必有止期歯復機焉無羞必無溺之限與政之倪矣邪鬼引人於諸惡先滅其愧心然後攻之使侮主害人汙已

而亂國家。聖賢化民。先引起其愧情。而後進之于道。德所謂羞散而道二。羞回而道存也。名賢第阿日溺偶見孩童之溺、童羞而赭其面、乃稱之曰、無傷也、此色乃德之色也。又有老賢、觀小童被責而赧、則喜曰、赧者良心也。蓋有小過、人性之弱也。若旋知羞。人心之勇也。夫學之道遠矣。童之性弱矣。世俗橫逆難敵易溺。使童無此羞持其心而振之。何繇得進于學乎。西賢伯路大曰、農之智者、睛夏時、必備度陰冬之需、而人之靈者、幼時備延老之需、即羞惡之心而已。夫

文繡加身使衆恭敬也有人問賢女比第亞氏曰女飾何者爲盛答曰羞色則女飾之貴盛者也吉哉言乎夫外飾冶容雖用以遮內醜而實足誨淫羞情從內發表其心之良貴矣故加篤西至廉之士也欲幼色變紅而不變黃益黃者從心之愼而發乃卑賤之情紅者從心之羞而發乃高志之兆耳厄朋峩曷聖人詳其所以然曰貴族及高志之幼多血清且輕焉或遇言與事之不潔不正則內羞愧而外表赧也若幼之賤陋者多血濁且凝重焉故雖惡之大者未能

動慚于內而變色于外矣名士色搦加嘗曰幼者高志之兆莫如羞顏老者以知智積其令聞而人信伏之幼者以知羞達其善名而人愛慕之矣中古貴臣有抗國法而橫逆者或告王時貴臣遠出其子獨赴公堂將雪親辱及聞告者陳其父非滿面慚色不敢措一辭王觀其赧容反喜而赦其父於戲財賄之重友交之貴代辨之文不能救其親之急而獨一子羞色不言而救之不亦異耶故伯兒納聖人曰衆人所愛慕莫如知耻之幼幼之所以感衆心莫切乎羞色

則羞色可比之光玉加諸幼額輝光四射使人瞻目敬之或譬之磁石自遠招物使繫歸之也繇是罷辣多録治國之美法曰幼者所宜從者二于惡即羞於善即勤而已羅瑪爲諸西國總都其治幼之術甚美且嚴欲其從少專存此羞則使恒衣紅衣念內羞之存也里古兒峩往世亦以美法綱紀本國至童幼之學則曰幼學須謹于羞情與所獲重貲無異出入言視必謹不可忽也蓋羞之美多位乎目而表乎口焉口目二關易開易閉則羞心非謹不覺流散既散將

不復來也故賢者戒幼之羞必欲其謹於口目矣然羞心之妙有二處一人前一獨居世人多忌人目而羞至于獨處則廢羞心而任慾肆矣謬哉君子忌其目比人目尤嚴蓋他目有時可障已目無時可避也吾西近世有賢王名瑪施者其生平習於義禮之修未嘗使人目及已目視其赤身茲羞之至也盍滿古在西南爲名修之士偶同友遊中途遇川無舟橋以濟將涉焉恐友見其裸求友避之又羞已目遲滯徘徊焉有天神忽至携手登彼岸異哉知羞者非特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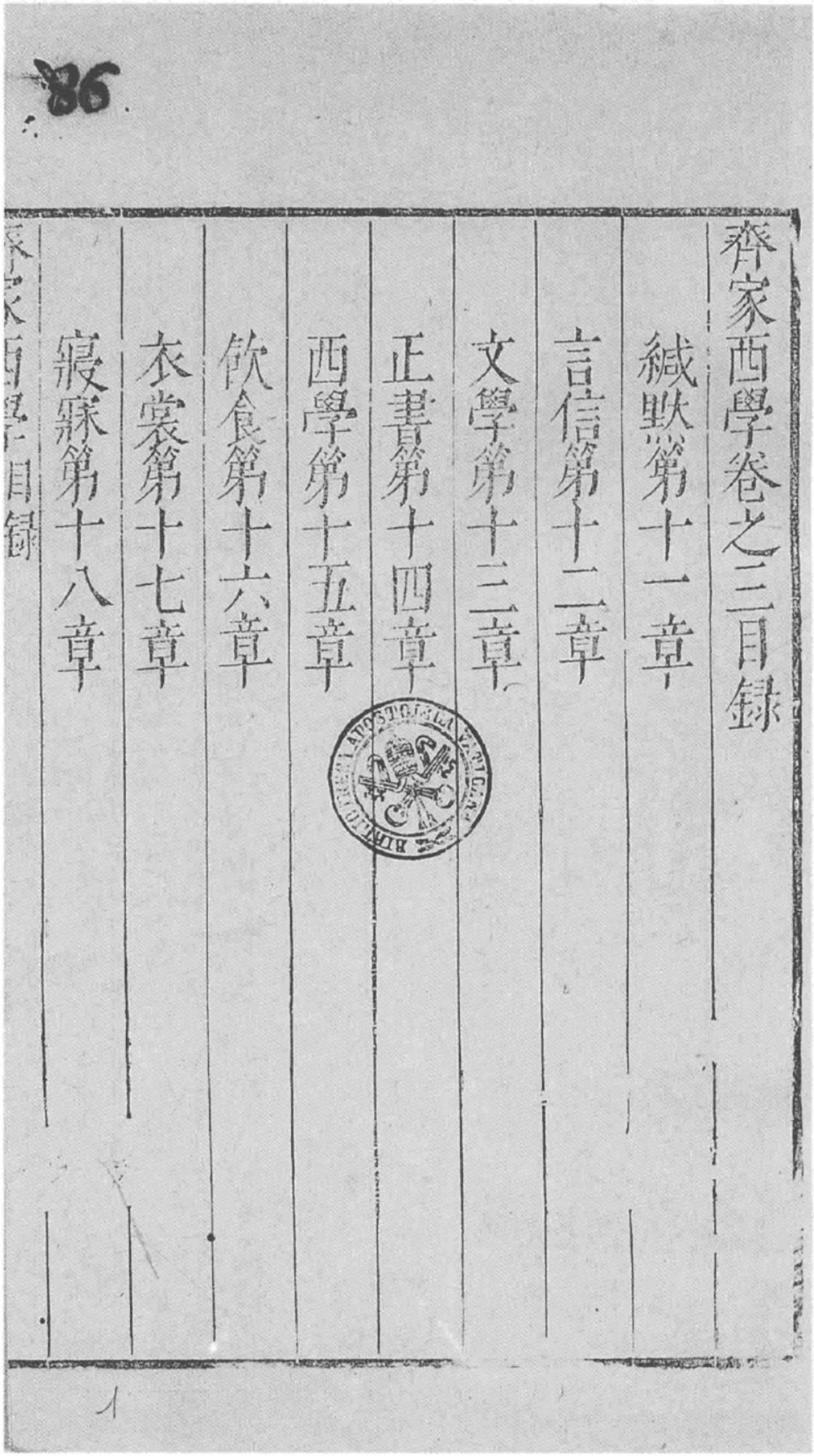
人心。又爲天主。及天神所寵厚矣。

齊家西學二卷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齊家西學 卷之三

16.i Volum:
Tom: 3. De recta fa:
milia &



齊家西學卷之三目録

緘默第十一章
言信第十二章
文學第十三章
正書第十四章
西學第十五章
飲食第十六章
衣裳第十七章
寢寐第十八章

交友第十九章

閒戲第二十章

止

齊家西學卷之三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袞

韓霖　較

緘默第十一章

欲識人之心視其面聞其言而可矣面乃心之鑒舌乃情之筆也面猶不如舌之著焉故古賢接初學童子命之言以觀之是觀面未可識聞言乃可探其蘊

也昔有名士頻人胸備一寶使露內悰或聞之曰
庸非心之寶乎心如瓶焉視其口知其所藏矣是以
古聖賢誰之其設教多以默爲宗範焉亞兒波氏人
未嘗聞其言而默以成其學從來高士多師之西土
賢門外也此賢石像以手緘其口比達臥辣上世
名師也家初時以五載之默爲首功焉東格辣
德亦近古理學也凡習其門先修七年之默然後許
言蓋未以多聞學言焉能言則默乃教言之道也夫
當言之時及當言之事成德之士猶難辨童何知焉

故聖經云幼者非關爾事勿言有問至再方可對也

蒙養化主生孩孺時欲其先習多聞則具雙耳使便聽說而舌結之數年不許出語童子不待學成而急于言豈不違逆物之命乎馴服劣駒以轡縛其口幼者氣盛益無異劣駒則計服之法其善于紉轡其口不許意發言也夫人心譬富庫焉口其門也有庫而不定以君子傳學于心則閉口而默蓄焉小人之學入其門必致誨盜心無口之封當失其所得美學矣乎耳而出乎口豈有所留以增于學耶古賢伯路大

其曰倣者之耳不屬乎心惟屬乎口其所入必出而心且空虛矣注水鑄氣勞而無益好言之幼乃鑄矣而已畎畝已治嘉種已播不謹掩藏未有能勃發者也下古泰西有幼志實學者曰篤瑪所勤修默學同學者呼爲犢牛賢師聞而責之曰夫犢牛必將發大聲篤瑪所後發默學之大業終爲吾諸國之表如雷焉先含微氣雲內漸長增力無聲然後發大聲以此觀之則真學未有不默者也聖額肋哉畧曰默者養言之需也或有言踰理者見懲于師悔其躁乃自

罰以數年之默焉。嗟乎、遇患避難之法。無如默、人愈智愈默。愈愚愈放言矣。北亞氏古七大賢之一、在席不言、侫者譏之曰、愚哉比亞對曰、愚者必不默。況席中乎。故慈親明師教育之際、無不務於默、使幼者修學於靜中、而從容出言、蓋直學之堂有二級、一謂默。一謂希言。繇彼暨此、乃爲實學耳。

言信第十二章

童幼之性、言恐煩、又恐僞、既欲其習于默、又必使早習于信焉。夫人初生情純、言直交接于物、遂習于

故親親師之智者謹于幾微教訓于孩提使存原質而不爲世染也比達卧辣曰生民所秉于天莫大于率真而能施益天主所以爲天主者惟其至真至仁故耳則民生所以親天主者亦惟真仁二德也達味古之聖王請問於天主曰吾主孰將安於爾聖堂者乎荅曰言真於其心而無欺於其舌者然則真者升天之階也故古詩云真者原居乎天而或降臨斯地必計率人反歸于天罷辣多氏古文名宗謂真者乃衆善之帥也進退即群德從之聖人又曰真者非直諸

善之基又爲諸學向處凡修文格物窮理者無不計存其真而免僞焉厄日多古多學之國也國俗精於繪事能指事物之隱妙其欲形容真者之貌則盡日輪以日光輝四射辨剖萬物目視得無差焉真者正而無邪實而無虛能照輝諸隱或投暗中即昏昧弗識所趨幸而得燭照即可免陷溺矣夫幼者多居于暗未明實學終始非得真情引指必不能進是以先學聖賢初立幼教無不禁僞言而反復叮嚀于真實也伯兒西亞國古俗有子者先教以仁次習諸信其

不若者、必重懲之。亞德納亦修言名邑也、賞正言、戮訛誕、至於公堂被訐、自道其實、必赦免焉。嗟乎、眞情之美、于罪人猶赦之、況善人乎、歷山西名王也、有上書稱王功過情者、王嗔而擲詣河曰、當沉爾身、姑沉爾言。蓋僞言僞人、王所深厭故耳、西域有務性學者、數高士、總名曰巴拉瑪搠者、衆民師之、一有言不正、則辭絕之、永不使師人矣、或問一賢曰、僞假眞色者如何、賢曰、眞者不文甘言、不善其色、衆信之、僞者巧言令色、衆卻之、故諸辱人大慾、甘若僞言焉、蓋徼以

謙。貪以廉。吝以施。汙以潔。忿以馴。可以雪洗。人未有不信者。惟僞者雖發正言實之以誓。尚未足補前闕。而人終不信矣。語曰。眞人言當誓。僞人誓不當言也。

亞瑪洗上古王厄日多國也。其國奉邪魔。時詢吉凶。或不驗。輒毀像不奉。聖經云。鬼魔僞父也。鬼言一僞。猶未足憑信。而人僞可信與。亞理斯多嘗曰。使僞人勿遭他戮辱。而惟衆人不信。是則戮辱之大者。蓋人以交接物而生。夫交接主信。令人無信。何以生爲。比達臥辣氏往往戒其弟子曰。鳥之白胸黑尾者。勿上

節也。解之者曰、白脅黑尾之鳥、乃僞人也、蓋僞者巧言令色、其面若粹白、究竟無證據、無結局、是若黑尾。如斯人者、賢師以爲不足與遊與言也、罷辣多氏禁工人無得造厲物、犯者罰、正值利濟亞國古俗、于是尤加嚴焉、凡虛誕者、配爲奴婢、終身不齒、國家所以長盛者、眞正焉、所以顛覆者、詭誕焉、好誕詐者、效之不亦宜乎、是以志眞學者、避訛言邪情、如火水也、又非直戒僞訛之實、即微影亦不敢忽焉、亞日洗老古之賢者、或請曰、此有巧人、能假畫幻聲、盍試之、賢西

而辭曰、吾向屢聞眞畫眉聲、茲聞其假者何益乎、初喜假爲之音、恐進而喜夫假人之言也、僞情僞言、漸入乎衆、未幾吾亦將習于是矣、所謂眞者養眞、僞者養僞、幼學者、恣於詭誕、恐終身莫挽、慎之哉、慎之哉、

文學第十三章

夫人以知爲人道之始、以行爲人道之終、生知者鮮、故志于知者、必繇學矣、語曰、財以勞聚、知以困致、嘗觀好學者、自童幼時、心向學、好問辨、爭先進、耻止後、

其知之欲與學之困、併長齊進。至于壯老。不知衰息。譬之畜財者、財愈豐而欲愈盛、無所止限也。東鸞氏上古七名賢之一、至八旬不怠于學、曰、老者既幸加日于生。亦宜加學于心。將死、聞人論性中之理、忽起聽或大異之、賢曰、學。此理然後可去世矣。可見學之業、與人身終始、須臾不可離也、然既欲學、勿辭苦、經云加知者、亦加勞矣。蓋生人性被先祖元染、無不昏于理、而懦于力、乃已無不欲加明與力。而知所當知。行所當行。故人性從始生、恒向學、而甘苦至終不已

也、近視者需眼鏡、乃可見遠像焉、跛躄者需杖篙、乃可走長途焉。文學者。心之鏡與杖也。航海者仰觀星日。俯視盤針。不則海不可渡也。行當世之險海。非經學指引可乎。幼者之學、根于仁、進以孝、堅以忍、成以智、四者非經典弗備焉、蓋古今之懿德實學、具載于書、覽而法之、親師之教、所不及也、夫親與師。已或不所、未足教誨。令或反好。未足鼓舞張而或弛。未足成全。若經典之教。至明無昧。至實無虛。至正無邪。永施無盡。從之有不受益者乎。其明智爲衆善之倡率。諸

惡之捍禦。患難之倚賴。平生之安宅。視往察今。周流萬事。解釋諸疑。無所不到。無所不備也。童幼者始行世道。含文學安所指引。哉語云老者積智以年。幼者積智以書。夫年與書。又大異焉。蓋年彌長。清氣不復[illegible]外司內覺。彌昏。賴之者恐。智漸衰。若經典則愈[illegible]明。智愈加焉。且年之智。時所積也。於人功無廢。而書之智。學所積也。其功大矣。從年而知者。其學狹薄。不出一身。一家一世之限。從書而知者。其學廣厚。不啻六合萬世。愈傳授。愈大堅矣。古西名王有子曰歷山

傳以亞里斯多命之曰、爾師大臣、幸勿懶于學、吾昔在成學而聽政、幾不勝任、茲爾當國重統、以吾爲戒可也、世子受王命、侍賢師數載、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竟成其學、壯而以美治、君數大邦矣、蓋治國安邦、道其善于文學也、故罷辣多嘗云、國家之幸、莫大乎使治政者務文學、或務文學者、持國政也、撒羅滿古如依亞國王也、少孤未學、乃志于治、則謹告天主、祈明智、天主喜其意誠、即寵之、甚使豁然貫通古今衆理、而以美法、總領大國焉。泰西前世有國王、

曰洗日蒙篤生平好學凡學士來者寵任之或妬而
告曰諸國來者其人多卑陋王何寵任若是耶王曰
明知者非卑陋乃世之正表也天主[illegible]之使趙越
品庶吾能不寵任之乎或問于亞里斯多名賢智者
與愚何異荅曰並置諸異界則知之矣智者至于他
邦必聞其政大小敬仰而信從之若其愚者所至莫
之顧矣西書曰智者生以立政愚者生以行役古詩
云智者獨次天主獨富榮美爲諸王者之王此之謂
也弟阿日搦遇童子富而愚譏曰飾文羊乎羊畜中

之至愚獨利其毳耳。故智者居于小民中。如牧居羊中。去牧者于羊。去智者于民。無所歸矣。東格辣德吾西大賢、往往感謝天主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即賦我以性靈。不投于禽獸中。二曰、天主生我、即賜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學之邦。不投于陋夷中。若生文學之邦、而不習文學、是則與陋夷無異矣。先智者嘗設論曰、欲成大器、質與學孰重、則必以學爲重焉、夫美質者、如田之膏腴。非恒修治之。徒長豐草耳。嘗觀質之鈍者。多用學力、竟得成全。未

見美質者不學而能成也是以古聖以美質不學譬之美軀之無兩目寰宇之無三光也使入寶庫而不用光照美寶不可見矣夫人美質或若寶庫使無文學照之奚美之有古賢欲嫁其女友曰某富且貴可嫁乎賢問曰夫向學而智乎曰否聖曰今有驢于此雖文飾之美可莫之顧也況嫁之乎玉金貴寶但使無鍛鍊琢磨之功不獲善價夫質之美者非得文學之修治可乎文學如何則詳辨之 十左、

正書第十四章

西國古之名賢、曰責諸者、初志正學、賦屬于神、何繇而成其學乎、神曰、多交于終者而勤法之、可也、賢思察神意良久、知終者、已死之古人也。古人雖死、其書尚在、所云多交勤法、意在是乎、乃購古名書恒習之、終成大賢焉、故書乃幼學所最急、學而舍典籍、猶舍毛羽而欲高飛、豈可得乎、雖然、須擇其正者而寘邪者、蓋書無限、而正者有數、乃邪書多假文飾、以招人目竊入乎心、而學危矣、故罷洗畧大聖譬曰、蜂求釀蜜、必擇于花、其無益者弗採也。幼齒學、必謹于書、其

非正者弗習也。蓋幼者未嘗涉世。未能辨善惡。擇利害。猶子初所見書。以爲倣效焉。子是習若性成矣。古人有言。恒讀淫書。其心未能貞勁。恒讀潔書。其心未能恣侈。信也。是故古學名宗。罷棘多治國妙術。凡著述正道有益之書。必重酬之。著述非道有害之書。必嚴罰之。蓋國家治亂。善書備具美法。故從古謂正書者。道德之場也。義理之庫也。聖賢之鑑也。度世之指南也。淳風之市肆也。患難之藥石也。古明師德默氏設訓于大國之王。爲勸謀曰。大國之寶。不如美書。積美

書不如持之密而專之久也國王有過而臣之忠者或不及知或不敢諫或諫不直不密若書之正者不忌王怒不圖王寵爵祿不干而時刻直陳其善王忽厭而命之默則默命之復言則言是善書非特士人之嚴師尚人君之直臣也故重書者厥國不能危敗焉如德亞古爲明道之邦奉天主聖教幸頒經典正傳敵國謀之未能加害後世經典之學漸衰而國家遂見傾覆矣至童幼之學正書尤要不幸遇不正之書害不勝言益淫聲邪術人所耻道者無知之幼目

繫而心喜之正學妨矣罷辣多嘗於邪書之宮譬之毒泉流行推萬民而斃之是故吾西諸國從古甚嚴於著書不敢忽國律每設公司專職較書其不正者禁不使行也篤肋某古厄日多名王自幼承賢師之教以數萬金購天下名書隣國來朝求觀其寶藏王引諸藏書之室曰斯吾寶藏耳所最珍異一日離此不樂矣往敝鄉有名將率師伐亂得國衆皆趨掠貲貨已獨收古聖賢之書藏之曰是乃吾子孫之重寶也爲子積財奚如積書乎彼財多令人恣慾而害深

正書者、攝慾抑侈、益財而養學也。夫人命夭短、自所積學。未能廣且成、乃正書備往世之實學。使我一覽輒廣益焉。人性先馴、自所積惡、未能廣且深、乃邪書具不肖之惡行。使我一覽輒習染焉。古之聖人、比善書于藥室、諸疾病各得其所以治之則也。比邪書于疫室、人往無不沾其惡邪也。西士二士、一曰意納爾其初武人也、忽傷足而寢、以讀書排遣、偶讀聖人書一種、愛而不舍、後遂成明道之師焉。一曰奧悟斯丁初誤習於異端、然非其心也、後得保祿名聖宗徒之

書遂如寐醒去異端而入聖域歷察古今名修君子無不從善書而立天下之邪術左道無不從邪書而傳也是以吾泰西凡圖功於明修必耽玩美書若諸邪書雖飾以高文不屑視也蓋人心得文之美者先喜其文次喜其情終從其教若美文邪書如注鴆于玉瓚而獻之其可食哉歷山王從幼習于古詩未嘗見寘其父斐理伯問曰齋中書不少汝惟讀某詩不舍何也歷山對曰諸書多非要道或溺于賤陋而惟斯詩乃進我于正道也噫親之愚者嚴于小兒之飲食

衣服而于其所始習之書邪正不謹則何獨忌其身之害。而反不忌其神之害耶。至中傷遇蟒蛇。即驚而逐之。乃或藏毒書而不驚乎。或見其幼子落手邪。未有不悔恨者。而不識其所藏之惡書。爲諸惡之端也。惜哉。

西學第十五章

或問文學既爲國家急務。童幼要業當如何則可。余曰。國有道。必有學焉。但學之序。彼此不同。吾將陳西學之節。或有所取而助大明之學乎。吾西小童開蒙

之後遂習于文葢言者人所以別于獸而交接于物。則始學無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約歸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時之勢而思其所當言之道理以發明其美意焉次貴乎先後布置有序如帥之智者節制行伍勇者置軍前後而懦者屯中次以古語美言潤飾之次以所成議論嫺習成誦默識心胸終至于公堂或諸智者之前辨誦之此五者之中必貴實理而致于用焉豈徒其文而苟吐其空中乎或衿紳遇事難決者或民習于陋去公正和俗或賢者罹

于非理之訟、或當讚頌聖賢之功德、或訊彈不肖之惡習、或防國家之災而減將萌之亂、于是知文之士。具正論于衆前、從高座剖析事理、使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宄者伏誅、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或述已往之政制、使諸君子得其正譽、而諸小人憚其議彈也、文學畢、則衆學者分于三家、而各行其志矣、或從法律之學、或從醫學、或從格物窮理之學焉。三家者、乃西學之大端也。其一家若法律之學、本浩博且重、不可忽也、蓋諸法典自。

15

天主之命始質正理而立據聖賢而施志于均治而行先知者嘗謂法度乃天主之聲也寰宇之神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訟獄之司也五倫之紐也雅俗淆亂之斧也則廢法度于世矣庶日于天去神于身無異諸賓學中豈不當有事務公法之學計振本國之政者乎凡畜秉國敷治而不修國度之學比于無翼而欲飛無戈而欲戰可乎古西國有士未習于法學臨民攝政偶遇訟事之難即不敢自決乃托左右之吏處焉時有賢者遇而笑之曰嗚呼夫仕者乃

管籥焉非旁人吹之必不出聲也吏是彼是吏非彼非不如吏爲官官爲吏也以故泰西諸國皆立法度公堂時時奉數高士以設其正傳俾凡欲從政者六載之久遊其學方應嚴試而惟取其可以從政者也其二家謂之修疾治命之學蓋世人所重者命所慮病病之名無筌美療病之神藥正方無幾諸疾所繇之故難究非得博學醫士安能起死而回生也欲治田問良農欲考室問良工而于生命之重獨不加謹乃惟所立方製藥遽妄信從乎諺曰賊人心莫甚邪俗

賊人身莫甚邪藥。病之虐、不如醫之愚、多殺人也。病之重。十死一二。醫之愚。十死七八。傷哉。故吾泰西古俗、醫有公學。諸名士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躰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當用之藥方。亦大約六年中、師教其弟子、以切脉及療治之法。後嚴考試、而非領考司之命。不得擅行醫也。其三家費羅所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道也。名號最尊、學者之慧明者、文學既成、即立志向此焉、此道又分五家、一曰落熱加、一曰非西加、

一曰瑪得瑪弟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落熱加者、譯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而貴辨是與非。實與虛。裏與表。蓋開茅塞。而于事物之隱蘊。不使謬誤也。非西加者、譯言察性理之道。主乎明剖萬物之理。辨其本與末。性與情。其當然者。與其所以然者。依顯測隱。繇後推前。緣其既知。以致其所未知。故其學浩博。非他人學可比。凡上天下地中。火氣水土之域。萬象萬生之品。造化之妙。四時之序。四行之交互。五金之凝結。百穀之成熟。種種具焉。瑪得瑪弟加

者、譯言察幾何之道。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于物件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筭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物体。而偕其物議之。則數者如在音相濟爲和。而立律呂家。度者如在動天迭運爲時。而立曆法家也。此四大支、流析百派、皆可究極精理、此未暇詳也。默大非西加者、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則總論有形諸物之宗理。分析萬有爲二宗品。一謂之自立者。一謂之依賴者。

依賴者、又分爲九宗焉。終設神鬼之精論。而漸著明萬有之源本也。厄弟加者、譯言察義禮之學也。其務不外乎三者、先以義禮修身。次以身齊家。終以家治國是也。然計修身、先剖析義禮與諸德根本異同。及其細情。使吾知其所當從之善。與其所當避之惡也。次論立室生育養育之道。使知其所當取。併其所當戒也。次區別衆政之品節。而銓叙流品。考覈政事。使其正者顯且存。其邪者棄之也。若是者、人學庶備矣。但人學之上。尚有天學。西土所謂陡羅日亞也。

此學乃依古今經典與諸聖賢註論。剖析正道之本源。而攻闢異端諸邪也。其學亦分四大支。一論物上必有一主。至大至明至善至公。即詳其性及其妙情一論天主造成天地及萬物之功。而萬物之中。神與人爲靈貴焉。一論萬民所向之眞福。及其所以得失眞福之善惡。及諸善惡報。一論天主降生救世之來歷。及其化行大道之奇功。以至歸天。而定後日教化之諸規也。夫天學已備。即人學無不全。而脩齊治平之功。更明且易。行道之力亦強矣。故吾西

大學之修從認已始而至于知萬有之至尊正所謂復其初反其本也然既明于是又從彼推廣其仁愛人如己使各克其職而盡其分數焉其中又有高志之士既勤苦于彼諸學尚進習于正道之妙而涵育其中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業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離父母骨肉親戚施豐貲而甘囹約煩劇身心鑱滅名跡以談道勸德倘遇邪教異端輒殫力闢之以扶天主正傳即致命不顧焉此吾太西總學之大畧也若其詳細則吾耶穌會中人類能言之倘

19

有下問、不敢憚煩、且譯書次第出、會見天人之學、布滿中華矣、

飲食第十六章

亞訥加氏西國古賢也、嘗設三誡于學、腹一。舌一。色一。害正學者、不止三、而腹尤甚、試觀酒肉醉飽、則心志墜溺、乃舌易肆于言、而情易恣于淫也、其淡薄則美志立、慾易約、而舌亦不至縱矣、鮮然飲食之欲、治之最難、蓋根乎情性、與人並生而不可絕也、取其適可、而辭其大過、成德之士、猶難之、況始學乎、故聖教

明師皆曰、凡志于清修之學。宜先克最難克者。則欲食之欲是也。稍順之。則衆慾恣侈。道德傾隕。欲絕之。則肢躰餒弱。學業輟息。必酌其中可耳。故父師教育之際、當早正其欲之萌芽。或視農法焉。或視獵法焉。

農法曰、諸木植茂。時以清泉溉之。但溉之不得其時。與數反以害之。童孩者長之急。又多內火。即未免厚供之。然而或失時。或失宜。亦未免致患矣。獵法曰、欲習犬于獵。使疾趨而獲獸也。必養之薄時。空其腹焉。益肥者未能善走。焉能獲獸乎。夫幼者欲習于文藝

之學。法莫善乎育之薄。不使飽飫。爲美業之滯也。蓋文德全成。必欲氣之清潔。以受種種外物之像焉。欲司記之堅固。以含存諸像焉。欲明德之靜。以測微萬物之理焉。欲志之高且定。以決諸疑而成諸事之難焉。四者廢其一。而成其學者鮮矣。豈[illegible]者多血氣垢濁。記心漏散。明悟昏昧。志氣顛躓。而學尚有所立之地乎。弟呵泥恤古西海名島之虐王也。過所忌賢士幼子。欲害之。饗晏無度。卒致廢學。而溺于不肖。噫惡王千計。不能害大賢之子。而惟豐飲食以敗其[illegible]

巧哉、亞日西老氏昔爲名將、忽帥軍經地中海、島名達瑣、衆民饋以嘉味數種、賢將惟納其最薄、而辭其旨者、使者屢懇、遂分散于下僕、不自用也、使者問故、將曰、務于道德者、必不滯于殺膳也、夫形神二物、最相遠、形神二養、又最相遠、身飫則神臞、未能專于正學之要焉、身饑則神清、未遑嘗口腹之陋焉、加肋諾古爲大學之宗、壽至一百四十歲、或問之曰、子從何法而學之、廣壽之長乎、曰、無他、貶食減飧而未嘗飽也、記者曰、多食者未能延命而致壽、未能立志而廣

學、多食之禽、每早飛、不能舉躰而天遊、享清氣焉、豐養之幼、多汚穢、能立志事高務耶、伯兒西亞古爲道邦、其遊學者、不許任意取食、至學堂、賢師叩之、饑之時、始以苦者淡者與之、辣責德未納、亦古名學之邑也、于幼之飲食、有分數、不可疏、諭者必懲、不赦、幼中罕見有胖体者、每季試重子、肥者輒責罰之、減其日需、使反其原体之臞焉、試期至、即具定數之腰帶、而量各童之腹、其不如帶數者責之、至于大節、則取醉僕置市中、使衆童聚觀、意懲之。俾覩彼驚惶、不敢

侈于飲食也因多國古俗于幼之育尤嚴同學日侍師側非其命弗敢聚食將食師先審各童之功其敏者則譽而容于席其惰者則叱不容于席坐席之範弟談笑不苟動取其淡素起而趨學若近世學道士徒世殊甚矣愚親養子若養牲不異焉至于戒酒安危嚴益幼者禀氣旺而性急使隨意嗜酒將加火于火矣古聖曰酒乃道德之敵潔淨之雜言神身之甘三好之者焉能好道德之學乎古聖又曰酒之用有級一謂之須一謂之喜一謂之辱一謂之狂蓋幼者

所須甚寡漸喜嘗焉遂至辱且狂矣故吾泰西古人諸修幼學之都邑或一旬或二旬之間必禁酒不使童幼之心昏迷而棄美學也恭早習于酒者必遲于知無不然也

衣裳第十七章

造化主爲人具衣裳以蔽四躰禦外患也古之人奉命不違後世人心漸侈其于衣服奢華甚矣篤瑪所聖人曰吾先祖初生時之正乃無衣而不耻其裸既而逆今[illegible]乃正[illegible]以衣衣之恩民

漸侈于衣則以元罪所遺爲本身文飾哀哉譬之奴僕或抗主或刼家貲而所得火印不以爲累辱也反以爲本躰美飾可乎故經戒曰勿誇于美衣勿喜于兇日天主之命不可測也解之者曰從粲粲衣服而喜未必能保其善未必不承天主之修焉可不慎哉至于音容衣裳尤宜加謹蓋諸自外而昏惑幼心者莫如衣裳之文飾也古言曰外修彌盛內修彌瘁譬之日兇愈大愈昏目衣之兇明未有不昏其心者也孔雀負五彩而張華翰羽翕之中最爲奇麗對太陽

而舒傾自喜已俯視其足之醜也則廢然矣幼者盛服與孔雀無異睹身之文飾驕矜意氣不視其本情之惡和乎與悟斯多吾西古賢王也嘗設訓曰服之奇豔驕傲之旗邪淫之巢也人得新之乾傲得衣之文皆易發焉易云冶容誨淫冶容多係于衣裳之華麗淫與傲既入其骨髓乃曷從學而務內修得成乎昔聞一師臨學見門人中或核服者責之曰此衣乃招淫之表非求道之驗也中古賢者忽逢鮮衣少年譏之曰墳兮墳兮外飾太盛吳可近兮掩鼻而過之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聞師之陳訓曰、善且正者、若貞靚之女、不假文飾。自見閒美、其惡且邪者、若淫陋之妓、時時塗抹、愈見醜賤也。物愈眞正、愈質朴、不求其文、愈假邪、愈謀粧飾、不欲露其本質也。往有智者、寓言曰、山烏自醜其形、假群雀之彩羽飾之、抒翅長鳴、不已、俄群雀至、聞其聲而鄙之、盡褫所假而復其故、於戲、凡好華衣者、槩以羊蟲餘飾、曷遮其醜体愚心。至于出聲發言、終爲人所笑棄耳。獼猴或得衣女衣、直似眞女、既而察其情、則猴耳、幼之愚者、強飾以文繡、弗能改其亶乏

濁也若幼而好學者志于內文不求外飾計內之有餘不患外之不足矣彼亞氏古七名哲之一也嘗曰明智多隱晒衣之下愚鹵多藏鮮衣之中明珠之貴韞于粗蚌薔薇之芳產于刺木故吾泰西學規不許任意衣飾厥有分數踰者致罰蓋幼性好奢好文于外未識內修之美也自非嚴父明師爲之指南豈能自進乎然童幼之衣宜約且薄亦宜齊且潔也衣之盛美率爲傲徵衣之穢惡率爲汙徵日落泥抹聖人曰衣之用好學者必居其中與其奢寧儉儉之中與

其汙寧絜益外儉表心之謙抑而外絜証心之清明也

寢寐第十八章

有寢必育之道非寢不成焉晝之所業已殫力矣非夜之安寧不能復補是寢臥乃安心裨力清氣消苦奪憂潤體之藥也若童幼弱質不可久困則寐寢乃孩童之大食也但不得其道將溺清神而負美學如日食過多非特不致養之功而猶招害矣古明醫嘗云寢越分數則散四体殘元氣昏靈才

衰記性煽邪慾肆懈怠嗟夫寢寐非他譬閔市之征將取吾光陰之半而去也乃或未厭夜寢又耽晝眠豈不再廢其所當用之時耶伯兒紐聖人嘗謂吾委之去而無益者莫如寢時也蓋有人于此獲金數鎰或粟數斛而用之貿布帛器物以益其家此非謂之費乃交易貨物猶可謂之有也若其費可用之時于寢卧此非無益之費乎往者賢師進其門人于勤學曰勿肆于寢寢乃清年之虐賊也世實無貴乎時人資無重乎命人命之大半爲寢所暗竊而吾猶不哀

不覺乎哉。穿窬負微貲以去。猶亟捕之。若吾年命之數。已去。不可追。已敗。不可補。吾反委擲於懶寢不悔耶。有人於是。天主賜之壽。使至耄耋焉。或計減其數之二旬。或一旬。人必不願。今爾得命于天主。未必壽也。以力以財。不可延之。乃自甘。力之于無益之。卧寢而不惜乎。先知言寢者。或謂死之像。或曰死之兄弟。或曰死者。長寢而寢者。暫死也。則生而好多寢者。是暫好遊死者之境界矣。傷哉。意非加厄罷迷古太西二智將也。遇國事急。深夜各逝其所督之營。遇守營

軍寢寐者則撫劒死之或異而罪之荅曰夫軍也宜守營備患捍國安家而反寢寐必自投于死者之中矣吾遇而留之何殺焉嗟乎造化主置吾生民於斯世必計吾修道德而積美功焉夫修道積功之期如駒之過隙乃吾以多寐減其功如之何古賢嘆世曰吾日飲食焉禽獸亦然吾飲食而民焉禽獸亦然惟至于修人學焉禽獸必不然也於是爲人事之多禽獸之少不亦宜乎自古務于正學無不欲恒寤而不息也倘不獲已方稍偃卧而休息焉亞里斯多氏古

性學大宗也、向務格物究理、屢忘日用之薄需連星于日而不覺、苟不得已、聊安以補力、必先持銅毬一枚、然後閉目、未久毬落銅盤、即驚醒、不使久寐也、徳抹斯古文之名師、夜醒、忽聞百工之修業、則自責曰、斯微民也、已起久矣、拮据於賤陋如是、而吾修文學、猶不如彼乎。今之學者、聞其言而觀其行、安可不效其志而法其勤也。

交友第十九章

友者人之比、宇内無人自足以生、自足以事、則亦無

人不須友以成也。故天主歸斯民於同宇。命其結親交友。彼此相助焉。倘除友于人是。除日月於天。除水火於地也。若童幼者。全信於愛情。必愈趨於結友。古所謂老者多積資。幼者多積友是也。雖然友之積彌易亦彌危。益幼之成敗。繫係於友之善否。何者。恒所聞見漸入于心。引而效之。不自覺也。聖經曰。與聖者交。必將入聖。與善人交。亦將爲善。與惡人交。亦將爲惡。信哉。俗路氏曰。爾自謂與何人交。我亦謂爾將爲何人。益交于儒者。多習于書。交於獵者。多從田逐獸。

交於醉者。多溺於酒。未見相交之久而不相從相法者也。向爾無病。但親近於篤疾者。彼患將逮於爾躬矣。向爾無香。但親近於懷香者。彼氣將散於爾躬矣。古明賢謂嚴君明師之訓。大不如朋友之語。能動人心。以此觀之。凡學者可不謹所交哉。吾西先知者設陳擇交眞論。欲童幼友其益者。寡者。不者。而戒其友之損。及衆且新者也。或問賢師與何人友可。荅曰。於益者而已。又問其益者云何。曰。善于我者則謂之益。蓋眞友之義。以德志之相似始。立以德行之相長始

成所謂正友之結以德爲本以德爲終是也。兩石忽值而相擊則著光發火人倏會談交。如相擊然相交而內德之光志遂彰矣。德彰而相結成友焉。友以德起。相長相益無已矣。古諺曰燈無膏友無德不遽滅乎。西史曰善者相交謂之友惡者相交謂之盟傷哉。隨俗交友多惟計賤利之益而未喻大德之益則何異於商賈也耶。昔者或始交於賢而富者未幾求以微利賢曰向爾必計友吾金未計友吾身且舍所求利而永辭之益志於利而友止

矣。嗟夫、德者生人之寶也。則其能益我以德。甚乎能益我以財也。而古名賢色搦加云、眞友之妙。在以彼長補吾短。使吾彼善。又以吾長補彼短。使齊吾善。若無所取以補之。則亦無所取於友之義也。或問聖人以益友之道、曰、順我於理。逆我於非。直言吾惡。簡稱吾善。希言多行。所許遂踐。乃益友也。若其無順逆之殊。飾吾非。揚吾是。且狂於言而畧於行。乃損友也。故幼之智者、於結友必勿忽。必勿速焉。比達卧辣上古之學宗、嘗戒曰、勿苟伸手而取友也。蓋人性情難

測友之惡者將何辨則豈可速交乎諺曰急於取友未免致悔取而無悔不如不取矣智者擇友之遲猶有謬焉愚童結友之速能免謬乎是以先知擇友必欲彼此同食鹽幾斛然後定交焉蓋限以時日之久而因擇其所從也若吾西古俗仁親有師不許幼童任意取友又不待鹽食之限方爲定交而先察其益與害焉若其幼者繼世非得承父之產業尚從父之善友蓋父所已試忠信之友孝子以爲美資而無故不絕也故罷辣多曰父卒而遺寶資之重於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不如遺善友之衆豈不信哉薄厄爵西士大賢也向聞其友遭患窮困則慰之曰爾室豐業雖亡信友之衆仍在不必憂也明忠信之友有數則吾所當交者寡矣經云千中取一凡物貴且奇者必不多多則不奇不貴矣昔者或誇以多密友賢者聞而譏之曰爾無密友矣蓋友之多者初不可証試中不可密交經不可存保乃易合而易散矣色搦加氏嘗謂五凡出而友賢之希者必倍吾善而歸室矣凡出而友愚之衆者必倍吾惡而歸室矣蓋友既覓之久而結之

固、則無大故、終不可絕也、古言曰、友之無故以新易舊者、不但失往日之恩、又將致害矣、幼者無知、每順則相結、逆則相棄、比之淫妓、與其所交、時容時棄、時愛時厭焉、知道君子、既友之德、未有不久者也、

閒戲第二十章

人性如弓、一張一弛、豈能恒用力於正業乎、若幼之氣質猶弱、心志未堅、則非閒戲閒之弗能久也、德林氏曰、人學如行路、路遥而無歇息、行可遠乎、學長且難、令無優游之時、豈可成與、線急牽定、將斷、學大

迫必將衰。西之古聖務修數載德名藉藉、欲稍寬解、過小鵲摩弄之、從者異之、聖人識其疑、遂命從者執弓使張、從者奔命、既引滿、聖人又命其復張、從者辭曰、若是豈不敗乎、聖人曰、然則彀弓有數而分不可踰。乃大學之務。可越弱力之限耶。木性堅固。猶弗堪久彀。乃骨肉之性。能久苦乎。鐵柱恒磨。輒細如針。石之堅厚。恒踏則薄。而人之才力恒用能免過勞乎。故先知者雖嚴於幼學、然必量其力。使舒泰。或寬逞顏色。而從其當然之戲也。但於閒暇時、慎戒而不敢怠

耳。罷拙辣多嘗曰、無事之時、爲幼之所當謹也、蓋幼性迫急、所爲不知適中、至於閒暇、或過佚翫、或侈肆慾不思圖業、向所習文學美藝、必見亡矣。諺曰、屋久不居則塵斧久不擊則鈍。水久不動則臭。而幼心久寧不用。將不失其前功與。膏腴之田。或翻勞之。或空歇之。農之恒也。但以法空之。必無不倍益。倘非法空之。必荒敗矣。幼者恒習於正業。而或稍休之。義也。倘得休歇之久。必將荒而棄舊學矣。何者、幼之性、未有不忍苦勞而就安樂者。則雖早習於苦。但至安樂。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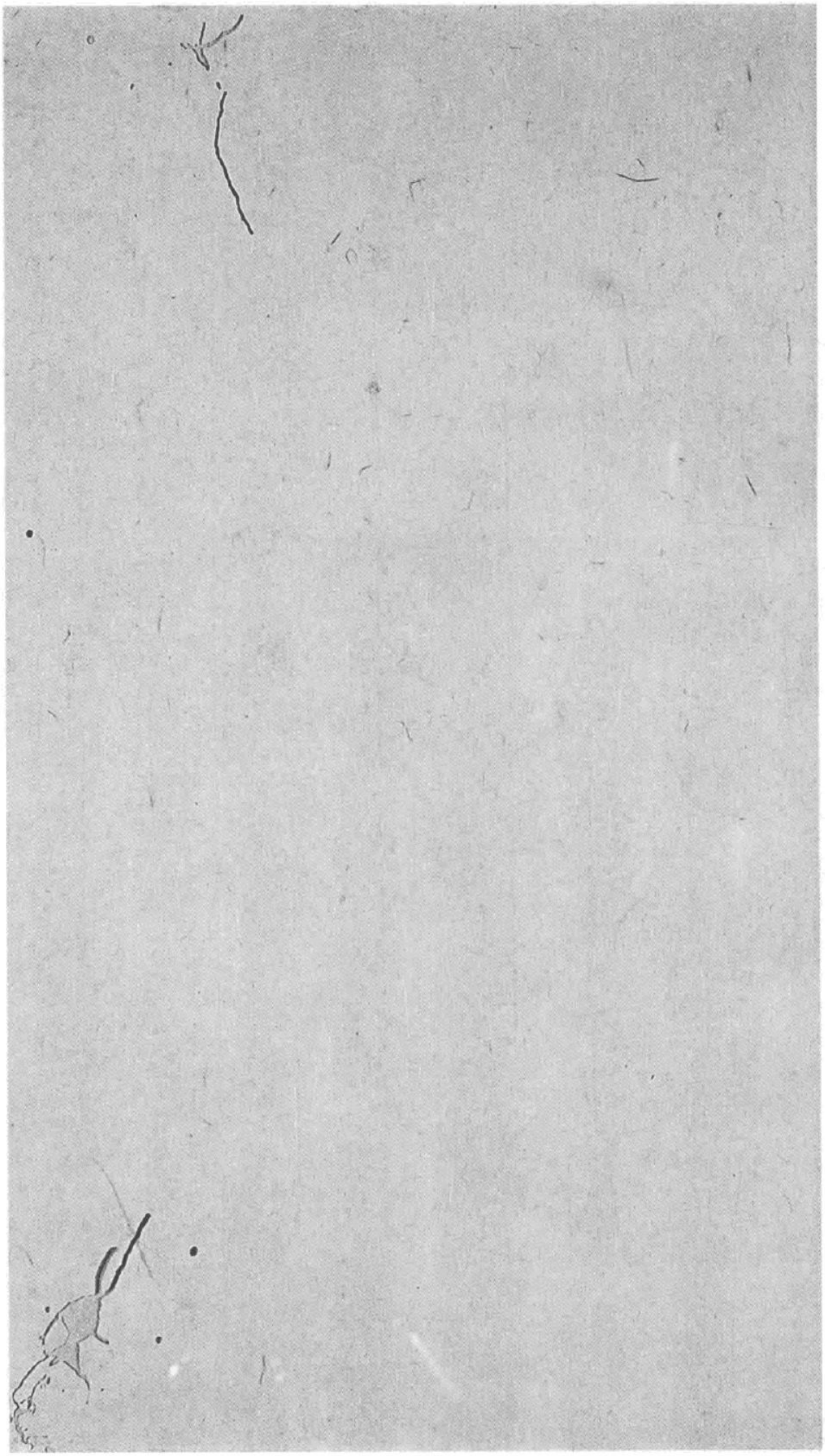
之國而舍之逕也是以古之名賢嘗謂夫色與閒表試者猶易戒也已試而欲其不過宜難之甚矣故諸明智者之修之恐欲嗣業而不令閒斷忌閒暇如寇讎而不敢怠焉以落泥抹聖人曰吾居有事之時未必有事焉而獨于無事之隙則不敢不戰兢也無虞如賊寇焉必全心而收其貴資以故好事者之教已而嘗稱用之全所執之業而造術事必不欲與焉所謂雖休勿休是也默囊命氏古之人有也云吾與閒暇而無疾寧抱疾而

[illegible]尾。苦吾肉体而已。若明者多溺心於無
所謂[illegible]之時。[illegible]邪事之於吾吾[illegible]數固從來有待
凡湛[illegible]幼時[illegible]定業[illegible]
而剛[illegible]修若其修[illegible]之[illegible]
舒懷焉。古規當此時。[illegible]得齊年齊力。併[illegible]其學。則猶
琴可。歌[illegible]可。作詩可。習[illegible]去[illegible]。說[illegible]可。教[illegible]可。撃劍可。
騎馳可。若[illegible]不許吾。至人有言曰
幼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堅其[illegible]。而養其志。非道。則溺其休
而。散。其心。試觀童幼初得正教。務學不休。一與博徒

交密。遂忘前學。不聽父師。不碩益友。飲食廢置。卧寐弗思。道德不問。生死不與。惟言思夢想在博中。所謂好。博之心多不在本身是也。夫博之邪俗。非惟害學而散心志。抑亦破本家之業。而敗他家之產也。是以古賢論賭者于盜賊。而以盜賊之僇罰處之也。又曰。一賭之事。槩兼衆惡。好賭者多悞怨天。傷義禮。壞國法。置孝弟。廢五常。毀善俗。敗家業。奪民財。亦以衆惡之罰罰之。不亦宜乎。吾西諸國。從古賭者必服重刑。其負賭債者。官不爲追。即自索得之。爲負者所訟。亦

追反其人焉。又欲塞諸引賭之路。則凡招引舍藏賭者之流。必重懲之。愚親每怨其子之不肖。或肆賭敗家。而不知預止其將萌之患。則惟于正學餘力。引以朋戲之近正者。勿令溺於諸邪可已也。

齊家西學卷之三終



齊家西學 卷之四

16.i Volum:
Tom: 4. De recta fa:
mìsiæ

87

齊家西學卷之四目錄

僕婢之原　第一章
僕婢之等　第二章
主之職　第三章
主之慈　第四章
主之命　第五章
役之育　第六章
役之教　第七章
役之擇　第八章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第九章　役之懲

第十章　懲之瀆

第十一章　役之職

止

齊家西學卷之四

極西高一志譔

虞城楊天精

河東衛斗樞

段參

陳所性

雲霖較

齊僕婢

僕婢所以充使令也故齊之次于教子女其職甚

勢詳之于左、

僕婢之原第一章

大主厥初生人。非欲相役也。性之清潔聰貴等。何有主之崇。與僕之卑共。萬民之聚。如若親。孝子友昆。恭弟。相親相資。成一室之和焉而已。厥柔元罪。爲魔之奴。則僕役之辱。始入人族中。愚侵智。貧役富。弱役强。所不免矣。蓋人違上主之命。性分既偏。知愚互異。貧富强弱不齊。其勢不得不相役耳。否則愚無以明。貧無以給。弱無以庇。民何以治乎。故曰、僕婢之辱。非

原性所有。乃元罪所致也。治之之法、曷容已已、

僕婢之等第二章

僕婢之等有五、族類一、俘虜二、罰譴三、自鬻四、掠賣五、五者之外、有賃身佣傭、甘聽人命者、未至全失身權、然俗亦謂之僕役、

族類者子體從二親分。親貴子貴。親賤子賤。理也。勢也子之形體、係于母胎、故母胎之勢、無不傳于子體也、公論、公制、公俗、如此、中國之俗、子從父勢、因父爲一室之首也、智者依各方風俗定制焉。然勢從形體

不從靈神。蓋身係役。而神得自主也。

俘虜者、敵國相征、多有被虜者、依古制古俗爲之奴、西國之俗、被虜者恥贖、贖如所約之價、則脫役自適、不強羈也、若羈不令贖、爲傷義、見強羈者、脫而逸焉可也、

罰譴者、罪之輕重不等、則刑罰亦不等、先賢遵上古欽恤遺意、與嚴寧寬、罪不至死、則減等徒流、令其効力報恩。法既不廢。仁亦不傷。然濫行之朝廷、屬之有司、諸役獨宜國家公務、私役則不可、

自鬻者、賈之至極、無象自全、則鬻子女、無子女、自鬻其身、夫人所重愛者性命。與自主之權也。不可兼得、則存性命而棄權矣。子女原從身出。至不得已。則捐子女以保身矣。上古負債不能償者、依國灋充役以補之、西國自天教大行以來、建院給窮、不使鬻身及子女負債者、依諸國制、或羈役之以補所負、寬其償限、補完即釋之、

掠賣者、遭盜掠不能脫、強爲之役、然其本情非其爲奴婢也、或買之以爲僕、悖義傷仁、不可得其情、宜速

遣之不然遭掠責者乘間而逃無罪也

貨身作傭者未失身權但既立券期當委身從主非大故不可擅退又不可荒廢主務玩日塞責也期滿乃得自主而去不復爲役矣

主之職第三章

聖經每云主人之權非人所得主實繇天主與之造物者不藉他力造物然用他物治物因以人治人非如國君智力或有所不逮也惟欲通權顯慈尊生人之意耳此權既爲天主所賜則凡爲主者宜思承上

主之托須上主之命法上主之治而盡其職矣天地之主固以全能治萬生然其治非如法吏如仁親慈畜之惻矜之寬勸之智迪之正命之因才因能順使之咨失懲愆哀弱啓愚策怠主人必存此心體此情方可法上主美治盡職齊家也歟析于後

主之慈第四章

主人治役之功首重慈情慈情无險不通无難不克无遠不致无功不成故曰天上天下之力莫大于慈主繇慈治役未有不全其功者也主之愛役也當思

生同父母同歸寓同地庇同天勢岐尊卑性情一也故主之視役宜如一體之肢一室之子也一體中非獨元首尊肺腑切肩背強即股足之賤亦一體中不可无者彼耳目口鼻諸司非止趨元首之急亦以公情急股足之需也故一家如一體主首也妻肺腑也子女肩背也役婢股足也雖賤可无耶保祿聖徒諭人主曰汝爲主勿忘天上更有大主所施于爾役者當如所願于爾主者也上主至公无私以慈親之心濟衆急爾敢視爲役如芥因慢上主活像悖上主慈

命。辱人類以及爾體也乎。上古名聖自述曰、奴婢有所訴于我者、我豈敢棄之、不然、審判曰何以對上主耶。罷辣多古賢論治曰、國大室也、室小國也、主僕君臣也、仁君于臣、如子。非接如奴、則仁主于役必視如臣。接如子矣。役賤且陋、亦人子也、主善視之、无不覺而感者矣、感恩圖報。禽獸有之。況人乎。故曰主致慈、役必致忠、主致恩、役必致力、但慈必本義、勿使狎而失尊、倖特寵長傲、顛倒主從、反失齊之正道矣、

主之命第五章

主施命、役聽命、分也、顧主所宜施、役所宜聽者、正命也、不正而强施之、爲无權焉。何也、主權自上主得之、即代上主而命之者也。上主至公无私、命未有不正者。則人主命使之權、必惟以正施之、否則何以强人、從乎。正者何、義所可爲、分所當爲、力所能爲也。不正之命、主與役罪均矣。即正命之時、亦不欲厲、言不欲疾、色不欲猛、勢不欲迫、一有之、非止无功、且以亂役心、而散其膽力矣、諺曰、惧愛二情、不相容、惧情盛、則愛情衰、力散功墮、偶成亦倖矣、蓋人情遇强拂之、

必逆必抗。和致之。無不帖然。有二主于此、一猛一和、猛者發命、役如聞雷震。惧而避之。何功焉。和者發命、役如當春風。喜而迓之。功不旋踵成矣。故善遇婢役者、與寡有時休息有期、此必不可奪之情也、人有專事、不暇足矣、無遑督也、況事有緩急不同、仁主責役急所當急、免事之誤、緩所當緩、省力之傷也、且各役才能、又復不等、責所不能、欲其一時畢數日之工、一人兼數人之務、亦非命之正也、凡志于治役者、不可不戒也、

役之育第六章

育婢役之厚薄顯家主之仁刻聖經云愛人而不養其愛不足信也大主愛物微以發育之恩慈親愛子証以鞠育之事家主以仁道治其役可不厚育之乎欲用牛馬且芻牧之僕婢朝暮梏撮祠之不若牛馬何也古言曰豢畜者減其食必減其力乏減已之業也豢畜失宜未致尤怨無大害婢役失養所損多矣人之服足卑下負體之重故厚承血氣之豐澤以補朝夕所消之力也僕役雖亦卑下然當百務之煩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養之厚何以存力應事乎。古言曰、髀虛必致體羸、役餒必致室傾是也、聖經讜賢婦曰、賢婦早起、即備婢役一日之需、後委以所務之業也、旨哉、仁義之師、哀矜之長、嘗云、凡遇他人饑渴者、食之飲之、裸者衣之、病患者頒之、振之、仁義之情也、至室內之役、可不令之飽煖乎、以故、保祿聖人曰、主人不頒僕婢之養、又出諸无道之徒下矣、无道之徒、未明仁義、且以公情厚恤其僕役、曾是知仁義之道、反忘人之公、慢役而不頒耶。聖經訓凡爲主者、償役之值、勿緩、其人

多窮乏。不足自給者也。早償之。即早受賜。否。呼天伸怨。天上主將哀其允而咎爾矣。爾焉所聖人嘗曰。呼天之罪有四。負役之工居一焉。上古一將侵伐敵國。中途役病。棄而不顧。敵將來追。逢病復治之役感復活圖報焉。因暴前主之短。導敵成功。嗟嗟。一棄一收。恩讐逐報。人亦何可忽于僕哉。

役之教第七章

金曰聖人曰。主于諸役。安育其身。誨其神。二者缺一不可。然育身犹不若誨神之要。神尊爲身主故也。但

欲誨必先育。諺曰。空腹不聞聽言。未獲育而服主命。受主教者。未之有也。既育矣。誨不宜緩。恭使婢性多鈍。于義規未習。于倫序未辨。于禮訓未洽。于世務未經初。登主門。如孺子方免提抱。即人小學。凡所見聞。无不驚訝顛躓。失進退之規者。孺子无師指引。役婢无主教諭。俱不能進成厥功也。或訴于賢者。怒其役之不慧。賢者答曰。是非役之罪。主之罪也。童子之業不成。師乏善教。非童子不善學也。禽之愚。獸之猛。以教改性。習人言人事。況人乎。不教役而欲其練習諸

事。犹欲禽獸不習。而自學人言人事也。造作者先造器。未有器自生成者也。僕役者吉所謂活器也。非安土琢磨之。安能成器耶。頑教以言。不若教以身。蓋上行下效。主倡役和。理之常。人之情也。言教弱而緩。身教切而速。所令反好。役之從者少矣。西詩云。爾欲人哭。須爾先哭。爾欲人哭。須爾先哭。規矩用以爲方圓不方不圓者。規矩之弊也。規矩之弊。造者之弊也。工役婢者家之器也。家之敗婢役之器也。

不巧。所造之器必舛。器舛而所伯之物復舛。奚異共

主之不善教。不善用致之。尚誰咎哉。

役之擇第八章

亞理斯多理學之師也。嘗曰。善齊家之主。于家之役。先謹于擇。後勤于教。斯无不治者矣。智農擇地而耕。惧棄嘉種也。役婢性多鹵。或邪僻。或怠惰。非謹擇之。害可勝言哉。古賢訓曰。忠僕如至寶。當不惜多金購之。既購殫力以教之。既教愛養以存之。否則古稱爾室所畜役婢之多寡。即爾室所畜盜賊之多寡矣。擇之時。探其隱情。勿惑于貌。察其前跡。勿信其言。蓋邪

者。彌醜于內。彌飾于外。以欺人目也。探役之情。與智而奸。宣愚而直。愚者教可智。奸者教難直也。古俗擇役取少不取壯。壯者染邪久。難改圖。幼者未染。即染未深。易治也。譬之樹木。愈老愈難移。稚易移。且多茂盛矣。禽獸之中。幼者易習人言與人務。老者弗能也。西詩云。土器初承之液。至終必存其氣。幼役初來。頗善教。易從主指。易習正規。壯者聞教雖勉從之。然須除舊習。始可加新功也。擇可教者。教以正道。使不昧萬物根本。及死生樞機。蓋人不知正源者。必溺于邪

流不敬上主夫不敬上主安能敬下主耶又凡不知生死之主及生死之機者則善惡異道不能分別善无繇進惡无繇改外雖若惧內實无忌也既无所忌亦无所望則无惡不濟无善不弃矣盍徒知忌主之目主不見无不從性之偏者惟眞知天上有主明鑑其私且權其生死而報償至公將內外上下必有所忌以禁其念之侈亦有所望以奮其心之善矣主人盡力啓役之朦而迪以正道必將實益于其家也盍役實畏上主而忠事之未有不忠于家主因順于命

直于心。懇于情。信于言。勤于業。敬于事。簡于用。內外溫和順遜如一。蓋諸功乃正道之力所致也。若役之迷于異端邪說者反是。聖經所云。惡德之果無不惡。善樹之果無不善。豈有邪道而生正功者邪。

役之懲第九章

先知之訓曰。役教有二端。或導善。或懲惡。二者缺一不可。蓋役婢性情。愚者不必言矣。即有美而習善者。然至應務之際。或眩惑不決。或進退無主。未免多謬誤也。矧人心無恒。難守所操之正節。非定罰以警之。

恐一恣即難止矣西詩云病治始萌易愈久則難瘳也故主之明者日巡役之室如官之巡行要地朝暮覘察以杜他端抹所當抹之數也聖經云畜驢者必喂之任之管之三者缺一不可聖人註曰治役者之譬喻也豐育任使督責三者可缺一耶豐育不任使使其肥壯習閒將致抗主招害任使不督責終无不生怠玩開弊端矣諺曰役生時則管役之具亦與俱生矣蓋謂役與管如形影不相離也伯爾納多聖人嘗曰以善使役獲其愛而從命者首功也不獲其愛

則使其畏而從命者、次功也。物之總主以是治世國之明主以是治臣家之善主不以是治役乎。蓋役而无過者、難得也。有過而主不知、不明也。知之而不致罰、主之不仁不義、役之不幸也。主有此役、無不破家役以此事主、亦無不喪心隕命者也。巴西畧聖人曰、爾役之體、條染于疾、則治之。爾役之心、染于惡、而不頑不治耶。與悟斯丁聖人曰、責其役之惡、正仁者事。置之而不責、是忍其陷溺、不仁之甚矣。金口聖人曰、鄰有逸畜、見者收還其主、爾役失道流于邪而不之

頑視爾役不如鄉畜矣。古聖嘆世之不明者、曰、嗚呼失小畜者、徧求之、貴重于畜者、失不及知、知不及否、何哉、諸畜之失。損爾貲。未損爾躬爾室焉。役婢之失、非止資損。併主名主躬主室亡矣。故奧悟斯丁聖人曰、爾役之愆、不爲大也。惟爾不及責之愆、爲大也。爾役之罪、所損輕、惟爾不責、所損更重也。歷觀巨室傾覆者、槩繇于役之不肖。而主不知責。豈獨不仁于役已耶。是役之罪、非急治之。若瘟疾酖毒。沿染弗止。必至毒衆。甚至招天主之僇。可不慎哉。

懲之法第十章

役固宜懲懲之法將如何古箴曰責役有三戒心之怒言之厲刑之濫也然戒心爲首蓋心動怒時不能自主言將妄發刑將濫加矣罷辣多大賢將管一役覺怒萌姑貸之曰怒止必笞汝至若言之厲者適足汚己口刺衆耳辱役身不及治役失不若和言之易入而利病也驟雨聲勢猛益物微反有衝決傷敗之害甘雨聲微益大浸漬長養之無已矣故係祿聖人諭爲主者曰勿震爾役致失厥志聖經又云爾勿吼

室中如獅、煩擾爾屬、慢虐爾役也、倘心平言和矣、惟刑之濫、亦雷主非仁主矣、責撤耳、古爲西國智王、其大臣怒僕損玻璃器、投諸池以飼魚、王聞亟責之曰、爾視人命如是輕、器如是重耶、吾耳犹不堪聞。爾目宣忍睹耶、故不仁之主、責役之刑過濫、是自陷于大惡也、或以役婢不奉命、爲已辱、過于刑、是自加其辱也、其役雖有過、刑之當、必能伏罪而圖改、倘无故疑之、无據誣之、繼之以刑、刑又无度、惟求洩怒、則役雖欲懷忠効力、其道无繇也、更不獲已、至亡去、或自殺

甚至有弑主伸怨而復讐者可不戒哉凡責役與過宜不及法物主之仁償人功未嘗不罰人罪時時臨汝監汝然恒恕之緩之以待汝悛或乘機振警之不急罰治傷愛人之度也役始犯時遽刑不若緩治發其良心猶可改圖也主之仁智者非惟謹治其前且必杜萌于後凡邪惡乎无孤行者一犯不懲次犯即起一惡既立衆惡相尋以環承環漸結成鏈縈係心神致終身難脫矣故欲免惡流衝突其室敗其族是也必須防之于初免否則役所犯之惡終必歸于不

禁之主矣。戒之戒之。

役之職第十一章

人初入世。如軍士入伍。不能自定所位。自擇所從。惟從主命。安分盡職而已。役婢或以族類。或爲勢逼。世變、皆當安厥分焉、一人身兼多體、或尊或卑、主役之勢不齊、然宜相和。各守其分。執其規。急其務。盡其忠焉。故爲人役、以安心守分爲首功也。夫處役雖冒苦辱、亦可立志爲賢聖、西士上古大賢若瑟者、見妬被鬻爲奴、外方守正習道、忍苦不改其節、卒成大器、

功德滿于中外夫誠德之修賢聖之成不係位之貴賤事之順逆勢之尊卑惟賴志意之誠天主佑輔之功而已況苦辱較順美更益神修何必越分圖自主也既安分更思盡分如身之百體各有所司各以時運無相礙阻而各致其功焉夫身之各體目視耳聽似逸手持足行似勞然各體恒急于職從靈神命未嘗妬逸辭勞則善役者嘗任事時亦宜惟主命是趨不怠不忽以期成功雖值苦難操節効力不敢中悔而止也蓀祿聖人陳各品之訓茲述其箴役者凡六

端、

一曰、忠家主如忠天主。葢主役之義與治人之權原上主所命也。則凡逆主命。即逆天主命矣。故聖人令役于聽命時。勿視人主形貌。止視上主神旨。勿獨悅主人目。中主人意。併悅上主心。中上主意。建不朽之勛焉。否則役功。雖大。實微。與肉身。幷殞。無報于後矣。則凡忠而役主。如役于上主者。其役非賤役也。至尊至大之。業也。厥功。非世財所足償。惟天上眞福可以報之。

二曰內外誠敬。有內无外。謂之僞。有外无內。謂之僞。外盡禮爲義。內盡忠爲仁。內外相接。仁義相偶。役之道全矣。多瑪所聖人經語。復譬曰。善僕事主。如人子事親。外禮內敬兼之。又曰。役敬主之誠。必驗以心之謙。言之順。動之儀也。動而失儀。言而失和。証其心之不謙矣。故心言動。缺一不可。

三曰。善事主者。无所不致其忠。意正言實。絕諂媚之詭跡。一覺主意。不待施命。自趨其欲。務未成命息。不息。務成。有功不功。凡事圖主利而已。以主利爲己利。

不及于內頑之私者。忠役之義也。

四曰不從亂命。主命非正。寧死不從。義理至尊。君公之權。不敵也。時或主命與官命。君命及義禮之命。不能併全。則寧從義禮之命。諸凡命有違義者。辭之。西國古有善僕。勤于主業。主囑以不正之務。僕明告曰。僕來求主欲勉善盡忠也。主命不正。恐溺僕于邪。僕之忠。无繇立矣。改命乎。逐僕乎。請擇于斯二者。主聞言大悟。嘆羨不已。加寵焉。若邪正未甚明辨。從主命。不可恃私智也。蓋凡遇疑難之事。與信已之私識。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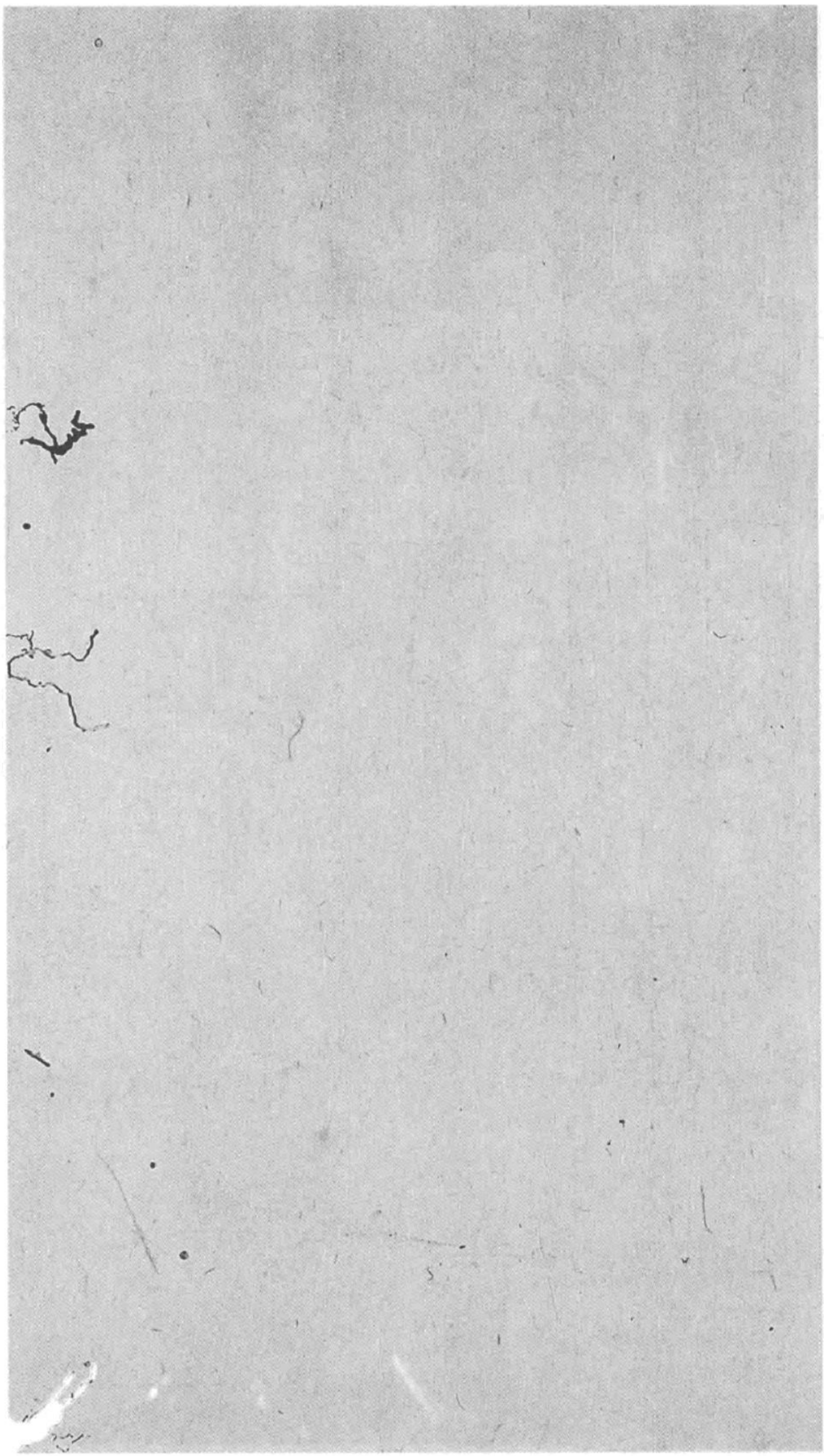
信人之高識也。況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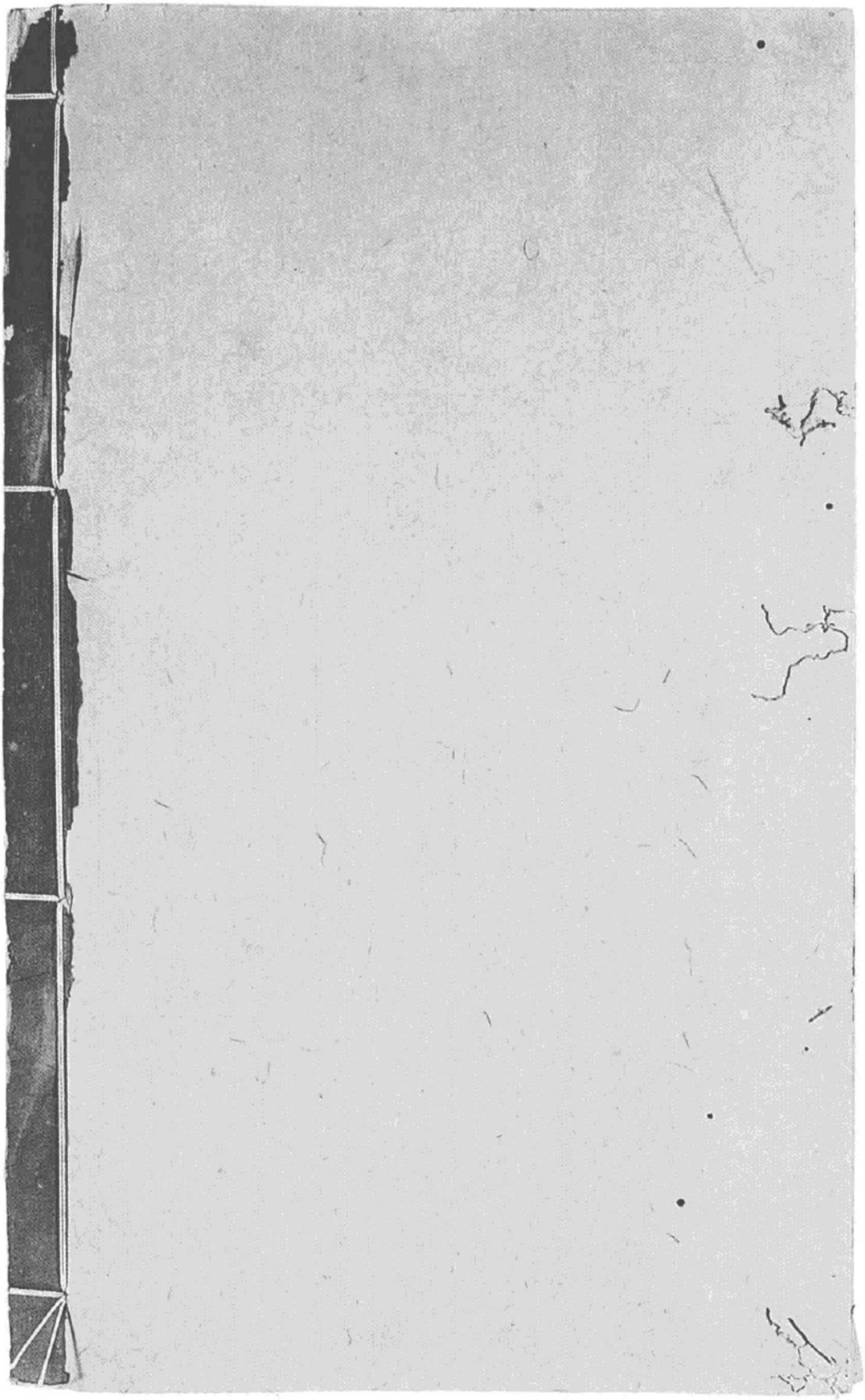
五曰、善役者。非止善事賢主。併盡忠于闇主也。蓋命權係大主。人代宣之耳。命既正。不論施自何人。必當順從不違矣。伯多祿聖人諭後曰、雖主雖不肖。爾必忠。驗爾之誠。蓋忠于賢主。義務小。忠于不肖之主。恐。訴。井。雹。不。怨。不。報。不。義。不。言。乃。忠之至者。獲天上之厚報矣。蓋天主至公無私。叛逆者君公必罰。忠順者奴僕必福。臧獲何足以限人哉。

六曰勤事、善役者于家務、无時不拮据焉。蓋主之取

役取其使之如活器非取其藏之如寶器也役之投主亦豈徒以坐玩哉以趨命也家務雖有作息二限乃勤者于息時猶不忍息況敢荒于嬉乎獲役如此猶无價之寶也謹守之厚育之不暇況敢虐之乎

終





齊家西學

齊家西學 卷之五

16.i Volum:
Tom: 5. De recta fa:
milia &

III. 2 19
vol. 5

資財　第一章
農務　第二章
擇田　第三章
擇農　第四章
農職　第五章
治地　第六章
播種　第七章
樹植　第八章

壅田　第九章
水灌　第十章
貯穀　第十一章
養牲　第十二章
禽蟲　第十三章

止

齊家西學卷之五

極西高一志譔
虞城楊天精
河東段袞
陳所性
韓霖較

齊產業

家之產業人及物人學析矣次陳產業其屬二係
內資財也一係外農務也

資財第一章

資財于家猶身之有脉絡也故從古論齊家者必重乎生積焉其道有四義誠勤儉謂之四得反義爲貪反誠爲詐反勤爲怠反儉爲侈謂之四失有四得無四失資財不生積者無有也有四失無四得資財能生積者亦無有也古賢哲復以智謹爲治財治產之二翼焉蓋有財無智如奔馬無御勤勒可御乎匪直難御且害主身矣又曰財入愚者之室如刃入狂者之手菑不逮身者鮮矣古賢見一愚而富者自爲戒羊

羊蠢畜也、戒非已有。益人而已。愚者有厚資、終不能享。與戒羊何異乎。或擇婿與富而愚、寧貧而智、蓋以富而愚、終必貧。智雖貧、終必富也。既智矣、非濟以謹不可、凡物以是生者、亦以是存、財以勞謹生、亦以勞謹存也、古言曰、財之母、勞也、財之父、時也、聚之甚難而散之甚易、智且謹者、必有積、與周之正規焉、凡資產有定、托妻者、有定、托役者、有定、自任者、蓋室務繁瑣、智力有窮、非分任之、將不勝勞、然雖分任、又不可不時察之也、或問賢者何濫、可使焉、曰、主時

視之間何術可使田茂答曰主時屢之益主不勤可望僕勤乎夫上勤而下惰者有之矣上惰而下勤未之有也古齊家之瀍謂主先宿後寢蓋家務以主命始亦以主命終耳或問其鄉何繇富答曰不細較一日之益不寢也至一室終歲之需必預徵貴賤而以時畜聚之勿待時迫然後求之或問一人先貧後富何以致之答曰買賣乃時需用有序計物之良楛料時之貴賤權己之出入而斟酌之日用器物俗尚華不惜破產以營之智者量力備其有益者而已俱容

貴整潔。私用惟朴素。諸器有籍。時爲稽察。一免失遺。一便取用也。其或造屋。勿圖觀美。但取實用堅固而已。人有男女主客尊卑之異位。須得分別之法。物有貴賤乾濕寒暑明暗之異勢。必合其物性之宜焉。

農務第二章

農業非人智所生。人學所致。乃造物主所命也。開闢時。天主肇造初人。命司名區。百穀自生自成。不勞而受。豐穡焉。既犯命。乃令拮据地產。然後得食。自是子姓繼業。萬載弗易也。後世逐末者多。厭古棄本。不知

農業國家之筋骨。筋骨散國家敗亡矣。古有王曰比德者。國中有礦。盡發其民掘之。厥后賢而智。欲悟王。俟其飢取金。造美味之形以獻。王初喜其異巧。然飢方需食。后復以金進。王惟問故。后曰。王命民掘礦廢棄農業。倉廩空虛。庫但有金耳。王何不以療飢耶。王大悟。即命撤礦夫之半治農焉。禮固有戒。古大賢平分界內地。令勤治之。一免旱害之端。一避閒暇之害。且以豐國中之各室。而寧其婦子也。西名哲外遊。值一邑土地闊。嘆曰。有道之邑也。外治內無有不治者

矣。古賢欲表農業之益。畫美婦乘牛、手握巨桶、滿盛諸穀果、牛行婦手撒穀、隨到隨富、意以美婦農業也。牛農所畜以稼穡者也、滿桶者、農所致之豐盈也。農治所至、未有不富者也。西都有司、專察民田、值不勤者、懲不貸、蓋志于國治家政者、無不謹農業者也。況農治非止益家國、甚益身心、蓋業農者有純忠朴、不諂不淫、無妬無恨、不誹不戕、不貪名、不矜志、一切非公非義之心、農業無與也。故聖賢志精修者、多力田自養、堅操修之志焉。又觀古今碩德、多從農起、卒乃

綱紀國家澤及生民西國往有名士故畧隱跡治田國偶多故衆推立之使執政故畧不得已從之功成身退仍耳原葉御國聞其賢饋以黃金故畧以自種之蔬寄來使曰吾所需者寡兩手足備之多金何爲謝不受伯爾西亞國有農家以巨橘獻王王奇之賜以牛具使治大邑曰能致橘若是大必能致邑大也歷山古明王帥師數萬征服敵國聞中有隱士力田托之國政辭曰臣所需甚耻小葉即足備之悠然樂也王令治國恐妨前樂奈何王聞大喜更增寵秩焉

近古西有總王、老而倦勤、隱于僻地、灌園爲樂、大臣求復朝政、王執臣手入園、指所闢之區、與所藝蔬果曰、此我所治、當取而享之、可弃此樂、復投冗苦耶、中額老二人皆農而隱者也、則凡有志家齊者、豈加意以謹其事矣。

擇田第三章

凡治田、首須論地、兼氣清、力厚。二者、厚而不清、獲雖豐、而人多疾疫。清而不厚、力雖勤而稍不豐。兼則稱完

美焉。次不欲近江河。恐值汎漲漂沒。不可保也。惟近泉溪湖池。則多益焉。施灌溉一。世不欲竪二。供庖厨三。便澣濯四。餙燥煙五。修魚桑六。作蔽棄及諸雜之運。七。滋澤濡潤正。如時雨也。又豕避惡鄰侵奪起訟結怨妨業。古所謂與親惡鄰。寧親戚不親也。又不欲遠難于巡行。不經主目。必不能茂成也。夫欲識地之善者。有實驗可憑焉。凡地未經墾治。草發美草多種者善。掘坑取土。復以故土塡坑。有餘者善。取撮土。水調指撚。易化而黏者善。又投地不散者善。土色首黑。

次黃。掘地濶深數尺。不值沙石硝礬之類者善。取土浸其水中。嚐其味不鹹苦者善。又不欲散。難于經理。不愛山坡勢高恒風。易枯難澤。雖加以糞與美種。遇風雨易去也。故平且平之地善。又不欲多。難治易荒。又善擇地者。取東南。盎陽生陰殺。非得陽之初氣中氣難生。即生亦難盛長也。

擇農第四章

地既擇矣。須農人治之。地善農不善。如佳筆入鈍手。良馬遇拙御也。農有二。一恒業農。統任一庄之務。一

貧佃農、無定業、定業、定主也、擇恒業農法、不欲富、不欲貧、富者怠而自便、不爲主計、即勤亦惟勤其私而已、貧者無力无志、工必缺、況恒有所求、縱勤而所營不償所負、人日窮乏、業日荒蕪耳、次察性情、考行蹟、名不潔、性不良、恣酒色、喜負債、失他主之信、雖勤不利于主、不可用也、盍不忠舊主、胡能忠新主、生平汚已害人、胡能一旦改而善乎、幸值善者、厚待之、親歷其田、審其業、啓不明、給不足、補所缺、償所勞、厚遇之、農必忠以報之矣、欲農不失信、誠素、法其善于主、先之主

不公不慈何望農之信且忠也愚主恐失小利反失善農用舍无恒優恤无法農心不服地治荒矣貪主損農自益或不待農隙羈以私務致誤正業獲一失十矣暫雇農者寔有力與性敏者厚其工值時其飲食節其勞逸恤其窮苦如是則不待督迫自敏于事矣此外廣建田舍舍農及畜或藏禾稼貯農器次寔小區修菜圃備日需又次掘井穿池育鱗蟲飲諸畜焉

農職第五章

善農之要有十識。一曰地。二曰穀。三曰時。四曰力。五曰利。六曰水。七曰壅。八曰畜。九曰機。十曰議。十識備斯稱善農矣。

識地者地之等無筭即一區之中色與能力亦不同故農非眞識弗能隨地藝之美種也善教者先識其徒之才善御者先識其舟之容。農非識地能治之以盡職乎。大都地品卑善于高。平善于陂。陽善于陰。黑善于黃。黃善于白。與紫因各區之勢。或木。或穀。或蔬。施所宜種。斯善矣。

識穀者、穀之性、與所宜之地、皆有辨。或宜高宜下、宜乾宜溼、宜先宜後、即一類中亦有鮮老巨微強弱好醜之不同。種者食者、雜者藏者、各有攸宜。惟智農知之。

識時者、尤農職之要也。稼穡之功、培植栽種、移接壅耔、灌溉俱有定時。日月會朔有定度、收獲藏蓄有定日。不可易也。一失時、諸務失。一歲之業亂矣。加篤名賢、勿成農曰、勿忽于時、一時之失、并敗後之諸務也。愚者值微阻、輒輟工後委、不知後日亦有定務。安能

幷力二務乎。古謂惟知諸時之勢者、斯不難富也、識力者、智農畧里力受田地過其力、如加重于畜、能勝任乎。愚者貪多、人工物力、穫不償費也、智者法駱駝、駱駝自臥受任、能起、即能負、既起不索再加矣。識利者、農務繁、治兒不一、時力有限、不能兼成、智農識其費少功多者、審異方之俗、詢異方之士、益智利業焉、近有巧器數種、從遠西來、極益諸業、爲利無窮、識水者、田雖美、无水以調雨暘、利終薄、故農之智者、備汚池、或引泉水溝渠、各方致利焉、不然、有水不能

用。或能用而不盡其力。益必微嫉水多。或不多而勢甚急、足運水車二輪、乃獨立一輪、或水勢足潤百畝、用不得法、僅溉數十畝、水力之半棄矣、或灌溉時、太過不及、無益有害、繇于不識水之力與勢也。

識雍者、雍田之功、于農爲要。善積難、用之得宜更難、蓋耔雍之類不一。地與種所宜之雍又不一。多寡先後。溼乾。純雜。及早遲諸等無筭之情。非智者識之。

識畜者、凡欲治農、无牛馬等畜、是犹計造无器。計渡

无舟也。畜之類不等。類之中又各不等。或畜之力。時時又不等。育之規。時時處處又不等。先善擇。既擇善育。既育善用。農之智者審之。愚者忽之。

識機者。諸機會奇遇。非常之幸也。無定時定處。非智巧所能圖。或事會時逢。或造物主引使之也。則于農隙。于急務。于種稼。于穡積。于收藏。于鬻市。于栽植。于移接諸務。非計非思。值大爲之機緣。倍益之善端。農之智者。預爲後地。无時不備。得其機而急乘之也。蓋機一逝。不可復追矣。

識議者農業繁異時勢恒變識力有限難免譏惑。自非好問博議胡能盡慮。聖經云多議多福是也。

治地第六章

凡穀異類必異性異情則所宜之工亦無不異也至各國所尚亦或不同茲畧述遠西與中華相參補焉夫善地既托善農則先量地情勢因定所宜之穀之木田外築隄植木棘其上一以障潦水一以杜踐踏一以禦牲畜一以防盜賊地勢尚平平則受播種承日月容灌溉停匀无頗獲益更多焉

地情愛潔沙礫草棘芟夷淨盡不使停汚注惡也又須畫定區域及內外阡陌不使太濶太長太窄太短種未播耕貴多貴深貴密耕深者一以拔草根二以動頑土三使穀根深且固寒暑蟲蟊不至遇潦水亦易滲下不致停面淹敗也故耕深者費力多所得亦多也所宜慎者耕起之土或平地面之土則勿翻與夫燥地之耕亦不必深蓋土皮易結生機難通遲發遲熟矣況久藏遲發或敗于地或爲蟲食生者僅半耳耕時忌甚溼甚溼則結塊難破忌甚乾甚乾則

土硬難開。費工損力矣。地欲再四翻之。始種。次于地中四週備溝渠瀆池積雨水之餘以濟旱。次時加壅糞土力有限漸漸消弱如人體常受勤勞。非飲食補之力不繼矣。地之澤潤。多得子壅。積壅施壅之詳另有本論、

播種第七章

自穀播種有時。有灋。麥有二種早者宜秋晚者宜春。種欲潔。欲美。欲實。子之強弱繇親。穀之堅好繇種。古諺曰、爾所宜必將穡此之謂也故智農先擇美實飾

之洗之既乾且乾然後播之腴地種宜寡瘠地種宜多益腴地鮮不生瘠地多不生故也播時欲勻雜合糞灰覆之以耙禽不得食益播不勻則得種亦不勻多則相軋不得發少則枉地不得生然覆不欲深深則久埋至朽或爲蟲食矣西土多方禦蟲害未播先散以灰或合硝塵種之時并播白苦苣種初萌及稍長則力耘之慎狼莠害佳禾也故怠于耘者必致善穀之遲且虛也

黍有長莖短莖二類短者長種時在春末夏初厥地

喜易、喜肥、喜頻灌、不忌寒霧風雨、兩月可熟、故五穀之中、惟黍省地力。省人工焉。又一本叢生有三四十莖者、故立苗欲稀也。種時宜晨暮。不喜日中。種即覆壓之恐受日氣、土裂種枯、不能復萌矣。故智者且播、即重覆之使根深固、即遲發然積多力、終獲大利也。遇燥時、以黍與諸種同浸一二日後播之。其發速且盛也。諸穀中獨黍喜早耘。蓋性粹體細。根不深。一見草。不舒長矣。他穀性粗體強。耘稍緩不妨也。然亦不宜太遲、蓋耘之速者、熟亦速、且盛也。粟性熱于黍。種

雖同時、地不必甚腴、即高坡沙地、可冬敵亢燥、稷于百穀中最粗、最喜濕、耗地力多、貽人益少、智農于地之下者、播之不屑費工、恐奪他穀之力也、

蚕豆于豆類中、體大性粗、厚地寒時種之、不論冬前冬後。地薄則孟春將盡日種之。加壅前後皆可。始生即耘、破其圍土、易長速實。若種望前、多被蟲壞不實。穀中惟此豆不勞地力。更藉壅益之。故種豆之地、次年種麥。无不盛也。豆有多種。大率愛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翻後宜糞。雜後宜播。播後宜覆。播前

宜浸。耰不厭再。種不厭稀。自足壅田使腴也。

稻各地可種、地磽則加壅溉。冬前後翻治既平、依形畫區、內外立壟、開渠備溉、次擇美種、浸一日、播之。引水寸餘、則速生、又孟春種一區爲秧、秧出夏初分插、溉水宜恒流、不使久注致朽秧、水不久浸、亦不久缺。秧太盛、稍閉渠、日睎之、消濕之餘、結粒時加灌溉、備或霧或熯之虞也。

種樹第八章 移接附

古云、有田而買木及薪者羞。是故種樹爲農業要務。

但薪木所資其有果實者又以備他穀之缺也故農之勤者首察地勢種穀外地畔路傍依法植木不虛寸土以失利也瘠地則植無實之木如榆柳等不損穀類數年後材木不乏矣植在秋末春初前半月間施鋤治外開小窩注雨水每秋末削其餘枝結實之木愛高地東南更善地與濕窪乾與腴寧瘠未種前二三月先開大穴以清其脉植時以稍乾糞合土之善且碎者力壓其根又以小石圍其根爲久存水與土之原液也植時層實築外開窩時溉之歲鋤三

次。稱弱則扶之以木、密視而治之、不使內生之蠹、外至之物得害也。栽之時、必前半月者、蓋月主陰。月進氣必盛。屬陰之物亦盛。月退氣衰。屬物亦衰矣。故農植物、必俟月進、栽物必俟月退也。反是、樹多死、即活亦纔長難實。又俟陰雨、免日暴。修治之時、宜各末。不宜始萌吐花時也。月退時、削其餘枝、必近樹幹、從外衰下于內。不令雨露漬心及皮。致朽爛。或生蟲也。治時又欲徧除舊葉。不令結腐蟲。春初培植、若結實太繁、減三之一。否則果不大。且力過損。次年不實矣。

移接接法甚多且異然分枝接更穩且利也接于春初樹脉開陽氣施時寒日十死八九蓋熱主生寒主殺也貴于日將落時受夜露之滋免晝熱之害又愈近乎根發愈速且盛蓋愈親其生之原愈得地力多也又所接之枝須美須全須鮮取向東者長不過四五寸接時僅留二三目以便發萌首目切近于分處向乎外既接縛之以黃蠟塞左右空隙外包以土土外裹以乾草

西俗多于地外道旁村落之利更

月桑子既熟取種播之次輕覆以塵以草又灑以糞水至來春復鋤長移于他地數年後桑不勝用也。

樹葉白者細軟宜食小蠶黑者粗硬宜食大蠶黑者生絲細美然難成俗多種白從其便也

壅田第九章

凡欲田腴必多糞糞不如歇地歇時于夏冬間反土耕之未能歇地則于穫後焚餘草而耕之令灰入地脉得雨潤益不可言焚草非止敗莠亦滅蟲爲蠹矣又法反土于冬春二時種豆豆長則反之覆以土

後種麥。必有大利。省他糞焉。又法有一種白豆。區大而苦。與麥合種。土必腴。蟲必滅。或屈而入地苗。必茂盛矣。又法撒石灰于地。非特殺草殺蟲。且能肥地。又法取溝渠之泥。與石灰合之。令熟。播地可致大利。又法取諸畜所籍之草半爛者。令畜之糞。積深坑。待熟。撒于地。隨覆以土。西農多用此法。以上諸糞。愈新。愈有力。貴月進之日焉。又法。凡地瘠者。于孟春連灌十餘次。與實糞無異。又法。夏日收道上埃塵。秋末播之。而麥上。又法。收治硝者之遺土渣滓。可當善糞。又法

取乾草等物鋪路上人畜踐之雨露濕之久則成糞又法積落葉于道旁掘坑貯之或以畜尿或以雨水漚之或單用或合埃塵又法凡塲圃房室道路之污泥或治皮毛去渣毛等物又雞鴨等禽所遺穢及諸朽惡之物俟足當壅然須浸之以水滌之以埃或灰庶有益無損又法江湖塘池之底所生腐草淤泥之種晒乾碎之亦可當壅各國有多法不能悉述姑拈數條待明者類推焉

水濬第十章

水法有二地多水求去之地無水求致之凡田自湧水或旁注多水致損苗一法相地高卑掘卑益高則高處乾卑處成溝聚水或晉用欲外洩皆可也又法引外來溪川之水冲漂汚泥之田內注之水無不從外水洩者又法徧種多木木長人溢漸消又木根左右開長致地墳起又積年所落之葉漸填水脉不使湧溢矣發水之地不大不濶者另有法用器汲餘水使外流法見後或又壘沙礫堆薪木水中覆以善土焉其或無水則用取水之法夫水法闢干農業甚大

者以水之于地。如血之于體。體无血不活。地无水不潤也。其法有二端。一隨地勢。覔可取之水。善用之地。勢高卑。乾濕腴瘠不等。或外引溪河湖瀆。或內掘井池。一備水器。得水多而用力寡者。西器爲妙。譯華文者數種。畧見泰西水法。近有新出者。更省力焉。

貯穀第十一章

穀熟月退之日。割之。晒乾取粒。再晒。至極乾。藏之。藏法。地欲高。欲透風。不則易朽。地欲潔。宜醋酒之。乘熱高積。再洒免蟲息。可久存也。又法。積時雜入黍米。黍

米性寒。能節穀中發熱之氣。免腐也。偶藏不善。或生蟲。蠹至極乾。節至極潔。日將落時。帶熱藏之。堆愈高。內懷之火必愈鬱。蟲必速斃。數日穀漸復涼。後不復受損矣。又法積穀時。撒蔥葉于中。取甚苦。臧內。不使發。又法取乾木炭。或石炭。偏入穀內。又法插毛竹管于積中。內熱氣繇管出。外涼氣繇管入。穀存不朽。

養牲第十二章

養牲分農力者半。農之得牲力者亦半。各方所用牛馬騾驢無定規。以理衡之。牛更便于他牲。何也。他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驅使易成功速然不耐久勞值肥腴泥溼邪陂等地不勝任矣牛力强无不安耐久勞食易備疾易治即老皮肉可用騾馬諸牲不及也牛之善者不論形之大小美醜擇齒幼力健且全者得則慎育之勿過勞溽暑風雨之時非不獲已勿使焉偶勞以熱酒喫其口或熱水洗其蹄尾或乾草擦其汗搔其污給草而臥以相安之水草喂之更安慎者擇善役專治之諸畜生豐地不若生薄地與山陂以不耐勞命短故也牛之善者首微顱舒目大而黑角短鼻濶耳毛體長

且厚。乳長大。毛輭密且短。色深黃。或醬油色也。

牯牛身欲長。不高不矮。色深黃。或近紅。背欲寬。腿欲粗。躰欲窄且圓。胸濶。首短。額廣。脛壯。目黑大。角短尖。尾長細多毛。若是者爲牯牛之良者矣。四歲始衰焉。

犢生四十日後。始喂以草。六十日後。斷乳。五月後。月退日煖。時驅之。驅後勿勞動。厚育之。平復。漸習之。服役焉。習法以老者伴之。古言曰。犢學耕于老是也。

羊之利。皮䚟。肉。乳。糞。皆厚于牛。育之尤便。相羊法。身宜大。腿宜短。腹宜多毛。尾宜濶。乳宜長。牝羊腿欲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胯股欲廣厚。首耳欲長。目欲黑。尾欲長且濶。若是者爲羊之良。忌寒風而雪。牧必日高避露霧之宵。入必于日暮時。月數必蓋。吹啖之。春擇日煖月退時。搔其羯。末後剪其毛。乳治爲膏。西國以爲大業。其法另有論。

養豚有大益。无大費。身耳喙皆長者良。能多食故也。善育者必以牢。厚其霈。潔其藉。多存牝以蕃其類。牡者備用。

馬之良者。取形之不巨不微。頭小。額瘦。目黑大不深。

耳短峻而尖。口鼻長大而濶潤。頸不長不短。胸濶前凸。背共豎。腿高骨大而直。膀肥而平。尾長而毛細密者。馬之良也

驢之善者。三歲后用之。千歲止。身分三。頸欲長。首欲大。耳長。鼻濶。胸廣。背峻。膀平。腿直。尾短。

騾種雜。因驢與馬合。帶二性。力之強。繇父。身之壯。繇母。良者價高。與馬無異。壯者強于牝者。多用之以任重致遠。命更長。但牝者性順。便習農務耳。母之善者。身大。首小。頸長而曲。胸濶。膀平。肩背拉直。腿細。蹄

小。筋多。肉寡。目圓而顯。耳長。色尚醬。或深紫。或淺黑。

牡之勢不同牝。身宜實而背尖。膀匾于尾。腿粗。欲得善者。須備所繇生之種。或曰焚蹄。可以逐鼠。亦一益也。

禽畜第十三章

農有豫。有雨。有池塘。多育鷄鵝鴨鴿等。其益必廣矣。

鷄尚黑色。味勝于他色。性更馴。又多生卵。卵更佳。雌善于雄。兼能補益也。各方之鷄有多種。須擇美性喜育雛。凡爲雛付線。鷄掌之。愛護小雞。如嬰兒更切也。

喂以穀及穀之熟者易肥、

鵝色尚白宜近水宜近茸塲因其得食之便也育法

取七八卵令雌鷄抱生多于鵝也雖雄鵝亦有

補多鵝善于夏西俗用鵝絨絮笠

物故、

鴨與鵝無大異但肉味更美更益傳類更繁更易育

無多費也鵝鴨冬日需粗糠或菜果亦可食、

鴿居于高避外虫欲潔兔生虫及所遺之糞欲近水

便行浴節內火炙也之肯主治者以便覓食向南

陽氣。避北風。冬月無外食、備內需、免亾散、春末夏初、生子、先存種、餘食之、夏需黍穀、冬喂以葡萄子、及麥稻之粃者、

蜜蜂亦與蠶葉之一、西北諸方、棲林中枯木、或石竅中、不待人治、蜜蠟較他所更美、育之法、房喜煖靜、向東、受初陽氣。避人喧。近水濱花草之地。性好潔。喜香惡臭。忌風雨。房板造者上。土竹次之。夏末秋仲、割蜜留冬需、杜他適、勿擾之、傳類衆、預備新房于和暖之地、以香草置舊房前、迎之、分前三日、房前必喧、是時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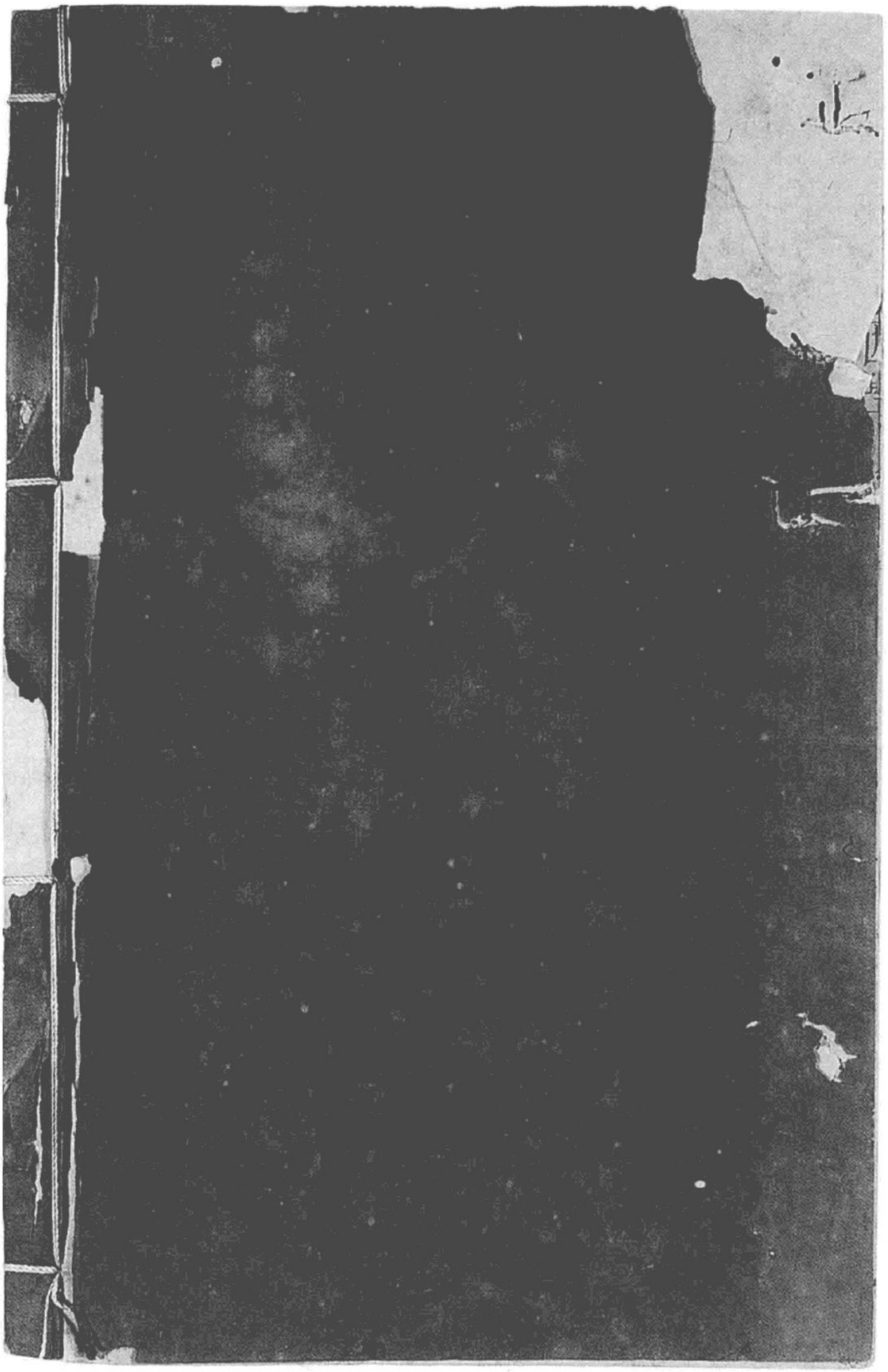
以法備之或以蜜酒或以鮮乳或以香液洒新備之房不止即播揚水土以止之或輕擊鑼鐘以追之止則以香房引接之夏月頻逐房中之蟲冬月勿動置多種芽液于房

養蚕爲女紅首業亦畧之蚕種懷于春孟生于春仲氣温桑桑取其美而鮮者以絲必應桑故也既生置之潔板先擦以醋艾等香草籍以細嫩桑葉欲擇美種濾置温酒中棄浮取沉晒乾懷之生而壯健易長耐寒冷倍蕃庶也育處欲潔欲静欲暖最忌風雨

寒。溼。及。鼠。耗。又忌人手觸。葱蒜惡氣。與雷响。火炮諸喧囂。棲板上下成列。上窄下寬。承上之落下者也。育時初止旦晚二時。壯加午。葉以桑爲首。欲青。忌溼。前一日。擇善者拭之。自者不如黑之加力于蚕。加細于絲也。樹宜種高地。砂礫地。不宜水地。以葉溼。食之弱而易病。故將結繭。備乾枝。密排立成圍。既結繭。擇深黃與醬色者。存爲種。餘置日下。內蟲死。即抽絲。毋遲也。欲多細絲。衆蚕生時。取大者黑者。及毋者。另置之。結繭後。存以爲種。偶染病。密潑燒酒于地。焚香草。猪

油。洒。醋。漬。居屋。及樓板以治之。遇太飽。五四日勿喫。病者除之。勿令傳染。時察屋內之氣。覺不善。煖晴之日。開窓取清氣。或多焚香料。亦足救之

終



五十言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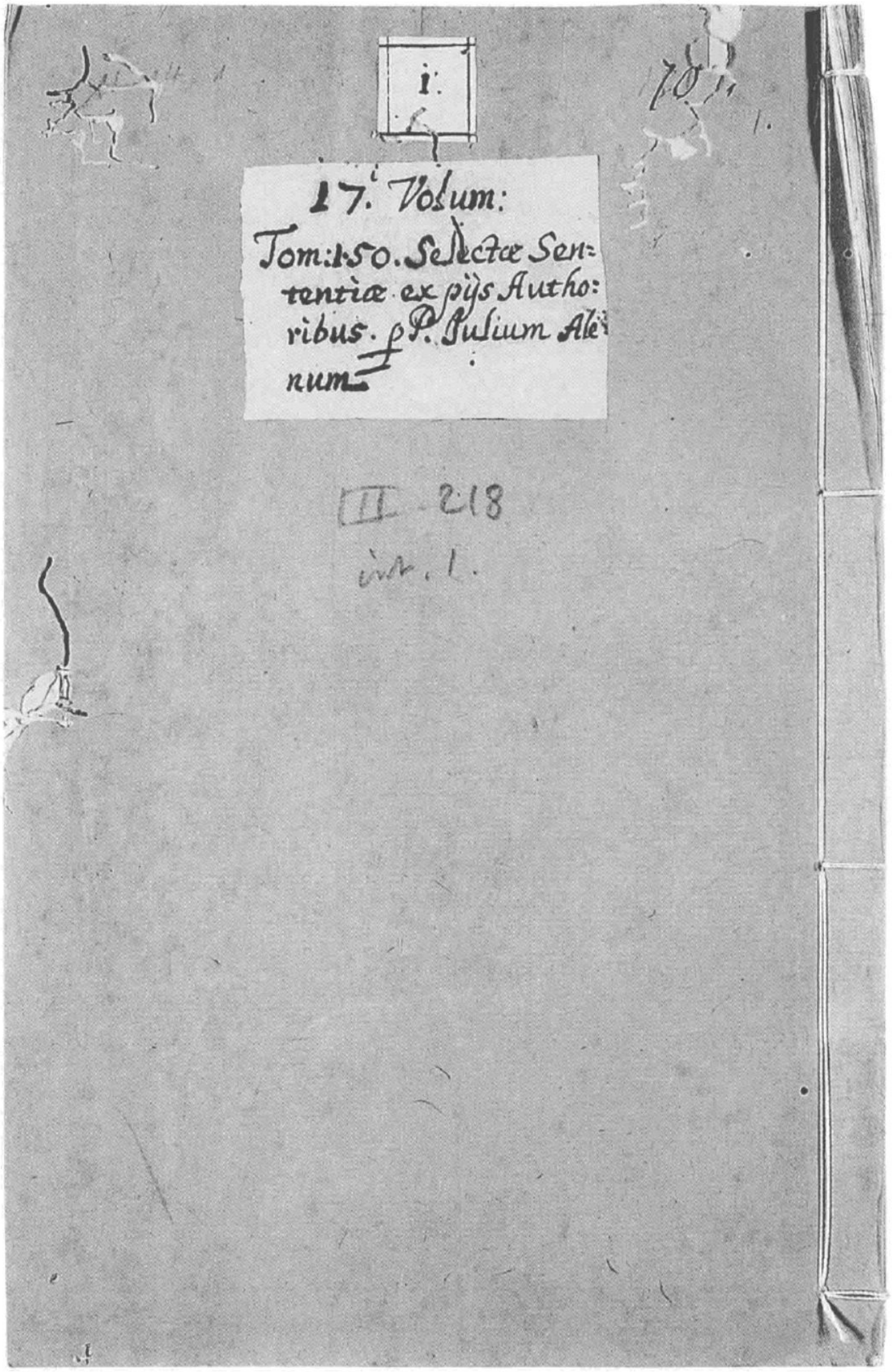
〔意〕艾儒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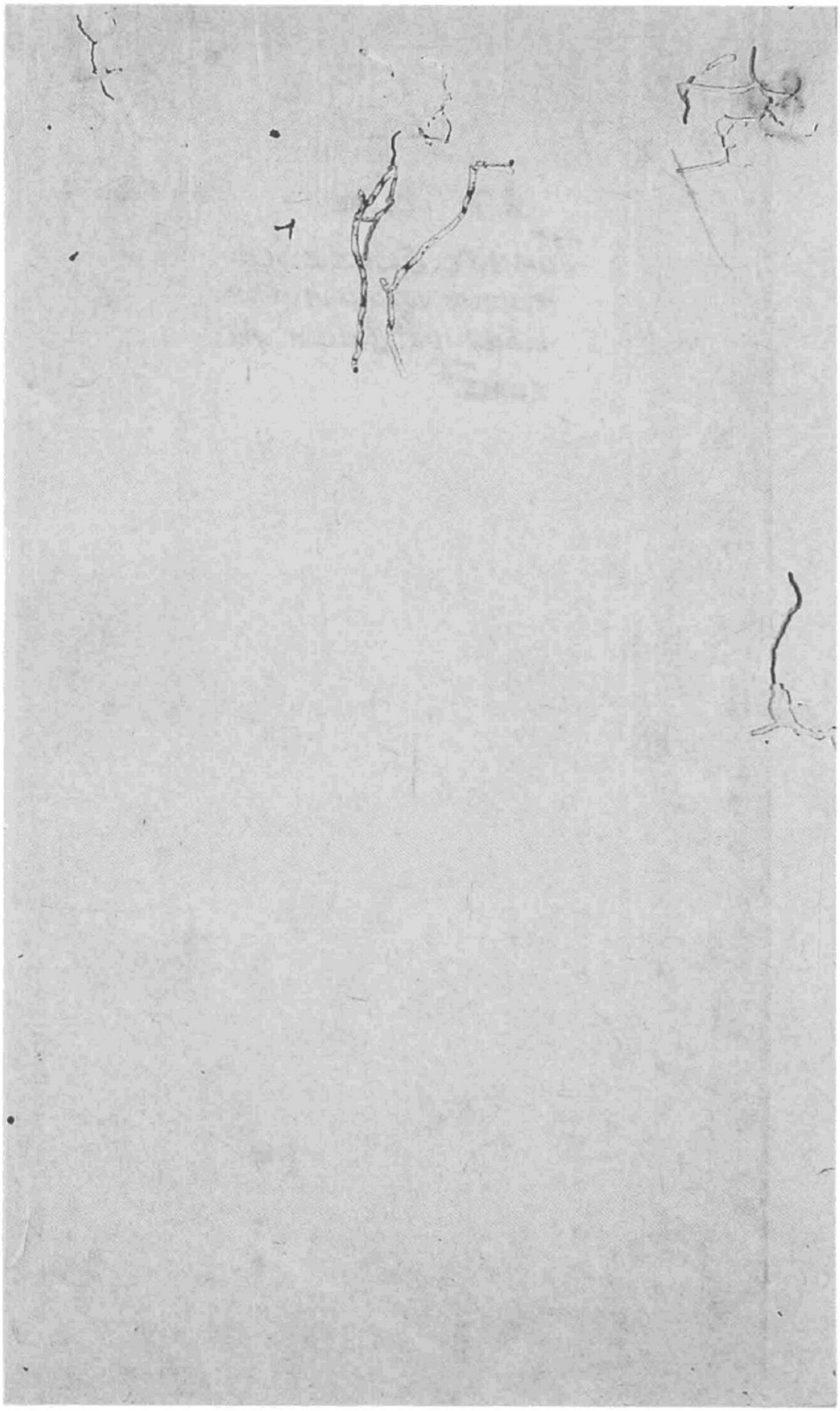
提要

《五十言餘》，意大利艾儒略撰。南明弘光元年（1645）福建天主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1°。

本書為格言錄類著作，全書由五十條長短不一的格言組成，故而得名。從形式上來看，有仿效利瑪竇《二十五言》的意味，但在寫作宗旨和資料來源上有較大區別。《二十五言》主要取材於古希臘斯多噶學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之《手冊》，目的是試圖根據西方倫理道德證明儒家和基督教可能存在的關係。而《五十言餘》則源自《聖經》等基督教神學類著作，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牢靠的道德的基督教團體。因此，其所談論者大都為基督教倫理道德的相關問題，包括勸人去惡為善、輕財重德、讀書明理、謙卑自守、順聽天命等。其中一部分為直言其理，如首條談到人所當戒者五事，第三條言人不及早為善則失其四益而徒有四害等，均直接指明當為當戒之事，以作為世人的道德規範。另有一部分為設譬喻以明其理，如第五條以冬蟬赴蟻求糧之喻，說明為人行善營福不可一日懈怠。由於本書為艾儒略生前最後一部中文著作，故時人多將此書看作艾儒略在華三十餘年傳教生涯中，由博反約的一部著作。在書前的《題五十言餘》中，張賡即說：『艾先生題曰《言餘》，寔點化人以言外之意乎？故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總而歸之無言，惟一天主。』其獨特的價值由此可見。

本書開本 26.2 釐米 ×16.8 釐米，版框高 20.6 釐米，寬 14.6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題『勅建閩中天主堂刻』，背面題『乙酉歲長至月』。卷前有張賡《題五十言餘》。第十一、十二頁原倒置，而十一頁頁碼亦誤刻為『十』，今參照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乙正。明末韓霖、張賡《聖教信證》卷末附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即已著錄此書，作《五十言》。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與《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亦均有此書，作《五十餘言》，可見此書還曾在清代分別於北京和福州刊刻，但其本今皆未見。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亦均有收藏。其中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本與此本為同一版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部，其中一部與此為同一版本，另二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為另一稍小開本之版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本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之紅格寫本。北京大學藏本據《中國古籍總目》，為向達先生抄本。《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即據此南明弘光元年刻本影印。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亦據此本標點。（謝輝）


i.
17. Volum:
Tom: 1. 50. Selectæ Sen=
tentiæ ex pijs Autho:
ribus. p P. Pulium Ale=
num
III. 218
in. 1.



艾思及先生述

五十言餘

勅建閩中天主堂刻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遵教規凡譯經典著書必三次看詳
方允付梓茲并鐫訂閱姓氏于後

艾儒畧　譔
陽瑪諾
傅汎際　仝訂
費奇規
傅汎際

極西耶穌會士

司會　准梓

乙酉歲長至月

題五十言餘

西泰利先生初以二十五言行射覆者云天數二十有五也今思及艾先生復有五十言餘因而重之也又謂慎言其餘也天何言哉述天上事行上天功何必言吾謂五十言餘可無併二十五言亦可無也夫不善讀者言言皆忘善讀

序一

者言言亦皆若忘忘也者言當前茫然不行也若忘也者神在行默而化於言也如是而艾先生題曰言餘寔默化人以言外之意乎故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總而歸之無言惟一

天主

昭事生張賡

五十言餘

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畧譔

人所以當戒者有五。明惡一。似善實惡二。實善似惡三。始善終歸不善四。小善阻大善五。戒明惡者。犯理招尤。造物主顯禁。我明違之。胡逃其譴。似善實惡。如或枵腹菜色。而心自飽滿。借齋以增傲。似德而實爲慝。戒之哉。依西篤曰。戒美食而不戒不美行。眞魔徒耳。魔未嘗不戒食飲。然未能戒惡業。內有惡。反假善貌。欺人盜名。眞惡一。假善一。若乃

善亦眞善第其貌似醜有似惡也亦宜戒之何也其貌既醜人必目爲惡矣因我或自止其善或效我外醜以爲不善害甚也況因此似非之是而自冤已名豈獨害人亦自損也宜避嫌然善不貴有始而貴有終若不絕惟譽之端寃必陷其阱如與損友交接初無惡意無惡事也但習染既久豈不殆哉夫不欲汚其美服者則不宜近汚物也明矣經云喜危者必陷不速避險者必速敗戒之戒之然俱爲善也善有巨細行善有公私巨可以兼細

公可以該私。而私而細。每爲公巨累。吾寧遺其細者。其私者。勿以其故阻我大公之善也。此又不可不審也。

爾有過。請速悛悔。勿需老也。夫人生。欲有期。惟造物者所自定。且惟造物者所自主。非我所得自改移。經云昔有富人乃積乃倉。一夕寢際。私自謂曰。吾軀乎。隨爾飲食飫飽。舒泰逸樂。庫藏足多年之用矣。忽聞聲曰。狂乎哉。今夕爾將還爾命矣。庫藏非爾享矣。嗚呼。人間之事。莫定于欲。又莫不

定于死之時無刻可保無處可逃無勢可恃也我軀原生乎土終必歸乎土靈神受命于天地之主終亦必復命而受判于天之主誰許爾能生以至耄耄也哉

善功不早又延至暮年而後爲也失其四益徒有四害焉四益云何心舒也生用也獻精也死安也

夫妄作之人豈不自以爲至樂哉作未幾而心中隱隱然如茨之刺如毒之螫斷不能舒泰也惟此爲善省心無疚矣對人無作質諸上主無慚其

5

最樂誰堪擬者經云存德之心猶如常晏也朔人生命既受之于天　主則宜用以勤修翼翼昭事乃應主心乃爲善用自非然者不亦徒禀生命而虛負生畀也乎哉人生幼年猶春華之色其末年則秋冬枯色也幼年時縱欲以狥世情乃待年暮始圖遷而事大主斯不謂以美秀之物先奉世俗却將枯槁末品獻祭至尊者乎經云若以牲祭主匿其博碩而獻其老且瘠者斯奸人也菑不逮身哉又曰苟能干犯而弗敢犯者其爲眞福之人與

與斯丁曰身後之事爾欲先善定之則莫要于夙悔過夙趨善矣夫能行不善而乃務于善斯誠可謂之善而幼稚之時如是也待力不足以行惡因爾不爲是非爾拒遺其惡乃惡拒遺爾耳故需暮年以爲善必有四害心亂不寧也徒禀生命也獻腐于至尊也終時惛昧也嗚呼傷哉

財樂福壽人之所同欲也然智者求繇已得之財趨不能失之樂慕能滿已心之福禱其無終盡之詩也金帛之財不必由我得故智者弗求世上榮

樂不必永不失故智者弗趨目所見耳所聆身所享諸福槩未足滿我心故智者弗慕人生年壽罔不有終故智者亦弗之禱惟夫神靈眞寶繇已獲之至樂在中一得永得其在天上眞福無雜也無窮也於我心無不滿足其爲身後常生又無終而無盡也視千萬年直若瞬息耳是以智者願此不願彼噫嘻人皆智許已乃觀其所求察其所慕盡若不智之向也而且未知其爲不智異哉撒落滿古賢王也責人之怠而令以蟻爲師蟻積

度歲之糧一日百道往來不煩而吾人營永福未肯用一日百刻之一蟻且無前賢可效師誨可從國法可懼主賞可望而如是拮据人者引以先覺訓以師傅威以憲刑歆以眞福之賞而頑冥不之勉也于蟻亦堪羞矣古賢者又醒人曰汝曷不觀夫蟻之微體學其巨智乎蟻其體甚小而任較身數倍之重也彼慮冬寒將來汝輩乃不慮有審判之日將來耶彼恐日後無食而預備之汝輩曷不慮身後之事或無可享用而今預備耶厄斯玻氏

亦西賢也其寓言云冬蟬赴蟻求糧蟻曰爾曹當夏時胡弗計此日而儲用糧乎蟬曰我輩當夏亦未嘗安閒自朝至昃務歌以悅行人也蟻曰善哉務夏時既歌冬時踴躍可也何復計食爲蟬無以應寒餒而死噫蟬閑樂蟻勤苦孰得孰失勿問可知

天下士好讀書者不少然善讀者亦自不多讀書不在多惟善而不煩乃爲有益好遊者多方無定良朋必希花木屢遷則難茂矣飲食太雜雖美難

化況不美者乎凡物美好無有俄頃而悉通其妙者人既不能罄所能得之書即止得所能讀而有益者足矣飲噉多味每常厭之此皆致病之由也讀一言不如記一句記百句不如行一德日只一句一德無日不積廣矣大矣

遇無名人所垂言勿輒棄擲也有高士而發僻陋之論亦有庸夫而發高奇之談且爲不易之理最忌以成心觀覽但鋤爾傲氣辨其是非而已

不善者之毀我與其稱美我無異阿者之譽我與

其誹謗我無異何也俱不足憑也

聖經云吁世之子較計世情比天之子謀爲善業周詳而密矣夫天下萬民無非天主所生然經言只以遵教務德者稱爲天主之子而狥世敗俗者乃以世之子爲稱嗚呼我等將寧天主不以我爲子乎

吾主耶穌箴諸徒曰我之誡也惟欲爾輩相愛猶我愛爾輩也聖額我畧曰聖經諸誡無不是天主之誡也何獨於相愛之誡而曰我之誡也吾知

之矣凡諸誡之功俱以仁愛爲實故諸誡之義總歸一仁愛之義耳然愛人宜何如主經亦嘗言之矣親友翁　天主而愛之敵讐爲　天主而愛之是也親親友友人之本情善惡者所同有如此之愛雖翁　天主心未足爲大功必也旣合　天主而愛其親又爲　天主而親其讐視之等一大父所生也方是遵守主命而相愛也然又曰如我愛爾輩也葢言宜如我相愛以德匪爲互相圖利而懼害云爾

事物理義人莫不願明通但不向道不成德雖自云窮理吾以爲誤認物理云耳夫物之所以格必先明達　造物主宰爲吾萬德之大原若格物而不以造物之主爲主者而心向之正猶欲得一樹之花實而先伐去其根也萬物初從於一而出終歸于一而止能知物物皆爲一主所造則通于一而萬理無不明矣

非奇才博識可以成聖人惟誠心精進而已設我通徹諸經奥義而能明釋之博覽諸聖賢之嘉言

妙詮而能口說之但未見其實信實行也奚益哉

且爾學彌博言彌繁而躬大圭責爾怠修必彌嚴

厲即爾聰睿果超越而謙善未逮則爾聰睿之才

特重爾之罪非可羨也故曰與其多論而寡行無

寧寡言而多行

智者重眞樂而務於永愚者重僞樂而務於暫今

日戀愛後所必悔今專求後所必失則汝謂之智

耶不耶夫世之榮位權勢固爲異日所必遺失爾又

煩勞求之眼前逸樂穢娛固爲日後所必痛恨爾

反愛慕之。不割捨去。爾謂爾智何哉。

爾有學有識。慎勿誇。詡時時自怖其德未成。則乃心明之證也。若以爲博學多識。宜思所未識未通之理。尤多也。千萬理之中。有一不知。未得爲全智。矧歷知千萬之一也。哉。爾何以所知之少。自謂智。不以所未知之多。自謂不智乎。自居高賢者。未增其高。乃增其倨傲耳。自居愚賤者。未減已之高賢。乃加已謙德之美也。爾毋自智自高。惟自認已無知且陋。可矣。爾曷自視智過于人者。而弗視人智

多過于爾者耶知己之學最高最有用之學也不貴己而貴重他人此正粹德之人也見人行爾所未行不善之事切勿自視美也弗知爾能履善及離絕惡端幾久也吾儕皆侂弱今雖能存然未必永久衆人雖然而我宜自以爲最侂最弱也智者何不信謗語不恃己長樂聞讜言不迫于事凡所見聞不輕泄于口視榮富甚輕而以德修爲重自歉如不肖而常仰畏至尊大主是也此世之時比之後世暫而已矣顧雖暫實關係無

窮也恣樂之暫係無限之苦苦修之暫係無極之樂恊樂尼聖人曰此世之樂如影之逝而往然其所關之慘永遠不移嗚呼人生之狂有所將亡而不可留者而愛戀之有所將得而不失者而反忘之惜哉

可奪于我者非我之物也

不肖者在位未能免巳辱乃顯其醜耳賢者居下未失其榮反彰其德之美

孰爲充裕安其分而無貪是也孰爲乏窮慳且貪

而常望分外者是也

身力爾强心德爾弱肉軀之疾靈心之藥也

至虛之者惟有自滿自足者焉何者不能有受也

聖人厄臥畧日惟天主之大眞無窮哉人力莫及

知焉獨欽愛之者有時受神光之內炤而心目豁

然頓通其玄義顧得明見之際但稍明不能大明

也神目愈近之愈自覺遠而未能通究夫其自以

爲遠之故無他葢稍近視之而聊悟其無窮也倘

不近視而聊悟之則必不能知其不能明而深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矣。

善與人交。我有過。則私戒之。或面責之。我有德。公舉之。背譽之。斯謂眞友。斯謂益友。匪人不然。我有德。面贊我。我有過。又背議我。

聖達味云。吾有此心。惟願徙之歸天。敬祈吾主得慰爲羨。與斯丁云。人生于地。觸地之患。始思避之。移歸于天。葢造心之主在天。衆苦之域在地。故人心之樂。孰樂于歸天而得。對越其主者乎。請觀之稻。稻未成熟。種在田中。望其秀實也。成熟之後。則

將上置廪庾虞其在地朽爛也世人不虞心之朽爛聽其卑汚而不向上何哉夫世境之可慰者亦似多矣聖人獨亟亟然惟就上主爲羨無異於也夫亦徘徊世路終無安樂之鄉或恐懼或憂患或誘感人于此世一息不能稍慰況生平乎已之一身不能慰已況望他人乎茫茫宇宙誰是能慰我者人而爲惡吾雖望其遷善爲慰然且受其惡之害矣人爲善雖有可嘉猶復慮其轉不善矣彼此兩不能慰則慰我者誰乎托寄地上既無可自安

安得不超出于世惟就上天之主乃誠可羨也夫乃誠可羨也夫

或疑霹靂震空何以擊不靈之山而不擊有靈之盜曰山雖不靈之物正可以動有靈者之心如慈母于子欲使知懼不忍責其躬則擊几以驚慴之可也雖然亦有時　造物主欲借此以擊人焉則擊之矣或又曰與其擊一無知曷不擊一有罪人顯示賞罰之公曰生死之際殊不可以人情推測也善人雖刀鋸之終亦善終也惡人之終雖床笫

之安亦不善終矣天帝寬容不改則降之刑罰愈爲重何必亟雷擊之乎悲哉愴愴地獄諸靈寧受雷擊之火而死不堪受地獄之苦而死而終不能死也是故死之一字等死也就寢而死與沉海而死雷擊而死其亦無大分別不拘何狀有罪而死則不善死矣又何疑耶

怠之壞心猶銹敗鐵也鐵器用而彌光藏則銹矣人之明德亦然置而不用不但內心受損即此身力亦且日餒噫嘻泥塑人身頓之則存運之則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3

乃至活人偏以不運壞時運存也怠者自謂泥人哉

能行善而不欲行必有欲行而不得行之日矣經云晝光未盡人須趲行幽暗已至無復之矣故人年少如日方升行百里無難也年邁而往是日昃之離前征幾何況未路又力疲能逮乎業數更者其中必有大疾也無疾則身强利用大作作能持久故凡無恒之人皆是有疾憊耳烏無尾何以御風不揺舟無柁何以逆流不蕩人心無

欄柄何以歷險阻而不驚

交接與人者慎勿恃利相害有顯報焉古有寓言曰鷹與狐異類也一巢于樹一窟于丘適巢窟相近習久相狎亦遂相安此各生子各出索食鷹乃取狐子同哺焉狐歸失子懊甚又忿禽鳥高飛無從追逐但仰詈之不置忽有于野祭天者炮其牲鷹攫以食子也炮肉帶火焚其巢雛墜地狐乃吞而食之噫巢窟兩相隣固相忘也狐子見哺不知報德覆以成怨鷹爲情愛貪肉忘火不義之友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5

恩見利之夫逮菑亦復如是

凡吾行事必揆吾心之安必揆夫事之正二者俱美方可爲之意本善而事未必善人必謫之未可行也有其事實善矣而私意則有所圖人雖不知于我靈神能無疚乎況赫赫上主先我而鑒吾意矣

人皆知禱得壽壽而必禱非以權在天主乎禱之何心非以彌久累功乎天主與之非以假其修改乎乃得壽之人無虛歲月無負主恩者誰

耶。則爾壽彌多。爾善彌寡。爾惡彌增。而上主之降罰。亦當以彌重矣。噫可懼哉祈壽者。

德如高山。冀陟其巔。然遠望陡絕。叢林鬱鬱。將于何處攀躋。惟併心一路。履險巇。披蒙茸。尋向上去。巍巍乎大觀矣。崇德之域。莫高匪山。克已之難。無畏乃獲。尚其勗哉。

人涉世。猶舟之航海。官骸其帆牆。精神其櫓柁。而志向則其指南也。兩岸無山。茫茫何往。但詳視指南。把定櫓柁。雖有波濤之險。則陵之。雖有龍宮鮫

16

室亦且安坐而過之一到岸不須舟矣若審視不詳把持不定一旦帆艢逆風能免魚腹乎噫人孰無志志孰無力乃汎汎焉乘此扁舟任漂泊于大海中也殆焉哉

事莫大于生死又莫定于生死之期若生期多過一日則死期便迫一日況百年人稀而稚童時嬉戲已耗幾何年矣迨能應酬則讌集讙謔又耗幾何年矣少壯至老又不知疾病愁苦耗幾何年矣若乃馳騖利名憔悴齷齪又不知耗幾何年矣其

聞爲道德性命良圖者蓋千百無一人一年無數日一日無數刻也忽忽焉耽眼前之逸樂茫茫焉忘欵後之永苦誰思大行之期一至雖王公大人亦不可須臾延者極樂棄我則極苦加我疇能代爲銷受者噫

古稱生寄欵歸夫天地至無窮久而吾生不百年遽逝去非寄耶一去則不復來非歸耶唐子以歸故鄉爲幸而人乃以欵爲悲欵者安知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匪誕也雖然歸而得安所則以寄世間

爲悔不得安所又悔寄時不蚤修矣二者之悔故當有辨

噫必壞者形軀也不滅者靈神也朱顏皓齒轉盼即爲臭腐而人乃爲惑溺堪輿選勝麗封茂樹不知塚內枯骨已飽螻蟻久矣曷不用畢世之精力洗滌爾靈神對越爾上主永享福樂無疆乃躭躭世華奉爾形軀瞬息貽爾靈神長苦哉

五星行度有疾遲留伏不齊五德之修當反乎此

日日進步不敢斯須停輟也操舟者逆流而遡湍

灘不極力撑掉必至覆溺豈但不進已乎學不日圖進德則併其前積而失之可畏哉

人多自恃年富恃力强詎知倏然而富者耗强者弱矣故修士惟日不足至惜分陰也錢帛雖美可以之施人而不慳乃此光陰萬勿虛舍寶玩雖珍易以重價猶可時乎時乎切勿與易蓋時可以積財而財卒不可以積時也重價則珍奇能得而時則千萬價不能換一刻也是故知惜時不善者得一刻之悔即可改惡而遷善以免永苦善者增一

刻之修。更可崇德。以享無疆眞福。

聖人論世之言。皆精妙也。惟專心繹玩者。乃能深嗜其味。欲嘗此味。必先祛俗心染。譬病未瘳。而以甘旨餉之。彼不知其甘。反以爲苦。非味之苦也。惟去其病。而苦且甘矣。

太陽之光。極于覆載所及。廣矣。微雲稍翳。遂失其光。世福之貴。極于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榮矣。如以非道得焉。非義處焉。誰不謂辱乎。

凡我所不欲人知之事。其事必不當爲者也。事不

可以對人況可以對上主乎故吾儕昭事上主欲使此心先合上主合上主心者可使人知矣可使人知即慊于我心矣快焉哉靈心猶田也必時加耘耔不然者草滋蔓矣純修之功猶莖艸不容容一莖艸即損一莖禾嘻我田欲臧我廩欲實可云吾心小惡無傷哉易退者隳于成輕進者亦蹶于悔彎弓惡則斷膠而弦反矣勒馬急則跳梁而轡脫矣欲中的取遠其善調習哉

19

謙者德之府乎古之至人恐人知己德而仰之其避稱譽若浼也西有比奴匪阿者嘗爲日多國諸士之師通國無不聞其名欽其德佩其訓而祗事之比奴匪阿謂此虛聲于吾實德無益乃乘夜微服適他方求入修道會聽長者之命諸會士無知者直以爲歲歉閑人耳比奴匪阿日懇不休姑容入會命之視園園中事彼惟長者之命是聽而日多國會士以衆失賢師遍覔不得偶有因事過此邦至茲會倏睹園中傭老背項酷相肖也但計彼

爲一國共尊師寧有無故而他之其受苦辱如此哉惟是細察其舉止聽其聲眞比奴匪阿也亟跪拜焉見者不知其故而詫之又且稔聞其名而益相驚愕服其盛德眞至乃爾因爭敬禮欲留共師事而彼國來者强必同歸歸則國衆鼓舞相慶更祇奉之倍篤然比奴匪阿悵然不自得謂其弗遂所愿而竟使人知之也酒以成禮不及于亂爲匪人所邀而與之飲其失甚大淫酒一也耗時二也費穢之語斯耳三也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流輩俗情四也爲清飭修士所輕五也一舉而數失雖飲鴆毒蔑加茲矣人可輕入鮑肆而式號式呼也哉

魔固人之仇也其攻我百端我宜堅壘力拒城卑既固敵不能入若稍開微竇一魔乘隙百魔隨之始猶伺吾間也繼則爲之主矣若百聖人曰魔寢于竹之中葢以竹之空指人心虛空爲邪魔之藪也然厥來之初黨寡力弱制之尚易爲主既久則盤結轇轕不可解矣噫拒魔者不于作始乃待終

畢之巨耶。

立志必爲即孤行而獨往可也必須人力以成事徒虛負耳西方寓言云有鳥覆卵于穀中穀熟其雛未克奮翮母出覓食而諭之曰穫者至爾亟告我無幾何也農人偕其子來相與議曰禾可刈矣旦且訂諸侶而納諸場乎鵝惶告母母慰之曰凡需人作不能猝集且無慮也次日母又覓食去是田者招侶不至再語其子曰翼日別徼諸姻相與往穫其易也母鳥歸雛仍告語母仍慰之如初越

三日田者方自定云禾熟逾時矣風雨突如我無獲矣我惟併力勿遑需矣鷸乃告母遽移之他倚人不如自力信哉

凡事敗圮莫不始于微而成于巨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心爲甚可不懼哉爾心稍萌衰趨急宜提挽若俟其恣肆而乃制之恐猿馬競馳難控勒矣故曰克巨敵易克一已甚難欲克已必防其微

用驥者特用其力也力不稱乎胡爲哉區區惟才于取道致遠胡涉哉葢泛駕之馬毀唧斷轡決首

陷胸而不可御也無德之力無當於用與無力同實其患視無力且又甚馴良者調習如法遵道而馳見鞭影即若飛一息萬里矣空才之夫鴟張豕突用之則敗人事不用則圖危人國夫惟德盛而才自全天下事無不可爲也無德之才固非眞才抑無才之德亦非全德故君子先慎乎德其緒餘可以治平是謂大學之道

世人大患俱繇不肯安分順命貧不安貧而生貪生怨富不安富而彌傲不安順主命獨增罪

22

戾而命終不可違也進德之道莫大于順逆之境而樂聽主命爲要也試觀西士一大學士素志於道時懇　天主賜之一師示以大德直徑如此祈禱八年祈望不絕一日動念更切忽聞空際一聲謂之曰爾即詣聖堂必見一人指爾至善眞道彼亟往即見堂前一丐者敝衣惡瘡赤脚又沾汙泥學士祝之曰天主賜爾吉日此乃西國相逢祝願之詞丐者曰愚追想一生未嘗一日不吉何但今日學士又祝之曰天主賜爾眞福爾適所言何哉曰我實未嘗

有凶事也學士曰福哉人也願以詳示所云我實不明爾言也丐者曰善哉問余即詳其說爾初祝我吉日愚曰迨想一生未嘗記有不吉日也葢或饑寒即謝天主或遇風雨霜雪或天陰天霽予亦必讚天主或有人侮我慢我亦無不然如是則我實無日不吉樂也今爾又祝我眞福余荅未嘗有凶事也余嘗求順合于主旨故耳吾知天地間一切事物無一不是天主所命天主烏有不爲至美至妙也哉故凡大主所與或樂或憂或順或逆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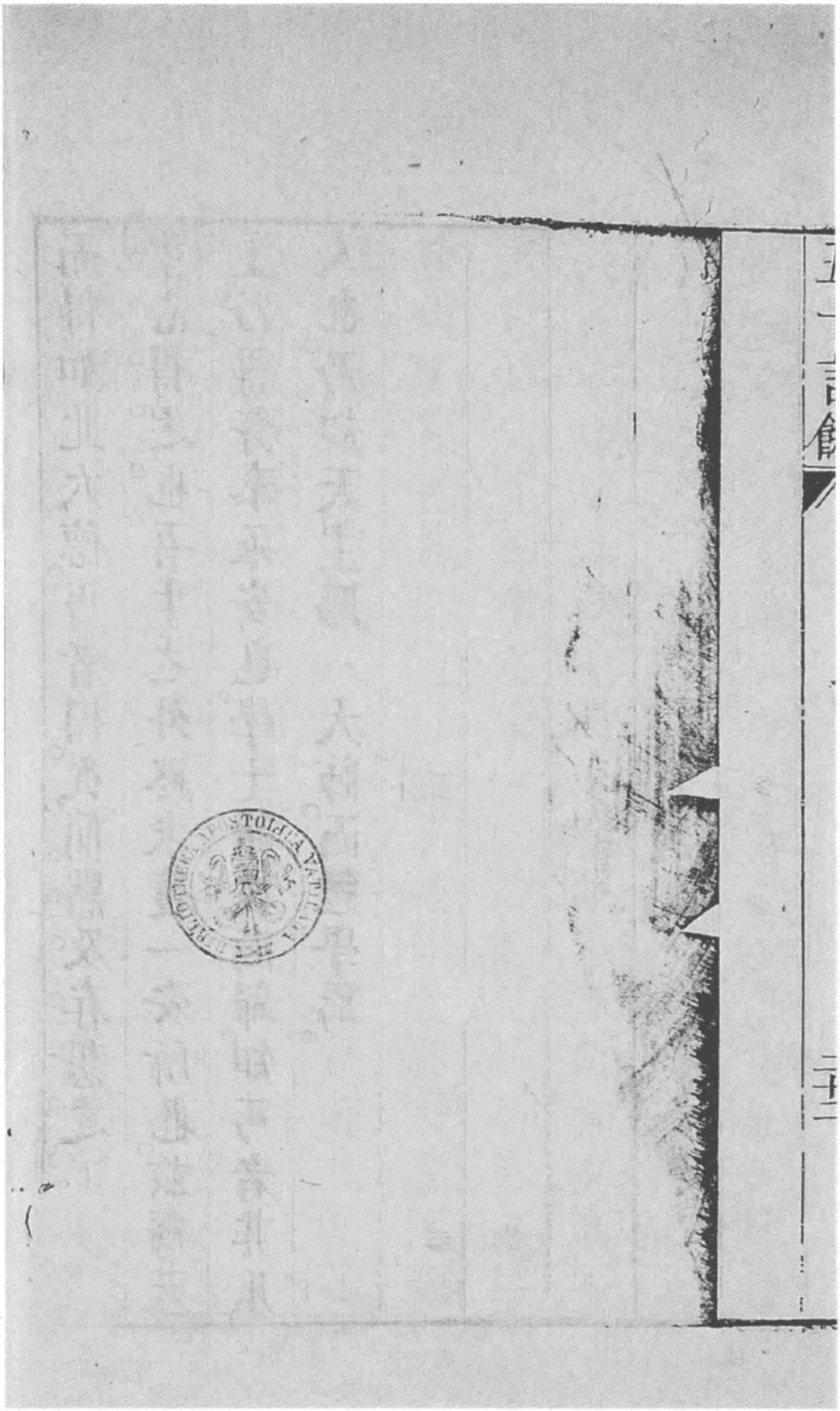
23

其或苦。俱樂。承受。于吾主之手。以爲至美。故云未嘗遇逆境。皆順事也。吾心求合于主心。以順主命爲樂。無求于外。實吾一生之大願也。

學士已聞如是高論。復詰曰。我借問爾。倘天主欲置爾于冥獄。永受至苦。爾心何如。丐者曰。問我倘天主置我于冥獄何如乎。余意若天主有此命。我有兩手。以抱吾主左手乃。一謙下之心。以合吾主耶穌右手乃。一愛主之心。以合天主本體。如是抱住吾主。若主命我下地獄。吾必與天主偕。如是寧

願翁合吾主永在地獄不願稍離吾主在天國也學士始悟尋得天主直徑無他只一至謙下之心及純合主命爲要也學士復問丐者從何而來丐者曰從天主而來也學士曰爾何從尋得天主曰捨天下萬物處即是得天主處學士曰天主何在曰在凈心及善願之人心也學士曰爾何人也曰吾王也曰爾國何在曰吾國在吾心善治吾五官四司言動俾俱順合眞理如是以吾心爲一國也此國更貴于天下萬國無疑也學士終問曰何修

而得如此大德。丐者曰。從簡。默及存想之工。求合主。心得之也。吾主之外。終未獲一安所也。茲得天主乃得舒泰永安也。學士謝教而歸。知丐者非凡人也。乃知天主賜一大師。而勉學焉。



聖體答疑

〔比〕南懷仁述

提要

《聖體答疑》，比利時南懷仁述。清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2。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南懷仁（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初字勛卿，後改字敦伯，比利時籍耶穌會士。約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來華，先在陝西傳教，次年奉詔入京，協助湯若望纂修曆法，並繼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康熙十五年（1676）受命為教區副區長，康熙二十七年（1688）卒於北京，得康熙帝賜謚號『勤敏』。中文著作尚有《教要序論》、《告解原義》、《熙朝定案》、《坤輿圖說》等。本書解釋有關聖體諸事，書中間或有問答形式，就聖體的存在、聖體與麵餅以及人的關係、領聖體的含義等內容，多用譬喻加以闡述。其中闡述聖體的存在，以解釋人無目見聖體但聖體並非無有的基礎；述及聖體與麵餅及人的關係，則認為聖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於人靈魂為食糧，恰如麵為肉身之食糧，所以以麵餅為聖體更有增強人心傾向道義的作用；而領取作為聖體的麵餅，是尊重天主的重要祭祀儀式，更被視為人之德行的根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在劃分物類為自立者和依賴者兩種時，取用中國古代名家公孫龍『白馬非馬』典故，以『白馬』為例，認為『馬』為自立者，『白』則須依賴他物，這反映了南懷仁在解釋天主教教義時結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嘗試。

本書開本25.4釐米×15.3釐米，版框高20.4釐米，寬14.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無序跋。書前有目錄頁兩頁，正文共十一頁。其中正文缺第六頁一頁。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著錄此書。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等亦均有收藏。其中，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一部，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與此本版本相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均與此本版本相同。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本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毛瑞方）

聖體答疑

2

70.2

17. Volum:
Tom: 2. Solutio Dubio:
rum de Eucharistia
p. P. Ferdinandum Ven.
best.

III. 218
2

聖體答疑目錄

現有信人所言之理而不信目所見之形 一張
信聖體爲恭敬之至 一張
天主教非人所立之教 二張
物之性體非五官所能覺知 三張
闕不信凡目所不見之說 三張
成聖體之能惟天主之能耳 四張
以物理之難明不可爲無有之據 四張
聖體在麪像如靈魂在人身 五張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人心所發之念爲靈魂之比像 五張
以耳聞目見之理闢其難信聖體之說 五張
以別教無據理之信闢其難信聖體之說 六張
聖體爲人之神糧 六張
聖體蘊於麪像爲人便於領 七張
聖體神糧之化非形糧食之化可比 七張
領聖體愈彰尊敬之義 八張
祭祀之原意 九張
聖體之禮爲奉祀高上之禮 九張

聖體爲耶穌受難之像 九張
各國時時領聖體者愈顯天主無窮之尊貴 十張
領聖體爲人行諸善之根 十一張

聖骨答奏

聖體答疑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

夫人所以不信聖體事理有三。一無目見之據。二事理難明。三不合于天主尊貴。並不合于人恭敬之心。今因其說辯之。彼曰無目見之據。謂聖體司教者未誦經之前。原是麪餅。其色其味。其形皆麪餅而已。誦經後亦然。若其實爲聖體。何據乎。此有三辯。一曰聖體事理。係天主降生所親立。親口所言。世人既每信明哲之言。則天主之言。尤爲可信。假如人目見太陽

之徑線。不過五寸。據知曆者。則云太陽之徑。有十五萬餘里。其本體。比天下萬國更大無比。又如人目見月體。與日體相等。據知曆者。則云月體極小。僅及日體萬分之一。此等言。依交食之理。不得不然。則其人固所見爲是。原屬不是。是汝信其言。而不信目所見者。今汝目所以爲是。原屬不是。汝何不信天主親口之言乎。二曰天主特立聖體事理。以爲恭敬之至。且以爲信德之大功。若人言爲有。予目所見爲有者。則信人言何難。又何以見恭敬之意。若人言爲無。予目

所見爲有者。則信人言。而不信目所見者。此爲恭敬之至。今五官所覺知者。皆麪色麪味麪形。而信者不以爲有麪體。止以爲耶穌聖體。不以五官所覺知爲據。止以天主所言爲是。寧云五官所覺知。明悟所及者。皆爲不是。惟天主所言。不得不以爲是。天主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其言無不眞實。此爲恭敬之至。信德之大功也。

夫天主教不係人立。原爲天主親立之教。由聖體等難信之理。可推而知。葢立教者。其本情。願人人皆信

從故不設極難信難從之道今聖體事理及天主受難釘死十字架等雖一一合理皆極難信之事又天主教不許復仇不許二色無義之財必償本主損人名聲必須營補凡本身有罪及醜惡隱密之事必須吐露悔解此等難從之規無論大小貴賤皆應遵守絲毫不寬不然依聖教之理不能與享眞福審此明見此等皆係天主親立之教奠出人意豈有人反其本情如此而自塞入教之門乎況格物窮理百餘士廿願梯航三年遠游九萬里九死一生以傳如此難

行之教哉。

三曰性理學論物宗類分爲二品。一爲自立者。如天地神人鳥獸草木等皆自能成立以爲物。一爲依賴者。卽物之不能自立而托他體以爲物。乃如五色五味五音等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格物家公論自立之本體目不得見耳不得聞不屬五官之司益五官之屬不過色味等依賴者耳如麪酒等目不見麪酒之本體惟見其色其形舌不啖麪酒之本體止啖其味耳。

今既不信目所不見之聖體則亦不應信天下有麪酒等自立之本體因皆屬目所不見者是應信不應信者以理爲主不以目爲據也況所謂無目見之據外教甚多如佛教破地獄輪廻六道等并他教無根之談皆不但目所不見且明戾于理外教人信而從之或置之不辯惟于天主教目不見者以爲非在他教不以爲非可見其私心固執耳然予不以他教無據者爲聖教之據也彼又曰事理難明謂司教者誦經言已畢即將麪之本體化爲耶穌本體人何有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力如此哉曰草木以水土能化爲本體液榦花實。鳥獸及人之脾胃以五穀菓蔬等能化爲本體之血肉。夫無靈之物如草木鳥獸天主尚賦之以大能力如此豈人爲萬物之靈而天主賦之以能遵誦經言。將麪餅化爲耶穌聖體有何難哉論天主全能以無爲有原造天地萬物。一命卽有今天主之命在司教者之經言司教者代天主命麪體成耶穌聖體其能力皆天主之能力也每見下地小種代天主能力發生樹之榦枝花實而不以爲難明今司教者以經言

代天主之能力。變化麵餅之體。卽以爲難明。是何說也。

或曰。萬物變化之功。由先後漸次而成。此經言一誦。卽成聖體。如此能力。有何可比。曰。此全係天主之能力。何不見日光一出。卽射億萬里之遠。又何不見砲火一燃。藥迸雷起。卽刻震動變化。較司教者之經言更速。此豈以爲難明。而彼不以爲難明乎。

或曰。耶穌之本體。係成人之體。豈有寸許麪餅形內。能全藏其六尺之軀哉。曰。聖體在麪形內。如靈魂之

在人身。夫靈魂不分大小。全在人之渾身。又全在人身之各分。聖體亦然。全在麪形之全。又全在麪形之各分。何不見人像。全在全鏡。而全鏡破碎。則全在破鏡之各分。或曰。東西南北。各方千萬人。于一時皆領一全聖體。何解乎。曰。上已論聖體所在。彷彿靈魂在于一人之渾身。即指論千百細分。各分皆有全靈魂在內。而無多魂增加之數。亦並無一魂分碎之理。蓋靈魂無分并無形。人心內所發之念。正爲其比像。如予心內所發本身之想。此爲予之神像。其念想之勢。

不可云有大小。有長短。有方圓等形。若因難明。即以爲不可信。則凡耳所聞。目所見。五官所覺而有之者。皆不可信其爲有也。假如太陽一而已。東西南北萬方之地。無不發其全體之像。而天下億萬人目。皆得見一太陽之全體。又如大砲響時。周圍數百里。砲之一聲。彌滿其空地。而處空地億萬人。各耳聆一聲之全響。又人目中之白底。（人目內有白皮謂之眼底以受外像）不過三分而收受天地山海萬彙之象。分明印含。有如刻畫。絲毫不亂。又紙牕小孔如針。其在外五色各像。并方圓

各形皆入于屋內人之目中。並無五色方圓各形。混雜于針孔。此等有形有聲色之物。雖極難明其所以然。而歷歷明見如此。況聖體無形無聲色之神體。何難信哉。

夫天主教內。如此一端。原有至理。若因其難明。即以爲無據。則他教多有違理并自相矛盾之端。如何不辯而反信從之。寧有據乎。如世所言三教歸一。此不但不明。甚違于理。儒佛老三家。各自立門戶。大不相同。一尚誠。一尚空。一尚無。天下事判然相離。莫若虛

實有無若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亦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此等違理之說傳行于世何反以爲是乎何以曲狗不闢而反闢天主教合理之事乎彼又曰不合于天主尊貴並不合于人恭敬之心曰立聖體之義有六詳在聖體要理書中茲止舉第一第二義以辯之一曰備聖教之奉祭二曰備吾人靈魂之神粮外教者見領聖體以爲如尋常食麪人之脾胃已領聖體即當銷化而銷化之功有精細粗濁之分細分化人氣血以養肉身其粗分變爲

淬穢。此係不明之想。可以不辯。殊不知聖體于人之肉身。不加不減。乃靈魂之神粮耳。一如麪爲肉身之類。立聖體所用之麪。有多神意寓其中。譬之飲食滋以膏液。使肉軀不死。聖體賜以聖寵。俾靈魂不犯死罪。飲食增人精神。澤人容貌。使能運動行持。聖體則增人神力。俾之忻勤于道義。又賜人以諸德之美。令爲天主與諸聖神所愉愛。然吾主此恩。必托之麪像者何。猶慈母哺兒。既以本血成之。必以本血養之。然哺之血則兒童難食。故去血色而爲乳。乳實母血。便

于子食。吾主既以聖軀寶血救贖我衆。如再生我。又欲降臨人心而養育之。使仍其血肉之色。則人不便領受。故易吾日用之物。藏其聖體在內。以便吾人安領。使脫于日用之愆。免其死罪之患。凡包藏聖體之麪形色味等。方未化散。則有聖體在內。若全化散。則聖體已離。如玻璃瓶破碎爲末。則前所照之像不見。又如名香被火薰灼。則其味騰騰離去。豈有靈魂之神粮。屬銷化之功。如肉身之粮無異哉。如此謬說。猶如交食時。世俗以爲有物食日月本體。故鳴金擊鼓

以驚之。又如托生之論。謂人食禽獸等肉。恐前人托生。故禁戒之。種種悖理之談。何竟置而不辯乎。夫聖體下咽。猶太陽之光入糞壤。今慮人脾胃之濁。玷染聖體。正如慮糞壤之臭。能染太陽之光。有此理乎。釋氏不食葱蒜等物。懼汚佛菩薩而輕慢之。蓋佛菩薩與人同類。以人所染之穢氣。亦可染及佛菩薩。若耶穌復活之聖體。如天主本體。不得受傷。不屬脾胃之銷化。其領聖體者。不但無輕慢。更有敬恭之至意在焉。夫立聖體之義。不獨相稱天主之尊貴。并比造化

天地萬物尤顯天主無上之崇榮蓋古時奉教者知天主爲生死大主又感天主生物養人之恩故奉獻天主必用犧牲五穀百菓之類以表報稱之心或爲祈禱之贄吾主耶穌降世既以無玷之聖體豎十字架上奉獻于天主爲萬民重罪之寶價又以其聖體超貴于萬物定爲新教大禮令司教者于行彌撒時獻之即借其無窮之功以補贖衆人日日所犯諸罪故凡欲謝恩欲祈祐欲祛災皆以此爲至當至切無他可比即古經中亦嘗預指此祭爲諸祭中之最大

者也。

夫祭祀之原意。即奉祭者凡所獻之物。在眞主臺前。必損壞之。以表所敬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有生死之權。而天下萬人爲所統治。遵順聽命者也。如上古用犧牲奉祭。必宰殺之。五穀百菓等。奉祭時。必用刀分剖。酒必灌散于地。香燭用火焚化。故奉祭之禮有二。上者即用火將奉祭之物。全燒成灰。無一餘留者。次者奉祭之物。不全損壞。盡燒。尚留幾分。同祭者飲食之。今耶穌所立聖體之禮。即爲奉祭上等之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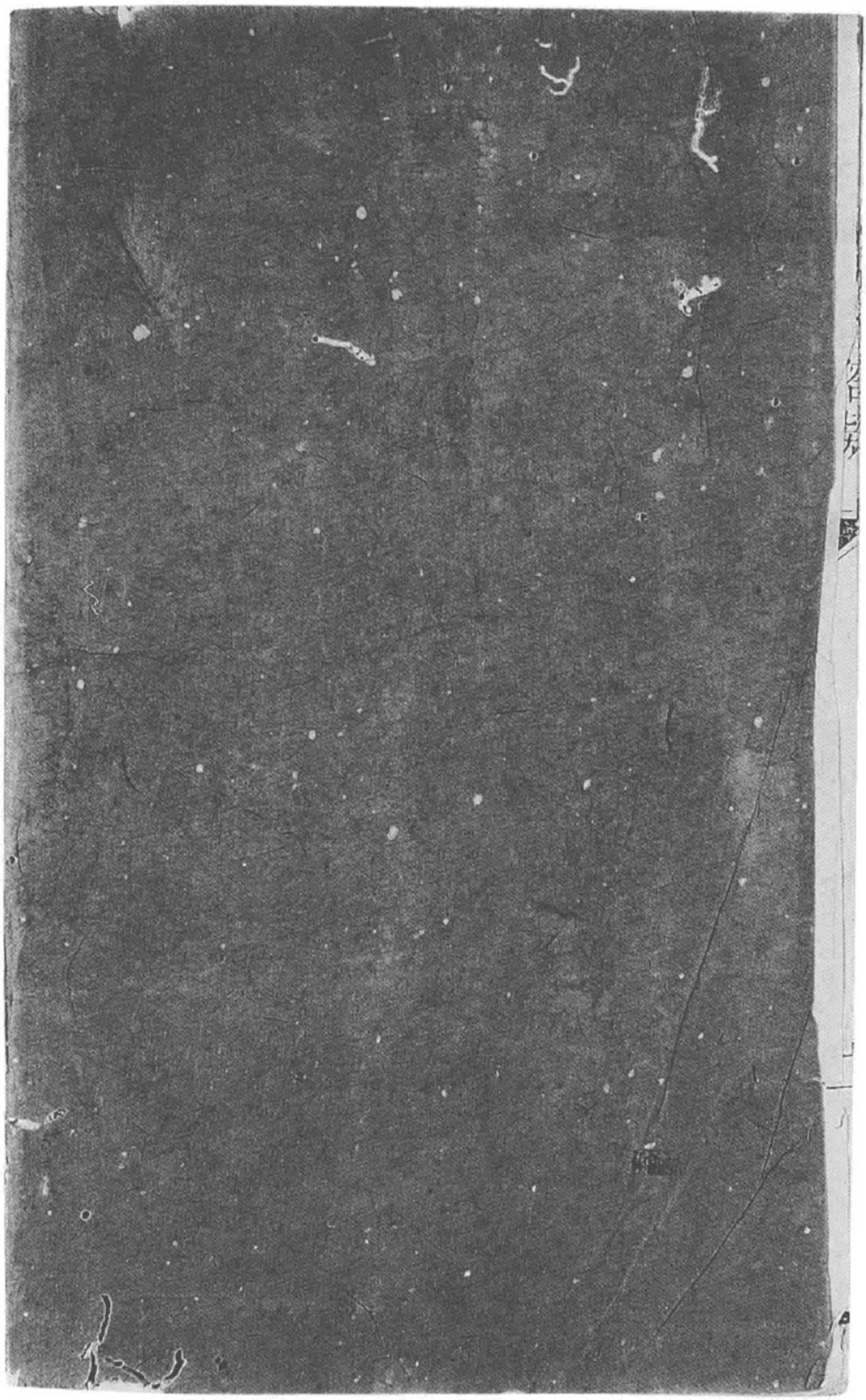
所用麪酒。誦畢奉祭經言。則麪酒之本體。全化爲聖體。存者不過麪酒之形像而已。又奉祭者領聖體時。並麪酒之形像。亦消化無存。故彌撒奉祭之中。凡有領聖體者。亦可以爲同祭者也。況耶穌聖體在麪酒形像之內。正如當時被傷被釘十字架上而死。麪餅像雖不過一分一厘之小。而耶穌聖體五官四體百骸。全在其內。然五官四體百骸等。既同在一分厘之小。則依形體本性之自然。目不得見。耳不得聞。諸官不得行其事。四體百骸不能自動。定在一處。無異于

死耶穌聖體雖依其超性之能力在麪像內爲活動之體如在天上無二但因其形體之自然在麪像內如當時被釘十字架而死因此聖體在麪像之勢正有上等奉祭之禮在其中不但麪餅之本體色味等隨形像之情跡消化無存并耶穌聖體依本形性之自然全失其五官四體百骸之用一如當時被釘而死耶穌在世受難前一夕特立聖體之禮義以繼緒將來時時刻刻情願受死之心自今以後至世界窮盡時以表著當時被釘受死于如德亞國一處未愜

其受難之願情實願普天下萬國各處從新受難受死并將來凡有領聖體者億萬人耶穌實願在各人之心如當時在十字架釘死以見于天主聖父臺前恭敬之至極猶云雖于天下各國各方億千萬人前時時刻刻從新受難受死以補萬民之罪所傷天主尊貴極爲合當極爲相稱于天主無對之崇榮然耶穌人性之聖體既有天主三位一體之尊貴在其中則聖體比天地萬神萬人更尊貴無比設若將天地神人萬物在天主臺前焚盡而滅歸于原無尚不能

及一時一處。奉祭。恭獻聖體之能力。以補天主尊貴之萬一。況各國各方。時時刻刻。恒行此奉祭聖體之禮哉。凡此明論理所必然。審此。則奉祭聖體。及領聖體。實窮盡人恭敬天主之至意。又教人殫盡心力。克行諸端善德。益領聖體前。必須真心痛悔一生罪愆。定心遷改。再不敢犯。然後明白告解。若果有非義之財。必須償還。或曾損壞人之名聲。必須營補。或與人不睦者。聖經特戒之曰。先須與人相和。然後領聖體。總而言之。領聖體一端。實爲人萬德行之根。此亦可

由理之自然而明之也。譬如欲迎一大賓。必先灑掃庭塵。而後陳設珍奇。況欲迎萬物大君。全能眞主。能賞吾天堂榮福。能罰吾地獄永苦者乎。夫聖體之禮義。既發顯天主尊貴無比。及盡人恭敬之心力。并爲修身行善之大根。凡執辯此端者。可謂顚倒事理。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矣。



告解原義

〔比〕南懷仁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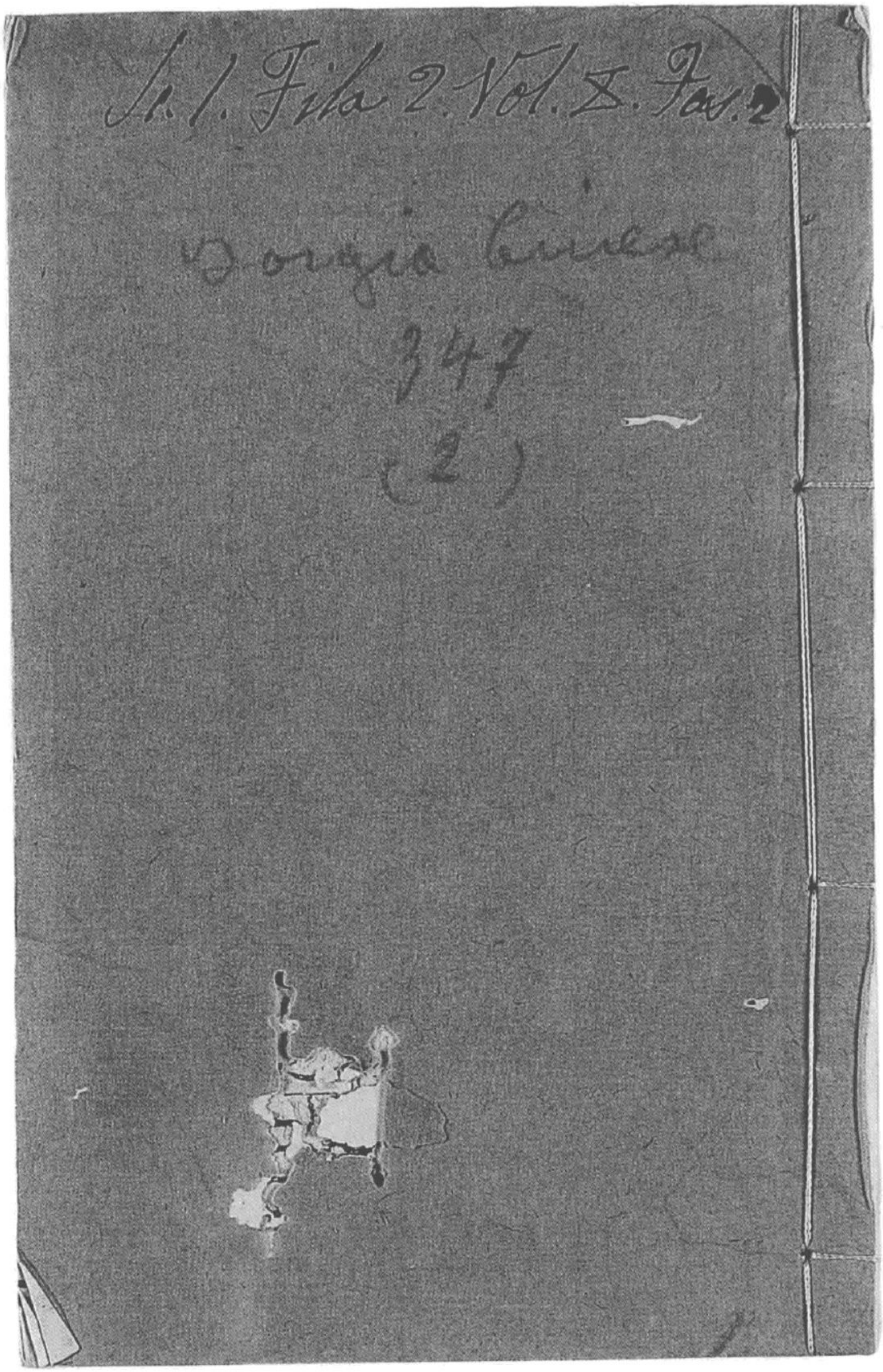
提要

《告解原義》，比利時南懷仁述。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47.2。

本書為天主教教義類著作。書中詳細闡述了進行告解的緣由、必要性和意義，並且說明了接受告解的神父之職權與性質。書中以教法治人靈性，比之調理法治人肉身，二者均有養生和復原兩途。而『天主正教』『以痛悔改遷為入門』。天主所定解罪之禮，一為痛悔，二為告解，三為補贖。書中闡釋告解主要在於懺悔罪過以求善，並且將天主之於教民的關係，跟朝廷之於民眾和父母之於子女的關係相比擬；又以天主設立的告解處比之『審理法司』，而告解在於自願述說隱秘罪過，較公開審理更為虔敬，可因告解而得赦免罪過。代天主行使此項職責者，與告解人關係特殊，因而可視為『靈魂父母』，得『神父』之稱謂。所以告解的過程，即神父代天主施行治理，復原人的靈魂的過程，恰如醫生醫治人的肉身。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在解釋天主教告解對於人之意義時，將其與佛教、道教等相對比，認為佛教教人修寺廟、施捨或齋戒等以消災，有一定的物質要求，不如天主教只要傾心嚮往之貧賤皆宜；並且佛教、道教教人念經或施醮等，以免除罪過，太過輕易，容易引人再犯，不如天主教之要求補贖受罰，要人不敢再犯。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即評價之曰：『此書

頗能解說告解聖事之性質緊要，而尤善能將佛儒懷疑告解之處，一一詳辯論述。』

本書開本 13.8 釐米 ×8.6 釐米，版框高 11.3 釐米，寬 7.7 釐米。半頁七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名頁背面題『泰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十四年主教若亞敬公准』。之後有目錄兩頁，正文十六頁。又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一部，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3，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書前有目錄兩頁，正文共十一頁，為清刻本。其中目錄第二頁為南懷仁《聖體答疑》目錄第二頁，與梵蒂岡圖書館藏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2 號《聖體答疑》目錄第二頁相同，當係誤訂，故該部《告解原義》目錄缺第二頁。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著錄本書。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等亦均有收藏。其中，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兩部，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此二本均與梵蒂岡圖書館藏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3 號版本相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此三本均與梵蒂岡圖書館藏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3 號版本相同。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本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毛瑞方）


Sh. 1. Fila 2. Vol. X. Fas. 2
Congregatio Lucensis
347
(2)

告解原義

泰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十四年 主教若亞敬公准

告解原義目錄

第一章論

正教必須改過遷善之法

天主聖旨惟天理而已

行赦於悔罪悛順者爲治人之正道

別教補罪之法不足

惟天主能赦人罪神佛斷然不能

告解原義

第二章論
欲蒙赦罪必須告解

第三章論
代天主赦罪者之權

第四章論
告解以心內情罪爲要
審釋人罪者謂之神父非同鞫審之官

第五章論

告解者實徵愛主萬有之上

告解能拔除罪根

告解爲痛悔之實據

因告解則知宜行不宜行之事

告解大有補罪之功

告解爲改過遷善之妙法

告解原意

補罪之工各有相稱

告解令人懼與輕易赦罪不同

告解原義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

一章

教法治人靈性，猶如調理法治人肉身。調理法要綱有二。一令人善養其身，不至生病。一已生病，用良藥醫療，令其人復原。教法亦然。一令人修已行善，不犯罪過。一已犯罪過，令

其痛悔。遷改復原。此兩者若少其一。則調理法缺而不全。教法亦不正矣。夫天主正教。全然無缺。原以痛悔改遷爲入門。以天理爲主聖旨。以行理之當然。爲遵行天主聖旨。所謂天理。天命。良心等。皆爲天主之命。銘刻在人心中。不拘讀書與不讀書人。大槩遇天理所宜行。不宜行之事。無不皆知。故依天理行。

即遵天主聖旨。爲忠臣。爲良民。不依天理行。即犯天主命。爲逆旨。等於叛流。第一叛流是魔鬼。凡不依天理。即與順魔通叛無異。凡痛悔前罪改過。即如投誠而歸天主。投誠者朝廷寬赦其罪。朝廷愛民。如父母愛子。兒女痛悔前非改過。父母便憐而恕之。父母之心。不過欲兒女行善。一家和樂。朝廷亦然。赦投誠

告爾庶言

二

者不過要人改過。國家安寧。若朝廷不赦投誠者。必竟加戮。反令人失望。作罪愈重。天下愈以不靖。天主者。萬國之朝廷。萬民之父母。凡罪人真心痛悔改過。主即悲憫憐赦。若天主不悲憫憐赦。則犯罪之人。必失望。作罪愈重。人倫道德愈喪矣。天主定辭罪之禮。原爲治人心。大道。令人去惡行善。最良之法。其要

有三一痛悔。二告解。三補贖。此法最公。無人不可用。其餘外教赦罪法皆爲不足。難以相比。如佛教消罪災之法。命人或修造寺廟。或施捨或齋素等功。如此則有罪之人多不能行。或貧窮無力不能修造施捨。或身體病弱。不能齋素。又或終日勞力如工藝農家若素齋苦身便怯弱廢工。今貧窮病弱工藝農家

等既不能無罪當用何法解釋況修造施捨爲消罪之功若無痛悔改過之心何克有濟如謙取人財物不償傷壞人名聲不補即修造天主堂濟貧持齋等天主必不赦其罪天主所定解罪之法最公人人皆能守能行不拘男女大小貧窘篤病工藝農家等誰人不能痛悔前罪誰人不能定改過之心誰人不

能認罪。但佛等教既無真主。何必論消罪災之法。天地人物。止有一真主。其要旨即是天理。凡不依天理行。即犯天主命。即有罪。故獨天主能赦。其餘不論何神。原非真主。斷然不能赦。譬如一國真主。獨能赦一國人罪。其餘大臣俱無赦罪之權。況罪過輕重隱微。俱在人心中。獨天主能通透盡知人心。其餘神鬼

聖人。皆不能明知。故獨有天主以相稱之刑。能罰人罪。亦以無限仁慈。能赦人罪。

二章

天主耶穌升天前。親定解罪之禮。授門徒等。門徒傳與歷代司教者。皆代天主赦罪之權。此赦罪洪恩。全賴天主耶穌異績。天主耶穌在世時。將古今前後普世人罪。肩荷自已一

身代我等甘受苦難。立無限功勞。已滿補萬民之罪。所定告解赦罪之規。可比世閒仁君蠲糧之例。設有愛民之君。欲蠲免天下錢糧。但所定之例。先須百姓詣該衙門報明。自認逋欠若干。僅還萬分之一。若不詣報認欠。則不得免。天主耶穌于萬民赦罪亦然。其所定赦罪之規。先須各人至司教前。謙虛認罪。明

告爾庶寮

白吐告輕重多寡之數。止定補罪功萬分之一。若不照定規認罪告明。斷不蒙赦。解罪之規。明示補罪之功較地獄罪人受永罰之苦。尚不及億萬分之絲毫。

三章

代天主權俾罪司教。原繫教法科考中性理學士。教皇簡授品級。令其管理教事。導人行

五

儀戒人爲惡轉達人意志于天主臺前並傳
宣主命於人猶各國君王必建設官僚治理
民務將遵法輸課者啟聞君上亦傳君上賞
罰于下民同一理也

四章

天主耶穌立定告解處所如告訟審理法司
然但朝廷立法司衙門所告所審皆繫在外

明露之罪。所以當衆鞫斷。其人心內所犯隱過。如惡念邪情非理願欲等。官不得知。故不得審。今天主立辭罪之規。以人心內所犯之罪爲要。誠以心中惡念邪情非理願欲等實爲在外犯罪之根。在外罪過輕重之數。全由人心內惡情所發。又有心中無數惡念邪情非理願欲。雖皆隱藏心內。不顯于外。是天主

面前已有大罪，與在外所行無異，第此等心中之罪咸屬暗冥，人不及見。故告罪審罪之所名爲暗庭。有原告，有被告，有聽告審理之官。原告被告即有罪本人，罪人吐告明露本身之罪是爲原告。其本身即爲被告。司教者爲審判之官司教者定諸罪輕重，以已所代天主之權，解釋罪人身後當受永罰。改爲一

台觧原主 七

時之罰故此庭非嚴罰罪人之庭乃矜恤赦罪之庭罪人至司教前明告心中罪過如兒女在父母前悔泣故司教者爲靈魂父母名爲神父可不名爲審判之官神父既奉天主命代天主赦人罪罪人對神父明告心中罪過猶對天主明告故其罪獨天主備識神父竟如不知矣至神父誦釋罪經已畢與其人

依舊禮敬。言貌間。毫不存知罪形跡。若稍露其罪。不獨天主臺前有大罪。仍依世間法示禁囹圄。終身不出。

五章

今舉理數端。以徵告解之禮。爲第一補罪改過遷善之良術。一。告解一節。令罪人洗心滌慮。歸向天主。復敬愛天主萬有之上。人緣財

合爾庚圖

邑光榮等項世物。犯天主命。即是視財邑光榮。較天主爲重。豈不大輸褻天主。故補罪時。須反悔初念。將財邑光榮等。比天主輕賤殊甚。方爲合當。今告解之時。在神父前爲天主明露心中諸罪。陳說已醜。甘願毀抑身名。是視天主尊貴。比本身榮名更重。夫世人甚愛身名比財邑爲要。往往有寧失財邑。不願失

身名者。茲以告解。既將自己身名。甘願爲天主捐棄。則視財色爲尤輕矣。況告解之時。或已得非理財色。聽神父命。自宜還補退却。可知告解一節。正極盡補罪遷改之分量。烏容已哉。二告解一節。不惟能全補人罪。仍將罪根盡行拔除。蓋不論何罪。俱有驕傲之意在內。驕傲爲萬罪之原。人之犯罪。皆順自己本

告解厚事

九

意不遵主命今告解時罪人情願反悔本心慚愧屈抑虛心服認已非仰遵神父之命如遵主命然醫家公論治病之法宜用相反之藥如治熱病用涼藥治寒病用熱藥今罪過爲吾靈病驕傲其病根也欲救其病先拔其根應與驕傲相反須用謙抑告解焉三告解一節明顯其實有痛悔之心世有獲戾於人

者欲設法補贖其罪。必須先有痛悔心。否則不能補愆。亦不能得釋。即如兒女得罪父母。若不肯痛悔。父母不憐恕。是自然之理。今罪人既情願告解。足徵其實有痛悔之心矣。不然既知無痛悔。則罪不赦。若無痛悔。何故躬詣神父。吐告心中隱罪。徒傷自己身名如此乎。若但痛悔改過。并不用告解。則罪人終屬

告解原義

疑慮其痛悔果真切與否蒙天主果允赦與否或有人原未痛悔誤以爲已痛悔實不蒙赦罪之恩今若實行告解情願傷自己身名則明顯其實有痛悔之心可蒙天主恩赦而泰然心安已四告解一節令罪人得明晳宜行不宜行之事世人于靈魂之事多不分明其所行者或本有罪誤以爲無罪或原無罪

復誤以爲有罪或不知分別罪之輕重大小亦或有應償之財物名聲不知果應償與否又不知當作何補償如此類者若不告解何由得明心內未免狐疑不安且論世間事物凡有不明必求教于高明理所當然則靈魂之事凡有不明愈應速詣神父告解恭聽指示方得了然五告解一節天主臺前比別項

善工更爲有功補贖之力大凡爲天主所行之善其所行愈難則其功愈大今善工中最難行者惟告解一項世人極重愛者無如保全身名故爲天主告解陳說已醜損抑身名是爲極難倘別有補罪之法將見多人即願數年持齋苦身捨貧多金亦不欲明露已醜也可見告解之難大有補罪之功力明

矣。六。告解一節。有改過自新遷善之大能。夫奉教之人。偶值得罪之端。心中必思一犯必須告解。若不告解。天主不赦。則畏難不敢行。寧爲天主棄置一時罪樂。緣他日羞露已醜也。可見告解能警戒人不敢輕易違犯主命。況告解後。天主雖赦其罪。不全赦其罰。雖免罪人受地獄無限之刑。不免其有限之罰。故

告解之後。神父隨各人罪端輕重。示以補罪之工。命齋素以補邪嬈等罪。命捨貪以補貪吝之罪。命還非理之財。命補全所壞人名聲等。若力能償而不償。及不補全人名聲。雖告解。亦屬無用。其補罪之工。如今世有缺而不全。身後煉罪地獄內。必須補完。天主至公。無罪不罰。凡人有小罪。并已經告解。不曾補者

天主特立煉罪地獄以煉補。完日上昇煉獄與永獄。苦害多同。所不同者。惟煉獄有定限有完期。永苦獄無窮限無完期。聖經云。其罪雖已蒙天主赦。勿輒寬懷。其意欲吾人。終身行善。殫盡心力。用相稱之功。全補其罪耳。蓋今世易補。身後難補。身後繫無可奈何。故受劇苦數十年。或數百年。尚不能全補其罪。今

世數月數年。用相稱之功。即可全補。因現世所立功勞。出自情願之故。此等補罪之規。繫告解後。神父切示罪人。俾其警懼。不敢再犯。並俾其改過遷善。甘願今世作補贖之功。以免身後煉罪大苦。所以告解一節。原爲治人心病之大道。假若無端赦罪。并無告解等艱難之工。則令人輕易犯罪。敗壞人心。適足害

道矣。如佛家大乘妙法蓮花經後云。能誦此經者得至天堂受福。今使有巨罪稔惡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修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無力購經。亦將墜于地獄歟。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則免前罪。死後平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據道家云。設醮誦經。縱有十惡重罪。應

時消釋。百福駢臻。此等輕易赦罪之規。豈不大開犯罪之門。而導世俗相率爲惡乎。

或曰。釋氏等教。赦罪之易。固爲過。然天主教赦罪之難。亦似爲過矣。如男女自告本身多害羞之罪。此又甚難之極者。

答曰。天主教。解罪之禮。極爲合當者。上六端已明言之。然其難不可以爲過者。不必以別

18

理證之。惟于治世之道而比之。則可知矣。夫男女偶有本身極害羞之瘡。必延請內外醫科看治。情願受年月之害羞。以救療其疾。斯難不以爲過。是所求乃血肉之體。在現世不久之安逸耳。今觧罪者。惟一人面前受頃刻之害羞。以得永遠之安逸。其難尚以爲過乎。又常有鞫讞之衙門。當衆人面前。明審男女

最害羞之事情。而其人醜名。彰明較著。至死不滅。然國法所定此等平允之規。其難尤不以爲過。今司鐸一人之前。須臾害羞。以得本身悠久之吉祥。其難豈以爲過歟。況圖爲官者。欲得現世數十年不久之榮光。及至列款題參。并京察大計。免不得明露其醜。以行降革。此天下人民共聞知者。亦有自陳其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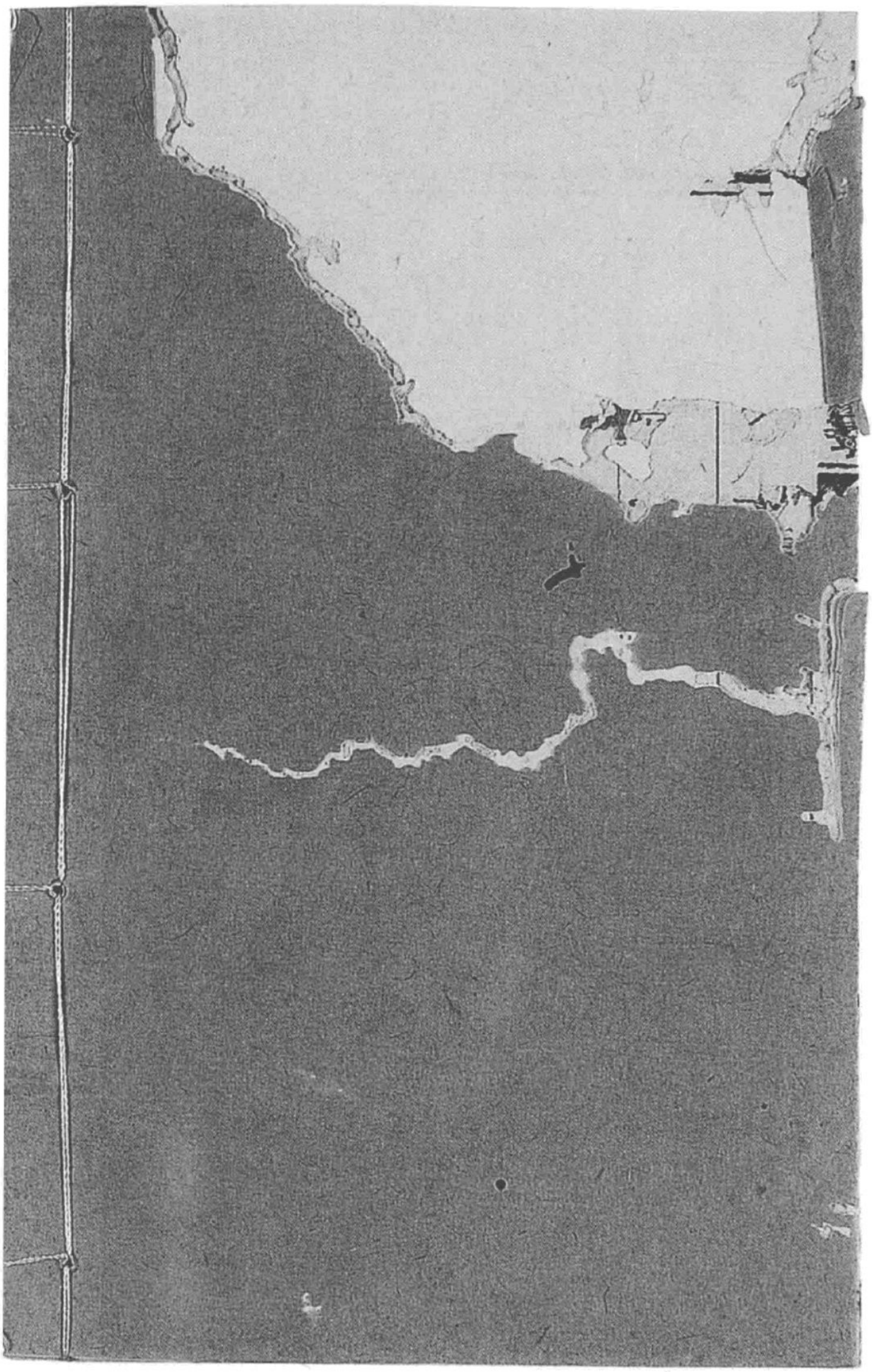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9

罪孽者。此國家所定之公法。斯難斷無訝爲過者。今圖身後永享之榮福。獨對司鐸面前。片刻間。密訴本身之罪欵。其難又烏可爲過乎

合璧小詩

下方



天主聖教小引

〔明〕范中述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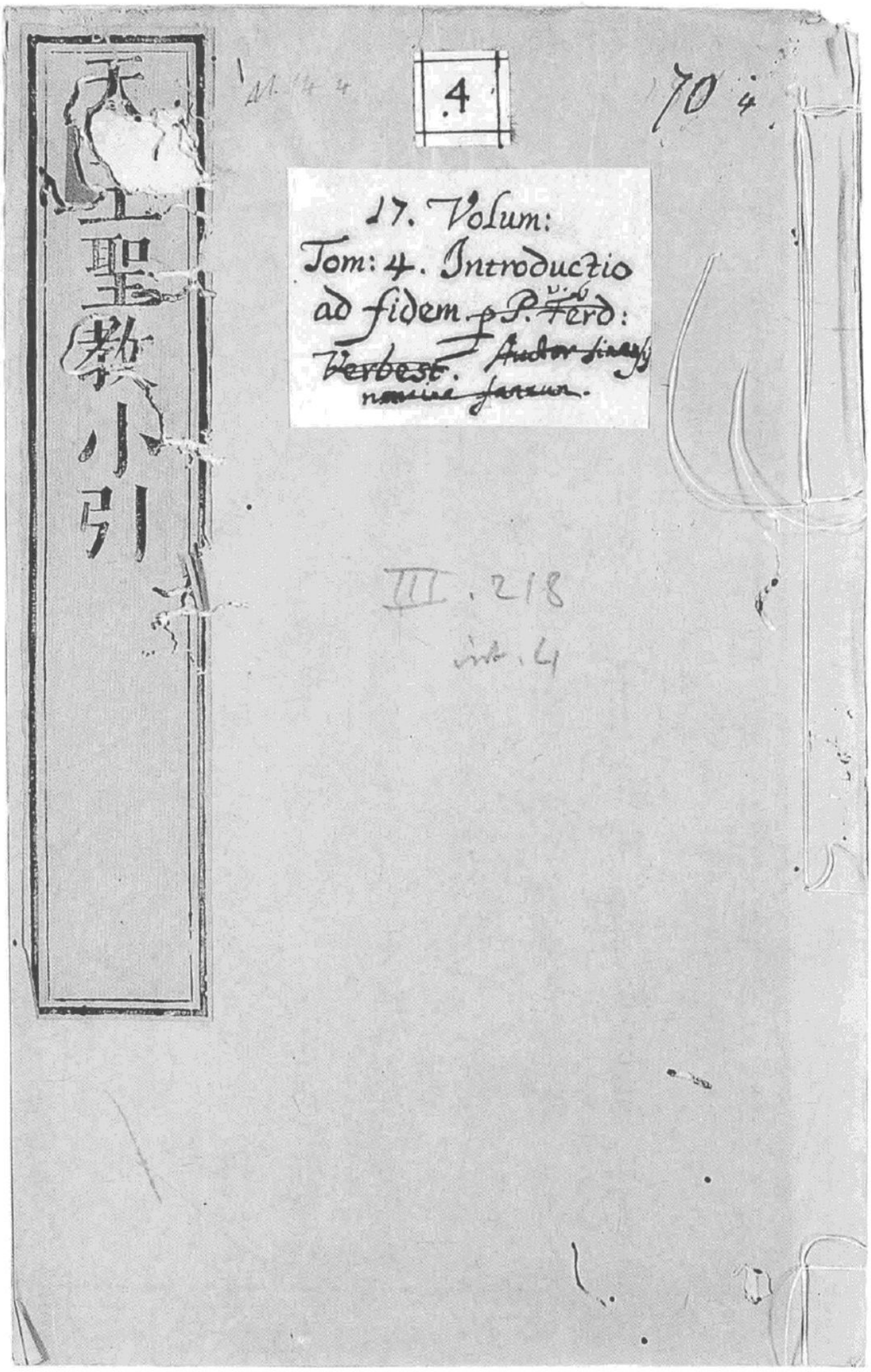
《天主聖教小引》，明范中述。清刻本。

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8.4。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范中，杭州府學生，教名第慕德阿，餘未詳。書中首先介紹本書撰述之由在於作者與天主教結緣，深感教理精妙，故略述數端以共享同志。繼而從解釋天主、天主教開始，闡述了天主教宜信之理、宜守之戒、宜行之禮。其中，宜信之理分為四條，依次講說以惟一天主為尊且為惟一應恭敬拜求者，天主教人為善立功以享天福而魔鬼騙人行惡遂下地獄，天主降下耶穌以救世，人有肉身和靈魂而靈魂不滅得享永福或永受懲罰。宜守之戒，亦分四條，依次勸誡人以肉身靈魂均敬奉天主，遵從天主之意孝敬尊順父母兄長及君師，不得謀害他人生命、財物、名聲，安於天主所賜之飲食衣居、便安快樂、職位權勢等而不過分追求。宜行之禮，分三條，依次說明入天主教之門首先要做三件事（悔改前非，盡棄舊宗，歸還非禮非義財物；領受《天主教要》，並熟誦相關經典；痛悔前罪，堅信聖教信條，領受聖水），要誠心實意請求神父接受其告解罪過，要遵從日常善規並表彰敬愛天主之心。卷末，作者加以總結，強調以此書為『利親益友之小引』，與同志者『救本命得升天堂，免墮地獄』。書中宣揚作者所瞭解到的天主教教義，接受了隨之而來的西方學說，

如以為人由火氣水土四行而成，並且以『白蓮無為』為天主教中魔鬼所立之異端外教，斥責神佛土偶崇拜，反映了中西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同時，書中還將中國固有的尊重君親師的觀念引入到天主教教義中，要求信徒以之為天主旨意而孝敬尊順三者，體現了融會儒耶的傾向。加之本書用白話寫成，淺顯易懂，更便於中國人接受、傳播。

本書開本 26 釐米 ×16 釐米，版框高 20 釐米，寬 14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又梵蒂岡圖書館別藏此書複本三部，館藏號分別為 BORGIA CINESE 334.23、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86.09、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08，其版式、行款與此本無異，惟卷末題『順德縣救世堂重梓』。此外該書還有明崇禎六年（1633）御馬監太監龐天壽亞基樓重較梓本、清同治九年（1870）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本、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民國二十六年（1937）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本等。國內常見版本為各種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本。梵蒂岡圖書館藏《杭州書板目錄》和《廣東聖方濟各會堂書板目錄》均著錄此書為『聖教小引』。梵蒂岡圖書館之外，法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三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均與此本版本相同。（毛瑞方）


天主聖教小引
.4
17. Volum:
Tom: 4. Introductio
ad fidem. ~~p. P. Ferd:~~
~~Verbest. Auctor sinaj~~
~~nomine fatetur.~~
III. 218
int. 4

天主聖教小引

杭州府學生范中聖名第慕德阿述

余十餘年前聞得有箇天教從大西遠士而來傳其規戒趨向俱與異端外教大不相同獨崇正實故余雖不敏盡心竭誠尋聽其傳教先生討論其理果然聞所未聞眞爲至妙實實落落衆人宜知宜信宜從極深極大的道理是以謹依教禮入其門久與傳教先生考究要理躬試教規至今雖不敢曰得其精奥聊亦充滿聞道之初願而已今欲克去驕吝私心姑

以教中緊要幾端。傳與同志者。望其合情一意。共享吾所已得眞實無限永存而不能滅壞之寶耳。

教名曰天主聖教。以其教人識認供敬拜祭奉事惟一極尊至貴。在天地萬物之前。自有命活。有明覺。無始無終。無形無像。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而爲萬有之根本。萬物之原由。乃其純體妙有。難以字言解盡。故强名之天主。而取以名其教也。葢天地之大。萬物之繁。莫不有造成生出的根原。而爲天地萬神萬民萬物的眞主。便

是吾人的大父母故衆人莫不宜有識認供敬之正教乃惟一天主聖教是也。

教中有宜信不必疑之理。宜守不可犯之戒宜行不可忽之禮誠信其理確守其戒全行其禮者可望生前死後之厚福重報。不信其理不守其戒不行其禮者將受萬萬不可逃之大禍重罰。今欲衆友得福免禍謹陳粗義三條。如左。

一宜信之理第一條

一曰以惟一天主爲尊。爲惟一宜供敬拜求除天主

外不拘天地日月星辰及神鬼一切皆從無中受造
于天主的都不可以拜求天主之心拜求之不可以
供敬天主之禮供敬之蓋天地萬物人類雖或有說
偶然自無生出而有或有說從一元理氣生出而有
或有說混然無意各求所利而並無統管的然而聖
教說定然有意各制其宜而屬於一至尊至靈至能
者所生出所統管的既有這在萬有之前惟一大原
可以從無而生有這在萬物之上惟一至尊可以安
排而常治必竟他自已有餘力全能不須用幫手同

列是故萬民所避種種之患難萬民所趨一切之榮樂都是他一箇降賜而來是以忘背這一大原至尊而往別處求福禳禍竟爲鑿空虛務而終不能得反獲忘本背義極大之罪

一日天主未曾造成天地人物之始生出無數天神其體爲純神一些無形像造他的意思要他聽用傳命保佑世人扶持物類其大半全體天主之聖意而屈服遵奉之其小半驕傲起來反背天主所以被天主罰墮地獄加以無窮無量永遠之苦惱而變爲邪

魔惡鬼這在地獄的魔鬼受天主之罰恨無難爲天主之力千方百計二心齊力謀害吾人故吾人只有這兩箇路頭其一天主教人爲善立功以同享無窮之福其一邪魔騙人爲惡獲罪以同受無限之苦天主以教人爲善立功降諭這天教惟一公正欲人從之以救已得升天堂免墮地獄所謂天主聖教是也魔鬼以騙人爲惡獲罪亦立無數邪教異流欲人迷之以悞已不能升天堂竟往下地獄凡異端外教混亂附會白蓮無爲種種胡亂之說是也

一日。天主見天下萬民。大半被魔鬼所騙。皆背爲善的正教直路。而向他爲惡的偏僻邪道。因而大發慈悲。降來把天主的性。合結於人的性。共是一位。名曰耶穌。解謂救世者。纔將這正經道理。講與人聽。把極善至妙的工夫。行與人看。人乃信他所解正理。方得明白。不爲魔鬼教所迷。依他所行正事。方得乾淨。不爲魔鬼教所亂。天主在世上三十三年。後以其本意。情願受苦。被人所釘。在於刑架。架像十字的形。所謂十字架是也。如是而死。乃以本身之苦。立極大至盛

的功勞。救贖天下萬民迷亂之諸罪。死後第三日復生。復生後四十日。明顯升天去了。其降生傳道受苦等蹟。顯在一國。所謂如德亞國是也。當時大小男女老幼。目擊親仰。宣信而不可疑者。

一曰。人有血肉之軀。屬可見可聞。謂之肉身。亦有明欲之原。不屬可見可聞。謂之靈魂。肉身。俱乃是父母從火氣水土。結成而生來的。故不拘遲早。必將爲火氣水土所壞散而死。靈魂。俱元爲天主從無物化成而有的。故定爲不屬滅而常在的。兩件至於相離之

時肉身仍歸於本土變作元泥靈魂歸往於天主臺前聽其嚴審命之或升天受其爲善之賞或墮地獄受其爲惡之罰然這或賞或罰并爲全盡而無窮限天主既許之升天而賞之享福極爲穩當而不能失之天主既命之墮地獄而罰之受苦這苦極爲永遠而不能脫之惟至於天主所定將來之日這世界到了窮盡那以前萬民已死已壞散而歸土泥之肉身一切要復生起來那以前或升天或墮地獄的靈魂亦一切都要出來再賦入本身而復成以前在世的

原人乃那先在天堂的靈魂帶其本身同回升天共享無窮全盡之福樂那先在地獄的靈魂亦然拖其本身同回墮地獄共受無窮全盡之苦難那好事者所謂輪廻三世萬刼等言皆是沒把臂沒來頭的胡說竟不必去理他以上正理幾端極爲先要其餘自有教中諸書可參今不暇全述

宜守之戒第二條

一曰這箇肉身靈魂既然共爲惟一天主生與我的必也把這肉身靈魂的能幹用在屈服奉事惟一天

主。而認識供敬誦求拜望這惟一天主。莫把這惟一天主生賜於我肉身靈魂上的能力。錯用以認識供敬誦求拜望於別的。如或在我下者。或與我相等同類者。或毫釐與我不相干者。如天地日月。古人及邪魔虛假土偶神佛種種醜陋之像。皆當切戒。惟此奉事天主的禮儀。一一該依天主所定之規矩。不可以私心惡意。或於其所。或於其時。混亂此極大之事。

一曰。天主所用以生我養我的父母兄長。所借以教我制我的君師。萬無不孝敬尊順之理。至於盡力効

死而不悔。

一曰人人本性所懷良心。天下公共所謂公道正理者。寧可失命致身。萬不可傷背之。是故凡爲人者。不論何故。不問何爲。必不可用奸情私意謀害他人。或生命。或財物。或名聲。

一曰天主所賞於我們。不拘本身所有之生命才能。不拘外來之富貴權勢。俱不宜妄費亂用。惟當以天主所定的規矩用之。是故或於飲食衣居。或於便安快樂。或於職位權勢。大過本分者。竟獲大罪。而犯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戒之端。以上嚴戒幾端。止爲摠綱。而所包廣之條。茲不及詳。

宜行之禮第三條

一曰。凡聞知有此聖教。而欲從之。先要向聽傳教的先生。或明達教理的朋友。討論其緊要的大端。畧通其理。定自己主意。可以下手作入門的工夫。此工摠有三件。缺一必不能成。其一。悔改前非。遠去獲罪一切的引頭。如一向所從邪邪教。都要背棄。所供他教邪像。一切都要燬燼。所誦他教僞經。都要拆壞。所守

他教禮規都要斷絕如齋忌拜念等事皆是又一向若有所取非禮非義之財物現存的都要送還其原主若已無其本物而有力能用別物補賠都要補賠若有其本物或有力能補賠然那原主或不在或不知是誰萬宜把此物或此物之準值送獻於萬物之大原主即天主是也而捨之於窮人其二領受經典即聖教所謂天主教要小本書是也念熟聖經五條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十戒聖號已熟要從傳教的先生或從通達能講的教友討解經上的義理其三在

天主面前誠心實意痛悔以前平生的罪過立定主意以後堅信聖教所陳宜信的端再不復疑全守聖教所命宜守的戒再不復犯常行聖教所立宜行的禮再不敢忽方可以領聖水而進入聖教但這傳聖水的禮若有專務傳教的先生在堂他有此權而不可從他人求領之十分不得已因遇臨危的急際不拘那一箇凡曉得教中禮規而會念傳聖水的經言者大小男女在教不在教都可行之惟遇如是急際有男在而熟其禮當男行之女雖熟其禮不必行

男之中有在教的在當在教的行之不在教的雖熟其禮不必行

一日進教後若有干犯教中大戒而獲大罪不拘在內而已所獨知在外而人所共知者必要求主教教中所謂撒責耳鐸德是也親自告解所犯何端所作幾次痛哭其失恨悔已之無情立意再不敢如是乃可以得天主赦免其罪復爲天主所憐而不棄之不然雖道理已通聖水已領若有大罪而不肯解必不能得天主所許賞於從教者天堂的永福反與未曾

道教的無異若無主教者在而自訟自愧誠心實意惟爲天主痛悔立定主意遇便就要告解亦得罪過之赦而將有天上之分

一日在教吾友大家或以熱起或以堅固或以表章敬愛天主的心依公共的善規都要作用不可依着私心小慧輕慢遺忽比如門外房內貼掛聖號十字以拒邪魔室中於潔淨謹慎之處供奉天主聖母等像以便每日拜誦行課遵守洒點聖水身上佩掛聖讀念珠聖牌等物每年求得瞻禮日傘依日期詣堂

與彌撒撒若或無堂亦依日期自己行工致敬可也。又在教吾友或倣倣天主耶穌在世之行或倣倣聖母及教中古今聖人所行。以得修養義德保存聖寵而立功於天主臺前。苦身克己之事。若雖自無膽力心意行之。倘然聞見他人行之。亦當樂於讚美欽重之。不可非之爲無益沒用的工夫。譬如默存思想天主之奧妙齋戒打索穿縛騌衫銅帶。席土枕石粗食惡衣存貞守寡爲義爲道失利失便忘功遺名爲公謀道離家遠俗。以便行修傳教學道種種克己之功。千

般萬項。以上特其數端。即是緊要。其餘姑不敢論。又聞知這一箇聖教爲人人宜信宜從因其惟一爲救命升天之路故凡聞通其義而怙終執一。不肯討論明白。或怕守成行禮之難。而不從者。便有萬善千功。一些也筭不得。惟爲不認天主。總歸於忘恩背義。竟不能升天。必墮地獄而已。譬如一箇人。處置家事。各各合理。款待路人。箇箇親厚。但是自己生身的父母。再不肯認。還筭得是箇好人否。

以上粗義。皆余歷年所習聞天主教中千萬之一二

因願我等同類者。各知之以救本命得升天堂。免墮地獄。誠心敬志敢陳之。以爲利親益友之小引云爾。

覽者若有欲聞詳辨。不敢不悉力以應。

BIBLIOTECA VATICANA

龐子遺詮

四卷

〔西〕龐迪我著

提要

《龐子遺詮》四卷，西班牙龐迪我著。明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9.1。

本書為問答體神學著作，主要內容是對《性薄錄》的詮釋。『性薄錄』是拉丁文symbolo的音譯，意為信條。全書共四卷。其中，前三卷有小標題『性薄錄』，書中將該詞釋為『共具』之意，內容是『亞玻斯多羅』傳教四方共用之天主信條，即今通稱為《使徒信經》者，共有十二節。本書前三卷共十六條目，首為『詮始學貴信』，總論聖經學習之要。其中明確提出聖經奧旨要以四端，《性薄錄》為首，其次為《天主經》、《十誡》、《七撒格辣孟多》（即天主教『七禮』）。前三卷其他十五條則依次詮釋聖號經，亞玻斯多羅，我信，全能者天主化成天地，惟一費略、耶穌契利斯督、我等主，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受難於般雀比刺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生，升天於全能者罷德肋之右坐，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斯彼利多三多，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聖神相通功，罪赦，肉身復生，常生，即分別闡述了《使徒信經》十二節的內容。本書第四卷分別詮釋天神魔鬼、人類原始，對天神性情、神守、魔鬼的存在緣由、魔鬼與天神之辨別、防範魔鬼及人類原始狀況作了解說。書中以《聖經》與其他教義等內容解釋人類歷史，並將中國古代記載與西方

歷史、天主教教義等相聯繫。龐迪我認為伏羲作書契文字、教耕種、立宮室等皆為天主分裂語言之後所興之事，而中國之民同其他各地一樣，亦敬信上帝；他還批評了佛神怪像邪術等，以為天主信仰純潔向善，為有德者所尊從，並且援引《列子·仲尼篇》中孔子答太宰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用以證明孔子已經瞭解到信仰天主之西方聖賢的美名。本書全面解釋《使徒信經》內容，將相關名詞音譯、意譯，並且結合中國古代記載宣傳天主教教義，反映了龐迪我的傳教觀念與神學思想。

本書開本25.5釐米×16.5釐米，版框高20.8釐米，寬14.2釐米。前三卷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其中卷一前兩頁為四周單邊），單魚尾；第四卷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白魚尾。各卷頁數依次是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二、三十一。其中卷二末尾有一『終』字；卷四『天神魔鬼』部分為該卷第一頁至第十五頁，『人類原始』部分為第十六頁至第三十一頁。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複本三部。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37.5者，為本書卷四『天神魔鬼』部分；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4者，為『人類原始』部分。其版式、行款等與本次收錄之全本相同。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者，亦『人類原始』部分，其版式為四周單邊，行款為九行十八字，卷端題『耶穌會後學龐迪我著』，似別為一本。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著錄有《龐子遺詮》二卷、《天神魔鬼說》、《人類原始》一卷；《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著錄有《龐子遺詮》二卷（後附《神鬼說》、《人類原始說》）；《杭州書板目錄》著錄有《龐子遺詮》。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

法國國家圖書館等亦均有收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龐子遺詮》一部，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此本亦有四卷，但卷三為二十三頁，且全書均為九行十九字，與本書版本略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四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其中三部均與本書版本相同，另有一部題《龐子信經遺詮》，由《信經》和《龐子信經遺詮》兩部分組成，為清漳景教堂重刻本。（毛瑞方）

龐子遺詮

64 1

18.i Volum:
Tom: 1. Symbolum Apo:
stolorum. p P. Sida=
cum Pantolam.

四五一

龐子遺詮一卷

性薄錄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

詮始學貴信

問學者行善克欲歸升天路必識事真主然後可欲識事真主必實信聖經所陳理實行所命事然後可茲余願識事真主信行聖經幸闡奥旨以發愚蒙曰善哉問眞我所願言也請與爾俯身屈膝稽首天主敬禱眷佑庶幾言者聞者俱有益耳但聖經所載皆天主訓諭導引世人修身循德其事

多、其蘊旨無窮、恐非暫時所能畢舉、亦非吾人所能罄說、

問、聖經旨奥、弗敢輒望其詳、幸舉要略、以示歸宿、

曰、聖經中無有片言不大益身心者、今子請其要、則有四端、其一、性薄錄、其二、天主經、其三、十誡、其四、七撒格辣孟多、學者能洞燭四端、則幾矣、

問、何謂四端、曰、人最大最要之德有三、信天主、二、望天主、三、仁愛天主也、性薄錄者須以立信、乃訓所宜信也、天主經者須以興望、乃諭所宜求望

於天主也十誡者須以積仁愛乃曉所宜爲宜避以奉天主之旨也七撒格辣孟多者乃爲累積增益存保是三德之器也故曰最要惟有四種也

問請以日用事物譬之曰昔者聖人亞吾思丁有言譬之作室先累基址垣壁繼之既得垣壁甍瓦繼之而後稱完構焉然造是工須得其器借此爲喻凡人欲以極天之德室累積於心中必先起信爲全工之基址蓋天主之蘊與天上身後之事正道眞德之妙非天主自訓誨而人實信其言決非

人之所自能知也、夫不能篤信天主言、安能求望其佑守戒而仁愛之乎、故信譬則址也、信既堅乃可興望、故望譬則垣也、信望既得則自加仁愛、譬則甍瓦也、乃得完畢矣、然造是德工、又須得撒格辣孟多、譬則器也、故曰切要惟四端也、

詮聖號經

問四端之要既聞命矣、願示當信之事、使得而即信之、曰善哉問也、吾將言之、聖教所蘊皆在十字聖架號經中、故載雖在經後、今解之在經前、其精

義有百端所結者惟二其一則天主之體一與位三其二則天主之降世著肉身而生與其受世難而死

問天主三位一體之說曰此義高遠難狀今姑釋其名目而容詳其實義焉天主之一謂萬彙之外有一無所始終先後無容變易增減無有萬年一息自無始而爲萬物原自立無賴而萬物俱賴之永得之則化生存治一失之則毀滅消亡其體純神絕無身形聲臭方所其尊貴宏大無窮其智能

仁義全廓無境微特莫能大焉且亦莫能等焉名爲陡斯其性體能智美好精粹純一而全載於罷德肋又全載於費略全載於斯彼利多三多是以天主雖一實有三位

問天主降生受難而死之說同此解具性薄録矣今約言之夫從無始時未有天地萬物特有一無始無終之天主造化天地神人萬彙之後因見世人罪愆深多故三位中之第二位費略於一千六百年前托於清潔童女瑪利亞取人性而降誕於

世名爲耶穌譯言救世者巡遊列國肇闡聖教以諭民遷善除惡奉事眞主人能無背誡命則可以升天堂之永福可以避地獄之永災所著聖跡種種命死者生即生命瘖者言即言命聾者聽即聽命瞽者視即視命躄者行即行巨浪雄風命之息即息海水土木命之變即變邪魔畏之皆伏蠢物順之如靈凡三十有三年在世之期已滿捐生命以贖世人之罪以其全能無玷之軀容彼惡人肆害釘於十字架而死天下億兆人罪皆以一身償

之、令得清淨自修也、死後三日、又自復生、四十日間、屢現顯跡於其徒、以符復生之實、而後白晝升天、此降生受難之概也、

問此二端者、其義已明、然二端何以爲聖教之最要義、曰、夫人之最要義、在識眞主而愛慕奉事之、首端以明天主爲人物所從來之始、及所向往之終、故知其實爲造物眞主也、次端以明天主甚愛我人、故須激發誠心愛慕奉事、最爲急切、此第一義也、人實信此二端之義、則生行實德、死受眞報、

不然則不識眞主、縱能爲善、未有本根、曷足以享永福於天堂、免永罪於地獄、此第二義也、夫二端實義深明、聖教所以別於虛學邪術、此第三義也、

問敢問二端、如何在於十字聖號內曰、畫十字聖號時、先以右手指額上、而曰因、罷德肋、即第一位也、次指其胸曰及費略、即第二位也、次先指左肩後指右肩而曰及斯彼利多三多、即第三位也、其曰名者、本文不曰三名、蓋三位總之一名、正以指其一體也、畫十字形、則驗費略受難釘於十字架

而死也、如是、故具二端之義、

問、未念因罷德肋之先、又於額上次口上與胸前三畫十字、曰以十字聖架號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讐、何故、曰人之善惡、或以念成、或以言成、或以行成、畫十字於額者、除防惡念而願招善念也、畫於口者、禁止惡言而期出德言也、畫於胸前者、革去邪事、回行、而累積善事德行也、二惡去、三善聚、然後善可得而爲也、

問、誰爲我讐、其十字從何而有救我於我讐之能、

曰凡圖害我者總謂我讐然最虐者有三世俗其一肉身其二邪魔其三俗世者以假玩好假福榮攻我於外我甘而從之或憚其譏笑毀謗而弗敢違之必染於汚而受其害矣肉身者自有歆羨恒以聲色臭味娛樂佚安侵我於內邪魔之險計莫非以身難心罪之事煽人陷人俾其生不得安淨死與已同殃也三仇同盟以害我我欲急抵拒之莫如秉精誠以畫十字聖號而祈天主之祐有鬼魔嘗語人曰若爾不先以十字保身我必死爾矣

此非十字自有德能惟因耶穌被釘於上抹世勝魔乃始因有是德能也故十字聖號之德能即耶穌之德能敬拜十字聖架即敬拜耶穌而思念其抹我之弘恩是以凡誠信聖教者早作晚寐出入起居飲食顛沛攻業始終莫不畫十字以禱天主之垂祐若此則靈與身合一切險難悉能逃避一切功業亦悉能善作善成也所以十字聖架爲凡人從聖教之表號

詮亞玻斯多羅

問信爲德室之基、而性薄錄須以訓所宜信、請以性薄錄爲解、及所云亞玻斯多羅何謂也、曰亞玻斯多羅譯言遣使者、耶穌在世於羣徒中自擇十二使四走布教、故耶穌自稱爲亞玻斯多羅也、性薄錄譯言共具也、亞玻斯多羅將散四方敷教、先以天主最要者十二端撮於經中、凡眞心從教者所當誠信、故性薄錄一章分十二節、每節應一亞玻斯多羅

詮我信

問如何爲信曰人未經見之事惟恃所傳者之眞實以爲合有此事則信從生焉今予能以性薄録十二節爲天主之言且以爲最眞實無纖毫可倩疑者是則信天主之德也

問實者可信經視則實而有徵如目能别黑白則亦信其黑白告盲者以華也素也弗易信矣十二節皆天主隱與之事世人未覩之何以望其能信遂信且堅乎曰天主及天上之事多無形迹非天主自舉爲訓世人篤信其言豈肉目所能閱哉予

毋拘拘于所未覩者第言出自天主節當以我神目獨信之矣必俟視之而後足信則世事之可疑者豈少哉中華古典帝王道化烝民聖賢經訓萬世子必信之是果據目視乎抑信記載乎父母之生爾也是時爾未見也有謂其人爲生爾之父母爾得疑乎即人有欺爾者爾且信之況欲爾信天主者固以善爾非誑爾也爾言據目視爲實信益不然矣肉目所視甚易誤人遠望則以大爲小以高爲低畫之巧者本平視之則坳突焉置直木之

半於水中視之則曲非彼物之變於前也目力謬也耶穌契利斯督之降世也以言行親傳此道於民又以聖跡符之如死病能使生全鬼魔能使畏避此皆耶穌弟子所親覩而記錄於冊以垂訓於後世者也若望者紀耶穌之聖言聖跡者也紀果而系之曰書是者即耶穌所愛徒也所紀皆吾目擊事也據此可以知其最爲眞實矣撮此數端以徵耶穌之爲天主費略使爾今得信其道後得享其報云夫天主親現親證又爲聖人所親覩親書

子與我雖未及目視、尚可懷疑不信乎、至於其義言懿事欲悉紀取而筆之書、書即大地之寬亦不能盡載也、昔者耶穌復生顯示其徒其一多默、偶他適、歸時聞而疑之、曰非我目擊其手足釘釁手摩其胸傷、終未敢信、迨八日耶穌復現、呼之曰、爾試親察我傷、允信勿疑也、多默既見、乃伏而泣、再二呼、我眞士、痛悔前日不信之罪、耶穌復呼之曰、爾視我則信、彼衆不待視我而信、眞幸福也、予欲得此幸福而免不信之罪、則目宜不待視矣、

問人憑心也心憑理也既不目視其形必須心徹其理然後不爲苟信亶其然乎曰非也夫信德由聞而入非以視得亦非以明得若必視此謂見若必明此謂知安可謂信哉夫視明而後信爾信爾目爾心也不足爲功德不待視明而即信是信天主也乃實欽崇也賢者固未嘗誑言也所傳既諧於理固求證之徵乃信之否則疑之茲不亦輕褻以爲不足恃乎夫賢人猶人也語或有誤時尚宜不待徵而即信況天主無不洞知無不能備又無

不眞實乃待視明而後信焉是始疑以爲不足信也侮慢之罪有重於斯乎予欲待視待明而後信則必先墜陷於地獄不可更脫然後信有地獄必先驅黜於天堂不可復得然後信有天堂則是先受不信天主之永殃而後信有天主也此時知悔而冀改其不信之罪晚矣猶夫迫焦灼而後信火之熱也絕無幸矣

問天主之事必據理以求知之亦有何害曰事之無理者雖知不可信也若乃上天之載雖於理確

實可憑然不可待測識而後信之何也天主事理最高遠最蘊密豈神與人區區量度所能探者哉若其能探則天主亦有限微物耳人心之靈雖細草纖虫及目前切近之物及已之本性盡心極思尚莫能窮識而欲以是狹弱之量褊小之思窮探天主性蘊之奥天上極樂之事非極愚必極傲矣微但不能探徹且彌測彌昏譬之物色得光照而後能視之冥則否然而仰太陽者愈視愈昏非其光之不足視也其光盛大非目力所能加故非特

不得視、反得眩焉、聖經曰、細搜瑣測欲窮主奥、必壓於其光、予欲遵聖教必無以難明之事爲不足信、既爲天主之所親諭、愈難愈大愈當信之、蓋天主之事、人雖不及見知、然其宜信燦然甚明、此無他、惟爲天主自傳之言故耳、茲所謂我信全能者天主、即謂我實信初化成而後保存惟一天地主宰、自此而外、儻有稱主者皆僭也、又謂我信天主之言皆眞實無謬、凡其所約善有賞惡有罰者必踐不誣、至於信者若是而所行者或不應其所信、

聖經又謂之死信、惡人鬼魔亦能有之、惟于信後加望加愛而固守其誠言則實信實行存中發外乃謂之活信也、又非獨自行之若此也、即惡人之怨恨誹譏、一切輕之而惟顯行聖教之事以自勉顯言聖教之義以迪人、茲眞所謂信也、故信也者正所以爲積善立功媚茲天主受天堂永慶逃地獄永殃之根本也、然而要皆天主弘恩賦之、非天主賦我力、我能自及而得之乎

詮全能者天主化成天地

問何謂全能曰全能者無不能之謂也凡屬未能求能者有能不能若言天主之能本性能也其所欲即所爲即所能世間一切或大或小或多或寡咸受成於此能中何俟造作何待時刻何假材質而皆命有即有故無難易之分陶鑄天地猶蚊蚋也以無造之爲有而既有又能歸之乎無今造天地見其能矣然天地之外其無窮之能所及又非天神與人所能思議蓋凡人物有能原非自有惟我天主界之而又能不界即界之矣又能復去惟

天主本性之能不懸乎外、所不欲爲者莫能强之爲、所欲爲者莫能遏之不爲、故獨爲全能者也、問天主無滅無誑、不能變其常、不能遷其處、不能更作與已相等者、能何謂全、曰是何傷、此之不能正乃全能也若能死滅誑言變常遷處等類反爲無能矣、惟不能永存故死也、惟不能全實故誑也、惟不能純一、故有變易也惟不能普到故有遷徙也、惟不能爲至尊故有相等也、夫天主自能永存全實周到純一、至尊無尚故不死滅誑言不變易

遷移、不得復有相等者、是以此之不能正驗全能豈減其全能乎哉譬之强者能勝人、不能負于人、負于人、不可謂能、正惟不能負于人、斯不減其至强者耳、

問人類之力、亦能成前未有之物、此似以無爲有、毀物之全、死物之生、此似以有爲無、何爲獨歸天主、曰神與人、卽有所能、豈能於全無之中、輒成一物、夫其假材質而造作也、是謂以有爲有、卽或毀敗滅絕、而形質仍在、豈能全消於無、譬猶工人、木

爲梁棟磚爲垣壁其未成宮室也非此磚木無所運其能這毀此宮室而磚木猶在也非如天主能以全無爲有若必不可無又能以有爲全無若必不可有也

問獨稱全能何故曰獨舉全能正以後十二節其事與理悉天主之隱與非凡人意慮所及故不易信也果能實信天主之全能一無所難則其化成天地降孕童母死後復生等節雖甚超越人能之事亦自實信不疑矣天主所約爲善有報爲惡有

刑、永且至重、惟信天主之爲全能者、知其必能不爽、故善而望報、愈增其德、惡而畏罰、日減其罪、

問、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一造物主也、胡獨稱天主而不稱萬物之主曰、非不爲萬物主也、萬彙之中論其靈者、則惟天神與升天之人爲尊、其不靈者亦以穹天日月星辰爲大、獨稱天者、舉其尊大而賤卑可該、不必言也、況天主雖無所不在、而尤顯著在天、惟在天堂受福者能以神目親覩其體、同享其樂、故獨稱天主云、

問罷德肋何謂、曰天主之性體雖一實有三位罷德肋則第一位之名號、譯言父也、

德肋則第一位之名號、譯言父也、

問謂天主爲父何也、曰三位之第二位費略從無始時生自罷德肋、故費略有子之義、罷德肋亦有父之義、詳載第二節中、且天主又爲萬物之公父不特初開闢時以無造成天地萬物也有物以後其相生相化各傳私類、如子由親出、火緣薪傳實亦天上與之共成、自非然者生機絕息而萬物亦不能成矣、物雖既成、又賴天主存之治之安之育

之始不消滅還歸於無謂爲萬物大父不亦宜哉
善人能信其言能守其戒天主卽此善人之慈父
若其愛護眷佑則尤深於慈父之戀愛其子默照
在念慮開明在心胸防其災害拯其艱難聽其祈
求使之微疵細過自爲消融德益進績益宏而其
死後之天堂永報益厚也故其爲善人之父母彌
切耳

問全能及化成天地何獨謂罷德肋曰位雖有三
共一天主而已全能有獨稱之名而非有分屬之

理一位所化成即三位共化成也第因罷德肋無所原始而爲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之原始故獨稱全能焉夫天地化成正驗天主全能故天地人物雖三位所共化成而聖經獨歸於罷德肋、

問天地以何材質化成曰若必假材質而後造化天地此其能不謂全矣夫假材質而後造成天地、則造此材質者又將假何材質乎蓋萬彙有自立有依賴其自立而不依乎物者惟一造物主耳故獨天主無始無終自外神人萬物莫不有始然而

不能自造其始獨天主爲能造之故開闢之時肇有天地絕非假藉何等材質天主欲有天地即成天地此之謂化成也

問化成何獨言天地曰天司覆地司載一天地而萬物在其中矣今此蒼蒼者咸名謂天其間日月禪明星辰森布與夫天神之陟降統之乎一天也四行金石草木鳥獸魚鼈及我人類亦統之乎一地也譬猶言靈之與身合以成人言身則兼血脉筋骸之會言靈則兼司悟司愛司記之能故謂靈

與身而凡其所係者皆統是也夫是以云化成天地、

詮惟一費略耶穌契利斯督我等主

問何謂費略曰費略譯言子也、由罷德肋而有費略、則罷德肋有父之義、費略亦有子之義、故雖無二主、實有二位、

問造物者至尊至大無始無終惟一而已、今曰三位何也、曰性薄錄凡十二條皆天主蘊奧非神與人可能探測、而其中三位一體之理、尤屬精微、欲

我語下一一解明不特必難洞曉而卽此已墮傲
罪茲惟指其大義夫我主至尊至大無始無終其
能智無窮際善美無界限榮福性德自圓滿無虧
欠超然茂以尚矣固惟一也若云有二豈能全然
圓滿如是亦豈所謂萬物之大本大原者耶但天
主雖一無妨其有三位若不能有三位則亦何以
見全能全福試觀宇宙間萬物多有能傳本性而
生其類如人能生人樹能生樹火能生火但其能
皆天主賦之以全其性況乃萬物之主若獨自孤

子不能以本性本能本智悉數傳與而生發與已相等似者則細物之能反出造物主之上無乃造物主之能顧不能圓滿如是乎則何以謂之天主故聖經中天主嘗有言曰吾使他物能生子而吾不生乎夫靈物獨而無配則無樂無榮無尊無富故患莫大于孤子而無配天主罷德肋其性善美無窮非世間一切物所能探究其萬一使其子然獨立而無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與之一性一智一能則無窮之理何以昭晰又誰能盡愛享其無

窮之善美乎故三位一體之理眞實可信如謂天主一位必不得有三位則其性能尚有未及榮吉不爲圓滿非所論於天主也

問天有多神足供使令聖德之人亦俱受天堂之福明天主之理享其無窮之樂雖無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似亦不爲子也曰天主自無始來其理善榮亦俱無窮夫能配其無始者必其亦爲無始者能殫徹盡愛享其無窮者必其智能善亦無窮者既曰無始無窮則非他物乃惟造物主矣故費

略及斯彼利多三多與罷德肋其一性、一能智、一善榮、一萬物之主而已矣、其外天神與受福之人雖靈於萬物、然不能超於物也、皆各有所始有所主、其能智亦有限、以有始之微物配無始之共主、以有限之能智欲探無窮之奧理、其將能乎、故使獨有一位、即森列神人無數、猶不免爲孤子、與無有同譬若世間獨有一人而無與之相類可以爲配者、即牛馬異類、充盈宇內、得不爲孤立哉、

問天主非子、然一位、得相等似者爲之配、理固然

矣但天主純神何以得子曰天主之性之理迥越凡物之性之理若以目前人事度之豈不謬乎夫天主罷德肋及費略雖實有父子之義然其性情純粹神而不屬於形非可以男女鄙事爲例故三位一體之事最爲難明即欲設諭相曉而萬物無與似者無已則借其略似者以通其意人先當知天主純然一體凡其能智善美名目雖異惟此純體絕無彼此二物之殊非如我能改易能使先有後無先憂後樂先不如此後如此也故凡可減可

加可先可後可去可來之情物一切無容也又當知天主至靈微特澄徹事物之性理而又以其無窮之識見逐悉探其性體之無窮茲罷德肋生發費略譬人照鑑一寓目間鑑中輒發此人之本像無毫纖之不同且不啻相同也此動亦動此靜亦靜不假造作不待時刻輒照輒有又譬人或思想一物一理輒自造設是物是理之實像於胸中以神目照此像於內即如以形目明見是物於外使無此像其何以明悟此物矣即是而推因知罷德

肋以其神目自已照視能明洞其無窮之性體必
輒生發其本體之神像與已全似者焉即費略也
顧此二喻亦只强名相似而實又不然蓋鑑中及
胸中二像倏去倏來與我爲二又此二像雖爲我
所自發而與其物極肖者然我不能以已本性傳
而與之故徒爲物像不能爲我子也若天主者粹
然一純體而已凡可減可加之情物一切不能容
之故罷德肋所自生發於其內本體之實像乃盡
致其無窮際之能而又以其本性能智美好全然

付與費略、故費略實爲其親子、而又與罷德肋共惟一性體、一能智美好、共爲一天地之主也、

問體既惟一、位奚有二、曰、夫物未有自能爲已之原者也、惟罷德肋自無原、而實爲生費略之原、費略又原生出於罷德肋、故其體雖一、亦必有一爲原、一爲原所生者焉、此二位之實殊也、假譬人之爲父者能以已之私身與神悉傳畀於其所生子、父與子、共惟一體、然因父生子、而子實生出於父、此固不能無父子二位之別也、

問罷德肋旣實爲費略之父、似必爲先且大、以造生費略如父母實爲先而造生其子、果如是也、奚以共爲一天主耶、曰不當作如是論、葢罷德肋雖實爲費略所自出之父、然罷德肋照明其體而生費略、夫罷德肋無時不照明其體、故無時有罷德肋而無費略、是二位俱兼無始、非有毫釐先後之分者也、夫罷德肋雖實爲費略之原、然費略之性體卽惟罷德肋之性體而已、故不可爲造生費略亦不可爲尊大於費略也、試觀海水無原而爲江

水之原江海之水非二而江海實二人必不指江名海指海名江者知江非海而海非江也江雖實出于海海水無時不注于江故不得謂之海先而江後海雖實江原江水即海水故亦不得謂之海造江也夫照鑑思物以及江海諸喻大約微有相類乃若實理深奥必非天神與世人思慮所能窮而況可以言語形容之乎子無據淺論膚喻以爲信而惟以天主之親言自稱三位一體爲據乃能生實信而無疑也

問何謂耶穌、契利斯督、曰此則天主費略降生之名號、譯言救世者及百王之王也、天主費略降世以救滌人罪、開廸人善、導人昇天爲職、故名謂救世者、

問誦念耶穌二字必俯首者何意、曰耶穌則天主費略爲我等降世之名號、凡從事聖教者感念隆恩、或聞或誦其名、即俯首以致恭敬、而徵其爲我主、且以驗其爲我俯及地而爲人也、非特世人、即天神之自然、獄魔之勉强、一聞聖名、莫不即俯跪

而生敬畏蓋此聖名非過耳之聲音而已誠心誦念之時此目如見此耳如聞此身如對此心切望天主眷祐以避除災患翦滅凶魔私念百不敢入凡情百不敢生以亂我對越之心故願從聖教則聖名不可須臾忽於心離於口而凡夙昔所習異教知是邪魔絕口不言庶不得罪於天主也

問謂我等主何也曰耶穌幹利斯督惟一位而兼包天主與人二性若天主之性自爲萬物主者勿論已若其人性亦既結合天主之聖性故亦得爲

萬物主也、夫耶穌自屈其尊爲人受大苦難、以償人罪而廸之行善改惡以蹈昇天之直路、此耶穌之至恩、於我更誰加焉、故天主使爲我類總首主而審判生死賞罰善惡之權全託之也、

詮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問何謂生於瑪利亞童身、曰此天主降生爲人之事、凡人皆由陰陽交搆而孕、絕未有有母而無父者、爲母者亦未有生子而猶保存其童身者、獨耶穌不然、母氏瑪利亞未娃之先固是童身、既生耶

穌不損貞體此正耶穌之獨異耳

問天主之極能與事非人間所有吾何敢傲然藐測以自多哉有敬信無疑庶免罪戾耳然求更詳其說而又設喻曉之曰彼時天主欲降世爲人選二盛德女名瑪利亞者爲母先遣一天神其名嘉彼額爾者現於其前而告之曰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殊福今孕生一子宜名耶穌聖母從少誓存童身聞言心懼乃問之曰我已誓絕人道此事何能天神對曰瑪利

亞勿懼也天主全能無不能爲此因斯彼利多三多之能功以成故爾所生子亦稱天主子也聖母乃俯俞曰主役在茲惟主之命矣是時斯彼利多三多卽於聖母清淨體腹中造成一全美肉身又輒化成一精粹靈神以結合其人性蓋一息之頃而聖胎成焉今試以土爲喻夫土生百穀必先播種復加灌溉耕耘乃能成育此定理也人之孕生亦猶是也顧論初造天地之時未生百穀種從何來必不待播種灌溉而天主命生百穀百穀卽生

焉則是最初之穀亦生于童身土中耳聖母雖無男種一得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命生耶穌契利斯督彼時聖體即孕成於其腹童身寧改於初自無纖毫之損欠焉耶穌人性既成而天主費略之性即與之結合天主與人兩性相結以成一耶穌契利斯督如靈神與肉身相結以成一人性也故耶穌雖非二位惟天主費略一位而兼包天主及人之二殊性也所以耶穌實爲無始無終天地萬物之主而又實爲有始之人實有天主無量之能識

而又實有人生有限之能識實有天主及人兩司明悟兩司愛欲者夫第爲天主費略則與罷德肋等而又爲人則非罷德肋等若爲天主費略則有父無母其體純神悉無形聲終始不能受苦無所祈求若爲人則有母無父有形聲方所而凡受苦祈求生死之事皆得爲之夫天主費略從無始來特爲天主本亦無始而從此時胎合人性乃始並謂有始之人特此耶穌人性親結天主聖性故此雖分明胎孕之人而亦並謂天主焉

問聖母孕耶穌而又存其童身此本全能可以意悟矣然耶穌實有形體生時必有其迹母身必坼曷可謂生於瑪利亞之童身乎曰耶穌之生亦大與衆人異矣其先既非從男女之孕其後豈覺有分娩之勞出母腹時神異不可測也決無遺迹殆無異復生之時試思耶穌死後葬之石墓重石扃固幽門不通迨其復生輒已騰身在外無勞開闢而無留礙復生之後現示其徒宮門雖闔輒入其內絕無迹象譬之日光透過水晶水晶堅體原無

改易是以聖母未生耶穌存其童身即生時生後童身亦復如故故稱童身母也、

問耶穌既因斯彼利多三多之功而孕亦可謂爲斯彼利多三多之子否曰否斯彼利多三多特以聖母血體造成耶穌之身故耶穌實爲聖母之子非以斯彼利多三多本體造成故雖有功業不可謂耶穌爲其子譬工人造室室不可爲工人之子惟其非藉本體造成故也、

問不曰因三位而獨言因斯彼利多三多何也曰

前言三位共一性一能故凡天主有所爲於本體之外者俱是三位共之然罷德肋無原而復爲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之原故聖經以能事皆歸于罷德肋罷德肋照巴而生費略是費略爲其智也故凡驗其智者皆以歸于費略罷德肋及費略互相愛慕而共發斯彼利多三多是斯彼利多三多爲其愛也故凡顯天主之愛者皆以歸之斯彼利多三多今天主費略降世救人則大顯其全善與其仁愛之極故降孕之功業獨歸于斯彼利多三

多也、然而實三位共造成之、三位共成而降生爲人實惟費略一位者譬猶一人自著錦衣更有兩人輔助之著衣之功雖屬三人其實一人著衣而已矣、費略降世凡著肉身之功業三位共成而肉身爲人者獨費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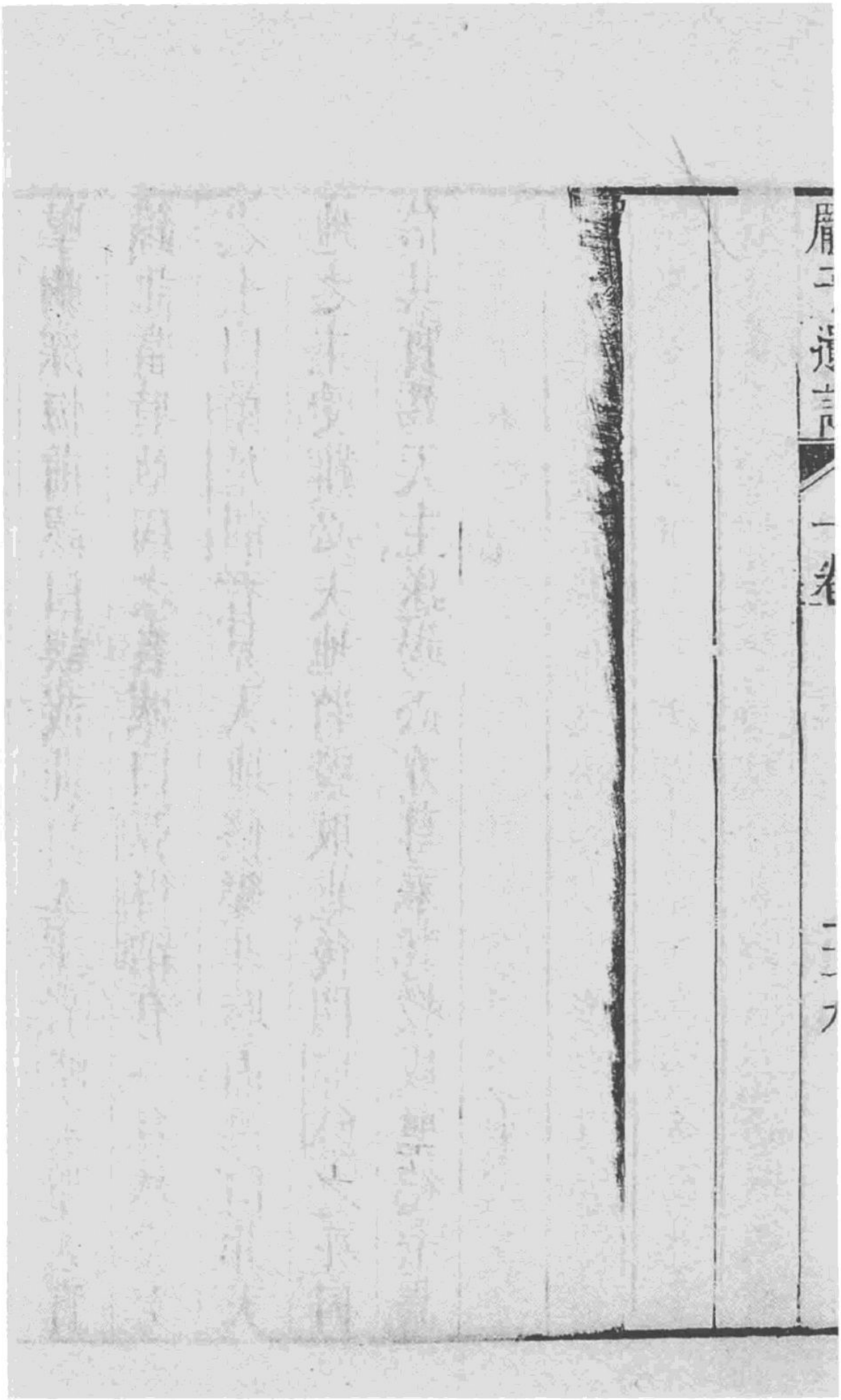
問願聞耶穌契利斯督降生以來有何神異與人異絕者、曰耶穌契利斯督聖經稱之新人、蓋其人性雖與我一類、而其神功聖蹟與我不啻筌楹、凡人皆從父母交配孕生、故皆體其原罪之汚、而身

備衆疾心感多邪了無息期獨耶穌不以男女搆合惟因斯彼利多二多之功而已其童貞之母雖生而繼先祖之人性然而絕不繼其罪垢是以其身質懿美心靈澄徹毫無間染凡諸美德當其孕育而已充備茂以加矣其身雖居人世其靈心自孕生來即享天堂榮福至於世間萬事萬物之理前後萬世之人及其心中善惡念慮願欲無不灼知在世時所顯著凡目可視耳可聞心可知者則人性也其隱微出心目之外見聞輒駭者則天主

無窮之性也拔宗徒所記耶穌居世所爲悉皆彰著徵驗此正其二性俱備之實不可謂獨爲人而非天主亦不可謂獨爲天主而非人也試徵其事有母孕生此時寒哭與衆人無異則著其實爲人也然無父而孕以童身之母而生此時天神羣降忻然歡樂詠歌而報人又忽現一星于天導引遠方來覲之王則又明徵其並爲天地之主也在世時疲於行路勤於訓誨凡饑渴飲食又悉驗其爲人至于天神遵受其命而來事之邪魔畏讋其威

而避伏之每用麵餅飽數千人命病者痊即痊命死者生即生則又灼然現其爲造物之全能也至其受難而死而瘞則又徵其爲人然當其死時從午正至申初歷十二刻之久太陽失光宇宙冥暗全地大震石自破裂若不忍其痛者舊教祭堂之帳忽然破裂墳墓自闢而先死之聖人復生死後第三日自以本能復生昇天則其並爲無終始全能萬物之主亦既燦然顯著矣當此之時彼國之人因見天地大變始覺耶穌之爲天主歸而泣淚

擊胸深悔前謬曰誤哉此眞天主費略矣聖人實錄記當時他國之名城曰亞得納有一習於天文之士自第尼削者見天地倏變非時而蝕曰非天地之主受難必天地將毀敗也後聞耶穌之死因信其實爲天主遂竭心力尊奉其教成聖德士焉



龐子遺詮二卷 性薄録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

詮受難於般雀比剌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問耶穌既爲造物主其無量能乃有受難之事此必有精微至意矣此義愈明始愈覺其恩之大愈興感激向慕矣幸陳受難始末並釋其義答曰我等東來正爲此一大事耶穌以天主費略之尊降生人間甘心歷受諸苦釘於十字架而死以贖世

人之罪、此等恩慈、比肇生天地之恩、尤大也、請言當年受難始末、耶穌降生三十年後、遊行如德亞傳教、淑人所行聖跡甚多、向善者無不信從、惟協露撒稜（如德亞國京城名）巨家及在位者、崇邪自是、極爲傲惡、嫉其德盛、不任受其直言、故皆憎厭、謀欲殺之、一日會議曰、此人所爲奇跡殊多、從之者衆、失今不圖、人將歸附、我教且廢、我國亡矣、或曰、是人肇亂、誑謾、細民、或曰、彼所爲、殊能踔異、非爲惡者、維時衆議囂然、有必殺之勢、但因信者甚多、不敢

顯行欲俟隙而捕執之時有耶穌十二徒中名茹答斯者素有貪行凡人所奉耶穌徒衆供用之物每有餘羨不以分施貧乏竊而私之揣知本國貴人巨室厭惡耶穌遂欲因以獲利謂其人曰爾儕能貨我乎吾能使耶穌不脫爾手彼人大喜約與三十銀錢茹答斯遂每俟耶穌獨居而將行不肖之心焉耶穌所言死期既至嘗以預告十二徒曰我自訂受難而死今其時矣受難先一日耶穌與其徒行罷斯卦之禮（罷斯卦乃每年一大瞻禮日也食一羊羔以記昔時別國

之王有欲滅如德亞國者天主反滅彼國王及其兵馬而救之而同食羊羔因謂其徒曰爾輩中有一謀負我者衆皆惕然問耶穌曰吾師或是我乎耶穌答曰與我同納手於盤者是也惜乎彼負我不如未生矣茹答斯乃曰我師是我乎哉耶穌曰爾自証矣禮畢耶穌命十二徒列坐自解上衣肩水於盤而各濯其足濯畢謂之曰爾稱我爲師爲主我實是也我爲師且主猶濯爾足正示爾宜自相濯即相遜相愛若果能相愛即此徵爲我徒也是時宗徒聞耶穌所自云將爲

人受難而死不勝憂痛耶穌復慰之曰今我且死死後三日復生復生後當現顯於爾次與同坐及晚餐耶穌取麵餅分而授之曰爾各食此此即我身也又取加理增釋言酒爵而與之曰爾各飲此此即我血茲爲爾及衆人罪將傾注者也是時協露撒稜城外有一園乃耶穌與徒暮歸之所晚餐既畢茹答斯先別去耶穌與十一徒同適園謂之曰今夜爾輩必皆舍我經中所書吾擊牧者而羣羊皆散也百鐸錄者第一宗徒也答曰雖皆背我未嘗

背耶穌曰吾實語爾今夜雞未鳴先爾必三云不識吾百鐸錄曰委命之危即俱死弗敢言不識爾其他宗徒言亦皆然行將抵園耶穌命諸徒曰且留止此俟我往彼有祈也呼伯鐸錄雅哥默若望三徒與之俱離一箭之地心覺憂悶謂曰我心甚憂爲將死也留止同我醒寤乃前數步俯身於地呼罷德肋而禱曰我父如其可也吾亦願使是難脫離我身如其不可吾不敢乞如我願惟我父之旨是奉此時聖體汗血滴流及地倏有天神自天

降而慰焉、迴視其徒、則皆寐矣、謂伯鐸錄曰、不能與我寤居一時、惺而祈祝、免陷誘感可也、神心勤毅、惟肉身不無劣弱、遂歸再三復祈、如初、茹答斯乘暮夜及耶穌之獨居也、乃導兇人數百、持炬操戈戟、來捕之、耶穌卽已知覺、起而復詣其徒、其徒過憂倦寐、不醒、耶穌曰、負我者今已至、爾輩盍作而偕我迎諸、言未畢、茹答斯率諸人至、耶穌問曰、覓誰、答曰、覓耶穌、曰、我是也、我是二字纔出口、其數百數皆仆、耶穌俟其少甦、又問之、曰、覓誰、答曰

覓耶穌復曰是我若止于覓我也則縱此數人使之逃逝可也於是十一徒皆奔散而耶穌就縛以送亞納氏亞納問耶穌所傳之道若何耶穌曰我已明言於世未嘗隱也此當問聽我者而曷問我時有亞納一隸怒其語戇手撾其面叱曰以此答於般弟費則乎（亞納宮名也）耶穌曰我言誤則爾辨其誤若善則何以撾我亞納又送葢法斯氏葢法斯氏者當年持教化最尊位之人也其時憎惡耶穌之人俱詣葢法斯之署以俟耶穌而共欲害之然

無實據可指、乃購賊徒誑證、所證又不合、難以取信、葢法斯躬蒞問焉、曰爾果爲天主之子乎、明以告我、勿匿其情、耶穌曰我實是也、葢法斯怒、謂其衆曰爾皆已聽其傲詞矣、奚藉他証耶、衆曰然、宜死、宜死、或唾之、或有手傷其面、或掩其目、以手扣之、而笑問曰、亦知扣爾者爲誰乎、時伯鐸祿遠隨耶穌入葢法斯署中、與羣役俱附火、一婢見之、曰爾即從耶穌之人、答曰非也、我不識此人、有頃又一婢見之、謂衆曰、此眞是彼人之徒、伯鐸祿懼、而

誓曰吾實不識彼人又頃之彼人再曰爾正耶穌之徒爾言明露矣爾乃雅利勒亞人復曰吾竟未嘗識彼人言畢而雞即唱耶穌轉首瞪之伯鐸祿始憶耶穌之言所謂雞未鳴三云不識吾也遂悟其罪出悔而哭及晨彼人聚謀復縛耶穌而輸之般雀彼辣多於此之時茹答斯知必殺耶穌也始自覺悔取三十銀錢還之彼人而謂之曰我負無辜我罪甚重矣其人拒而不受曰惟爾自願我何與焉茹答斯則委其錢于天主堂自縊而死身倏

破裂爲二五臟傾洩於地耶穌行至比辣多前彼人妄證謂其與禍造亂誣欺小民圖僭王位求加大辟之刑耶穌默不置辯比辣多異其聲色不動按詳其事又明知彼人妬害乃誠心欲救活之初如德亞國俗每年值罷斯卦日繫獄罪人隨民所禱而寬釋其一故衆以是日俱至國中時有把拉罷者興亂殺人兇惡無類亦在獄中比辣多私詭是人必爲衆庶所惡耶穌必爲衆庶所保就此一機或可爲耶穌救也因問于衆曰今耶穌及把拉

罷此兩人者欲釋誰衆希在位者之旨爭欲釋把拉罷比辣多曰若耶穌者當如何衆譁曰當釘之十字架釘于十字架者當時最酷最辱之刑以加盜賊者曰何罪至此衆復譁曰自稱天主子據我教法當坐死比辣多曰我細勘無死狀姑責而縱之足矣於是縶之石柱鞭以堅繩不下五千全身剝傷擊畢又織剛棘如王冠以加其首復重壓之棘刺深入於腦兒人又唾其面以竹撾其首偽爲跽叩如謁王狀而戲嗤之曰亞物禮拜語詞如德亞王耶穌顏色憔悴聖體傷

劇可悲、比辣多以爲足消衆怒矣乃對衆明顯其言、曰人已至此衆愈怒、其聲洶洶、必欲釘之十字架、比辣多對衆盥手曰、吾淨於此義人之血、惟爾輩自顧矣、衆答曰、其血惟在我及我子身上耳、比辣多懼彼人衆、又欲順悅巨姓、暨在位者、乃以十字架刑判之、縛耶穌付焉、彼人遂製巨木十字架、使耶穌自負而行、驅就城外死地名加爾襪略山、褫其衣以二大鐵釘左右開釘兩手於橫木、以一大鐵釘兼釘兩足於直木、當空豎之、時方午、晴明

日忽失光天下晦暝者凡十二刻天主堂之帳倏自破裂從上及下爲兩是時文豎兩十字架於左右釘兩盜示耶穌與盜同刑也惡人皆仰視耶穌戟手誚之曰爾能救他人何不自救乎其爲天主子也能自脫於十字架我乃信從爾耶穌不以屑意憐其罪愆仰天而祈罷德肋曰我父此皆無知所爲願赦彼罪旁一賊亦誚之曰爾若實爲契利斯督何不救已及我輩也其一賊責之曰爾奚不畏天主哉吾與爾罪當受刑此人未嘗爲不善也

深自悔罪、睇耶穌曰、吾主、爾既及本國、幸勿我忘矣、耶穌答曰、我眞語爾、今日與我同享天堂全福也、耶穌命將終、呼渴、有持酒者、雜投苦膽、繫高竿以送其口、耶穌嘗而不飲、至申初初刻、耶穌曰、終矣、罷德肋我神附於爾手、言訖俯首絕息而死、於時全地大震、石自破碎、若有知覺而不堪痛極者、塚墓自闢、先耶穌死之聖人、多忽復生、以現於多人之前、耶穌死後、一卒持戟刺其胷之右側、兼漏水血、乃有二徒、爲釋下其聖屍、市香液百斤濡抹

之包以白布瘞於石墓而以大石塞其墓前此則耶穌受難之略其徒所親見而紀於冊者也

問耶穌果天主也其全能也奚爲自及於難而不能避答曰耶穌契利斯督即天主費略也其能豈可量哉初能自無造有化生萬物今欲一切滅絕而歸本無誰能遏之況祛惡人之難乎茲隱其全能不避大難死於酷害惟其自所期願以援我人類於罪愆永刑中固非意外猝至不能自脫之難也天主未降生先屢自啟露此願矣蓋緣開闢初

祖、爲魔所欺、而犯天主之命、壞汚人類、天主不勝仁慈、許以天主費略、將來必降生於童身之母、復勝邪魔、以救世人、是故當耶穌未降世之先、其聖神時刻思嘆、望其降生、如農望歲、如懸望解、故自開闢以來、天主時遣聖者、賜以前知之德、而以其降生受難復生昇天之事、詔告來世、故其所書於方策者、詳載於數千年之前、以待數千年之後、而所行所見、無些微異、欲使後人實信無疑、而又知其所以死者、固非意外不得不受之難、乃其自所

立願以救世人者也意撒衣亞曰自負我輩罪惡而以其血一洗之其死也惟其自所欲也耶穌在世之時亦嘗屢以受難釘死復生明告徒衆當時惡人屢有謀不利於耶穌者耶穌覺之謂曰我所訂之期尚未至其人輒懾然畏縮莫敢舉手及至應死期至耶穌躬往迎之即自稱曰是我一言出口其人盡仆於地若死者然而耶穌不避也俟其復甦束身聽其僇辱夫以一言之微輒使多人傾倒則已顯其全能欲滅何難而又使之復甦更自

宣露則顯其本能避難惟所自期故立待而不避也是時宗徒伯鐸祿趨救其師操刀割一人之右耳耶穌更動哀憐手摩其耳而復接之且禁伯鐸祿曰收劍勿傷人我苟不欲受此則豈不能祈罷德肋使千百天神救我乎聖經之前知者皆紀我降生受難而死今避之無以示信矣此耶穌聖徒所記也觀是即知耶穌受難非有所强乃自已欲受此難救盡世人也

問受難而死既所自願則殺之者所以順之似可

免罪答曰不然耶穌雖自欲受難而死非欲彼人肆侮於我也彼人最惡深姤故必欲戕害於我雖耶穌能或避之或遏之然而不避不遏也反忍受之藉其殘虐以自及於難而救人於罪是以謂之自欲然雖實謂自欲亦豈足以解彼之罪夫人本無辜而加之以刑受刑者秖益其貴加刑者秖益其罪耶穌至淨無垢至尊無比殺之者其罪之重何以能解蓋弑親叛君無情之惡兼在於重罪之內也

問耶穌目欲受難而死此何以故曰此其故多矣
贖原祖及衆人罪罰使之遷善遠罪以避地獄之
永苦以就天堂之永福又爲諸德立此表則使人
得瞻仰而效法之此天主降世受難切要之原也
蓋昔天主初生亞當阨襪以爲人類之祖其靈性
其形體本極備美備福後一犯違聖命而天主所
賜之恩澤悉隳因而病患隨至情欲錯出天堂之
路隔焉此宗祖之罪汚又遞傳於人類故人從受
孕來即皆體是汚染而凡後來罪惡無不由此根

茉夫人性中染此罪汚不能自滌負是罪債不能自償則是人類盡是罪人盡是魔役而爲天主之仇讐者也天主安得不加厭惡乎天主義至公平無黨無私凡有刑賞無不當其善惡其人有善不容不賞其人有惡亦不容直宥而不加之以刑乃先祖既犯命矣其後人雖無他罪亦皆罪人之裔況後又加犯命行非義而負重罪于天主者尤多則其所宜加之刑罰不更重乎假令天主即斷以義務使刑當其罪不爲佑救人將皆墮地獄矣無

出期無復能改念思善昇於天堂者矣此雖聖義之嚴人罪之重理所宜然但天主眞爲萬物慈父其仁愛無有涯際固必弗忍遽棄人類而使刑罰之威勝其慈惠之德也是以訂約親降世間以身擔負衆人之罪債刑責而受大災難凌虐釘死以償以贖嘉與宇宙維新其債盡償其刑盡贖天主乃復與人協合垂降聖祐於無窮焉吾人得此弘祐乃始湔除舊惡克事天主於以累積善德天堂之門遂闢而爲善者乃得昇享其福於無窮矣

問得罪宜刑負債宜償理當然也乃先祖一人而貽罪及于萬世何不自當其刑贖其前債即不然或我人各當其罪各贖其債何以必待耶穌降生受難哉曰毀敗易而補積難也犯命得罪負債人則能之至於爲善贖罪償債人決不能何也凡酌罪犯輕重者宜視所犯者之尊卑卑則輕尊則重矣至欲贖罪又宜視贖罪者之尊卑若贖者尊而受犯者卑則易若贖者卑而受犯者尊則愈難矣試如常人慢侮國主其罪不容於死若所慢侮者

與我相等則其罪甚輕常人致禮於國主不足爲國主榮若國主致禮於常人則常人非常之榮也惟其尊卑不等故其輕重殊引類推之令所受犯者益尊而犯罪者益卑其罪狀豈不益重益難贖哉茲所犯者乃天主也其尊無對則人罪更無窮以天主之至尊加罪于人之至卑雖受千端苦難百生而百死之猶不足以自贖已罪之萬一而況欲悉償萬世衆人之罪贖免其應得之罪罰哉況罪者天主所惡罪人者天主所仇人既蓄罪于

身、其所爲事、雖善且大、亦皆罪人之事、不足以呈功於天主、天主亦不據以定報、而矧以之賠贖人類罪債之無限者也、是故人類原罪、雖由一人而徧達於諸人、然而決非人類之所能救也、度天主之一尊無極、知非一尊無極者、不能稱而對之、度人罪之債無窮、亦知非一全能至德功德無窮者、不足以悉贖之、天神也、人也、其尊貴其能德其功績咸有限際、而極尊至淨無量能德者、獨有一天地之主、夫天主之性、固非負債集功受苦之屬、不

當自屈而任贖債之事但人欠罪債雖窮其力量犯重功微無能自償則必不免俱受無限之殃人類險危於此至極天神鉅靈亦不能善爲之計惟我天主無限慈祥惻然哀憫思爲救此患其智能本俱無盡凡神與人之靈才所不能營救處天主自爲營之于是乎費略一位親降於世取血肉之軀而爲人天主與人二性雖殊而急締切合於耶穌之一位則是耶穌一位以無始無終天地萬物之主而又兼爲有始之人也耶穌一人自負以救

人之任而救人之具乃悉備矣何也獨言人則有罪債而不能還獨言天主則有能還之德而不能負債今耶穌共統二性故兼有二能惟其實爲人也則與我一類故負債而任其難而又本爲至尊無量能德之造物主故使之有盡償悉贖之功德蓋凡創事立功其人益尊者其績益宏今代負人債受難雖獨因耶穌之人性然耶穌乃天地萬物之主其尊貴善美無極凡其所爲事業所受苦難縱使細微其功亦無窮盡而況其人童身萬善無

缺所受慘酷最重最大之苦難乎、故其功績無竅不但一世界之罪惡刑罰、即有千萬世界亦足以盡償悉贖之、而恢然其有餘矣、夫人所從得罪者、天主也、今贖罪者、亦天主也、犯罪者人、其罪債重大也、今受刑贖罪者亦人、其功績尤隆盛無涯也、提衡而較、債與償、一一對稱、故耶穌一人受難而萬世之罪刑盡贖、救人之功業畢焉、不惟救人之功業畢焉、而天主仁慈智能之無窮、亦灼然顯著焉、蓋天主全福圓滿、毫無繫望乎外、盡世界人爲惡

墮地獄、天主之全福無減、盡世界人爲善昇天堂、天主之全福無加、人又自甘無良、輕忽天主命戒、惑邪縱惡、最宜憎惡厭棄、乃天主非特不惡、反哀恤之、降世爲人、以引導之、甘受大苦、瀝血而死、以振救之、非其仁慈無疆、曷能若此乎、凡我人類、亦可以惕然儆醒、思所以不負吾主之恩者矣、要而論之、此一降生也、以天主之尊、與人之卑、結合於一位、使人實謂天主、而天主亦實謂人、初犯命者一人、其貽累徧於人類、而使贖罪者亦一人、其盛

德豐功亦徧達而救盡人類以一精淨無疵之聖體忍受暫時之苦難而令凡有罪者皆獲赦其罪脫地獄無窮之殃咎蒙天堂無限之吉福此非天主全智全能其亦孰營而孰成之者哉

問凡建事立業不辭艱辛險阻者其志必有所望今天主自降世爲人受所難堪之事以救人類其志望若何曰夫人莫不求福而福不能圓滿凡所冀望不能悉遂於是有願有爲愚者志在財貨名譽永壽故有愚者之望智者志在明理累義積德

寡過以事天主故有智者之望各以其情冀焉天主不然其尊富福樂純粹善德從無始時圓滿莫加故凡所行惠賜皆由本性之仁而發豈有外益之望外損之畏所牽役哉故前造天地人物今又降而救贖世人其志第以施其恩惠致其美好吉福溥及於物耳蓋物或蠢或靈愈善愈崇愈欲推其美好吉福廣被於物試觀無靈之物莫崇如日其光明被於宇內物無不受焉靈物莫尊如天神其守護萬物之恩澤亦無微不被焉人德彌崇其

欲以善化人、俾物物各得其所者、其願愈切愈急矣、天主之尊貴至善、豐泰福樂、固尤無窮、所以惠物之願、欲使各得之情、亦更無窮、人生諸福皆僞、惟有循理修德、尊慕天主、死後上昇而見天主、享天堂之至樂、此爲眞福、天主誠欲以此賜人、故不辭卑屈降生、不憚受諸侮辱苦楚、以至虐死、總惟至仁無窮、欲盡掃我人愆戾而使獲今與後世眞福、豈天主而尚有他望也、

問天主實欲救人、卽直赦其罪、亦爲甚易、而却降

生爲人受諸大苦以死何爲者耶曰聖經所載天主語人曰我思慮謀猷其夐絕爾輩之思慮謀猷也如天高絕地也今以人類區區膚見欲忖天主之思慮謀猷豈不謬哉凡天主所爲非但度其力所能爲僅可以處分而以爲足也必擇夫可以揚盛美兼慈義大利益於人世者然後爲之故雖能直赦人罪然舉其一不顯其一天主不爲莫若自降生受難尤爲善且切云何者人一犯罪違命天主遽厭棄之罪治之不懷哀愍恕赦之念則嚴義

雖著仁慈不顯人亦弟畏其威決無孝子愛慕奉事之心矣若天主直赦其罪其仁雖灼然光輝乃義則鬱而不伸人又妄恃其慈不復知畏犯罪無忌憚矣今耶穌契利斯督代人負罪忍受刑僇世人所造之罪當受之刑既不廢弛而天主癉惡之義不惟不屈反益顯其公平之至焉至於耶穌心身清潔自受孕時其盛德榮福圓滿蔑以尚之則其所爲受難功績非所自需惟是悼痛人類之苦因悉以其善傳遺賦與天主亦感耶穌救人之念

受茲大苦、盛德豐功、亦遽恩赦人罪寬其永殃復眷祐之如子、而默牖其念、使其悔舊惡而遷新善、遂啟天堂之門、人有眞能爲善者、一及沒後、遂能昇入而永享其福樂焉、此又天主無限仁慈博施下土之顯著者也、且夫凡人一於畏刑易以失望自廢、一於冀望易以徇欲肆行、今觀天主之嚴義、耶穌之重苦、則知罪過雖微、未有倖免于罰者耶、穌因負我罪、天主尚加如此重刑、況我自負罪愆、而不圖悔改、天主肯竟赦乎、若此、則人心悚然畏

刑弗敢自恣其惡矣復念耶穌所以受難惟其贖我罪刑則知天主慈悲寬赦之心恩厚無比我前所犯雖多且重若能心誠慘悔期必改之亦豈無赦我之望庸詎忍於棄絕我哉若此則各特動仰望天主之心有畏有望日遷善遠罪而直昇天堂之路所爲大利益於人類者孰有踰於此者也

問耶穌受難是矣但耶穌微苦即能盡救世人何至受百端重苦乎曰耶穌不以微苦爲足而受重苦其奥義難以條紀今舉其略夫天主至仁至善

超越凡情遠甚故其所爲救世苦難功績亦欲遠踰凡世之罪債也聖經曰人罪惡雖多且重然天主仁愛尤隆盛無涯夫凡能激觸人愛者莫若愛人愛與愛相吸猶磁石然耶穌受如是苦難總是愛我人類之實心恩施於無窮耳故以感化人類令其行善修德以敬事愛慕眞主亦彌速也天主降世豈以贖世之罪刑而已誠欲照臨萬方立爲師表使人聽其訓諭視其行動究其所輕舍重擇者而因得以自知其所當舍所當擇者因而皆有

明識、別其福之眞者僞者大凡萬罪所萌、惟在三根、一曰好富、一曰好貴、一曰逸樂、世人所思所言所爲之非種種皆由是出、遂乃視富貴逸樂爲眞福、以積富貴逸樂爲急務、如能拔此三根、則妄念妄言妄行、一時斬截、罪戾何自而生、故耶穌雖爲萬物主、雖其尊富無極、而降生以來、自擇貧之、自居謙卑、自負重苦者、乃以教我衆人、令其必以絕三欲、拔三根爲急務、而輕耻富貴逸樂、以尋眞福庶不爲世富貴世逸樂之僞福所誤也、三根既拔、

又欲令人種藝諸美德於心土故聖經稱耶穌爲德學之師在世時其言行罔非德程而及受難之時懸於十字架上尤爲照德之明鏡焉諸德無不彰明而忍謙孝仁四宗德光照尤甚蓋耶穌之德清瑩澄澈絕無滓翳而受彼惡人百端侮慢誑誣苦辱乃默然不動聲色反哀恤死已者而祈罷德肋以赦其罪忍耐之德茂以加矣我世人瞻仰效法則凡天主所降艱險困窮或示之鑒或礪之成皆宜忻然順受無生怨懟之情人所加我侮慢毀

謗欺辱隕害亦不必仍以塈懷勿動復讐之念此以師我耶穌之忍德也耶穌以至尊天主下著人之肉軀自甘卑屈以受惡人之多苦釘於十字架兩盜賊之中與罪人同死謙未有甚於是者我人念慕其盛謙自樂居卑不圖處于高貴屈已服役天主以及甘爲衆人之下而掃其驕矜好勝之心不以師我耶穌之謙德乎耶穌一蒙罷德肋之旨即欲自負人類罪債忻然以大苦贖之衆人罪刑代爲忍受孝敬之德莫隆于此我人皆天主之子

也寧甘重殃大害以隕厥身不可毫髮背違天主之命者此爲師蹈我耶穌之孝也耶穌以善言善行廸世而罪人顧以憎毒讒詈應之耶穌不計也乃反哀痛其罪救援其患療瘳其疾隄防魔害終受百端苦難以贖其罪誠欲世人皆免地獄皆享天堂仁之極也我人欲爲天主之子與耶穌俱食天報者必須蹈其轍跡微獨愛其親友乃猶愛其讎敵非特惠施愛我者乃猶惠施惡我者聖經曰爾愛愛爾爾惠惠爾爾甚順且易雖甚惡人亦能

如是如此而已、何報于天、若實愛慕讐爾者、惠施惡爾者、乃實爲天主之子也、蓋忍謙孝仁四德之光、若此其大、不惟四德、諸美德無不彰焉、故耶穌十字架、聖經稱爲命樹、凡養心美德之菓、靡不於是而結、又稱心疾之藥、升天之階、割罪之劒、遏魔之盾、此數名者、正以指其能之大益之博也、其詳難以盡載、姑復揭其一二、人自推測其餘、夫凡天主所爲事、未有如降生受難之大且難者、其所以然、惟以阻我犯義、廸我循德、使終蒙天堂之報脫

地獄之刑而已、我觀是意、則知天主極惡者惡極賞者善、因知人生世間、世禍何足畏、世福何足羨其可畏無如地獄爲無窮之眞患其可羨無如天堂爲無窮之眞福也、人當生時各有靈神之三讐焉肉軀其一、世俗其二、邪魔其三、三者同盟害我曰爲漸縻敗我常德溺我愆戾我於其間決無能避欲防其害使不能入、計莫若切念耶穌之受難、此則一心修德者所日試焉者也聖亞吾斯丁曰欲攻克心中穢感、其堅穩徑捷、莫如逃匿於耶穌

之傷穴、內念纔萌、即以心目思視形容、如見耶穌懸十字架、其聖血淋漓、其聖體慘傷、深爲可痛、又復思此天主所愛親子、至尊至善、無纖毫忒、所以受是者、惟以滌我罪汚、廸我行善、我雖盡負世苦、猶不足以籲謝其恩之萬一、況忍以一念一欲之微、諼其腆愛、而犯其嚴命乎、復思爲我罪惡天主至重罰其親子、苟我知罪不改、見義不成、邪欲萌孽、而不勉力克治、反以頃刻縱恣、輒犯其命、今世之現災、與死後之無窮殃、曷能脫哉、所以練習志

慮激勉懈怠能將一切惡念毅然斬除念念仰祈天主之祐罪日消善日長永苦之畏永福之望益深而世樂之心益輕也耶鮮屢自稱天主之子與罷德肋均焉若其非眞而敢於僭造物主之榮名恣焉於世此爲何如傲惡天主寧不爲之震怒且是至傲至惡之人又豈能忍受人之誑誣忍受人之辱罵非罪泰然處之聲色不之惡詈而絕無怨怒不辭非罪泰然處之聲色不變乎哉既已得自前知屢言人有肇謀殺已者能避而不欲避能禦而不欲禦任其捕縛受大侮辱

當大苦難而反祈天主哀憐恕赦殺已之罪若其至傲至惡烏能有此他諸聖蹟姑置不論而獨想此耶穌之自稱天主及其所受苦難與其大忍甚謙則其實爲天主可明徵實信矣以此耶穌爲我受苦一事時時對越我罪雖多且重我功雖希且微苟我至誠痛悔必改必除其背悉赦我罪容我於天堂之域又何疑焉此又實信堅望之德所自出者由此推觀他德無不燦然光輝故曰耶穌懸於十字架眞爲德學之師照諸德之明鏡也

問耶穌自有人性謂耶穌生死降升受難尚可若天主聖性自無終始不可變易則生死降升苦難與之何與而云天主生天主死天主受難乎曰不然耶穌具有天主性及人性其二性體甚殊情事亦異生死升降受難一切悉人性之事也全能全智使死者復生一切悉天主聖性之事也至二性交結於耶穌而此名詞遂相通貫乃始人謂天主天主亦謂人天主謂之作人亦謂之作人性生死升降受難亦謂天主生死升降受難矣非天主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性有受難生死乃惟一天主而人者受難生死故謂天主受難生死也譬人之靈與身靈者純神也原不奔走倦疲身者死肉也原不生活覺悟而至其靈與身締結以成人體則情與名遂相通焉而靈神亦謂奔走倦疲肉身亦謂生活覺悟也

問耶穌既以苦難救世今此世間不宜更有造惡墮地獄者然而犯罪者墮地獄者甚衆也何以故曰耶穌贖人罪刑非謂後遂無犯罪者亦非謂有犯罪者而可以徑赦不復加刑也若然則非迪人

減消罪戾乃教令肆行無忌矣惟謂耶穌功德廣大本足以悉贖衆罪悉滌衆汚而有餘但必其沾切於我身而我始可以大蒙其利益乃可除垢解罪獲天堂之福而脫地獄之苦耳不然雖有受難救我之恩我罪惡猶然如故耶穌功德於我何益焉

問所以沾切我身之道若何曰耶穌功績全結於七撒格辣孟多中故七撒格辣孟多正爲諸美德所自出之七府而蕩滌心中穢汚之七澄泉也凡

人未知聖教時若能實自悔痛前非誓必除改實信主言固守十戒而領拔地斯摩之聖水則從前所犯天主一切不究其所應得罪刑即寬宥焉既入教後或有再犯更當從實痛悔矢志將來持戒必堅顯自陳其所犯以受白泥登濟亞而領聖體則其前罪亦得一切除掃暫加之刑雖未悉免然所應受地獄永災則已盡蒙寬宥而天堂永樂亦可幾望此豈我之功德所能乃恃耶鮮功德寄於撒格辣孟多者之明效也故人欲得其利益至易

至便苟其不信天主真訓妄遵邪說疲於行善甘於縱惡至死不思悔悟釋解終墮沉淪此非耶穌之功績不足以贖我而我實自棄其所當行不欲沾其大益也譬有一人以生平勤苦聚金珠百千萬億此城中人債負具足償還乃以托一司其事者而立之規曰凡此城人有來求貲以還其債者勿計多寡勿分次數隨其所求即應付與此時償債至便至易豈空更有負債之人然或其人心存傲倨不屑來求又或怠惰因循日復一日不生精

進求懇之心、似此等人、終負重債、謂其實不能償耶、抑自棄而不肯償也、如是而後來禁錮犴狴、追勒償貸、亦其自貽伊慼、而不足惜也、

問待我痛悔而後赦我、則我罪之赦、實爲我功、曷又歸之耶穌之功耶、曰此言誤矣、非耶穌爲我忍受苦難、積諸功勛、以垂其洪祐、牖我靈心、我心且決不能全覺其罪惡、而自識其重、以痛絕之、儻非天主深念耶穌功德、我卽能自痛悔、亦安恃而直然赦我、譬作賊者、殺人行刼、罪犯已極、一旦翻然

自悟、謂可遽赦之、不加誅僇乎、邪臣亂國欺主法、宜重辟儻、自愧悔痛哭、自矢將來悛改、以求赦宥、如此者、亦有何法可以矜而免之也、或者其君之子、素寵是臣、自欲代受其刑、爲求貰宥、國主感念其子、爲之惻然憐赦、復彼爵祿、待之如初可也、此其罪臣愧悔痛哭之功耶、抑其太子之功德、與國主之慈心所宥耶、夫惟天主先視費略耶穌、爲我所受之苦、所立之功、然後矜憐及我、默爲啟廸開牖我心、始能悔痛前惡、遷善維新、既已肇此善端、

又必須天主續賜聖祐、以保我終、我乃善克有終也若其不然、天主之聖佑有時不繼、一旦斷絕我即冥然不能行善、必蹈於惡、故聖經曰、凡人思善之能、悉出天主、如獨恃我赤性之能力、決不足以自發一善念也、故仁義忍謙、信望孝弟、種種美德之修、傲怒貪色、種種邪情、愆戾之克、莫非天主恩施、其所以賜及於我者、惟爲耶穌、幹利斯督之苦難功德、蓋天主之愛、必先及其親子耶穌、因而徐及於我耳、使無耶穌聖功、我將何據、而望赦罪脫

永刑乎

問初聞天主降世爲人受大苦難而死疑未深信乃今始知此爲興起善端愛慕奉事我天主之根本也凡信望仁謙諸美德皆繫焉生人之類何忍忘我大父極恩至寵從茲當謝世間榮樂夙夜惟寅滌除愆戾盡竭心力事我耶穌或終得升天域親見其體享其全樂乎曰勇猛精進何者不存乎其人然滌除奉事蚤一日是一日事蚤一時是一時事也今須眞心痛悔定志遷善祝誦經言振行

誠信以常常存其哀矜求永永絕其罪宗則得其蒙仰有升無墮是在子勉之矣

詮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生

問地獄何處耶鮇何以降此曰地獄者乃人靈魂墮境之總名也按天主經典地中有四重大窮其最下者俗云地獄在地中最深最冥處天主所造以收邪魔惡人之陷葢天堂則天神與聖人所歸萬福之域故置於最高最明九重天之上地獄則邪魔與惡人所墮萬不祥之所故置於最深最冥

大地之中心兩處境極相反故相去亦絕相遠也其稍上者名補爾瓦多略譯言鍊處也蓋善人身死罪過湔除澄然蠲潔其靈性直詣天堂絕無留礙若雖實德不虧宜享天報乃其微過渺疵屆死猶未盡洗則亦未能遽然上升而姑置之是處受其暫苦以補小過至於渣滓鍊淨神靈光潔然後升見天主受天堂之福樂焉此中苦痛雖大然有限際非若最深窮之重苦無窮也其又上者乃殤者之獄幼無知覺善惡未分又未領拔地斯摩以

其躬未犯罪則不應墮受永殃以其聖水未洗則原污未滌又不能見天主承天報至苦至樂之域俱宜不居是以寘此寂靜無苦樂之域也其最上者名爲令薄則凡耶穌受難以前之聖人歸焉聖人之德應蒙福報然宗祖債犯未償升天路隔非天主降生受難以贖世罪未有能通之者故古聖靈魂過垢雖淨尚居此際彼皆自知天主所許降生受難贖罪通天眞實不誣故各安樂無愁惟望其如期而至以出冥窟而遷明天此卽耶穌靈魂

所降之獄也不忘舊約故救世功畢遂降救聖人以慰久望一詣此獄暗留旋昭凡諸聖人皆得明見天主聖性而被享天堂至福焉其他三窮雖不躬抵並得見之罪人居最下獄中遠望罰罪之主媿恥驚怵顫仰伏天威居補爾瓦多略者瞻見耶穌則知人類之罪債已償升天道之門路已闢目前所受蹔苦煉罪既訖即不必復詣令薄而直升天路見天主受無量福其心彌慰其苦彌輕焉故耶穌降地獄援救令薄中聖人者安慰補爾瓦多

略靈魂者威震深窮重獄之鬼魔怙惡者所以驗其真爲造物主而全能威福徹天徹地無所間隔也、

問居令薄聖人照大主享天福此時亦遂移於天堂域否曰否耶穌救世之業既畢然後升天天堂之道乃始通闢焉故居令薄聖人必俟耶穌復生升天乃能同升也夫天堂爲永福之域雖定在靜天之境然所云天堂福者不繫於域繫於神目照視天主之性體隨照隨享耶穌既降令薄之時諸

問耶穌既死、遂瘞於墓、何以又能降地獄耶、曰耶穌死時、其靈與身實相分離、肉軀則瘞於墓中、靈魂則降於地獄也、然而天主費略、固未嘗離耶穌之肉軀、且未嘗離耶穌之靈魂、締結身軀而與俱

入於墓又締結靈魂而與俱降地獄故耶穌之瘞及耶穌之降地獄二事同時而皆實焉

問第三日自死者中復生之始末曰耶穌聖屍既瘞彼巨姓及在官者言於比辣多曰彼人生時曾言死後三日復生若使其徒得竊彼屍飾言復生妄傳誣世則後誤尤甚於前矣宜令人守墓三日以防之比辣多如其言封緘窒墓之石而遣兵圍守焉至第三日耶穌靈魂出令薄入石墓復與原身脗合當即復生放光如日超越如神墓門雖窒

輒已透石而出是晨有虔信耶穌者兩盛德女携美香液數種來欲濡聖屍墓門尚塞私念誰能代我轉此石者語訖地忽大震遂有天神降現容光如電衣白如雪轂轉彼石而坐其上守者俱驚仆如死天神謂二女曰勿懼爾覓耶穌吾則知之今已復生不在此矣爾可親視以報其徒聖女入墓索之不見聖屍惟存所斂之布乃大信樂歸報宗徒耶穌乃更顯現聖身宗徒與女俱見守者復醒以告在官者在官者重賂之曰爾毋得言復生事

言其徒乘爾之窠竊取其屍可也此復生之略也謂三日者非全三日也自太白日申初卒歷填星日至太陽日蚤晨復生僅二十時耳

問不遽復生而俟第三日何也曰此以徵其實死也若一死輒生則死之實否何以驗之人尚有疑之者今瘞後三日乃生則死與復生之實顯然明據故可使人無疑增其篤信也

問復生之後若何曰復生之後又四十日居世然後升天故從復生及升天之日正閏四十日也

問既不復爲世人奚而猶復居世曰此以徵其實生也若復生之後潛自升天不復明現則其復生升天之實人亦何據而篤信之乎夫人必實信其復生則其前實生實死其後實升天及羣聖人肉身之復生諸端信德堅固無可疑者故耶穌既已復生又居人世四旬屢屢著現與弟子言譚飲食令親見其形貌之眞手摩其形體之實細檢察其受難時手足胷側之穴則先淨掃疑心篤信諸已而後可以立証於後人使之共信也

終

龐子遺詮三卷 性薄録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

詮升天於全能者罷德肋之右坐

問耶穌升天始末若何曰耶穌復生後第四十日與諸弟子會於阿理襪山諸弟子目擊其肉身之復生尚有未篤信者耶穌先責其梗心督其不信又諭之曰爾輩既領斯彼利多三多當遂分遊萬方奉厄萬日略（譯言善喜報乃耶穌聖教也）傳于衆人凡能實信而領受拔弟斯摩聖水者則能升天堂受無量

福樂其不信者必墮地獄受萬刼刑殃言畢白晝騰空而昇衆徒瞻仰之間雲隔不復見即有兩天神以白衣現示曰爾輩曷立而瞻天今此自爾輩中升天之耶穌日後復降於世其時光輝赫燁與今無異言訖亦不見

問人雖聖德未有不死既死亦未有復生升天者必待訖日大衆復生然後與諸聖同時復生以昇於天今耶穌既欲如衆人死胡以不俟與衆聖共生昇天耶曰耶穌不與衆同而數日後復生昇天

者徵其眞爲天主且以徵肉身之復生昇天之實也耶穌未死之先其昌言聖迹種種迭見人俱信其爲全能主矣迨至受難而死又具識其爲人而其併爲全能之天主則無論他人有疑卽其徒未必無疑焉今覩復生昇天則其果爲天主固已洞然明曉而從此信從之心愈爲堅固矣夫天主初造生人卽旣賜以常生不死之恩惟是亞當昵襪以罪隳之因而後之生者不免於死而旣死亦不能卽復生原有祖罪之汚受其罰也世人無不體

負罪汚則其罰皆不可免獨我耶穌體性至清至潔原汚不染是以本不宜死而自欲以死救世救世功畢即宜復生不應與衆罪人同待訖日復生之會也夫惟原祖既以罪隳常生之恩於是耶穌爲人受難以補其過故致聖神又有肉身復生之驗若令耶穌肉身不即復生則羣聖神肉身復生之說疇能遽信今見耶穌肉身復生昇天則衆聖神復生昇天之實愈有明證而吾人信望之德彌易感動緣耶穌乃厄格肋西亞之元首也凡教中

篤信其言固守其戒者皆其屬體也元首復生昇天百體豈有不從者乃耶穌先已昇天而其所爲世人受釘受刺傷痕恒見於罷德肋之前用以感格聖祐垂庇於我人類者其恩又自無窮焉

問屢聞耶穌降生前後歷有死而復生者又耶穌聖母死後數日亦復生昇天似與耶穌無異否曰天主欲自顯其全能之全徵其正教令人遵信或欲驗聖母及聖人之大德偉功必現聖蹟使病者倏痊盲者乍視瞶者忽聽死者再生是以從古至

今死而復生者衆矣然其復生及聖母之復生昇天皆非其所自能必待天主使之是其能原自外來非從本性之能所出也若耶穌之復生升天則與此異以其爲人也故亦如人之死然實爲無限能之天主則又自能使其本身復生昇天則其能非自外來惟從本性而出此以徵其爲全能主也況他人復生仍居塵世更爲凡民猶屬變異雖有久暫不同不免一死惟耶穌肉身一復生即享天福絕不更受世苦故聖經稱耶穌爲第一自死

中復生者惟其復生而不能復死故稱耶穌爲第一也、

問何謂於全能者罷德肋之右坐曰天主純神也、豈有左右坐立之殊云右坐者以人間目前之禮釋天主不測之蘊坐于右者亦均平無上下之謂耳猶言耶穌昇天堂時踰越九品諸神之等其尊榮與天主罷德肋均平也坐者穩定安逸之意非其身坐而無立謂於上帝榮位穩定安逸萬刼無更動也、

問人性曷能與罷德肋均平耶曰人性本微未應有是尊榮獨耶穌之人性與天主聖性親切締結故沾天主之榮位而與罷德肋同居其所譬帝王之衣冠與帝王同坐羣臣之上非其衣冠尊貴能與王等惟與王締結不離故亦得居王座之尊榮也

詮曰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

問審判生死若何曰上節既云耶穌昇天此節言將來必有復降世之日審判凡人生死也當知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造化天地人物之初日、則後必有造化滅息萬類之終日、此則耶穌降來審判之日也、茲皆耶穌親諭、萬萬不疑、但終日之審判、決定不易、而其或遲或速、或近或遠、非天神與人所能測識者、故不豫定日期、而惟曰日後也、昔者耶穌在世、弟子亦嘗問之、耶穌不言其期、惟言其兆、曰終日將至、天下大亂、邦國相殘、鄰城互鬬、年穀荒滅、人民病疫、妖孽紛紜、海濤濫沸、山陵震崩、天失其運、地失其凝、星辰日月失其光、昆蟲草木失其倫、種種苦患

前固未有不可以爲人間世矣、於是宇宙之內、男婦諸人不勝悚慄之極、工業盡輟、不能復繼、迨至審判之日、天降大火、萬物俱焚、靡所孑遺、當此之時、天主使一最尊天神吹號而呼死者復生、一發此聲、凡自開闢萬方萬世諸人肉身皆復造成、如未死時、而一切靈魂、無分善者惡者、天堂皆降、地獄皆出、各與原身復相結合、或出自墳墓、或聚自遊塵、遂各復生、瞬息之頃、皆爲天神所移、會於弱級法原谷耶穌所釘十字聖架、乃忽現於空中、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所受苦難、向所救人於罪者、令惡者不能虐其惡也、此時耶穌從天降現、人之肉目、可以視其形人之肉耳可以聽其聲、往者爲世受難、欲以其謙忍仁孝療我人類之傲怒貪妬、故以人之弱性、隱其上帝之無量權能、至於是日、則聖容光顯、非人口舌可以揄揚、輝光焯絕、太陽不翅、聖母瑪利亞及亞薄斯多錄、俱配左右、九品無數天神、奔走趨命、秉審判之威柄、顯天帝之榮儀、人無大小尊卑、凡其生前所思所言所行、或善或惡、不分巨細、隱

顯、一一宣布、衆共知之、故善者始蒙獎賞之榮、惡者不勝威怒之罰矣、審判既畢善惡既分、乃令善者配天神、置之巴右、愉色而視之、曰、爾輩在世、能以一誠事我、遵我所誡、不敢失墮、我飢而食、我渴而飲、我裸而衣、我獄而慰我、我旅而收我、我病而救療我、歷歷行仁、皆愜我意、今昇天堂、當與天神受無涯之樂、善者對曰、我主何時見爾飢渴裸旅、因病而敢不食飲衣收訪慰乎、耶穌曰、凡施於我之人、此雖其小者、然眞施於我者也、令惡者配鬼

魔置之巴左怒目而視之曰爾輩在世妄遵邪說
蔑棄正言違我所誡反背善行我飢而不我食渴
而不我飲裸而不我衣旅而不我收獄而不我慰
病而不我救療今當遠離與鬼魔墮於地獄永受
無期苦難惡者訴曰我主何時見爾飢渴裸旅囚
病而不爾救乎耶穌曰不施我之人其小者眞亦
不施于我也分命已訖耶穌上昇天神與聖人歡
樂隨之聖經曰當此之時惡人見善人之光榮不
勝哀痛喟然嘆曰此我輩生死所笑譏者我輩亦

大愚矣哉、見其生、以爲清狂、見其死、以爲無榮、今天主已視之若子、中躋之聖神位間、然則我輩誤正路矣、遂爲邪魔驅逐、俱入地獄、萬端痛苦、萬刼不離、此審判之概、大約耶穌之親言也、

問、終日之公審判、既聞命矣、未及終日之先、死者若何、曰、凡人臨命終時、即已審判、故其靈神、或歸樂境、或歸苦域、但此私審隱判、未如終日之審判、公而且顯也、

問、未賞未罰、既定不易、又加公審判、何義、曰、此義

不具論論其切者、一曰今世善惡雜居故世之禍福均受惡者或居享富厚終身逸樂善者或蒙遇垢厲竟世困窮愚人將曰造化茫茫原無主宰修德何益爲惡何損又將曰人之禍福亦其適然善未必榮惡未必罰不然則以造物者偏有私也是故天主約一公審判之日以其至公至平無黨無私之義炯然顯示於衆人使知授世福于惡人非愛厚之也惟以暫頃細微之値酬其偶行微眇之善而其罪惡無限之殃於其殁後乃與鬼魔同受

於冥獄之中其加世苦於善人正令習於含忍增德繕功而益厚其報于天堂且使其以世間暫頃之窘難滌濯其世穢之汚染精鍊其世誤之微疵而其眞誠德行之永報亦令至其殁後與天神同享於天堂萬福之域一日世人恒以外貌影跡度量其人中藏之蘊其所譏褒善惡惟人耳目是憑故其意見多謬衡量不均或以眞善爲惡而詆毀窘迫之或以眞惡爲善而讚羨尊崇之惟是天主神鑑則能洞人心髓勘審切當毫髮無倚是以

公審判之日、孰眞孰僞、燦然分明、孰榮孰貶、了然決絕、我等聞此、知凡潛思隱行、必有露時、必難欺掩、必難逃避、則善者彌以奮勵、惡者彌知懲創也

一曰夫人所爲善惡、雖靈神爲之張主、而肉身實相協配、則榮宜俱榮、辱宜俱辱者、天主定此公審判之日、是日凡諸肉身、俱令復生、正以據其善惡之巨細多寡、俾與其人靈魂共施賞罰之報、不使靈魂獨受榮辱也、

問審判奚謂生死者、審判時、豈尚有未死之人耶

曰非也、死者、乃宗祖原罪之罰、定不能贖、故人未有生而不死者、惟審判之日、無論少者壯者老者尚有未死之人、故謂之曰生死者、然而天火既降生者亦焚、至審判時則又輒與衆人復生云、

詮斯彼利多三多

問何謂斯彼利多三多、曰此天主第三位之名號譯言無形靈聖也前已陳位三體一之說及略釋罷德肋及費略之義、今論第三位者、人居塵濁、不能直照性體、今姑設爲略似之喻以形其概、凡人

見美好物、輒發此物之愛於其胷中、其爲美好彌大則其注愛亦彌深也、愛非虛物、乃出心中實情、名爲司愛之重、緣此心垂向所愛之物、如重物垂向下處者、然人具此愛、倏發倏亡、固知其與人體殊而爲二矣、罷德肋與費略相視、以其無窮之美好、自相愛慕、故輒共發無窮實愛、與已殊別、此謂斯彼利多三多、第凡人既能愛其所愛、而忽又能不愛、故我所發愛、與我全判爲二、悉憑心中倏來倏去之情、若天主則其無窮美好、不能更易、故其

互愛、亦復不能自已、其聖性至純無雜、至一無二、凡所自發於內、悉與也一、可來可去、可始可終、無容更有相二諸情、是以斯彼利多三多、雖爲罷德助費略愛性所發、然罷德助及費略、悉以本性能智美好、全付與之、故罷德助費略斯彼利多三多共一性體、共一天主、共一造物者而已矣、然罷德助及費略共爲斯彼利多三多所出之原、故體雖共一、而位不能不與相殊、蓋無時有罷德助及費略而不相愛慕、即無時有罷德助及費略而無斯彼

利多三多則此三位俱是無始而來曾無纖毫先後而此斯彼利多三之性即罷德肋即費略之性則三位俱兼至尊至大無量能智美妙亦絕無纖毫小大尊卑試以水喻亦可略悟位三性一之旨猶水出於泉流于川滙於湖自泉而川而湖泉川湖雖三顧其水惟一而已罷德肋爲無原之原則泉也費略原於罷德肋則川也罷德肋及費略共發斯彼利多三多則泉川共滙之湖也然而其位雖三其體則一水也歐邏巴三百年前有聖童女

名光者篤信天主而每念三位一體奧義死後心中結三肉丸狀如龍眼取而稱之其重相等今與其屍俱存此蓋天主顯示聖蹟一徵此女篤信之德一以自證位三體一之義蓋丸雖實三而各有其重然實無三重共惟一重而已故知罷德肋費略斯彼利多三多雖有三位而罷德肋是天主費略亦天主斯彼利多三多亦天主共惟一性主豈有三惟一天主而已三位各有無窮之能智美妙而其能智美妙亦非有三共一全能大智無量美

好而已矣、

問獨稱斯彼利多三多謂之無形靈聖何也曰三位俱無形靈聖也然罷德肋及費略各有本稱故獨第三位以公稱爲私名號乃獨稱斯彼利多三多云、

問耶穌昇天數日斯彼利多三多降日之瞻禮其降云何曰耶穌將昇天時命其徒曰爾輩今當望斯彼利多三多之降矣未降之時毋離協露撒稜城至於昇後十日聖母羣徒百二十人同聚一

堂、天忽發聲、有如迅風、充滿堂中、顯現火舌于各人之頂、人現一舌、遂皆滿被斯彼利多三多、俱能講說諸國方語、是時乃周年大瞻禮、且四方來者甚衆、故天下萬國無不有人在於協露撒稜、羣徒既承斯彼利多三多、析居城中、講道訓民、諸人各聽本國之言、大爲駭異、相謂曰、此皆如德亞國人、何由倏能作我諸國語乎、非由天主所遣、必不能也、于是遵信愈衆、而天主聖教從此遂大行矣、此斯彼利多三多、特以火舌形現、非其實有是體、假

此外形正以徵所恩施於內也蓋此時宗徒方將散布聖教於四方臨照萬民若使語言不通難以成就故使其不煩學習方語悉通且凡九天奧理萬事精義一時洞然融解念其遊歷諸國感化萬方勞苦曷可勝計毒害亦自不乏是以賜之深仁厚德愛天主而愛及衆人使人興善鋤惡又得大合忍力不因憎惡感觸以倦教戒之勤故火舌者以徵賜有此三惠者也舌形示言能也明光示照能也火性急於化物又以示其仁之大變化速也

厄格勒西亞感念斯彼利多三多大恩是故立此瞻禮之日致頌謝云

詮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聖神相通功

問何謂厄格勒西亞曰譯言教會也此信從聖教之總稱凡民之生或在中國而爲中國人或在歐邏巴而爲歐邏巴人未有生而爲天主聖教中人者惟是天主垂祐照牖人心令其內涵實信外行正義領受拔弟斯摩聖水然後始爲聖教中人故聖教稱厄格勒西亞云

問何以爲之有曰所謂有者不惟謂天下有此宗門而已乃凡有耳目之人皆能視能聽而知有此學也惟實信天地間惟有一造物主所自建自論之教凡其命我信者莫非眞理命我行者莫非正義其所禁戒莫非不善犯義之事也此聖教尚有撒格辣孟多能滌赦人之罪愆以助祐善人人但純一其心以循教則能蒙其恩赦累積誠德成就實功而至於終日又能昇蒙無量福樂於天若舍此而妄遵他教則其罪無由得除即盡力修行非

假則微豈能純然粹美不參罪累故卒無以蒙永報于天堂而免永罪于地獄也聖亞吾斯丁曰有志行善修德者非由厄格勒西亞雖竭盡心力不足掃已罪而霽主怒猶蛛網之不足禦寒也又曰德者所以昇天歸天主之路欲行善修德昇天堂而不以厄格勒西亞聖道者猶强有力者疾奔而不以其途也疲勞筋骨何能逮乎此節所謂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正如是也

問會必有首厄格勒西亞之首爲誰曰厄格勒西

亞、譬猶人身、肢體雖多、其首惟一、凡循聖教者猶百體然、有尊有卑、有要有緩、不侔也、而耶穌契利斯督、爲其元首、夫耶穌昇天之時、於其十二徒中選擇其一、名伯鐸祿者、而以其位禪之、使代已爲厄格勒西亞之首主、是時我西國一統東西南北數萬里中、凡數百國、悉屬一王、建都于意達利亞國之羅瑪城、伯鐸祿既承此任、擇居此城以臨蒞厄格勒西亞、而播天主聖教於萬國、是以後世凡嗣伯鐸祿之位於羅瑪者、皆爲厄格勒西亞之首

吾所嘗稱教化主者是也、耶穌欲禪此位、乃呼而問之曰、伯鐸祿爾愛我、答曰、吾主、爾已知我實愛爾、凡三問答、皆如是、而後令之曰、伯鐸祿爾牧我羊、爾是伯鐸祿、吾將用爾疊吾厄格勒西亞之址石焉、鬼魔攻伐、不使能勝、天國之鑰、吾畢付爾、凡爾所繫于地、吾亦以繫于天、凡爾所釋于地、吾亦以釋于天、聽爾與嗣爾者、則聽我也、忽爾與嗣爾者、則忽我也、故凡教化主者、天主所自擇、立爲聖教鼓吹、而宣布其聖旨於億兆人者也、故人能信

順其教言、即爲信順天主、若意存輕忽、與忽天主之罪等云、

問嗣位禮規若何、曰天主所擇教化之主、其尊貴非他王可侔、故其踐位之禮亦異、其任重大、非秉心淵潔、載德深宏、不能當之、其視天下人皆子也、無婚娶、無男女之欲、其位不傳子孫、亦不能自預選嗣位之人、有盛德高才者數十輩、爲股肱、嘗在左右、輔其政教、教化王崩則俱集於一堂、先禱天主、而祈其祐、開牖其心、使無謬選、然後共推一純

德無玷者爲教化主、既嗣位後、凡從聖教之諸國君民、雖非其屬國者、亦無不敬奉彝訓、尊之如天、主愛之如父、故亦稱之爲聖父也、惟諸國君臣、共若於訓、故其風俗淳美、國運郅隆、天主降以禎祥、其或敢有背違、阻格聖教、則人心壞亂、風俗澆漓、爲天主所厭棄、而災沴百出、飢饉頻仍、其滅亡無日矣

問厄格勒西亞、天下惟一、抑隨處不同耶、曰厄格勒西亞、所欽崇者、惟一天地萬物之眞主、其不

得見之元首耶穌、及可見之教化主、一也、所信實、義所守實戒、所望天堂之報、所領受撒加辣孟多、萬處惟一而已、是故信從聖教之國、其地雖廣且遠、其人雖衆、乃其君所成就者、惟一厄格勒西亞、故謂之公譬猶大國一君、一律法、城邑雖多、總惟一國一統而已、又比之於日、照臨下土、所照多方不同、其光一也、然厄格勒亞西亞雖一、別爲二品、一謂之攻一謂之勝、攻者凡已領聖水、知聖教見在世會者是也、葢當在生之時、德功未就、嘗須守

心致力克己攻邪、令汚穢之念不入、煽惑之魔不動、但因世態如輪、旋轉無定、人心忽悅、向道德、倏翻然又思非義、其本身邪魔世俗三仇之寃對、至死方止、故或勝而存淨心、成就功業、或負而敗純性、盡墮前修、世事未竟、總之尚未能必也、此謂攻厄格勒西亞云、勝者已死而歸天堂之會也、既升天堂、三仇已悉勝、善功已成就、攻克之干戈已釋、而邪欲不復萌、靜潔無復間、永福已定、無復更端、故謂勝厄格勒西亞云、嗟乎、人在世間、如漂泊海

洋、風波險阻、誰能逃之、臻岸與否、尚未定也、已歸天堂、而後道岸既登、宴然享靖安之樂、此不可不自勉也、

問厄格勒西亞中人、未必俱善、曷謂之聖、曰、厄格勒西亞中、雖有不善者、然其元首耶穌契利斯督、萬善純備、故足以謂聖也、譬猶一人、面貌莊艷、即或一指之屈、或肩背微疵、何傷其美、夫聖教所命信者、莫非正理、所命行者、莫非正義、無毫瑕釁、循此學者、莫不實心爲善、間有不然、何妨其爲聖會

乎、況且其躋于勝會者、皆至清至潔、固無纖毫汚垢、即尚在攻會者、篤守十戒、定志不渝、至於閑邪守正、寧甘受重苦而委其身命者、時多有之、其間雖有狗欲爲惡之人、焉足以損厄格勒西亞之聖哉、

問何謂聖神相通功、曰厄格勒西亞、總猶活身也、其中諸聖神者、猶百體也、一身百體、功業雖殊、而其功業之利益、則無不通達於全身、試觀口司飲食、目司覩視、足司步履、然而全身通賴其用、厄格

勒西亞中人雖多然厄格勒西亞惟一也則其各人功績悉貫達於全身而無一人不被其利益矣故在世之聖人不獨在世者咸受其益即已死在鍊罪處者若爲彼誦經祈求或爲行一切善事則其苦亦漸輕減而上昇福境之期亦愈近焉其已居天堂之聖人福樂圓滿固無望于世然亦恒願世人遷善去惡俱享眞福故亦恒祈天主助祐世人而世人並蒙受其祈禱之益是以攻與勝二厄洛勒西亞聖神之功俱相通焉

問相通功何以獨云聖神曰凡人既已除一切罪而心被天主額辣濟亞則皆天主所寵愛者故謂聖神凡其所行巨細之善俱屬有功於天主且應荷永報于天者也儻大惡忽生於心遂失額辣濟亞遂爲罪人遂負大主之怒而不得爲聖神矣即前功宏大必且悉墜而將來一切善行俱不足以呈功於主夫既無功于己而安能通於他人不惟不能通於他人而其他聖神有功皆不能以其利益通及於我若此者雖其性心未滅尚屬厄格勒

西之身、然如肢體痿痺、即未與心絕、而所受氣養僅有纖毫、亦與絕體者無大異也、豈能比于存體乎、至如疑猜主言、謬遵邪說、此則信德遽亡、輒自絕于厄格勒西亞之身、而與聖神之功、益無關也、是朽腐之體、生養之氣、安能相貫哉、

詮罪赦

問罪之赦若何、曰、此與後二節、乃厄格勒西亞中、所結三美福利益也、惟誠於信教者、能享之、凡人從始孕時、體負原汚、爲萬罪之根、萬患之叢、稟氣

從此脆弱、性理從此懵昧、世途從此險滑、故自生至長、稍有知識、鮮不日積非義、日增罪過、或有一二知策勵者、仰托天主垂祐罪戾幸寡、然而求其無過、抑又難也、故聖經曰、仁人一日七隕、隕者過也、七者無計之數也、又曰、凡自云無過、是謂誑言自欺、夫萬患之中、惟負罪於天主、爲最大眞患、故其害非言可盡、今姑舉其端、一曰罪爲萬患之總原、試論世間病苦窮乏死滅侵鬬犯理違道、凡內外一切禍患、皆從祖宗原犯而來、而論各人所受

禍災、大概誅罰各人之罪惡而已、一日人有積仁累義、沒身不怠、倏一罪生心、則其前修盡壞、雖有實德、應受天報、亦輒化爲烏有、乃定地獄永苦之罰、既已蓄慝於心、此時所爲善事、不問巨細、皆爲罪人之事、皆不足以祈報於天堂也、一日凡人無罪之時、其心蠲潔、靈神光明、故天主寵眷而保護之、視之如子、若使罪伏於內、心遽汚衊、靈神闇昧、背天主而向邪魔、是則天主深讎、鬼魔之奴虜矣、夫與全能之主爲讎、而其禍殃百端、尚可逃乎、天

帝者萬福之源也、鬼魔者萬禍之藪也、絕其原福何自來、就其藪、禍焉克免乎、犯罪之害如此、人之眞患、復有過於此者乎、夫人干亂國法、則得罪於世主、世主能勘究之、或刑或宥、皆可謂殃、若或有邪念惡言犯義之行、得罪于天主、即或隱情匿慮、神人俱不及知、然而天主獨能知之、故獨天主能刑罰赦宥焉、人至于得罪天主、法奚容赦、但其無窮慈心、猶然未忍遽棄也、乃降爲世人、受難而死以滌我罪汚、昌我聖教、以通修眞德、行眞善者、昇

天堂之正路、又立爲七撒加辣孟多、以彰掃除恕赦罪過之能焉、其第一者、卽拔弟斯摩之聖水也、兒女初生知識蒙昧、善惡未分、一得領此聖水、則其原汚盡滌、遂爲聖教中人、如或有人、雖已犯罪、而能實心痛悔、定志改圖、固守十戒、信望天主、因而領此聖水、則其前所犯罪、應得之刑、一切亦蒙追赦、而爲聖教新人、遽然得死、徑昇天堂、無所留礙、苟或入教之後、有所再犯、更復至誠痛悔、定志必改、直吐露於撒責爾鐸德座前、以受曰泥登祭

亞、時時瀚洗、不計次數、則亦無論多寡輕重罪愆、天主悉皆鑑赦矣、此則耶穌無量恩施、惟信遵聖教者、所能享其大益者也、若人未入聖教、縱能改惡行善、然既不知信眞主、不受撒加孟多、前所已犯、誰爲赦主、罪譽不赦、地獄永殃、曷可逃耶、故初一曰罪之赦、乃厄格勒西亞中最大利益也、

詮肉身復生

問、何謂肉身復生、曰、此厄格勒西亞中第二大益也、蓋凡以拔弟斯摩及白泥登祭亞二者、掃除罪

汚、心源澄潔、又復固守此心、至死不變其死也、靈神直昇天堂、受其永福、其血肉之軀、雖已朽瘞、迨至審判之日、天主必使復生、與靈魂俱昇天堂、享福樂於無窮焉、

問、朽形腐肉萬年之後、又復轉生如初、此非人能所及、故不易信、此亦有可據乎、曰、此天主親諭之言、據此即當確信然、以理論亦自有實據焉、蓋靈神與肉軀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神與肉軀之親切、故相結惟恐相離、既離矣又

甚望復結以成全人也、靈神孑然獨立、不與肉軀復結雖享天堂榮福、其本性之自然者、未必暢然得焉、天主約以一日、使與原身復結、以滿其性之所願、以全受性之榮福、理所宜然、且所謂善惡者、惟曰人爲善惡、非獨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主張、然方結合之時、靈神獨不能爲必藉肉身爲助、故凡誦經、捨財種種善行、盜竊毀詆、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與肉軀所共爲者、則其褒貶賞罰亦宜共受、固知肉軀當有復生之時、以

其全身受報或昇光明之天以蒙爲善之福或墮幽冥之獄以受行惡之殃也況靈神本自向善或縛于血肉之身乃始遭其誘役而甘投穢慾以致沈淪罪惡則此肉軀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陷罪之尤者矣若第使靈神受罰而肉軀蒙宥不究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所宜有哉、

問靈性肉軀復合以成全人是矣但數千年之軀復還初體亦復難成吾想靈神復合或非原軀第與原軀相似耳曰不然復生者先生後死而又翻

然再生之謂也苟非原軀則當更言新造之軀豈可謂之復生哉夫人當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以復生之日使之共受應得之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即其躬爲善惡者也既已本來肉軀與靈神同爲善惡矣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受之苟非原身而別造一身加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爲罰無罪而宥有罪賞無功而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復生之後夫婦之配化生之變雖已滅息無存然而男女各皆復其原身此

斷然不疑之理也、

問人有火焚死者、身爲浮塵有瘞埋者、已爲腐肉朽骨、化歸于土、欲復如初、何以能成、曰予以區區人之智能、忖度肉身復生之事、固宜以爲不足信、若以天主智能忖度之、不能不生篤信矣、肉身復生之功業、獨天主能自造成、夫天主智能俱全無所不暨、能信天主之以全無爲實有、初尚從無中造成天地、而其於復生之際、取浮塵朽腐而變復本人之原身、尚何難焉、夫火能焚人而使之灰、土

能蝕人而使之化火土皆造物者所爲豈造物者而不能以灰燼渣滓復變人之原身也、

問復生之日、獨善者復生耶、抑善惡俱復生也、曰是日也善惡俱復原身然惟善人之肉身一復生而上昇天庭與其本來靈神同享天福滿其本性之樂惡人則不然身雖再活更與靈神同受地獄之永苦較前爲更甚也、夫地獄之苦靈神已不能堪惟求亟滅又加肉身其苦實倍故惡者不得言復生而復生獨歸諸善者也、

問人有盲聵瘖啞駢贅夭刑之屬或幼稚未成老年衰耄復生之時則將何如曰天主具全能全智故凡其所剏工業無不精美全備者夫肉身之復生悉皆天主能之故凡復生一切形體之疾悉賜改補增所不及減所太過非徒無盲聵瘖啞併無老幼蓋耶穌契利斯督乃諸聖神之元首也耶穌以三十三歲復生昇天凡諸聖人自宜與其元首肖合其三十三之數又爲精神全美氣力浸强之期是故老者依三十三歲既有之形體復生而幼

者亦依三十二歲應有之形體復生也復生之後、天主更以盛能大德潤飾其躬、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動其毫髮、六欲七情、絕無所攖、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其所發明照、雖太陽之光亦不能比、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也、無翼而能飛、不行而自至、靈神之所欲適、無論上下遐邇、肉身即隨、而瞬息可到焉、一曰神透、凡一切堅實之物、隔而能通、莫能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也、此皆聖經

所記大略、此外天主所惠聖神之能德恩施、亦豈更僕所可述哉、

詮常生

問、何謂常生、曰、常生者、人之全福、則此乃遵信厄格勒西亞聖教者、所蒙天堂之永報也、葢凡塵世浮榮苦樂相半、人善人惡、均得有之、豈酬實德之值乎、況又微眇有限者耳、不足慰滿人望、是以聖人復生、天主置之天堂常生之域、以受無量之福於無盡之期焉、

問世福既爲最下最微願聞天堂之大福曰聖經曰凡人目不及視耳不及聞心不及思者天主所儲以報愛己之人之福也可以言測其萬一哉又曰天主隱留甘美以報畏己甚宏多矣今姑即經典所載及諸宗徒親受於耶穌者言之凡靈物所以不慰者惟其有所欲得而不能得也迨其得所欲得即生慰樂所得彌大樂亦彌宏迨全得其性所欲得而樂已全矣迨容含之量毫無不滿與望之心毫無不遂而其性所願得乃爲全得矣福樂

孰踰于此然福樂雖大而或者此外又有美好福樂不無兼得之念不足之想何者尚覺此中之有虧欠也有虧欠故不免有冀望而安樂不謂純全夫人有靈有身締結成體然其體性既異作用不侔其所應得福樂夫亦各因其類身以形用其福以形受豈必盡暢於神靈神者以神用者也其福以神而受又豈必盡適於形夫靈神者人身之宗實有二能一謂司悟一謂司愛司悟之作用在乎明物理辨事宜審善惡之端而使人知所趨避于

人爲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凡人性本願莫急於明悟實理，理先明悟而後願欲乃愜，所明彌廣而其所樂者彌宏也，司愛之作用，在乎愛惡，與望喜怒而其愛惡之情，又本接續司悟之後而生，司悟者以爲美好順便，司愛者，因而生戀生慕，司悟者以爲穢惡鄙陋，司愛者，因而生憎生避矣，夫司愛之所祈向者，本屬美好順便，既幸獲之，豈不大爲慰樂，所獲更大，其樂更深，不俟言也，人於明實理享眞福，一能既滿，二願既足，又加延綿不墜，則凡

性所欲得、既已全得其吉福、尚不謂圓滿乎、夫萬物之實理美妍、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廣大、其所能透悟實理、所能愛享美好者尚自無窮、故明不透萬物之上享不超萬物之表、雖於耳目心慮所及之物、實理洞然、美好兼得、未能饜足慰滿其與望容量之大、此其難慰難滿獨天主爲能滿之故凡靈物全福、非至於能見天主、不可謂全、耶穌謂罷肋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契利斯督者、此則常生矣、葢天主體雖純一、而萬理萬善靡不該括

無餘而其伸于萬物之上者、更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其司悟之神目、照吾天主無窮之性體能智、以其司愛欲者、而享愛、吾天主無竟之美好、則其透悟實理、愛享美好之量、於是悉盡、而凡其本性所願洞悟、所願享愛者、其容量與望、恢然圓足、無以復加、人至於此、智福俱極、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遠離、念慮願欲、悉若帝旨、故其在帝左右、而享有其全福、萬劫大定、不更易也、靈神既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因達于

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罔不備、非口舌之可詳、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人精神强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精美、神心睿智、事物之理、澄然融會、視聽言動、絕無欲牽、充積於德、大定于善、又加富足尊貴、顯榮安樂、此皆世俗所謂身中身外之吉祥者、但此諸種種福、在此塵世、則暫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惟是永居天堂者、始得其眞且全、葢肉身躋此、百體固强、無受損害、常生不死、四肢稱協、無餘無虧、放有光明七倍於日、周

旋六合、不待俄頃、速如心目、透山入石、竟無留礙、非若今日之肉身、飢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者也、其靈神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復疑滯、大定於善、無復更易、此時寓居靜天、靜天之境、高峻華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宇所可彷彿其萬一、所伴侶者天神與萬世之聖神、相爲昆弟、相親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其人所願、惟天主之所願、而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萌、故凡所願巨細無一不遂、凡

所欲爲賴天土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無以復加此皆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悅之友也尊榮孰大於是

問聖神功德必有小大等級其天報亦宜有輕重品級今云受天堂之福者皆各飫滿斟酌無毫缺欠等級之謂何若分等級則下等者必有所虧不如上等者之滿足也願望之情奚能悉謝耶曰聖神之功德巨細不同天報亦各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則其容含愈大聖神之受報各稱所容故品級

雖殊無傷于皆克滿也譬之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衣短長寬窄各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必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之所願望者也

問入地獄者其人未嘗滅亡奚爲居天堂者謂之常生乎曰生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則曰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則死水矣聖神之在天域凡所欲爲能爲大小之欲無一不遂如是無量不可計以歲月是以謂之常生若夫

不仁之人既人地獄束縛于萬苦之中曾無轉動日負痛楚懇求滅息而不得願欲暫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則雖有形質而不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龐子遺詮四卷

西士龐迪我著

詮天神魔鬼

或問天主造成天地、萬彙中無形之最靈曰神、有形之最靈曰人、二者天主鍾愛而其性情不易知也、若天神無形無聲尤爲難測、性情若何、答曰、宇內尊貴之物莫如天神、雖聲色全無而眞實不容磨滅、其性精美其智盛大、靈超萬類無與爲伴、一切事物理之當然及其所以然不煩測度、洞然照之、尊卑次第別

有九品、品益高上、性益純粹、其智其能其德益宏、此諸神者以天爲本處所、最下二品之神則受命於天主降此塵世以顧守人物、一人之生即有一天神守之、故稱神守云、諸神居天居地實皆時見天主、皆享天堂之極樂者也

問顧守人物者何故、答曰天神護守人物恩施廣大、未易悉言、姑舉大略、則以善念默感人心使知爲善之樂、虔事眞主、信其言持其戒無敢少犯、一也、助我本來正念阻遏魔害預防邪感、二也、及人命將終、身

當百苦、心已昏瞀、膽亦恇怯、惡鬼煽惑甚於平日、非義沉淪此爲尤易、惟神守驅彼幽魔、無使迫近、扶人正氣、無使畏驚、更迪其悔痛平生之罪愆、以求主赦、而望納於天堂之域、三也、善人身命既終、則神守偕其靈神上達天主之前、獲享眞樂、四也、天主生我此身、從孕至生、從生至死、皆賴神守提醒啓翼、不致魔害糾纏、故亞吾斯丁聖人曰、神守者天堂域中神也、其降我塵世、以護天主所期升天堂之善人耳、故時時處處孜孜汲汲、以救我於讐、就我於寧、勉我之善、

防我之難、我有祈禱、即代陳天主之前、求其慈鑒、既得所求、仍復降就於我、俱出俱入、夙夜不離、我動作則爲之引導、我安息則爲之守護、我攻邪則爲之協助、我勝私則爲之慶勞、我爲天主受苦難則爲之哀閔、此天主之恩所以篤至蔑加者也、又有司天者運旋不息、照臨周方、保和萬國、條遂百昌、蓋覆載之間無日無處不藉神功、至如天主或欲以隱理微事示人、或現爲非常顯異、則分命天神奉行其旨、據事小大緩急所使、其神亦上下品之不等也、

問天主有神代守人物、正如世主有臣代治國家、不然天地甚大事物甚繁豈一上帝所能悉理哉、答曰是又不然、世主雖大亦人耳已、居所區畫與衆無異其能智有限、愈分愈消、事愈多愈不及、故不免有臣僕之役以補其不足、非徒我人天神亦然、造物主則無所不在能智無量、故事無難易繁簡、物亦無多寡大小、其造治天地如造治蚊虻、其能亦純一無分、以全能治萬物、又以全能治一物、其治一物如獨有此物、治萬物如治一物也、猶太陽以全光照凡物、又以

全光照各物、物多光不加、物少光亦不減、故天地神人萬物無分巨細、統屬上帝臨蒞焉、其賜天神大能而令司守方物、非以釋其任、正以顯其榮、非以助其少、正以現其全、

問神守護人、有如是大能、則人不宜遇患國不宜遇亂矣、乃人患國亂亦自不少、何不見振於神守、抑神守之能有不足乎、曰非也、神守性能宏大、其救人保國、特餘能耳、第上帝生物以事人、生人以事己、故與之神守、迪其善、阻其惡、就之福、離之禍、人能專一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之、神守亦顧守振救之、故聖經謂善人曰、天主命其神隨路守爾、兩手扶爾、使爾足不至忽蹶於石、又曰、即善人隕倒、亦不受傷、主以手藉之故也、則天主之愛護善人極矣、惟人縱私妄遵邪說、背上帝、故上帝厭惡而降不祥以罰之、天神者、天帝之忠臣、心志愛惡悉同上帝、上帝既惡而罰之矣、其神守安能私愛而救之哉、故人遭患國遭亂而終不見救、非神守之能不足、乃自負罪惡致神守厭廢而去之耳、故伯細略聖人曰、罪惡之穢、驅逐神

守如烟驅蜂惡臭逐鴿焉、

問天神如是大恩何望於我我於其恩將何爲報曰

神守之功種種如是惟以奉天主命耳若其福樂本

自圓滿無虧更何不足而於我是望乎如能純一此

心以愛慕奉事天主實信主言恪遵主戒祈望主祐

顧謝主恩以相親愛拯救此本我之急務大益而神

守之所素望於我者既愜其願必生歡喜以是爲夙

夜守護之報即云報矣

問天神非有形聲貴國何以繪作人形增加鳥翼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幼美之貌潔白之衣耶、曰彼雖無形隨現即有、赫然昭著不可掩也、幼年者示其能力無衰、美質者示其德性精粹、白衣者示其清潔不汚、夫天下惟目力所及可以不行而至、心思所到可以不喻而通、天神傳行主命速如心目、從此達彼絕無留礙、鳥徑直而疾飛取象乎此、

問既著人象何謂無人形、曰神守恒在人前、苟滯形色安能任現任隱使人忽能見忽不能見哉、惟其假借發見故雖或現形非如世人實有此體、不過隨時

觸事以空中浮氣造之事訖還散歸於本氣故不得謂之有形也、

問形象既無聲色全泯誰爲視聽誰爲言說假令兩神相值其何能通抑爲形聲像貌而喻乎曰大凡有形之物其意不能直相傳示故以形用即如兩人相遇必徵色發聲而後志欲可通若屬神物便以神用不以耳目視聽不以脣舌言說根器卓越更無疑礙識見澄徹靡不照知其間彼感此應較有形者尤速試觀人之穎慧尚或不假詞色意先領悟何況天神

之靈原不著形何用造形以傳示相映相照眞與眞合念與念乎其視此血肉之軀形聲號召者勞逸懸矣

問已知天主慈恩生我存我養我使天神夙夜守我迪我護我今且亦知天神惠愛與我終始矣但惡神恚怒人類損害人身煽惑人心天主宏慈何忍化此惡物也曰惡神者卽俗所謂邪魔惡鬼其本性靈美與天神同類者天主所自化成也若其邪惡乃所自作與主何與

問天神與鬼魔既是同類何以一爲善一爲惡大相懸耶曰昔者天主化神多品各品之中其數甚廣其性皆極精美其識能皆非世間人物能比靈心主張或善或惡隨所自擇而率循焉或正或邪輒固握之不能復置其中有上品鉅神露祭拂爾者九品之神俱敬崇焉迺自視精靈睿智神物無與爲侔輒忘所從出之原而生傲意謂我性若是靈秀則所享尊榮當比上帝遂使諸神叛帝從己諸神大半拒而不從各以靈善悉歸上帝是以天主俾入天堂蒙其兼報

心定於善不復更易所由恒享天樂萬刼不墮稱天神云其小半惑於鉅神之言奉爲盟主天主厭其傲德悉驅置之地獄受其傲刑彼性雖不異于故然心則定於傲惡亦不更易故萬若在體不能復脫稱鬼惡邪魔云

問鬼魔憎惡人類恒圖搖亂人心此何以故曰天主置之地獄之若重懲其傲罪則其怨怒天主實深夫天主無可及得而加也則改而怨怒天主所寵之人或默爲煽惑淆其意慮或恃其不肖人之妖行邪術

欺其耳目、令人背畔眞主、棄置正道、而以是復其怨讐、夫邪魔者、失天堂永福、受地獄重苦、然而僭擬之傲、榮華之想、終未消歇、故時伏於佛神諸像之內、假作種種靈迹、宣說秘密、令人諦聽、現何寶光、欲人瞻仰、虛誑愚衆、陰肆毒害、使人奉我敬我、祭我以我爲眞主、信我爲正道、以繼續其僭恣、無忌憚之心、定於爲惡不能爲善、故其視爲善者、甚相讐也、且吾人居世、改惡爲善、即可避脫死後永苦、邪魔一成不改、見人有福、心極妬之、故百端傾陷、使其去善就惡、失福

積德死後沉淪無復望天堂之永吉也、

問魔既爲天主之深仇天主何不遏禦、曰鬼魔之强有力也非如人物之强有力也其恚怒人者亦極矣、

故聖經曰人防鬼魔猶吼獅夙夜圍旋急覓所吞者怒之至也若非天主禁遏之而任其嗜欲之謀逞其爪牙之害則人物之滅久矣是鬼魔之力極大害我極切全賴天主禁其惡謀鎮其猛力故即有百端誘感我亦可以堪之則我所倚恃天主彰明較著何謂不禁禦乎、

問人力劣弱賴有天主彼魔雖不能悉布其力、然而投之邪念煽之穢欲沒難復出結難復解畢竟安可盡避、曰否否、聖經曰、眞忠天主矣必不使煽惑超越爾能反以彼之煽惑爲爾大益、假令彼之力量我不能堪、彼之誘感我不能防、而强我狥惡不得不從、是我反無罪也、但魔能試我不能必我、我苟不允曷從强之、我或不俯曷從加之、凡我一生所存汚念所積過惡皆不得駕言邪魔實惟我所自作之耳、故喪我德惟我成我罪亦惟我、彼鬼魔者繫犬也、能吠我、信

我我不近彼焉能噬我乎、

問天主具有全能其於諸魔若欲滅絕之或禁繫之似俱不難何乃縱之害人乎曰天主昔從無中造有此魔今欲令其滅絕還歸本無夫亦何難而況繫之幽獄使無他適乎然而縱之者非以順悅其願也聖經所載其義多矣今惟姑舉其要者其一曰罰傲何謂罰傲凡人皆有良心知善當爲知惡當避然而甚狥邪欲輕忽主言即天主屢默牖之悍然不顧也故天主亦少縱魔鬼之傷害煽惑以刑其所造之孽也、

其一曰益謙謙人畏上帝守心德克己攻私譬猶用兵强敵在前日夕防禦鼓全勇畫深謀以期勝之不然忼日愒歲勇力亦漸次衰耗矣故邪魔者亦善人之資也有此强仇尋釁蹈疎乃始夙夜兢兢戒嚴提醒一覺其至祈祐於主致全力以抗禦之於此能勝則其德益堅其功益大而天報益豐矣故天主之恩正在不斷滅鬼魔而不斷滅更盛於斷滅耳其一曰別眞僞夫眞德與僞德其貌相似其實絶相殊未及受攻則隱微之中極難測度人易以虛德自欺而且

以欺人、聖經曰試金納諸紅爐、試德納諸佛鬱感誘、偽金入火隨烟而散、偽德加以艱難則正念消阻、染以邪僻則隨情汩沒、塗飾之狀於此輒露矣、夫惟內省不欺望天主垂賜勇力而基累實功存保實德、正如真金入火彌鍊彌精、一切穢情百投不入、故攻之彌長、遏之彌光、其爲真德亦灼然可知、故賢與不肖所以不同者非賢者獨無苦難邪感也、認識真主故德性堅定、雖置之險中、欣然領受不萌異念、魔即百計熒惑絕不爲動、彼不肖者些微困苦若不能自持、魔

感雖輕輒先自什矣、其一曰驗人之神靈不滅而且以証必有天堂地獄之永報、蓋鬼魔迷蕩人心專欲喪我德陷我罪、使我失天堂之榮樂而受地獄無窮之辱苦耳、倘不其然則其迷害人類已有何益而人有何損乎、故思其迷蕩之故而知靈神不與肉身同死、必有天堂之永福以報善、必有地獄之永禍以報惡矣、故從其邪誘者毋謂不害而害不可窮、禦其邪念者毋謂不益而益亦不可窮也、一曰使我畏天主蓋鬼魔强力雖甚過人、然天主若不縱容自毫髮不

能及我、今我視其戕害猶且謂其可畏深欲避之、而況天主獨能刑我獨能滅我而又能降我於地獄而決莫能救、可畏不尤深乎哉、故聖經曰、特能死爾肉身而已、勿懼也、能死爾肉身又能降置爾於地獄之永火、此甚可懼焉、

問、天神與邪魔二者皆有示現、儻天神而誤疑爲鬼魔則恐褻、或鬼魔而誤認爲天神又恐害、當何從置辨、曰、辨此甚難矣、大槩觀事理、審言行、略可得而測焉、凡天神顯現於世必待天主使之、其所以顯於事

者亦必最大最要如因德盛之人純於事上帝上帝命之使有傳示其狀貌必嘉美可敬可慕其語言必稱順道德相醒相諭惟欲世人誠信事主而不令禮我祭我使人所有一切功德一切能智勿謂由己悉歸我主闇然自修而不期人知不好人譽若有罪惡則認爲己出又令人自懲自悔於天主之前除其滿假好勝之心拯恤窮乏容納欺凌曉然見世之暫福爲輕而天主之永福爲重凡若此類必皆天神所爲一有反於是者則其非天神甚明矣若鬼魔殊與此

異其著現時輕率私闇或爲戲笑或爲矛戟震蕩人心紊亂國法大約啓人長傲好異之思其所言示非爲恐嚇即爲媚悅莫非驕恣貪淫矯誣怪誕之邪徑以移其心以敗其德或示以推測卜度如星相諸家呼喚召遣如符咒諸術以至迎方遁甲選日之類而謬擬吉凶可以預定可以自主可以避趨或示以採女益男養沙煉藥得之不死以文其淫貪或示以存神守氣呼風吸露可以行空辟穀使人不畏死後之殃罪孽滋多或現莊嚴佛像輒言慈悲令人寃親平

等叛倍倫理自甘邪僻禮佛敬佛不難焚肢體隕性命其中百端妖異蠱亂人心不可盡數此皆鬼魔之爲也如人不甘自欺奚難察哉

問鬼魔亦能假借莊嚴美像口道善言勸人爲善與天神無異何以別之曰邪魔醜惡之像恐人識知汚穢之言恐人不聽設誠詭爲端正之相惠愛之心嘉美之言使我不覺爲其所欺容或有之然我實欲避離其宮當虛心祈求天主垂牖加精察而審別之必有所露大都其形之異冠角履爪其言之善原屬假

借其變幻之跡多冒爲天神以惑衆後乃徐行邪意藏一二毒害於內總之百言小善其益輕一言大惡其害重也先以小善結信於人既乃乘其信也而以大惡中之其心迹多虛浮不實或稱揚我善而令我驕或寬假我畏而令我蕩或拂抑我行而令我擾密切察之有一於是則非天神而爲邪魔判然甚明矣問今繪畫鬼魔者或爲巨蛇惡獸之像或爲人狀而角其首鋭其牙足具爪而手持刀此何故耶曰邪魔無形隨現有形亦必假借妖僻醜穢狀貌以警人使

人畏而從其意故畫之者如此且鬼魔之志惟知惑滑損害人物或居地獄或居在世無時不受地獄之甚殃而又天主使爲地獄中惡人之掌戮顯著是像皆自露其恨人之邪情刑人之惡業也

問鬼魔如是惡情如是猛力如是大害願聞何以防之曰鬼魔之力甚大謀計深微人弗能當惟天主能鎮其力破其謀故不畏人物獨畏天主夫罪惡者天主所甚惡魔所甚願我有罪天主則離而讐我邪魔即至而奴我故彼入而害我我輒畏懼無以防之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緣我先有罪離於天主而已若我心念蠲潔大罪悉絕鬼魔無自而來何畏之有哉人惟誠一以信天主之言無纖猜疑恒求垂祐以忍世之艱難敵抗邪感毅然望天主所約善報畏天主所定惡刑固守十戒自矢與其犯戒寧委身命斯則天主所甚寵之子也邪魔雖讐之亦畏不敢近矣爾欲無畏於魔則盍如此用功反使畏我若施他法徒足以招鬼魔耳又有竭力勤修而魔煽逾至亦不足異蓋人欲悛非修德以蹈天路邪魔甚讐甚妬而冀阻之俾復於惡故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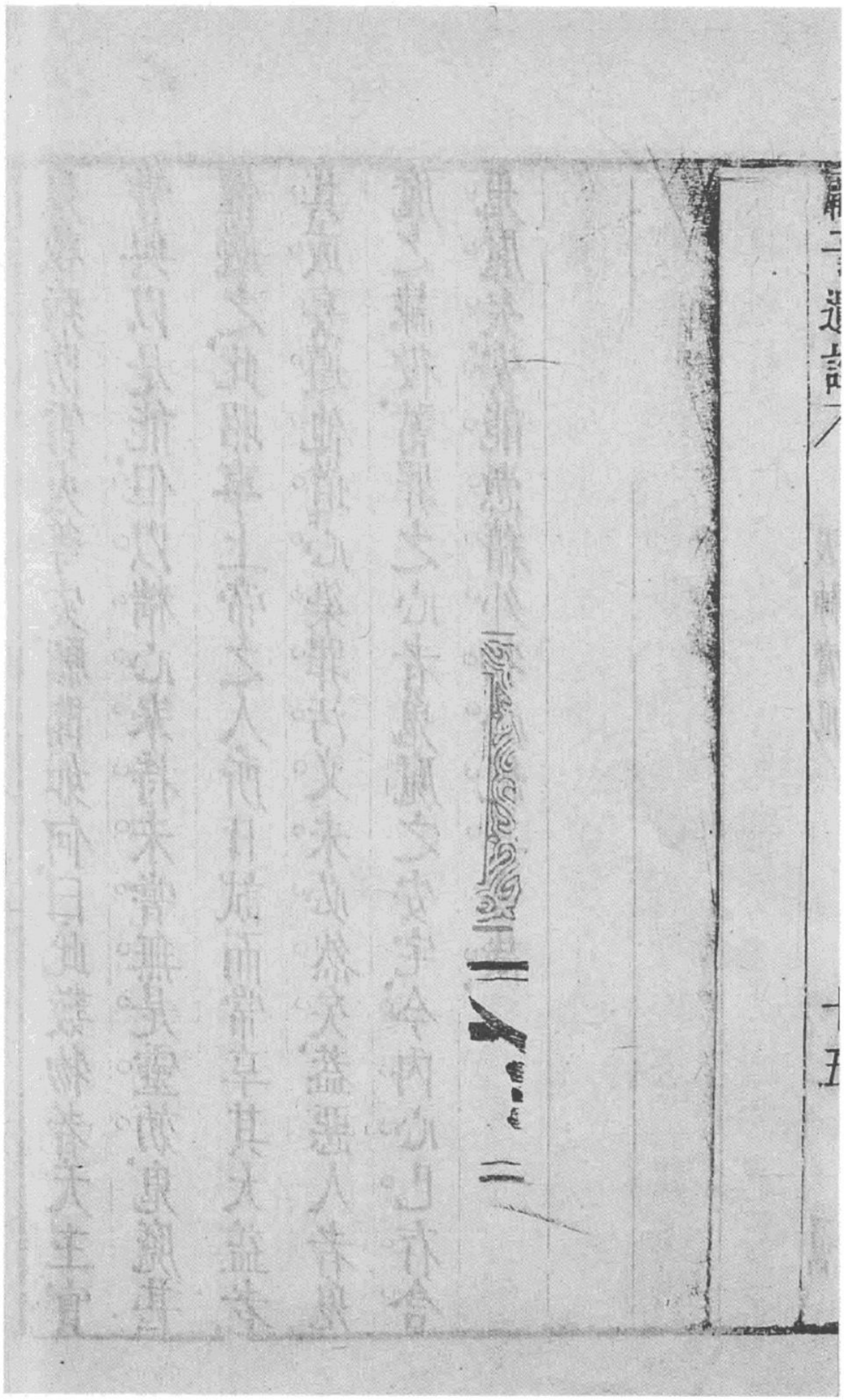
魔莫如自謙、勿恃己力切祈帝祐、而又固守其善勿因懼而自廢、愈增勤修則亦庶乎其可也、蓋魔如悍婦夫退畏彼膽愈張、夫剛克彼氣自喪、

問懸符念咒如何、曰辟邪特可用正、爾恃上帝之能行上帝之道用上帝之事魔可誅也、若用桃石符咒等事則以邪攻邪以魔攻魔邪豈解魔豈畏乎、欲去魔反得魔、欲避邪反愈陷於邪也、若用之而魔去更勿輕信非果去也、佯敗誘爾、其後險愈深害愈甚焉、

問嘗聞聖匱聖水十字架耶穌名號圖等物可以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鬼救病防雷火等災、願聞如何、曰此數物者天主實嘗與以是能、但以精心奉持未嘗無是靈効、鬼魔甚懼避之、此昭事上帝之人所日試而常享其大益者、其或妄遵他道心染罪汚、文未必然矣、蓋惡人者鬼魔之隸役、蓄罪之心者鬼魔之安宅、今內心已存、含鬼魔矣、安能憑藉外物必絕其害哉、



詮人類原始

問神之性情既聞命矣、智者先於識已、故我人類之始、性情之詳尤願聞焉、我中國自伏羲以後書史載有實據、自此以前尚數萬年多難信者、夫物無不有始、必有所以始之義及所從始之原、今不言人物從何而有又不言所以有始之故、所紀人壽人情人俗人像怪異不經無據何信、且自開闢以及伏羲數萬載之說尤屬可疑、蓋羲軒堯舜之時生人尚少、至於商湯不過千載、然而人已甚多、豈數萬載之久其生

息反不若千載之暫乎夫流水愈近源愈清澄人性愈近始愈靈善伏羲堯舜之民性心純善制文藝興法度肇宮室始耕鑿正惟此時我想其去原初不甚相遠故如此也答曰無始終者特造物主而已其無窮尊大福樂俱足於已不繫乎外無物不滅有物亦不加自此而外凡覆載間神人萬物無不有始然不能自造其始獨天主爲能造之夫天主之能全能也本性能也其所欲即其所能世間一切或大或小或多或寡咸受成於此能中何俟造作何待時刻何分

難易何假材質命有即有從無造之爲有又能歸之無造成人物悉由天主聖裁其欲造莫能遏不欲造亦莫能强也既造成矣亦必須天主時時扶持保護然後能存不然仍消歸於本無矣故天主乃諸物所從出所能存之根本焉若開闢之事年數遠近必得實傳授然後可據豈人可任理推測者哉昔者天主親曉古聖美瑟者命之紀書以詔後世故天主經首卷悉載造天地生人物及歷代人名人壽幾歲支系之詳悉皆傳自天主萬無纖誤今舉其略通

計經中歷年自開闢以迄洪水凡二千二百四十二載此謂天地幼時自洪水至天主降生計二千九百五十四載即天地壯時自天主降生至今萬曆庚戌一千六百一十載此即天地強時也強斯定矣其終有時不可測也總計自開闢至今六千八百零六載而已矣其初人與鳥獸一生即長即成非如今以漸長成也彼時先有種種艸木之實以備其食草木之實熟於秋故以理測天地人物秋初造成也時有晨夕由天有太陽太陽照萬方有先後故時亦隨地不

一、此地爲正午、其反對之地爲正子、其稍東爲丑、爲寅、正東爲卯、又次東爲辰、爲巳、稍西爲未、爲申、正西爲酉、次西爲戌、爲亥、化成天地、豈可逼定一時哉、惟以理度、初造太陽之時、必正對造人之地、是爲正午矣、天主造天地人物之工、七日成畢、最先化成天地而後造光、則始有明暗之殊、天也者於無生覺中、最爲尊大者也、其形渾圓、體堅實透明而無色、非如他物可變可朽、總謂一天、實有九重、九重之上、又有靜天、此乃天神及昇天之人、以神目見上帝受萬福之

所也、甚明甚寂、未嘗運動、故謂靜天云、地也者、水土並合之總名也、其形亦圓、俗謂地方、言其止而無行其德乃方耳、尚書傳解方命圮族、亦以不行爲義、地體重、故就下處、居天之中、則得最下之處、安穩而不墜矣、地在天之中心、特一點而已矣、地體非有多也、初刱天地之時、水覆全土、既刱之後、天主使水退匯一處爲海、又畫其界、而不使之逾、土乃顯露、滋生百種草木、次化成日月星宿、始有晝夜焉、日月星也者、其體與天體同類、第天體晶徹通光、如玻璃、故其光

面透而微、日月星宿麗天、體凝實、受光如鏡、而不透、他光、故其光專而大、次以水體造育萬彙地獸、六日之期、天地萬物成全、以備人用、而後造成二人、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使鳥獸魚蟲諸類聽命焉、而又爲人類宗祖、賦與大智、凡天地之理、萬物之性情、無不通曉、種種鳥獸、隨其性情各設一名、天主又造一最美最樂之處、置人于中、俾享其樂、種種草木花實、美觀甘食、中出大江灌之、從此分爲四流、即天下最大之名江也、一曰費算、流過厄未辣、出兼金美寶之地也、

一曰日完流於黑人之地、一曰第厄利斯流於亞西利亞國、一曰謳法辣德天主初生亞當、先以土造爲肉身、後於無中化成靈神、締結以爲全性、故肉身者生人之鄙、分神靈之僕役、鳥獸無異、悉賴神靈、結則生覺、而目乃能視、耳乃能聽、鼻乃能臭、舌乃能啖、身乃能覺、離則死滅、一無所能矣、故靈魂者、一身之宗主、所以成其爲人而懸絕庶物、親近天神者也、靈魂自有三能、一司明悟、則明事物之實理、謂之明悟者、一司記含、則以明悟之所明、存含在中、使不諼忘、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記含者、一司愛欲、則於所愛惡喜怒有冀望、有擇選、謂之愛欲者、此靈魂獨能自立、故雖與形體之生俱生、不與形體之死俱死也、天主以土造成亞當之身、俾凡思及靈魂之尊明、轉思本身原體特惟泥土、庶可謙卑自馭而不生傲心耳、亞當既成、天主投之熟寐而取其一脅骨以成厄戩之肉身、俾思夫婦之身文、惟一體、宜相敬愛、而又婦由夫出、示以夫爲主、則婦宜聽從、夫婦且是二人、以昭伉儷之禮、且徵凡人由一父一母而生、使相視爲昆弟、存親愛心、不生

倨慢耳、開天地之功、第七日盡、故天主定此日爲聖日、從古教中以第七日爲瞻禮也、亞當生男女多人、壽九百有三十歲而死、二千載之間人生甚衆、其心性初本純善順理、至久變壞、頓忘眞主、棄廢直道、妄遵邪說、而漸淪于萬端罪惡、故天主厭怒、而期罰滅之、當此之時、有諾厄氏、聖德人也、年五百歲、其子三人、長名生、次名剛、少名雅拂德、天主謂諾厄曰、自人以及鳥獸諸類、我已期滅絶之矣、今爾製一櫝、上下三層、寬長高深各定尺寸、可容人物也、內外俱加百

東脂灰之類以杜其隙置爾及爾妻爾子子之妻入其中
鳥獸萬類潔者納七雙不潔者容兩雙以存其種可施
以祭上帝謂潔其餘謂不潔也並納草木之實於櫝爲食諾厄如命
入櫝而天主由外闔門當此之時地竅出水天降大
雨四十日不絕水泛溢上漫包全地數丈獨此一櫝
浮漂宇內飛走動植之物盡殄滅焉已百有五十日
天主發大風以減水山頂露櫝乃止泊于亞爾默泥
國高山之巔水消地燥天主命諾厄等出櫝降之以
福曰爾復生養充滿宇內我不復以水滅生類矣今

後雲掩天時我虹霓遂現雲中乃我踐所盟不復以洪水絕天下諾厄于洪水後又生三百五十歲而死其後子孫漸衆多居一方語言相通忽議曰我輩人衆今將散於他方未散之先燒甓煉石積大城累高塔巔可及天以遺美名亦善乎衆以爲然遂經營肇工日久不已天主見其意傲虛工謂此衆人語音通一所以妄作弗成不已乃分雜其言俾不相通從此天下語音分於七十二種每種又漸復分於千派城塔之工遂息語異心異乃始相離各與同音者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徙他境先近後遠以及於萬方焉凡此天下萬國之人悉皆生闍雅拂德三弟兄之苗裔亞細亞暨亞墨利加之民大抵皆生之後也利未亞之民大抵皆闍之後也我歐邏巴之民雅拂德之後也是以古人分別天下以亞細亞利未亞歐邏巴爲三大區以別兄弟三人之族也分別言語處所在中國西二萬餘里洪水之後天下人稀而又分析於多方故經一二百年然後及於中土今譯天主經與中國歷年之紀此時似當伏羲神農之時分析之人初至太西亦正是

時故我西方諸國之紀亦未有逾茲時者也伏羲始作書契文字教耕稼興宮室豈前人皆愚至今方有哉惟天主分雜其語原音更易文字悉失數百年之間又分於四方人最少居未定故作文字立法度興宮室等業皆有所不暇謀則是自開闢數千年之實傳悉忘矣地厚人稀故不加耕藝而食自足人性樸善故衣食雖薄且粗亦各知足伏羲之時人日繁夥安居已定故作文字興宮室立法度而稱國焉當時非徒中國之民乃西東南北之民皆誠一以事上帝

絕無二道無佛神怪像邪術故人善而風俗美後人或因慟父母兒女繪畫其形或感國主大人之恩雕塑其像供食焚香叅拜以章親愛忠孝之念至於既久人遂駭其精奇重其古遠不知此悉死人之像而已邪魔乘隙伏藏像內或俾講言或使發光或僞顯靈跡人心乃漸惑溺畏其害冀其佑故忘上帝之眞主棄廢正道美俗喪亡罪惡暴行妖孽萬狀從古以來純一以事上帝不爲異端所染者惟如德亞國其人皆亞拔辣杭古聖子孫凡太古之言語文字天主

經典開闢以後實紀獨存是國其盛德之王及聖哲之士歷世迭興不絕焉孔子之時如德亞有盛德之王名撒辣滿天主賜之大智故凡西方萬國好學之士俱就聞其智訓又有大名聖人賢人故孔子答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所指正如德亞之聖人也天主無涯之慈深憫世人罪愆期盡拯其迷惑以昇天路故於千六百一十年前親降塵世著我人性而生於如德亞聖德童母瑪利亞氏傳道化民

所爲聖跡甚多、命死者生、即生、命瞽者視、即視、巨浪雄風、命息即息、鬼魔畏伏、蠢物順命、故當時信從甚多、羣從之中、自擇十二弟子、賦之聖德、具有甚智大能、諸國語言不待學習而自講論、遣遊天下、敷教萬國、三十有三年在世而後白晝昇天、其徒如命散遊、以天主聖教勸人、所行所化、聖跡不可勝言、是時他聖迭興、嗣廣其化、於是三百年之間、歐邏巴利未亞亞細亞千國之民、皆悔前非、識上帝爲眞主、盡除佛像、毀佛寺、不惑邪說、以循正道、至今千六百年不絕、

問我觀天主所造宇內萬彙無一不遂其性之自然、惟於人也病疫最多、纔生即哭、一及知覺即墜妄邪、勉欲爲善克終實鮮、且非命死者往往而是、或幸得壽、壽愈多而苦愈亟、有生之類獨人最勞、此何以故、曰天主所造事物無不精粹全備、故人性本美、初化成時諸患絕無、若子所言、悉由自作、天主何預焉、問何謂自作、曰天主生人全然整美、其身軀無妍媸强弱之殊、無憂愁恇怯窮乏之患、無病疾瘡痏楚痛之禍、無衰老死亡之災、天主約以居世之期、期至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昇天堂享行善之永福若其心切直純一以翕順主命四肢百骸亦自服從而物誘不移其爲靈魂也明悟者聰哲睿智無不通焉無不辨焉記含者又復深沈固密一得不忘愛欲者又復清潔正直而所願惟善所憎惟不善天主又以原額辣濟亞額辣濟亞猶靈心之清光神衣也著之則諸大罪去之諸美德隨之其心必精美清潔故天主寵眷之如子死候未失天報必應也及諸美德潤飾其靈心故不待寖習不煩漸積而仁義信智望忍謙孝種種美德積練厥躬無人欲之私以妨之善皆自然絕無勉强所思所言以及所行絕

無過差人皆協和相親相愛無仇讐乖爭毀謗妬忌犯理違節之條人皆均等亦無强弱抗敵君臣尊卑之殊法律賞罰之繁天主又造一所備有世人所願諸福樂處置人於中俾守其地而享之飛走鱗介之屬有聽從無逆犯年歲豐登無水旱之災天氣温平無寒暑之迫自百穀以及草木種種美觀甘食以養其體別有一樹名曰辨善惡樹天主欲試亞當厄襪之信心命之曰百花種種與爾可食惟此樹之果勿食一食必斃慎守我命諸盛福廣樂微獨爾二人享

之、乃萬代子孫俱永享之、若犯我命、一切罰奪、且爾罪之汚、亦遞傳於爾裔、是時有邪魔者、如我人類太福、輒現蛇形、謂厄鞲曰、天主命爾勿食是果、厥意若何、厄鞲荅曰、命我曰勿食、一食必死、且降大刑、邪魔曰、不然、爾食此果、即辨知善惡、正如天主、天主恐爾無異乎巳、故有是禁、試食之必不死、厄鞲信其言、遂生肖天主之凶心、復觀果色甚美、不禁其嗜、乃採之、因以魔說示亞當、亞當亦信而同食之、從食此果之後、本性雖存、然而既違前戒、凡天主所賜、一切墜失、

心生懼畏，即欲隱避，遂覺身赤無衣，耻而以樹葉蔽之，天主於是遂出安樂之域，不使復入，病疾痛楚憂愁衰弱窮乏夭折死滅勞苦艱難百狀，由此而起，於是土生荆棘，非盡力耕耘灌溉，則百穀不植，天堂之門閉隔不通，人犯主命，故禽獸亦犯人之命，不復聽順，靈神乃始冥蔽，義理易於受欺，理心始弱，人心始强，行善甚難，趨惡甚易，故忿怒驕傲，妬忌貪饕淫慾之邪情，浸淫百出，放恣陵逆，不復順理，一念倏明，一念隨暗，理欲交爭，兩心互鬬，而大槩欲心勝理心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多矣、人惟有額辣濟亞、及諸美德以清潔潤澤其心、故天主眷之如子、既聽魔言、心則穢汚、遂爲魔奴、而天主厭惡之、葢背主爲根、凶荒罪愆皆從是發、我性先正而後邪、先潔而後汚、先吉而後凶、由此宗祖之罪也、其鮮克有終乎、

問亞當厄轍、一果之犯、罪亦甚輕、而刑僇流之無窮、罰不已過乎、曰天主仁慈無窮、其刑罰恒不及罪、曷容過乎、亞當罪跡似輕、罪情則至重矣、何者亞當本自無功、惟天主賜以額辣濟亞及諸美德、故其心、其

美德而爲天主所愛之子、賜之大智、使精辨善惡、不及受欺、欲心肢體俱自從理、賜之大能、使行諸善、避諸惡、而以爲甚易甚樂之務、命土自生百穀、以免其勞、鳥獸俱從其命、以消其畏、又以許不犯命者長生不死、必昇天堂、與天神同享無窮之樂、此七恩甚大無比、纔賜之時、遽爾違命、背本之罪、其又何加、況此命極爲易守、猶且輕犯、有難守者、尚能遵乎、夫天主命之勿食、而邪魔曰、天主恐其如巳、亞當厄轭、遂信邪魔、疑天主、果有是心乎、是以妬歸天主也、侮褻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因是而食果以糞匹天主傲罪寧可逃乎、先祖一罪而抱蓄邪意若此重多所加刑僇奚不當乎、

問天主生人惠之如此其輕人乃聽邪魔之詭誕而悖逆之罪極矣罰當矣、然此先祖罪耳、何以加後人耶、曰當是時也人類之體悉在二人、天主預與之訂不犯我命則永保善性永存大恩而即可以是性是恩遞之無窮子孫一犯此命即性汚而恩奪今既以罪戾自汚性體則繼體子孫雖非躬犯一孕母腹即負舊汚故一人犯而罪已徧於諸人、

因非後人自犯乃惟授於元祖而又爲衆罪之根故謂之原罪譬猶大臣叛國削其秩刑其身未已也竄及子孫焉又譬之栽樹者若毒納於根則結發果葉皆體是根之毒也

問天主仁慈盍定以善行使不犯命以免我類凶禍乎曰天主造人使之超絶衆彙主持萬物故賦以明理之能辨別事宜裁度善惡知所趨避也又欲令之奉事眞主修德積功以食天報故又賦以擇善惡之能聖經曰天主初化成人而任以本心之決擇曰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死善惡並設爾前惟爾所擇隨能伸手而持若欲使人必不能爲惡天主固無難但非人性之自然即不爲惡亦不足爲善何者定人於一不使自如其所行德似而實非終無功績蒙報於天也譬爾有傭僕防其竊而繫絆之此時不竊爾何不讚其忠惟不能竊故耳幼稚之年善惡未辨此時不爲回邪而人卒不誇其功德者正謂其不能爲非能爲不爲也使能爲而不願爲此則實德可讚美矣故聖經讚善人曰能犯而不犯能爲惡而不爲故其吉祥定於無窮也天

主生生亞當厄轆而賦以心權豈徒不犯而已誠欲以循善得善報以避惡免惡刑乃自犯命以取罪與天主何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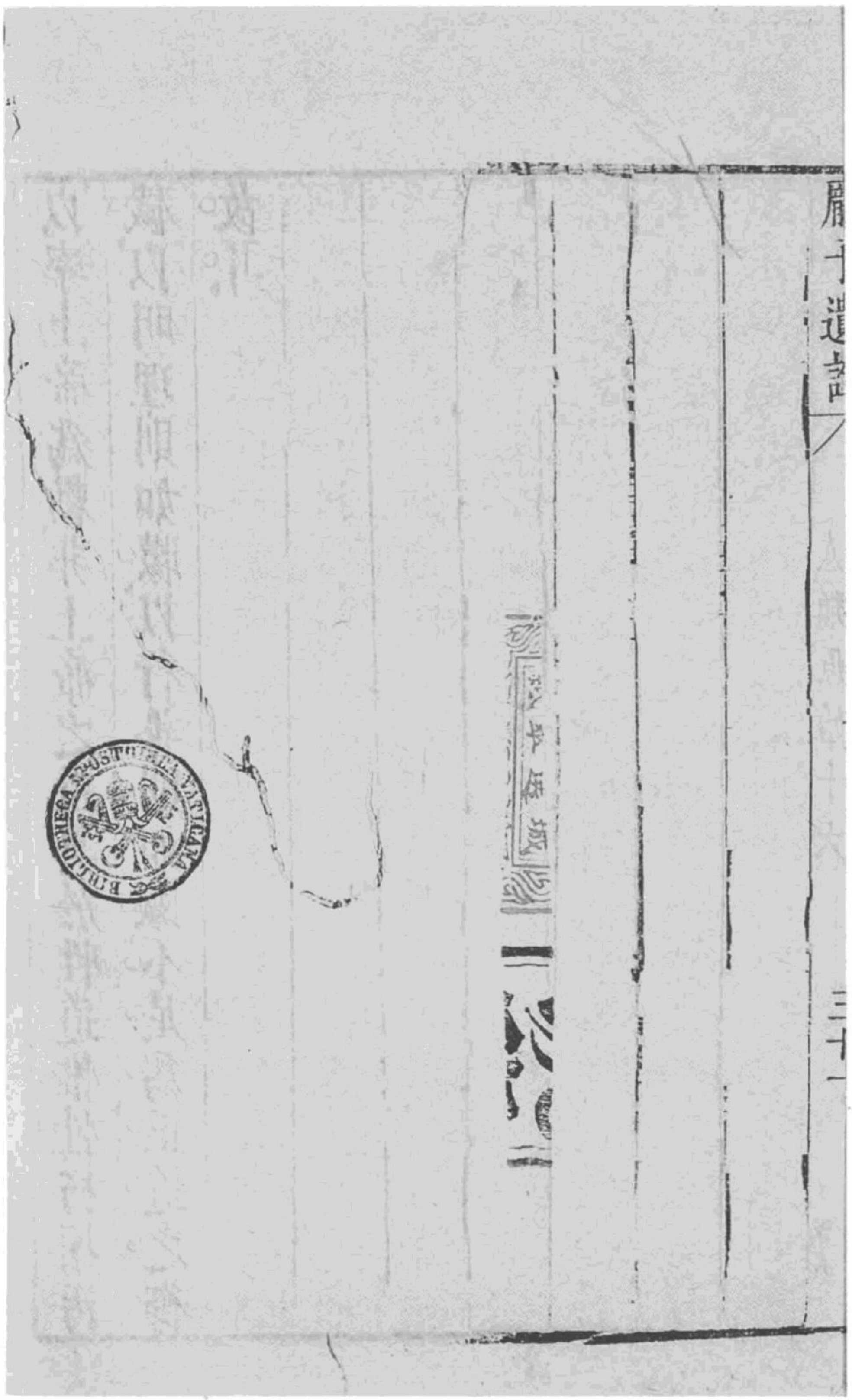
問世亦有孕生而不體是汚者否曰人類中惟耶穌因斯彼利多三一多之工孕於童身之母而生非如凡人以男女構合而孕生者故自至淨不染是汚又惟聖母瑪利亞天主擇選爲賓略降生之母故表之凡人亦不使其身染於先祖之罪汚若其餘則無分善惡賢不肖未有孕而不體此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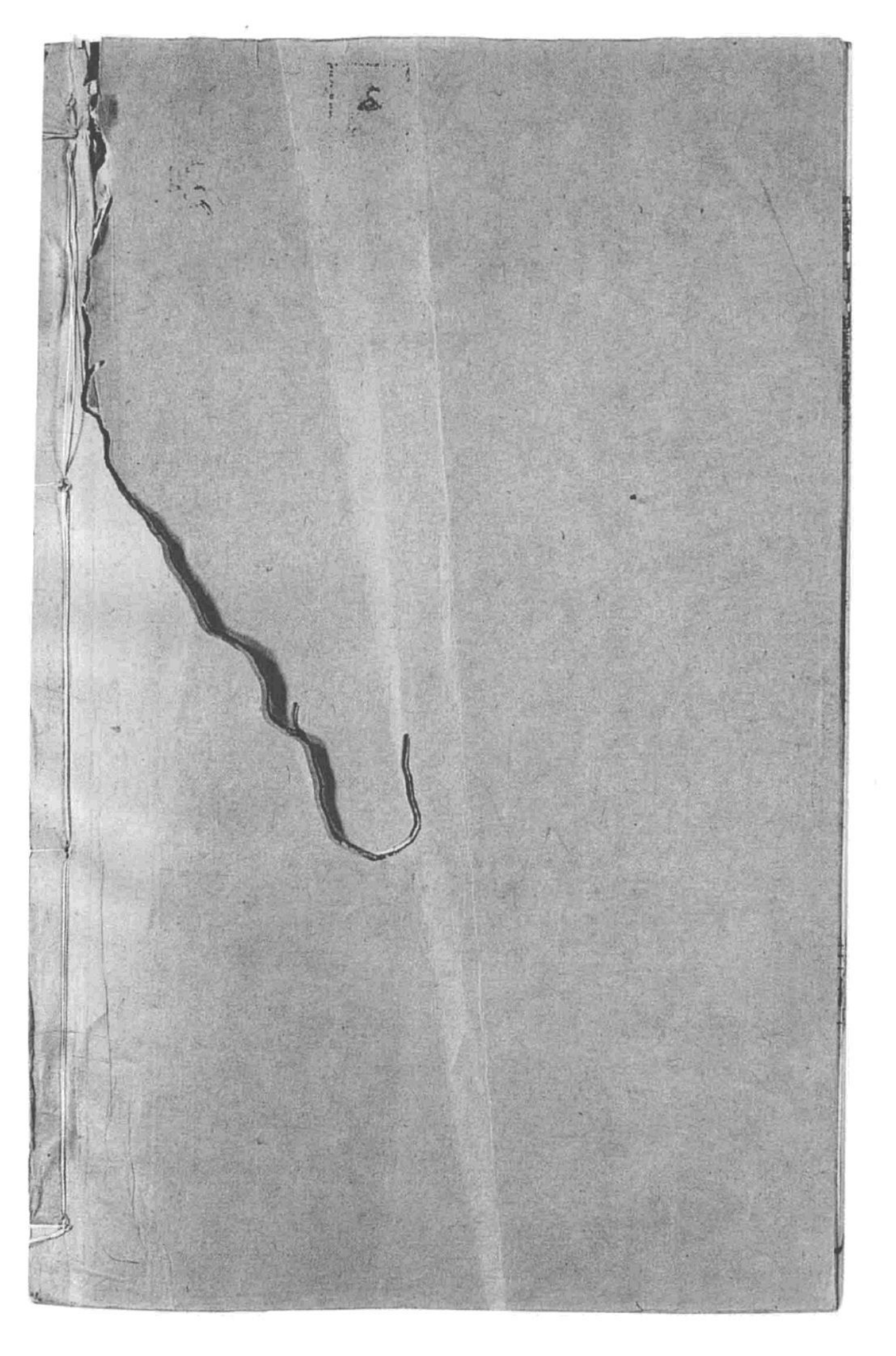
問率性爲道、謂性善也、今性之病如此、惡乎率、曰、上帝始初造人、非獨澤然賜之善性而已、仁義信謙種種美德以潤飾之、恢恢正道、銘爲心印、故人性太初、最明無惑、最純無爽、萬事之來、正邪從避、了然井然、何待平旦、何從師學、念念存存、悉若天理、照心慮而自明正理、從心願而自蹈正義、人所率者若此清性、則正道矣、無謬矣、自先祖聽魔之後、性雖原善如故、然諸德遂墮而諸欲自萌、惑於正理、沈於邪惡、性病從此肇焉、試觀今人幼稚之時、善惡俱未及習、而惡

事不學而自知、不勉而自行、至於明理行善、非困學策勵、不能也、即修善攻私、終身不懈、而斜念穢欲不能盡消、此以知行惡甚順、行善甚逆、非徒因習於惡、乃實性內之病耳、譬如未古名筆墨跡、其體雖善、然以磨滅爲堪、倣效、倘率若此之性、豈能純善而不蹐駁於惡哉、我觀今修道者多以率性爲名、夫性一、而道不一、斯何以故、惟性之理、欲交雜、殊難剖判、率性之邪而自以爲率性之正者、時有矣、故我西國聖賢、以克性爲功、其化民修道也、亦弗敢以率性爲勸、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率上帝爲勸非上帝之道異於性道惟性朽壞汚穢以明理則如矇以行善則如蹶不足爲正道之御故耳


BIBLIOTHECA PAPALIS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